

## 慕圣自述(李慕圣)

我小的时候，父亲对我的要求非常严格，严严的训练我。我就很生父亲的气，说：‘父亲不爱我，对我这么严厉，冬天不给我穿衣服，到休息的时候不让我休息。’有一天，爸爸对我说：“孩子啊！你不要这样发怨言。爸爸不是不爱你，我特别爱你。就你这一个孩子，我怎么会不爱你呢？我这样让你锻炼锻炼，长大以后好做人上人啊！所以我才用苦难训练你，古人说：“不受苦中苦，难作人上人。”你懂不懂爸爸的心情啊？”他一面哭，一面讲。他这一哭，把我的心窍哭开了。我就说：“爸爸！孩子明白你的心情，你不要再难过，我一定用功读书。你放心吧！我不辜负你的心情。”就从那一天起，学业成绩逐渐上升。一直到我离开学校，进到神学院，名额没有下过第三名。爸爸的这一个心情，改变了我的认识，这只不过是人方面的教导。

我们在神面前也是如此，不明白神的心意，就东拖西拉，东埋怨西埋怨，不愿意听神的话语，走不上道路。直到有一天，神开我们的心窍，看见神是何等爱我们，爱到他与我们同受苦难的地步。我们生病，他也在生病；我们挨打，他也在挨打；我们受羞辱，他也在受羞辱，这是人办不到的事情。儿女生病时，哪个作父母的不爱自己儿女，急得无法形容，再急也没有办法。只能够关心孩子，摸摸孩子发烧程度如何；不时的叫孩子喝点水；或者抱一抱孩子，但是没有办法把病拿过来，病还是在孩子身上，只有求主怜悯、医治。我们的主耶稣却不是如此，他与我们同受苦难。无论我们在任何情况之下，他都与我们同受苦难，同受冤枉，同受毁谤，同受饥饿，同受劳苦，因为他是我们的生命。当我们明白了这个真理，心里面应该大有转变才对。

我常常思想我的妈妈，她真是打破自己了。她被圣灵充满之后，摆上一切为主传福音。那时甚至家里人也理解，以为她是疯子。过了二十年以后，才知道她真是爱主的人，真是破碎自己为主的人；她把家舍弃不要；把孩子放下不管；把产业卖掉不顾，甚至把性命也置至度外，她把路走完，将福音传出去了。二十年之后，福音的种子才开花结果，成群的亲戚朋友信了主。

早几年我到家乡，一位老弟兄抱着我就哭：“孩子！我真是得罪主了，那时你妈妈传福音，我以为她是疯子，不敢相信。后来，我受了很多苦，前几年我才复兴起来。回想起来，我浪费了几十年的光阴。”你妈妈不是疯子，而是被神的爱激励了。你妈妈不识字，并且是小脚，传福音不知跑了多少县。那时并没有车子，她把各乡村都跑遍了。当时似乎没有什么果效，多年以后，福音的果效显出来了，许多的人相信了耶稣。

我小的时候，在父母跟前受了很多属灵的教育。我的母亲更加热心，拚命奔跑传福音。母亲把我放在一个属灵团体当中，都是一些爱主的弟兄姊妹。她们每天祷告赞美神，传福音，没有骄傲嫉妒，没有怨言，光谈主的话语，常常祷告到深夜，生活非常艰苦。我从小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。我认为自己是好基督徒，从来不说我是灭亡的人，但是没有碰着十字架。直到有一天碰着十字架了，我仆倒在主面前：“主啊！我不是好

人，我是罪人，我不是好基督徒，我不配！主啊！你背十字架是为我而钉的。”

我真感谢主！从小父亲就教育我，要会依靠主。我蒙召以后，父亲给我的第一封信就把马太福音六章 36 节告诉我：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不要为自己的生活忧愁；不要为前途忧愁；不要为工作忧愁，只要会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你所需要的一切东西神都要加给你，这是主的应许。所以我一生一世认定这一点，不管是肉体的、属灵的，神都加给我了。使我能够为他传福音，这不只是我的恩赐，而是神亲自打开了福音的门。

一九四八年，我在南京读书。有一次，一位老师，他是一个很忠心的传道人，带我到上海去聚会，好象是培灵会。

在聚会期间，有一天这个老师带我到一个存放各样救助物资的仓库里。这些救助物资就是要解决有困难信徒的，只要有困难，就可以经校方批准供给他用。

这位老弟兄对我说：“因为你也是凭着信心跟从主的，这里面有很多救济物资，救济的对象是中国教会中有缺乏的信徒。我认为你够上资格了，所以我带你来，照你所喜欢的，拣几件衣服穿穿吧！”

我说：“是不是人家许可呢？”

他说：“没有关系，它的性质就是帮助像你这样困难的人。你已经符合这个条件，可以去拿，他们不会怪罪你的。”

当时，圣灵在我里面感动说：“没有经过当地负责人的许可我去拿，这个事情不大合适。”但是，我又一想，他是我的老师，很属灵，又是出名的传道人，他既这样的说，就不会错。我的年纪还很轻，怎么能够明白这么多事情呢？心里想应当听他的话，所以就跟着他进去了。

可是，圣灵在我里面就定罪说：“你有了贪心，在你贪心的后面还有一只偷窃的手。”虽然里面有责备，但是我还是随着人的影响、人的教条、人的榜样、人的规矩而走，把我里面圣灵的感动抹掉了，尽量贿赂自己的良心说：‘并不是我一个人想来拿的，是老师叫我来拿的；另外这东西也不是任何私人的东西，是公众的东西，我拿几件不算犯罪。’

因此我就硬着心和老师一路去拣了我所喜欢的东西：‘这件西装很好；这条领带很漂亮；这个礼帽很好；……拣了一大包袱走了出来。

后来，当我穿到身上的时候，看看镜子，自己很得意，既漂亮又好看。回到家里，良心在里面却放不过了，外边还可以读圣经，还可以聚会，还能和别人一起传福音。但是，当我个人灵修祷告的时候，我里面跪不下去了，和神之间有墙隔开了，声音达不到神面前了。我虽然也在那里跪着，嘴里也在不停止说话，但我的祷告是不是蒙了神的应允，我自己也没有把握，只是按着规矩，按着宗教习惯，跪在那里祷告半个小时、一个小时、两个小时，但里面和神没有真正的交通。仅仅是一个凭着外边的制度和所行的一种信仰规矩，灵里面却是黑暗一团了。

按信仰讲，我没有错，谁也不能说我错，我每天还祷告、读经、聚会、传福音，但是按我灵里面说，这个信仰道路已经错了，灵生命已经和神有了隔膜，没有交通了。

当一个人灵的生命和神没有交通的时候，是何等的痛苦！我们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点感觉，有

点经历的。一和神没有交通，真是痛苦的很！如果你真正有主的生命，真正尝到过天上那种甘甜的滋味，你就会宝贝这个灵里交通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！顶重要的，不是别人断定你们的好与坏，不是清楚别人的错与不错，而是自己里面有没有和神交通。如果你里面和神没有交通，那你是最痛苦、最可怜的人了。

就从拿了那一包袱衣服以后，很长一段时间我的里面没有亮光。什么原因呢？我到神面前省察自己：‘我平常和同学在一起为人的时候，我还有谦和，有温柔；在学校里面我还很守制度、守规矩；我还经常找一些机会帮助人，做一些校方制度以外的事情；空闲的时间，还给别人传福音……。从外边看，我还是一个很好的学生；按信仰传统来看，我还是个很属灵的孩子。但是我里面知道我已经失去了神的祝福，失去了信仰。信仰不是个教条，不是个规矩，而是灵里面和神有交通。这说明我里面已经和神的交通断绝了，所以我里面的信仰没有了。光保持着外边的壳子，这个没有用处，这个不能救我，不能使我里面的良心归于安息。所以里面非常痛苦，挣扎，一直在省察。

刚开始时还用外面的传统规矩、属灵权威的看法来贿赂良心，压制良心：“这不是我自己要拿的，是一个属灵人、我所佩服的属灵人、一个大的传道人在旁边指示我，帮助我的，人家会错吗？我用了许多方法来掩盖良心的控告。”

当我这样挣扎了一段时间后，神还是怜悯了我，因为那时我的其它知识很少，所以最容易在神面前受光照。假如那时我的知识太多的话，我还会用很多的知识来为良心辩解，那就更失去恩典了。正因为那时我的知识少，向神的心单纯，神的手一直在抓住我的心，使我不得不和神恢复交通。我若不和神交通，良心就一直的在控告，里面一直的不安，使我知道寻求神，和神恢复交通，就是我的需要，我不甘心这样过下去。外边的忙碌、热心不能满足我的良心，不能满足我良心的需要，只有和神交通才是正确的道路。虽是如此的思想，里面照样是遇不见神。

当我忙碌了一天，晚上躺在床上，仍然和神对付说：“主啊！你为什么向我隐藏，我这一天的忙碌又落空了。”我跪下来，很虔诚的守着规矩祷告，虽然我跪下很长时间，起来后，仍叹息说：“主啊！虽然我跪下很长时间，我还没有见到你的面啊！”我这个祷告有什么价值呢？

由于我找不到是什么原因而失去了和神的交通，我就立志读圣经，在正常的学习之外，一天读三四十章圣经，拼命的读，甚至把吃饭时间节省下来，任凭少吃一点饭也要读圣经。可是读到后来，我说：“主啊！在读圣经的时候我还是没有遇见你啊！读这么多圣经，对我来说还不过是文字、是知识、是外表，没有和你交通。主啊！我的读经又落空了。”

后来我想，假如我不在寻求主，可能我里面良心要麻木一点，但是我不愿意放下和主交通的甜蜜，所以一次又一次的在神面前更加奋斗，更加挣扎。奋斗来、挣扎去，里面有一个意思说：“不要在奋斗挣扎了，不是别的原因，因为你没有顺服圣灵，你作了不应当作的事情，偷了人家的衣服。”

有了这个意思之后，一时我真是想不通：“这就叫不顺服圣灵吗？这不是我凭自己作的啊！这就叫不应当作的事情吗？这不是我一个人作的啊！还想挣扎着为自己辩护，这个事情就是叫外邦人讲也不是个罪；凭肉体来说，也不算是个大的错误……。难道能够拦阻我和神的交通吗？”

但是主说：“你要想和我恢复交通，这个问题可不是个小问题。你若不对付，若不悔改，不彻底对付的话，要想见我的面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你可以按着你的宗教规矩这样一直过下去；你也可以按着当

时这一种属灵传统追求下去；你还可以学出一个传道人的样子，但是你不能和我有交通了。”

我心里真是痛苦得无法形容，翻来覆去的挣扎。将近两个月的时间过去了，主怜悯了我。因为我向神祷告说：“主啊！我什么都可以放弃，都可以打破，但是我和你的交通不能打破，我若不能和你交通了，那我还有什么意思？”主说：“要想和我交通，必须把你的皮扒下来。”

我说：“主阿！扒皮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阿！主啊！这个事情不是我情愿作的。现在我怎么办呢？我可以不要他，把它重新包起来，交还给老师算了，让他分给别人。老师若问我这是为什么？我说：‘我不需要穿。’这样就不算我偷的了，主阿！你可不能定我的罪。”

后来我又一想，这样作对老师的面子不好看。我若这样做，老师肯定想：“哦！你比我还属灵啊！比我还好啊！是我叫你做的，那我也错了吗？”这样的话我实在讲不出去。最后决定说：“求主怜悯，为顾全老师的面子，我把东西包一包，就说我自己穿不着，也不喜欢穿这种外国人的衣服，让老师送给别人穿，这样说也是可以的。”

当我把衣服包好，要想拿去的时候，我里面不平安：“你犯罪是用弯曲的方法，但你认罪却不能用弯曲的方法，你对付罪必须要正正直直的，丝毫不能用弯曲的心，若有一点的假冒，有一点装饰，这个罪就对付不掉，就不算你对付罪，而是罪上加罪了。”

哎呀！我又缩回来，不敢随意举动，怎么办呢？主对我说：“你把它包起来送回原地方去，并且诚诚实实的说你犯了偷窃的罪。”我说：“主啊！这个太难啦！”因为当时的环境，同学们和老师们都说我灵性好，很诚实，很谦和，在众人眼光中我是个诚实人，是个追求属灵的人。假若我诚实的承认我犯了罪，偷了人家这么多衣服，那我今后在学校里怎么住下去呢？老师们对我也不再相信了，同学们要讥笑我：‘你算什么属灵啊！还犯偷窃的罪，你是一个贼。’这话是多么难听啊！对我的面子太难看了。

于是我祷告说：“主啊！你给我个通融的办法吧！稍微让点步，这罪我已经恨恶了，我已经吃尽苦头了，我愿意对付这个罪，离开这个罪，但这个方法太严厉。”可是圣灵就是不许可我，不给我通融的办法，仍然对我说：“要想摆脱这个罪，只有从内心里面诚诚实实的承认自己的罪。按实际说，你原来不就是个罪人吗？如果没有那个内心的贪心，就不会犯这个罪了。正是因为你心里面有个贼，所以你能作这些事情。”

又经过很多天的挣扎，到最后神的手还是抓着我，说：“你到底是想和我交通，还是想作个外边的宗教徒呢？”我说：“我当然不愿意做个宗教徒，愿作一个和神有交通的人。”主说：“这才是真正信仰的实意。要想恢复和我的交通，就这一条路可以走，诚诚实实的、正正直直的去对付你的罪吧！”

这时候，因我里面受的压力太重，时间也不少了，快两个多月啦！我对主说：“主啊！我不能再这样在痛苦里面忍受下去了。”

有一天早晨，天还没亮的时候，我就把衣服全部包好，背起来往院长家里去，去到以后，他还没有起床开大门，我就喊了他们家的人。

看门的问：“你这么早来干什么？”

我说：“有要急事情。”

他说：“什么要急的事情。”

我说：“我这个包袱。”

他问：“你这个包袱怎么样了？”

我说：“有急要事情找院长。”

他把院长喊起来，我一到院长屋里，他就问我：“你有什么事情？”院长本来就喜欢我，拉着我的手，抚摸着我的头：“小兄弟啊！你这么早来找我，有什么急事情请给我讲，只要我能够解决的，一定会给你办，我不责备你。”

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，试探在我里面又产生了，你看，院长这么相信我，喜欢我。如果我说我是贼，犯了偷窃的罪了，这一来，把院长对我的信任都推翻了，那多么可惜啊！但是又一想：‘院长可以不相信我，或者把我赶出学校。只要我和神恢复交通就够了，我是事奉神的，寻求神的，所以我要追求一个属灵的实际，不愿意活在属灵的外表里。这个苦我是吃够了，我不得不认罪。’

我就跪在地上说：“我今天是来对付罪的。”

他说：“你犯什么罪了？我看你在学校里是最诚实、有忍耐、最爱帮助人的，你还犯罪啊？你讲讲看。”

我说：“这包袱就是我犯罪的凭据，我偷了一大包袱衣服。”

他很吃惊，就问：“你在什么地方偷的啊！是撬人家门呢？还是撬人家锁呢？还是打开人家箱子呢？”

我说：“比那个还要厉害，我在存衣服的仓库里面偷来的。”

他说：“你胆子这么大啊！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，谁知是个大强盗！多么可怕啊！”

我说：“是的，的确我比强盗还要坏。”我就把这犯罪的过程（当然我止不住流泪，在神面前流泪，在人面前流泪）给院长讲了。

当我这样忧伤、痛哭流泪的承认自己罪的时候，他也就一同跪下了，说：“今天你的认罪，也光照了我的罪。如果你是个小贼的话，我就是一个大贼啊！你看我家里面，很多东西，都是从仓库里面拿出来的。你看我穿的衣服也是从那里拿来的，因为我也不懂得圣灵里面的律啊！我没有活在圣灵里面。来吧！咱们一同祷告、一同认罪吧！”他就和我一起神面前祷告认罪。

这一个祷告，话语虽然不多，哎呀！灵里面通了，觉得那不是在院长家里面，好象天为我们开了，我里面也得着释放了。先前看不见主的荣面，这次也看见了，这是我灵性当中的一个很大的转机。

解放以前，我在一个地方读书，那是一个读圣经的学校。当然有校长，有教务主任，有老师，还有很多学生。从外表看都是很属灵的，学生是奉献作传道的，老师是牧师，是传道人。

可是，在整个学校里面，看不见属灵的空气。讲台上讲的是圣经，嘴里唱的是诗歌；每天都有敬拜，有聚会，早上有，晚上还有。这环境真是好的很！但从生命实际来看的话，对吗？是个属灵的环境吗？不对也不是。因为在每个人的心里都沾染了很多罪，有嫉妒、有分争，有骄傲，甚至还有严重罪恶犯出来。

可是在另外一个角落里，就是在灶房里，有位老弟兄，他是人所不重视的人。人虽然不重视他，他却是按着心灵的新样来事奉主、顺服主的人；他是恨恶罪恶的；他是没有自己的。在别人看，这个老弟兄不过是烧烧饭，也不会讲道，也没什么特别的恩赐，但他里面却有神的火。

他说：“我在做一个饼的时候，我感觉说，这并不是做饼的问题，这就是我事奉神的工作。我早晨起得很早，去点火烧饭的时候，我里面说，这不是给教师学生烧饭，而是在事奉神。所以我点火烧饭也不敢随随便便的，一粒米我也不敢浪费；我就是做饭做菜能够合得上别人的口味，我也不是为讨人的喜欢，我是想着要合乎神的旨意。”

在他心里面，没有一点人的影响，没有人的地位。他从心里说：“我能以烧饭来事奉神，真是不配。”有一个老师，是一个很出名的传道人，他领了几天奋兴聚会，但是聚会环境的气氛仍是冷冷清清的，没有一点属灵空气。

为什么冷清呢？这个道理我们都懂得，我们读圣经的人都明白。对于神的话，讲道的人把道理解释了，但却没有圣灵的工作；或者听道的人存着不正确的心去领受，不管讲道人怎样的解释和奋兴，都不能使我的心满意，若存这样的心来聚会来听道，结果一天、两天、三天、五天的聚会都是一点属灵空气都没有。讲道的和听道的都没有爱火和灵火的发出，怎能使聚会有属灵的空气呢？

到了最后一天，哪一位人看不起，不重视的烧饭的老弟兄，到了会场，他受感动站起来祷告。他一开口祷告，不得了！有莫大的能力发出来，抓住了在场的每一个人。人刚硬的心被打破了；人在知识方面的论断和骄傲都消失了，不得不跪下来在神面前大哭认罪。从此，那个学校被复兴的火燃烧起来。他们以后的生活大不一样了。不论是谁在有空闲的时间，在也不去谈论这个，谈论那个了，开始去爱灵魂了，到处去传福音，拯救灵魂，彼此之间不再论断、批评；不在讲这个老师讲的怎么样，那个同学生活程度怎么样了。光感觉到别人比自己强，这个弟兄比我强，那个姊妹比我强，我需要向每个人学习了。

当他们都有这个感觉的时候，心中开始有了亏欠：哎呀！我亏欠他也亏欠了你。这一来，彼此认罪，你向我认罪，我向你认罪；同学们向老师认罪，老师向同学认罪；老师与同工之间彼此认罪；同学们彼此之间认罪。这一来，这个学校完全变了。有了属灵的空气，真像一个事奉神的团体了。

后来，神借着这个团体，从他们环境里面，掀起一个福音的复兴运动，有很多灵魂都得了拯救，加入了教会。这是我亲自经历的一种情况。

那一位老弟兄，从外表看他没有担任什么圣工，他也没有恩赐来服事神的教会。在这一个神学院的环境里面，他更是没有地位可以站着，没有资格讲话。但他里面有一件事情，他说：“我是顺服神的旨意做这工作，没有我的拣选，没有我的要求，没有我的愿望，叫我做什么，我就做什么。我也不看这个人需要什么，那个人需要什么。我只看见一个事情，就是顺服神的旨意，把自己摆在主的手里。”这就是一个绝对没有自己的心，神的火把他的烧热了。

一把火，它从来是不保守的，是不是呢？如果火要保守自己的话，它就灭掉了。火无论放在什么地方，它要把周围一切能燃烧的东西都燃烧起来，这是火的本性。

我在年轻的时候，曾遇到一位神的仆人，他问我：“小弟兄！你会不会祷告？”我说：“不会。”他说：“我教你祷告，拿个本子来，把你认识的名字都写上去。”我问：“作什么呢？”他说：“每天早晨打开本，为这些人祷告。我有个本子，已经写了三百多个名字，走到哪里带到哪里。”我说：“试试看。”可是按照这个方法作遇到了难处。一是因当时的环境不能记名字，若被抄去，必要连累别人。二是名字多了，脑子记不清楚，

就不能祷告了。如果这样祷告成了机械式的，成了模式，我的里面就没有感应了，一点不得滋润，不得造就。祷告了三、五天，力量渐渐减少，慢慢就不想祷告了。后来才晓得，祷告是圣灵的带领，让圣灵带领我们来祷告。

我在青年时期，按外边看，也是很热心的，很追求的，礼拜天我从来不到任何娱乐场所去，别人到礼拜堂里去，我也不肯去，只想独自上山去祷告，自己读经，到农村去传福音。从外面看很热心，但是里面呢？有一个心愿：“我要做一个大传道家。”我到山里面祷告、读经，然后就对着山讲道，对着河讲道，对着树讲道。这是为什么呢？要想练习做个大传道家，一鸣惊人，可以震动全国，震动全世界。这种雄心其实是野心，认为说：“因为主不让我在世上争名夺利，不让我当官，那么我在教会里面，在主的工作上，我要爬上那最高的台阶，要别人看是个大属灵人，大布道家，不然我就枉活这一生了。”甚至还自己美其名曰：“是不辜负神的恩典，不亏缺神的荣耀。”其实里面正是在偷窃神的荣耀。结果，看来是努力长进，其实浪费了多少年的光阴。

但是神知道我的道路当怎么走法。当初我蒙恩的时候，有一个祷告说：“主啊！我的一生不求别的，只求你引导我走正路好事奉你。”我记得父亲对我说：“孩子，你不要要求主怎么使用你，你要迫切祷告，叫主引导你一生走正路。”我当时不理解什么叫正路，我以为作大传道人，就要读神学，做一个神学大博士，讲一堂道下来能领三千人悔改，这就是正路了。

我不是爱世界啊！我是爱教会里的工作，其实，这正是个隐藏的世界，更恶毒的世界，我不认识，不领会。但因当初蒙恩时的祷告蒙神悦纳了，父亲为我也付了不少祷告的代价，叫神引导我一生走正路，跟从他、事奉他。神就把我的“酒杯”打掉了，把我属世的前途拿掉了，叫我不得不伏在他的轭下，长时期的被他（神）剥夺，被他造就，被他破碎，被他压榨，无路可走。我的心痛苦的很，以致向神发出哀声，发出埋怨说：“主啊！我怎么回事奉你啊！不是我不跟从你，我跟不上去了，这种环境还能为你传道，为你传福音吗？你不要我跟从你吗？你不给我开出路，又把我的路断了。”就这样埋怨主，加罪与主，还自以为说神还不如我聪明，神的计画、智慧还没有我的心愿好哩！哎呀！真是可怜的很。

但神真有丰盛的慈爱与忍耐。他按他的计画在我身上一直作工。到有一天，外面的雄心、野心、骄傲、热心、愿望、理想、幻想，统统都给磨搓掉了，只剩下一个“土明”、“乌陵”了。这时里面亮了，主啊！这才是正路。事奉你是照你灵的带领、引导，叫我里面在你的工作上面不敢有我的愿望、我的幻想、我的打算、以及习惯、传统。更不敢借着你的工作，让我去得点荣耀、得点享受。这不是我的灵性高深，看得清楚而不敢，而是里面害怕神——神是烈火。还害怕自己——诡诈、败坏真可咒诅，所以慢慢的才肯伏在神的手下。

有一段时候，我在一个地方传福音，的确有很多青年人信主，蒙了恩典，我里面非常欢喜快乐。我在想：以往教会里面全是些老年人，教一首诗歌，非常的难学，教了几十遍还学不会，也听不懂；虽然给他们讲了又讲，他们听了半天，我已经口干舌燥了，他们还是听不懂。我心里真是很着急，几乎灰心了。因为青年人接受能力强，有文化，又活泼，会唱歌，一讲就懂得；稍微一训练，就能讲道

了，我感觉到像这样的教会一定能很快的复兴起来。

可是，实事却不是那样，完全与我想象的是两回事。当一位弟兄在他们中间讲道的时候，信徒中间出现了难处，他们照样也领会不了，结果就散掉了。信徒们一散，连讲道的弟兄们也灰心了。不但是不想担负神的工作，连自己的信心也将要失去，甚至连个人的灵修也没有了。

哎呀！我一看到这种光景，很是伤心，于是就回到主面前省查这是什么原因。主就光照我说：“你凭着你的印象来培养人，你有什么本事叫人服事我呢？你算什么人，你有什么聪明智慧？神的教会不是社会团体，不是人的组织，不是个学校，而是神的家，是圣灵的工作。如果你里面没有亮光，不是从灵里面有看见，认为说：‘这一位弟兄是神拣选的；那一位姊妹是蒙主托付的；某某人一定是个大器皿，因为他是一个社会上有地位的人，是一个‘大鱼’，其实完全错了。”

在我所在的那个教会里面，有一位弟兄，他在社会上很有地位，他很会作政治工作，是一个老革命家，后来信了主，很多弟兄姊妹都很高兴，都认为说他可以帮助教会，使教会复兴，因为他是个政治家啊！很会组织，很会联合，很会督促，很会安排。所以我就给他一个管理教会的任务，带领教会工作。我想他一定能把教会带好。那里晓得，不到二、三年工夫，问题出来了：不是这个弟兄有意见，就是那个弟兄有包袱，灰心的灰心，丧气的丧气。这是为什么呢？这个说：‘我们的步子跟不上去了’；那个说：‘某某人讲的话，我们受不了，本来我们很软弱，经他几句话一打击，就把我打灰心了’；还有人说：‘他光叫我祷告，他还没祷告，就先把我责备一顿，说我软弱了，说我太可怜了，说我悖逆神了，叫我悔改。’等等，许多的问题都出现了。不到三、二年的时间，他把教会带得七零八落的，再也无法敬拜下去了。

当我从外边回来以后，听到这种光景，看到这种现象，我只有到神面前认罪说：“主啊！我错了，我按我的眼光看，他能够牧养你的群羊，能够担负你的圣工。主啊！我向你认罪，我作错了，因为没有按照你的方法，求主饶恕。”

顶希奇的是，在另一个地方，有一位弟兄，当初是与我一起蒙恩的。这个弟兄从天性上讲非常笨，只会给他的姨家作烧饭、抱小孩，推磨等杂活。就这些活还是干不好，连说话行事也不利索。叫我们看，像这样的一个人是多么的笨啊！

可是，当他蒙了恩典以后，我从心里说，我实在不重视他。认为说：他只要能蒙恩相信主就不错了。神只要拯救他，使他的灵魂不灭亡，这就可以了。若要叫他服事神，恐怕他没有才干，所以我就不尊重他。当然心里也不是不爱他，因他已经是神的儿女了！但我从来没有说过让他担负神的工作。

后来我就离开了那个教会，过了两年我回去一看，顶希奇的很，在他的周围已经有十二个弟兄姊妹，在一起事奉，在一起祷告读圣经。这位弟兄不但能讲道，还会安慰劝勉，事奉的非常好。在这十二个人中，就有一个是老信徒，另外十一个弟兄姊妹是他亲自带领归主的，其中还有三个人是工厂的领导，有作保卫工作的，有作局长工作的，都被他带领归主了，并且他们还都喜欢听他讲道。

我这一看的时候，我的眼睛明亮了，说：“主啊！我向你认罪，因为我的眼光又看错了。”

由此我们看出，神所拣选的器皿，不象人的拣选，正象撒母耳记中所说：‘人是看外貌，神是看内心。’

神当初呼召我的时候才十七岁，叫我离开本地，本族、父家。我的父亲他很属灵，他懂得，对我说：“主叫你往什么地方去，你往什么地方去，就是讨饭也可以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不担心。既然主给你说话了，你只管去吧！”

于是我就拿一本圣经、一本赞美诗、一本教会历史、还有一件破大衣，就跑出来了。往哪里去我也不知道，那一天跑了一百五十华里路，仍然没有目标。往哪里去呢？只管顺着公路跑吧！晚上住下来，第二天再跑。往哪里跑还不知道。结果主引导我到今天，没有把路跑错，也没有把我苦死、把我饿死。主反而更加负我的责任，并有神迹奇事随着我。前面的一站还没有到，主已经给安排好了；再往前走，主又给安排领路的啦！也安排了宿舍，我还怎能不顺服他呢？

在这里顺便讲一下，我在幼年的时候，神就怜悯了我，把我呼召出来。当然每个人的经历不一样，我只是讲出来供你们参考。我是一个在我家中的第三代基督徒，我的爷爷和父母都信主。我的父母都是为神工作的，他们是拖泥带水的事奉神。后来我的父亲专心专意的爱神事奉神；我的妈妈也曾把我摆在一个属灵团体当中，受这属灵环境的熏陶，因此从小我就知道有神，知道耶稣是我的救主、能保护我、能看顾我；我要是犯了错，耶稣要惩罚我；那时候就有害怕耶稣的心，也有敬畏神的心，但是和神并没有关系。

慢慢长大一点，亲眼看见我的母亲被主接去了；我的父亲在农村仍做一个传福音的使者，我越看对我的人生的影响越厉害、越大。这不是正面的影响，而是反面影响。认为传道人就是这样的下场吗？我的父亲不是没有文化，不是没有知识，也不是没有才能。在街坊邻居当中、在亲友当中，算是个能干的人，怎么他拣选了这个职业呢？

那个时代信耶稣的人很少，特别是青年人更少，几乎看不见，老太太们占多数。到了礼拜天，七、八个老太太拄着拐杖，还有着封建式的小脚，来到我家坐下来，张家长李家短的讲了半天。我的父亲站起来说：“大家不要讲闲话了，来敬拜神吧！安静坐好。”这话要喊两、三遍，还安静不下来。一首小短歌，学了两、三个礼拜，一句都背不下来。我在旁边看见了，对爸爸说：“爸爸！你这么愚昧啊？你要是教书的，也会把学生教好了，在这些人身上有什么建树啊？有什么可以建造的指望？我们应当相信神，感谢耶稣的恩典，但不应当这个做法，太愚昧了，人生太没有价值了。”在我心里就种下了这样的一个思想。我虽然知道有神，也不愿意离开神，也不否认耶稣，但我不知道怎样事奉神。所以我一直想，长大以后，要当个大官，有了官衔以后，我要宣布我的管辖区中的所有人都信主耶稣，若是不信就得离开我的管辖区。我若是当了军官，就要叫我的部下都信主耶稣，谁要是不信，我就枪毙了你，因为这是耶稣的军队。我的里面一直有一个思想在我头脑里缠绕着。

我也读圣经，也祷告，但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作，读圣经是为什么呢？还不如读一些伟大人物的故事，我很羡慕摩西、约书亚和士师记里的参孙，其他的问题虽听也不懂得。我也不知道我的父母对我的愿望怎么样，到了中学毕业后，我回到家里，我想“等我踏入大学门以后，就不再回家了。不是忘了家，不是不孝敬父母，而是尽心地在社会上干一番事业，干不成功就不回家；不给父亲带回荣耀、带回享受就不回家；不能给家里的礼拜堂那些信耶稣的人带回好处，就不回家。”

但是没有想到，在这个夏天中，我的父亲对我讲：“你还要准备到社会上去吗？”我说：“人不到

社会上去到哪里去呢？我有思想、有意识，懂得了社会上一些经验，当然要在社会上活动。”他就说：“你很小时，我就把你奉献给主耶稣了，你妈妈没有去世之前，你没有生下来，我们就同心把你奉献了。”我说：“爸爸，什么叫奉献？”他说：“把你奉献给神，要为神工作。”我说：“我没有忘记神，没有否认神，爸爸你放心我不会忘记神的，我不会忘记耶稣的。”他说：“不是那个意思，把你奉献给神，叫你为神做一个传福音的人。”我心里在想：“就像你这样的传福音，这个人生太没有价值了；就像你这样的传福音，将来见了耶稣，耶稣也不会夸奖你的，因为没有成就嘛！十来个老太太，好几年过下来，什么也不懂得，这个人生有什么价值？到了天上更没有光彩。”后来，爸爸就不讲话了。

那一天晚上，我心里很烦恼，躺在床上，一夜睡不着觉，翻过来翻过去，烦躁得很！到天快亮的时候，很疲倦，就闭上眼睛朦胧一会儿，当时就做了一个特别的梦。现在才知道是一个异梦，那时候还不懂得。在梦中，我正出大门要到学校里去，一出大门，外面是乌云密布、飞砂走石，要下大雨的样子。我回头一看，在我家里的院子里是光天化日，平平静静的。我就自言自语说：“门里门外，两个天地。”但是我还不肯往门里面来。看看风已经小了，我还要再出去，刚刚跨出大门口，很大一只手打着我的后脑说：“你还不回转哪？”把我从大门口打到院子里，倒在地上。忽然我醒过来，出了一身冷汗。当时我就明白了，这是神在管教我。

我就跪在床上祷告：“天上的神啊！我怕你。你不要打我，你不叫我到社会上去，可以！我听爸爸的话。”天亮了，早晨洗过脸以后，爸爸也起来了，到了我的房间里说：“你决定好了没有？”我说：“爸爸！我决定好了。”爸爸说：“决定好了，我去卖粮食，给你准备路费，你读神学去。”他没有讲别的话，因灵里很透亮。我说：“爸爸！我听话。”就这样的把我送走了。

在路上我想：我听爸爸的话，到一个地方去读神学，神学什么样子呢？什么叫神学？就是传道。传道有什么前途，有什么出息？可能是到了某个城市住下来，像爸爸那样和几个老太太读读圣经，若是那样我就残了。于是我的心中又来了一个盘算：“今天我若不去报到，报到期一过，我就不能读书了。对神学没有把握、没有兴趣，我不理解什么叫读神学。我不如先到我原来要去的学校报到，然后请两天假，到神学去看看。真有神学，我就读，若没有，我就回来继续读我的书。”

决定好了之后，我就来到要去的那个学校的城门口。城门口有站岗的，不让我进。我说我是升学来的，他们向我要身份证，我说：“学生没有身份证。”没有身份证就是不让过岗，我就退了下来。这时候有两个同学从别的地方来，问我为什么不进去，我说：“不让进，要我的身份证。”他说：“学生哪有身份证，你看我进。”他过去时，站岗的也向他要身份证。他说他是学生。又问他是哪个学校的。他回答了。问他有校徽吗？有。就把他放进去了。

我正站着看的时候，那边来了一辆火车，是装货的车，大家都抢着上车，铁路巡警难以维持秩序，随着人流，把我也挤上了火车。我就把包袱放在一个角落里，坐下来。这时一个军官拿着马鞭子喊着：“这是军用车，不准百姓上。”把人都赶下去了。这时我心里很渺茫，不知道如何才好，提起包袱就要下车。这时那个军官又喊着说：“学生不要下车。”我没有办法，又把包袱放下来，坐在包袱上。车到了终点站，我下了车。这是个大城市，我往哪里去呢？连一个人都不认识，到哪里去找神学？我就在商店门口看来看去。

正在这时，一个人过来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“你怎么到这里来了？”我一看，是我的一个表叔，他在

医院里工作，曾到我家里去过。正好我没有地方去，就跟着他走了。他很忙，给我安排了房间，并给我一些去食堂吃饭的饭票，让我去吃饭，并交待说等他忙完工作后找我谈谈。

就这样住了三天，他早晨出去，晚上回来。我就一个人在家里，心里闷闷不乐。到了第四天下午，他没有活可干了，叫我和他一起去吃晚饭，就问我：“你来这儿干什么？是读书，还是找工作？”我说：“我想读书。”“读什么书？”“我在大学里已经报了志愿，也录取了。”他说：“那太好了，大学的校长是我的朋友，明天我带你去好了。”

刚吃完两口饭，他又问：“你爸爸叫你来干什么？”我很不高兴地说：“爸爸叫我来读神学。”这个表叔很爱主，大声说：“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！读神学，事奉神，太好了，你不要读大学了，我带你去神学院去。”我很后悔，晚说一会，他把我送到大学不就好了吗？我多讲一句话，我的前途就没有了。

过了一个礼拜天，他带我去了，他也不熟悉神学院。神院长是个外国人，我那时因生活不好，发育不良，长的比较矮。那院长看见我说：“你站在门口，我看看你的身量。”我往门口一站，他摇头说：“你长得太矮了。”又问我的年龄说：“你不够年龄，还差两年。文化程度够了，但身量太矮，不像个大人样子，我们不能收你。”

我听了很高兴，因为不收我，我就可以读大学了。我说：“表叔！这里不收我，你带我到大学里去吧！”他说：“还有个神学院，我现在去问问看。”我说：“不要问了。”他说：“你不要急，问问看，真不行了再说。”第二天，又找到另一所神学院。那个副院长是个中国人。他看见我后也是说：“太年轻，不够资格。”但是表叔不放手，再解释说：“他的父亲是传道人，妈妈很爱主，也为传福音殉道了……。”等等的解释了一阵子。这一讲，院长就改了口气说：“按你的年龄不到，为着你父母热心的缘故，我们暂时收下你，多住两年可以吧？”我正想说：“这样耽误我的时间。”表叔说：“没关系，你看他年龄太年轻了吗！多住两年不要紧，没关系。”就这样把我收下来了。

我到了神学院里面一看，对环境还算是满意。上课时，老师不强迫任何一个人，愿意上就上；不愿意上就玩一阵子。若不用功，老师就提醒一下，不像一般学校那么严格地很！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过了一个学期，还是不懂得什么叫神学。这时我就问别人：“你们读神学是干什么的？”回答说：“读神学好为神传福音。”又问：“传什么福音？”“传十字架的福音，叫人信耶稣得救。”我还不懂得，因为我还未重生。

虽然如此，神还是把我摆在那个环境里，也是借着各样的环境，把我催到那个受造就的环境里。整整一个学期过去了，看不出我象一个蒙召的人，更不象一个基督徒的样子，没有重生的表现。老师也看出我这个学生是个假基督徒，更谈不上能事奉神，去做福音的使者。但已经把我收进来了，不能不让我过完一学期。

这一学期过完之后，第二学期一开始老师们就提出说：“我们收这个学生收错了，把他辞掉吧！”校方已经决定要辞掉我，另一个老师发言说：“辞掉是可以的，不过有一个问题总使我不平安。我们是一个培养传道人的机关；培养传福音、救灵魂的机关，我们错误地收了一个没有生命、灵魂还没有得救的学生进来，现在若把他推出去，若出去以后，蒙恩的机会再没有了，他如此的灭亡，我们有没有责任呢？这么多的传道人不能救一个没有重生的人吗？我们能向神交账吗？”他这么一提，老师们都不讲话了。

最后院长问：“你说怎么办呢？”他说：“我们求神，神是全能的，我们收错了，神不会错，再留他一学期。另外，我们组织一个祷告会，找几个同学，老师愿意参加也可以参加，一个礼拜两次，专为此学生祷告，求主拯救他。他重生得救后，神若没有呼召他，到下学期把他辞掉。他灵魂得救了，这不很好吗？”老师们说：“这个方法很好，没有意见，把他留下来吧！”所以，第二学期我还有机会在那里读神学，我却不知道他们为我祷告。

教务长说：“这个学生有个毛病，好睡懒觉，早晨不起床。”当然，谁也不去责备我，不起床就不起床吧！后来教务长又说：“我有个好办法，把他改过来。”在开学的前一天，教务长把我找去，说：“小兄弟啊！你很聪明、很好，神很喜欢你。”他把我夸奖了一顿说：“因为你很好，所以我们要给你个很重要的任务。”我说：“老师，我最年轻，还不到二十岁，我能担任什么呢？这里的哥哥、姐姐们多得很！”他说：“他们都不够资格，就你够资格，你是个大材料。”

我听他这样一说，心里痒痒的，“觉得自己还不错，老师这么器重我，认识我，他是个识货的人！我不是个平凡的人，我心里高兴得就骄傲起来。”我问：“你要我做什么事呢？”他说：“你当司令官好不好？”我一听，正适合我肉体的愿望：我正想当官呢！没有争取，没有打仗，就让我当司令官。我问：“神学院还有司令官吗？”“当然有，没有规矩，不成方圆嘛。”我说：“司令官都做什么？”“司令官就是发命令。”“给谁发命令？”“给全校发命令。你发命令，我也听，老师们也听，院长也得听你的命令。”我问：“真的还是假的？”“当然是真的，我能讲空话吗？”我又问：“真有这回事吗？你是在开玩笑吧！”他一本正经地说：“不开玩笑，我们来看，只有你可以当总司令”。越讲，我心里越高兴。“我真是个大材料，我的命令不平凡哪！我一发命令，连院长也得听我的。他还是个美国人呢！老师和同学们都听我的，真不得了。”我又问：“我能不能做啊？”“你一定能做的，我们观察过了，别人担任不起来”。“如果是真的，我试试看再说。”“不用试，完全可以。”“我真的可以吗？”“保证可以，百分之百的可以。”最后我说：“那么我就接受下来吧。”

接受下来之后，我不敢说话了。心想：“不答应吧！我总想当总司令官；答应吧！能不能当好，我不知道。”讲好以后，他拿出一只铃铛。在那时，没有电铃。他把铃铛一摆，我知道上当了。要打铃，需要在早晨五点三十分就起床。你若不打铃，别人就不起床。吃饭、上课、做礼拜都要打铃，一天要打几十遍铃。而且不打完铃，不能睡觉。怎么办呢？已经答应下来了。我接过铃铛和马蹄钟，心里很不高兴，也不敢讲话，拿着铃铛和马蹄钟回到宿舍去了。

我明白他要我做这件事的意思是不让我睡懒觉。但我还有办法可以睡懒觉。打一两天铃，第二天我对教务长说：“教务长，我有个要求。”“什么要求？”“我在宿舍睡不好觉，因为别人半夜讲闲话，影响我的睡眠，若睡不好，早晨就醒不了，就会耽误我早晨打铃。”教务长说：“那你是什么意思呢？”我说：“我另住一个房间，在三楼，男生宿舍上面的那一个小间。”教务长说：“那是一个储藏室。”我说：“储藏室也不要紧。”于是我就把房间打扫一下，搬了进去。

我在动脑筋，想办法，多睡觉，起码可以多睡半个小时。我又向木工师傅要一个长的铁丝。到晚上，我把铃拴在铁丝上，然后顺着窗外垂下去到男生宿舍的视窗，把闹钟放在床头上，到早晨闹钟一响，我就从被窝里伸出手把铁丝一拉，下面的铃就响了，然后，我再睡半个小时。

那时，我虽然这样偷懒，心里却没有责备的感觉，说：“这是欺骗。”只是感到，我很聪明，不让

我睡懒觉，我也能睡懒觉。就这样，一天一天地过下去，老师和同学们都知道，但都没有说什么，因为我没有耽误时间。

一个多月之后，有一天上新约的课程，是约翰福音的第三章。老师说：“今天的课我不讲，叫你们给我讲课。”我一听，心想，老师怎么讲这样的话呢？哪有学生给老师讲课的呢？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他说：“今天每个人要作重生得救的见证。”我不懂这是什么意思。我们班一共有十一个同学，我长的最矮，应坐在前面，我却坐在最后，这样就可以做小动作，老师看不见。其实老师早就看见了，只不过没说什么。

老师开始叫我做得救重生的见证。我虽不懂得什么叫重生得救的见证，但我想这难不住我，因为在我的前面还有十个同学呢！他们作见证时我把他们每个人所讲的记下一段，等轮到我的时候，我把他们每人讲得好的综合起来，就比他们讲得都好。

第一个同学讲他生过一次大病，别人叫他信耶稣，他就认罪悔改，从那以后，他的病好了，他也蒙主光照，就重生了。以后他把自己奉献，主呼召他，他就开始出来读神学。又一个起来说，他从前是反对神的人，神光照他，看到自己是个罪人，就认罪悔改，神呼召他出来读神学。我一听这些见证，前面和后面连不起来，我想：你们都是罪人，所以来读神学。我没有罪，从小听父母的话。不撒谎、不偷东西、不和同学打架，我是个好孩子，好基督徒。你们这样的坏人，还来读神学呢，所以就轻视他们。

就这样八个同学都讲完后，还差两个就轮到我时。我一句还没有写下来，因为每个人讲的都不一样。我心里发慌了，怎么办呢？正发愁的时候，第十个同学讲完了，轮到了我，我站不起来了，只是低着头。同学们看着我，我不理他们。老师说：“后面的那位李先生，你把你的见证也讲一讲。”我心里很生气。心想：你在故意出我的洋相，前面是王弟兄、张姊妹，到了我这里就说：“李先生。”还加个‘小’字，这不是明明看不起我吗？我恼羞成怒，就说：“我忘记了。”这一说“忘记了”，同学们就‘哄’地笑起来。重生怎么会忘记了，人生的大转变会忘记了，这不是假基督徒吗？他们这一笑，我问：“你们笑什么？”老师说：“你们不要笑他，可能是忘记了？”然后对我说：“李弟兄，你可能是忘记了。给你一个礼拜的时间，你好好想一想，下个礼拜上这一课时还要讲。”下课后，从此我再不和老师见面。他上的课我也不再上，因为他让我丢人了。

又过了半个多月的时间，有一天早晨我睡着了，闹钟响我也没有听见。醒来一看，八点一刻了，心里感到很惭愧，太失礼了，良心不安。赶紧起来，拿着钟表和脸盆就下楼。刚下一半的时间，一个同学上来迎着我。责备我说：“你怎么搞的？弟兄，你看什么时候了，为什么还不打铃呢？”我就气凶凶的说：“你有什么资格管我呢？老师都不管我，还用你来管我吗？我就不打铃，又怎么样呢？”一面说，一面就把铃摔到水泥台阶上，滚了下去。那位弟兄也吓得跑了下去。

铃被摔破了。我把铃拾起来，摇了摇，铃不响了。现在怎么办？不好下楼了，因为没打铃，失职了。又把铃摔破，如何向老师交待呢？就感到很生气，很难过，又回到房间里去。把铃一放，随身躺到床上，想怎样报复这个弟兄。若只是没打铃，还可以下楼道个歉，吃早饭。这铃一摔破，就不好再辨理了。

正想的时候，我的房间门打开了，那个弟兄又上来了。我也不理他。他说：“弟兄！刚才我说话顶

撞你，得罪了你。我下去以后，圣灵责备我，我不平安，叫我来向你道歉赔理。”我说：“你很属灵，你哪有罪？”我还是不理他，把面朝墙。他就跪在我旁边，用很轻的声音为我祷告。认他的罪，安慰我，然后起来走了。

他这一走，我的良心就不安起来。这事情不怨他，怨我，百分之百的责任在我身上，但我就没有圣灵的责备吗？我只是怕没有早饭吃，他没有骂我，只是大声问我一句话，我就发怒，把铃也摔坏。这样看起来，恐怕我是假基督徒啊！我真是没有重生，没有得救？这时我就受不了啦！立即就起来，有生以来第一次诚恳地、谦卑地跪在主的面前：“耶稣啊！我是个罪人啊！”这第一句话一讲，我就止不住地大哭起来。然后就看见我的罪像过电影一样，一幕一幕的显现在我的眼前。我就一直的痛哭起来，哭了很长的时间，以后神的话临到了我：“孩子！你的罪赦了。”神的话一来，我里面得到了安慰，就从地上起来，说：“主耶稣啊！我真感谢你，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啊！从现在起，我的身体、灵魂都奉献给你了；从今以后，我是属于你的人了，世界我不再去想，社会也与我无份了。”从那一天开始，直到今天已经五十多年的时间，在主的道路上，圣灵引导我都平安的过来了。

当我神学毕业以后，才廿几岁。很想再受造就，可惜国内没有神学院。到国外去学习可以吧！于是就有人愿意帮我的忙。后来就到了一个大城市地方去，办了一个出国的户照。都办好啦！我又祷告，主就对我说：“你不要去。”

可是在这城市里面我是举目无亲，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。当时在人家的走廊底下住，只住了一个月，人家就不让住了，叫我住在马路边上去。住在马路边上，员警还要干涉，往哪里去呢？只好求靠人家，让我晚上把铺摊下来睡觉，早上再收起来，去跑马路，去漂泊，拿一本圣经到公园里面去。还不能到大公园，因为大公园需要拿钱买票，只好到小公园里去。作什么呢？读经、祷告。去的时候买一个大饼，用毛巾一包，到中午饿了有自来水。（自来水不要钱）喝口自来水，吃口大饼。下午再读圣经，晚上回去睡觉，就这样的过日子。

当时我还再想，如果户照一下来，我就可以走了，这个艰苦的日子不要紧，时间很短就过去了。可是主说：“你不要去。”

我说：“主啊！这是死路一条了。好容易开了这一条路，我就可以走了。出去以后，我就有办法了。我不是去作官、不是去发财，是要学习走你的道路。学好以后，好为你传福音啊！好更有效的为你传福音；我有学问、有知识好为你传福音哪！”

主说：“我不需要你那一个。”

我说：“主啊！你需要我什么呢？”

主说：“我需要你顺服我。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。只要你听我的话就够了。”

我说：“主啊！我听你的话就没有地方住了；听你的话我就没方主去了。”

主说：“你听我的话，那不是你的问题，只要你肯听我的话，顺服我，住的地方，吃的东西我负责任。”

感谢赞美主！圣灵加我力量，我就对主说：“主啊！你叫我顺服你，我就顺服你。”于是将“户照”退掉，就不去了。退掉以后我说：“主啊！我是没有希望了；前途已经断掉了；你叫我作什么呢？这个

住房也到时候了，走廊底下也不能住了。”但主还没有给我安排。

这时候我就凭着信心对主说：“主啊！既然你叫我这样作了，是你在试炼我，熬炼我。现在我也要试验试验你啦！怎么试验你呢？我可以凭信心租一间房子，租好以后你能替我出房租，就证明你是负我的责任叫我跟从你传道的，你若不能替我出房租，主啊！对不起，我就要把被子一卖、把摊子一卖，买张车票回家种地去，一辈子再不出来传道了。作个老农民可以，我不要传道，因为你不能负我的责任，还传什么道呢？”

主说：“那你试验吧！我不怕你试验。”主不怕我们试验，我们是怕神试验的。

于是我就找了一个有八、九个平方的房子。租好以后，一个月要二元六角钱的租费，还有水费、电费，统统算下来，一个月要三元多钱。这是在刚解放初期一九五一年的时间。一角一分钱可以买十斤大米，好猪肉，就是瘦肉，只卖二角多钱一斤。你们想想看，一个月这三元多钱我从哪里去付呢？租好以后，我身上只剩下一角一分钱，我把钱拿出来跪在地上对主说：“主啊！这是我一切的生活费用。这个钱用完以后，就要证明你是神的时候了。你要不养活我，你要不负我的责任，对不起，主啊！我向你告辞了。从今以后你不要再呼召我传道。不但我不传道，我也不叫别人传道，因为神不能负我们的责任。”

神不怕我们试验，只要我们存真诚的心试验他，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私意，神一定会负我们责任的。

我就拿着这唯一的一角一分钱去买了八斤半米和一小条猪肝油，又带了几棵青菜。盐和煤球都是房家剩下来的。我就把米放在口小肚大的坛中。我就对主说：“主啊！这是我的生活费用，剩下的时间就看你的了。”于是我就每天祷告、读经。偶而到公园或马路边传福音。

那时是冬天十一月份，祷告一会儿，肚子饿了就起来烧饭吃。抓两把米做点饭，不是干饭，也不是稀饭，吃了挺暖和的，很香很好！上午吃过了，下午还要饿。天气又冷，越是不干重活越是饿的很！越冷越想吃，有时一天二顿饭；有时三顿饭，最多一天吃六顿。天天顿顿的这样抓一把、抓一把，你们想想看，八斤半米能吃几天呢！我的饭量再小，一顿三把米，八斤半米有几个三把抓呢？已经过去两个多月了，我还是这样的抓着去做饭。

有一天我在想：“主啊！坛子也不大，八斤半米吃两个多月了，还没有吃完吗？看一看还有多少。”哎呀！一看糟了，坛里的米连坛底也盖不住了，统统扫出来也只是一手心，连一把也没有了。我说：“主啊！我不应该看，我的信心太软弱了。”再把坛口封住不看，到第二天奉主名再去抓米做饭，抓一下是空的，抓两下还是空的，坛里的米一粒也没有啦！我说：“主啊！饶恕我信心不够。”

如若我们有信心的话，不要说八斤半米吃两个月，就是吃一年也吃不完。为什么呢？以利亚不是一把米、一点油，他们三个人吃一年多吗？

那时我认罪，再认罪，米也没有啦！可是祸不单行。米刚刚吃完，到第二天主人就敲门了。我问他：“什么事情啊？”

他说：“今天该交房租了。可不能误期，别人都是一个半月一交，这是头一回，叫你三个月交一次。若误期的话，我们下一次就不租给你了。”

我说：“好！”

他说：“什么时候？”

我说：“明天上午九点钟交给你房租。”

他说：“不能耽误。”

我说：“一定不耽误，你去吧！”

我把他送走以后，回来就把门一关，跪在地上对主说：“主啊！我拿什么交房租费？明天上午九点钟，我卖被子也来不及啊！并且卖给谁呢？三个月的房租，每月二元六角，共七元八角钱。”

这一天哪！是凭信心呢？还是害怕呢？说没有信心吧！还在祷告主。祷告吧！又没有信心。“主啊！到明天上午九点钟要交房租费，哪里有呢？”祷告祷告，把被子抖一抖，看看有钱没有；把席子掀起来看一看也没有钱；把圣经翻来翻去还是圣经，仍是没有钱；看看神的话是神的话，不当事，不能解决临时的需要。“主啊！你的话可靠，读一读还是话，我还是我，还是没有钱。”哎呀！里面着急的不得了。这一夜睡不好觉了。“主啊！你真可靠还是假可靠呢？是真可信还是假可信呢？明天上午九点钟，哪有这么多钱交房租呢？”这时候生命里面有个意思说：“神是信实的、是可靠的、他不误事，因他是神。”

到了天亮，我还祷告说：“主啊！你不误事，你是信实的，看你给我预备钱不预备钱。”又掀开席子，一分钱也没有；又抖开被子，还是没有钱；地上也没有；屋里找遍了，连一个影子也没有。“主啊！你怎么给我钱呢？这个地方没有人认识我，都不认识我。不但我没有办法去借，人也没有办法给我送钱啊！”但是里面还是有一个意思说：“主能失信吗？主是不能失信的。”

到了上午八点钟，忽然又敲门了。我真是害怕的很啦！肯定是要房租的来了，因为离九点只隔一个小时吗？我说：“主啊！你去开门吧！我不去开门。”接着又敲了一次，我还是不动。当敲了第三次的时候，忽然从门缝里面“扑通”一声掉下来一个东西。我抬头一看，有一个信封掉在地上。“哦！有人送信来了。是谁给我来的信呢？我父亲又不知道我在这里住。”

不管怎的，我拿起来看看再说。我一看是个白信封，上面一个字也没有写。信是封得牢牢的，我一摸厚厚的。我明白了，这不是信，这里面是钞票。我就来不及开这个信封了，把信摆在床上，跪到地上祷告说：“主啊！你真是可信可靠的主。提前一个小时你送来了。你给我的钱，不要说三个月，就是半年我也用不完哪！”

祷告以后，我打开信封一看，真是奇妙！这么多的钱，是谁送来的呢？他怎么知道我在这个地方住呢？我就起来看看是谁送来的，去问一问。当我开开门，我看见那人已经下楼了，是一个小姑娘，大概十五、六岁。只她一个人，穿一件青色褂子，两个头发辫，已经跑下楼到了马路上边了。我也不能再下楼去撵了。

回来后，我又跪下来感谢主，说：“主阿！你知道我的需要，是不是她送来的我不知道，因为只有她一个人，很可能是她送来的。她是谁？她怎么送给我钱呢？她怎么认识我呢？怎么知道我的地址呢？既不亲又不故，又不是弟兄姊妹，我又不认识一个人？这时我才知道，是主差遣她送来的。主阿！你真是奇妙的主，你真能负我的责任。”一面承认自己信心小，一面重新奉献，说：“主啊！从今以后，我就是饿死也不回头啦！因为你是可信的；苦死我也不回头了，要一直跟从你走到底，因为你真是可靠的。”

到了九点钟，我去交了房租费。剩余的钱我半年也没有用完。这些见证都在说明一个问题，就是神在磨炼我、造就我，使我知道说：“神是可信可靠的。”

我记得在一九五三年的时候，我还年轻，在南方一个地方传道。有一天，一个姊妹跑来找我。他说：“你赶快到我家里去，我的爸爸，已经喊叫三天三夜了。他光喊叫说：《有人来抓他、有人来捆他、有人来拉他，孩子们！来救救我吧！》我真是害怕的很！也没有力量救我的爸爸。你去为他祷告，求主救他吧！”于是我就带着二个弟兄去了。

他在房间里面正躺着，我一看他的面孔、那个样子，就心里害怕，汗毛都竖了起来，那种可怕的样子，无法形容。他口中一直喊叫说：“快救我！他们抓我了，用绳子捆我了。”总是这样喊叫。我没有办法，只好为他祷告，他才平静下来。

我就把福音传给他，叫他相信耶稣，向耶稣认罪。他就一样一样的认罪，大约经过四个小时的认罪，真是奇妙的很！

他说：“我里面不感觉有罪了。”

我说：“你相信耶稣吧！”

他说：“我相信。”

我说：“你愿意相信耶稣的十字架吗？”

他说：“我感谢耶稣！谢谢耶稣为我钉十字架。哎呀！耶稣真是我的救主，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主救了我。”

他讲了这几句话，面色完全变了，非常安祥、非常喜乐。本来是灰色，害怕人的样子，是鬼的样子，真可怕的很！当他认识耶稣认罪以后，马上脸上显出平平安安的样子、欢欢喜喜的样子、柔柔和和的样子。并用非常温柔的声音跟他儿女说：“孩子我要走了，你们不要哭；也跟你妈妈讲不要哭；跟你弟弟讲不要哭。你们看那穿白衣服的人，那么好看，欢欢喜喜的接我来了。”他这样说着说着把眼睛一闭走了。那面孔比活着的时候还好看，红光满面；本来病了好多天，一点没有红色，全是黄色。蒙了主的恩典，承认主的名以后，人虽然断气了，脸面却变成红色了。他的儿女们不但没有哀哭，反而满口赞美主。她把妈妈、弟弟、妹妹喊来，他们一同跪在她父亲的床前，全家都信了主，大声赞美主！

我记得在解放初期，“三自”已经成立。有许多信徒，不少的传道人，还有一些属灵的名望人，都以为这是一条正路。中国教会只有走这一条道路，别无他途，除非你改行，或者去牺牲。因为原来信仰不自由，现在忽然来了个政策，可以自由事奉神。只要你们组织起来，在我们的领导之下，你们就可以尽量礼拜，政府也不干涉你们的信仰。因此许多人都以为这是一条新路，是神给教会开了门，是神恩待我们的凭据，中国教会从此有了出路，所以统统都加入。

那时我很年轻，我不过一、二十岁，正是学习事奉主的时候，当时教会里聘了两个大牧师。我认为很荣幸的是，这两个大牧师请我给他交通，我想我这次可有前途了，不但能讲道，还能学习传福音，这不是能很好的事奉主了吗？

不过问题来了，传道人必须加入学习班，学习政策和形势，因为若不学习，会把道讲错，要发生

矛盾，发生冲突，人民群众要起反应。所以都要通过对世事的学习，然后才能开始讲道。当然我也跑去参加，甚至我的希望比别人都大，因为我年轻，想传道，需要好好学习。可是莫名其妙，这几十年当中，这种会议我只参加过那一次，那次会议下来，祷告也祷告不好了，道理也讲不出来了。但是我也不知道思想分析，到底他们讲的对不对呢？总以为说：他们讲的不是很对吗？就是那些要肃清帝国主义影响的问题。我们这些人，本来就是专门为着信仰的，信仰就应刻持守正道，不叫任何政治的手插进来，专门是为着主的教会，教会是不和政治参杂的等等，这不是很对吗？

可是我的心里面非常难过，听这个牧师讲讲，听那个长老发言，讲的都很对啊！他们有时也举个实例，批判批判，分析分析，都是很对的，没有错误。可是我回到住房以后，里面沉闷黑暗，无法形容。想为这事祷告问问主，可是当跪下来后又祷告不出来话语，一连几天和主没有交通。

这时，我里面实在胆怯起来了，说：“主啊！我和你没有了交通了，他们对与不对，我分辨不出来。我就有一个想法，就是想和他们一起学习事奉你。可是我里面和你断了交通，这么黑暗、痛苦。主啊！不管他们对也好，不对也好，我是不能和他们在一起了。任凭我以后没有工作，不能为你讲道，我也不能和他们在一起了。因为他们的这个情况，破坏了我和你之间的交通，叫我的心和你之间有了隔膜，有了距离。我不能再听他们的道理，我要在心里面和你交通。”

所以我就毅然决然的走了出来。这一出来，从人的眼光来看，就没有了前途。就不像我们今天还可以传福音，那时候就不同了，你若离开了他们，实在是寸步难行。只好关着门子朝天过，在社会上面你不能传福音，他们一听见你传耶稣，传神，马上就把你送到公安局去，说你是唯心主义，反抗社会主义，成为现刑反革命份子，实在厉害！

这怎么办呢？虽然没有办法，我也要保持我和主的交通，不管怎么样，只要我里面和主有交通，我的生命感觉里面不受拦阻，不受干扰，我就是困死在家里面，我就是死在屋子里面，我说我也值得，因为我和主已经通了，我里面没有拦阻，我的心不得罪主，我就有福了。后来我就找一个很小的房子，是他们放东西的一个棚子，我就住在那里。住下来干什么呢？因为没有地方传福音。在家里面就是祷告，读经，但非常希奇，生活虽然很简单，环境虽然很冷清，就是和主的交通很亲密。

那时候没有多少信徒，但我却有一个思想说：到礼拜堂里去能见神，好事奉神。别人就说：“你这个人年轻的，还这么古怪，自己好像独出新才，自命清高，离开我们，离开教会，你还能事奉神吗？不要理他，叫他事奉神去吧！”因此，和我在一起事奉的没有信徒，没有肢体。

虽然没有肢体，却有一件好事实，就是我和主恢复了交通，里面很敞通，满了喜乐平安。有时候主带领我到效区地方，给一两个信徒交通，里面非常喜乐。但是脑子里还是不断的再想：“我的路走错了，你比大牧师还属灵吗？你比长老的属灵知识还丰富吗？你凭什么这样走呢？你不是走了绝路吗？这叫事奉神吗？有地方可以讲道你不去，却到这个地方藏起来，你是不是一个奉献传道的人？”一连串的问号来了，那时候也不知道是撒但送来的礼物。但是里面又一仰望主，通了、亮了，那样的释放。虽然知识没有，但是感觉有了。虽不会分别善恶，但生命树的果子在里面起了作用。那我就这样的过下去，不管他们怎么样的说，当然生活很艰苦，可是一年一年过下来，回头一看，主啊！感谢赞美你，我的路没有走错，不但没有走错，还蒙神的保守，一点没有受玷污。

我在没有重生的时候，生活很艰苦。在神学院里面，因为战争的缘故，我和家庭断了来往。不能写信，家庭也不能寄东西给我。冬天我穿两条单裤子，在南方还可以，在北方就不行了。零下十四，五度，到处都结了冰。两条单裤子怎么可以呢？脚上需要穿棉鞋，可是我没有，连布鞋也已经穿破，漏着脚指头。上课的时候抱着膀子，一面听课，一面在地上跺脚，因为太冷了。同学们当中都是基督徒，都是读神学的，都是奉献作传道人的。他们和我不一样，因为他们家庭近。冬天到了，送一条新棉裤给他，有两条棉裤的，不能一起穿，旧棉裤当枕头，新棉裤穿起来。棉鞋送来后，下雨天穿旧棉鞋，晴天穿新棉鞋。可是他们这边有个弟兄，两条单裤子，一双破布鞋，他们却没有感觉，也没有爱心。所以我心里恨他们：假基督徒，还想做牧师，讲圣经，传福音救灵魂吗？一个学生，在这么冷的天气里，穿两条单裤子，一双破布鞋，能看不见吗？甚至我把老师也恨了。老师讲课的时候，学生不断的再跺脚，你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吗？我不是不满意上课，你都没有想办法给我找一条旧棉裤，旧棉鞋穿吗？我心里很不满意。你们当基督徒的，当传道人的，当老师的都是假冒为善。

没有多长时间，还在寒冷当中，忽然神的恩典临到了我。在我内里挣扎不能得胜的时候，神向我显现说：“这一点寒冷你都不能胜过，你上神学是为了要我呢？还是为了要一件棉裤棉鞋呢？”于是我就在神面前低头认罪，痛痛的哭了一场，接受耶稣基督作我个人的救主。认识到主是为我被钉十字架，是为我的罪钉在十字架上，主所受的一切苦难都是为我呀！就在这思想一转变的时候，我的里面也跟着转变了。我的外面环境没有改变，我能够赞美神了。不再恨同学们，也不轻看老师了。你们穿三条棉裤我也不羡慕，就是你们把棉裤拿去烧火，我也不心疼。你给我，我还不一定要呢！你若是为怜悯我周济我，我也不要。你若为了顺服主奉献给我，我乐意接受。天气虽然还是冷的很！我是人吗！怎么不冷呢？但是不羡慕别人的富有，也不从心里论断别人的财富了。

有一天，我们到难民村布道。他们因为解放战争的缘故，家庭没有了，就在城市旁边搭一个小棚子住，称为难民村。我们传福音给他们。在回来的路上，一个草棚子旁边，蹲着一个小孩，大概十四五岁。光着脊背，穿着短裤，两个手抱着，浑身发抖，在那里哭。我一看见，我的心受不了，我有两条裤子穿，他穿着短裤。我有个小棉袄穿，他连个褂子都没有。这么冷的天，不要冻死吗？我马上就把手里的裤子脱了一条，我说：“弟弟！这条裤子给你穿。”当然他很感激。可是我只这件棉袄，连一个衬衫都没有，没法给他穿。我就从同学那里要了一件棉布衬衫给了他。这件事虽不能解决大的问题，但我知道我里面的生命起了变化。若是我没有重生，没有碰着十字架，他再冷，再难过，再是光身没有衣服穿，恐怕我也不会给他。也可能对他说两句同情的话：“你太可怜了，你这么穷，这么冷，没有衣服穿，真是可怜的很！”不可能把我的两条单裤子，脱一条给他。我自己穿的已经够薄了，够冷了，恐怕我没有这个力量给他。这是什么能力使我的人生改变的？是教育吗？是什么人感化了我？没有。是基督的生命将我改变了，是基督那死而复活的的生命能力在我的里面。你苦，有比你还要苦的；他的苦，你有这个力量，就不能逃避这个责任。若不给他，你心里就过不去，晚上回去也睡不着觉，甚至饭也吃不下去，因为没有顺服里面圣灵的感动，没有顺服主爱的感觉。

新生命的变化太重要了！基督徒当然应当守些规矩，但不从里面变化而守的话，守规矩不是很好的办法。主耶稣到世上来，不是单叫一个人做有规矩的人、做好人、做有礼貌的人、做慈善的人、凭良心的人，若是这样那不叫信基督，叫信基督教还可以。只用外面的教导能把人教好吗？不可能。

我重生、蒙召以后，来到上海，预备办护照到国外去，再读一个神学院。后来护照办好了，主不叫我去，我就把护照退掉。但我在这个大城市里举目无亲，现在主不叫我到外国去，我到哪里住呢？没有人认识我，也没有我认识的人。我说：“主啊！你既然拦阻我，我顺服你，我就不去。我没有出路，只有回老家去种地。我也愿意回家种地，但你没有这样感动我，我不能私自回去。既然你拦阻我不能往前走，我就凭着信心租一间小房子。我没有钱，你能不能养活我？替我付这房钱，替我付生活费，你能负我责任了，我就终身跟从你。你不能负我的责任，对不起！那就再会，我就不跟从你了。你不能给我发工资，不能给我付生活费，给你传道冒险得很！”

那时候我年青不懂得，信心还不够，一直在试验主。我就找个小房子住下来。那时候房租是一季度交一次，我交了两块六毛钱的房租，还剩一毛一分钱。水费、电费、清洁费，一个月是三块五毛钱。我这一毛一分钱，还有吃饭问题，怎么办呢？“主啊！我相信你，我依靠你。看你怎么供应我的需要？”

我就用八分钱买了八斤米，放在一个小口坛子里面；两分钱买了一条小板油；一分钱买了三棵青菜；老的房客留下半瓶盐；还有点煤球；还有点木柴，神已经安排好了。每天在那里先祷告，不分早晨中午晚上，饿了就吃，不饿就不吃。有一天饿了吃六顿，有时一天吃一顿，一天最起码吃一顿。八分钱的米就这样的吃法，我的饭量虽不大，够吃几天呢！一天吃三顿，最少一顿半斤米，三、四天就吃光了，要不了一个礼拜，还能吃不光吗！

真是没有想到！饿了就吃，也不管米还有多少。神的时候到了，我忽然算起来，这八斤米我吃了三个月，还有多少，我要看一看。一看糟糕了，统统扫光了，连底也盖不住了。“主啊！饶恕我没有信心。”又重新盖上，哈利路亚赞美主！我再奉主的名去抓，还是空的，伸几下子手一点米也没有抓到。

若是不去看，一直凭信心吃下去，一定三年也吃不完。这一看看光了，因为缺少了信心，也因为主的时候到了。正在这时，忽然有人开门，一开门就说：“明天上午九点交房租费，不要误事，如果误事，下次不租给你了。”“主啊！我听见了，你听见没有？这边没有米吃，那边还要房租，我哪里弄三块五毛钱？把被子卖掉，把皮鞋卖掉，也卖不了两块钱。”我一看现实，里面的信心更软弱了。

那一天一夜真是快要苦死，象热锅的蚂蚁一样，也不想睡觉，也不想吃饭。“主啊！我相信你给预备。祷告一会，再看看圣经，再到各个地方翻一翻，看看神给预备钱没有！也不知翻了几十遍，还是找不着一分钱。这时候，也没有心思再去看圣经，好像没有信心一样。躺下睡不着，还起来，再抖抖被子找钱，还是没有钱。“主啊！明天麻烦了，你可信不可信？若不可信，明天要钱怎么办呢？”

第二天早晨，九点钟就要交房租钱，快到九点了，怎么办？只有一个办法，三十六计，走为上计。于是就写个条子，“我是信耶稣的人，我奉耶稣的名住你的房子，耶稣给你付钱。耶稣没有给我钱，你向耶稣要钱去吧！”虽然写好了条子，也不敢走，因太羞辱主，就又撕掉了，怎么办呢？还有两个小时，祷告祷告，虽没有发现钱，里面还是很平安！那时候我还没有经验，不知道神的作为，光会看环境。脑子里急得象火烧着一样，但是里面很平安。主说：“你再急，我不急，我早给你预备好了，就怕你没有信心。没有信心就更着急了。”

大概又过了半个多小时，忽然有人敲门。我一听心里害怕得很！可能是要房租的来了，“主啊！我不开门，你去开门，我没有钱给他。”主没有开门。又再敲门，“主啊！又敲门了。”但主也没有回应。

又敲三下门，不敲了。忽然从门缝里面有一个信封掉下来。什么信？把我吓一跳。谁来的信？我也没有给父亲写信，没有一个人知道我在这里。谁来的信呢？我去看看。一看是白信封，一个字也没有，粘得好好的。我明白了，“主啊！饶恕我没有信心，恩典来了，供应来了，及时得很！”打开信封一看，一张信纸也没有，一满信封全是钱。

我忽然想起那个送信的人是谁呢？等我站起来时，他的脚步像是下楼去了。“可能送错门了，怎么送到我这里来了？把钱送给我，那怎么办呢？不更丢人了吗？是不是送给我的？他是怎么认识我的？是谁的，我还给他。”他下楼去，我也下楼。他在楼底下，我在楼上面。我一下去，他就往巷子里跑。有二十米远的地方，是一个十二、三岁的小女孩。那一会路上行人正多，我也喊不上她的名字，我就赶不上她了。

回到屋里面跪下来祷告，“主啊！这个可能是给我的，就放心了。我重新奉献给你，你真是可信可靠，真守信用，你没有误我的事。我要彻底奉献给主，从今以后，再穷再苦、死也不离开你了，因为你可信。”我就作了个彻底的奉献，把房钱交好，剩下的我吃半年都没有吃完。这是我真实经历的见证。

主怜悯我的时候，叫我看见我的罪，我就从早晨九点钟伏在神的面前，不敢起来，为什么？我这么大的罪呀！从前我以为我是好学生，好孩子；父母很称赞我；老师称赞我；教会的牧师也称赞我，他们从来不以为我是个罪人。我也认为我自己是一个四面净八面光的人，因为我没有占过别人的便宜；没有杀过人；没有犯过奸淫；没有偷过人家……，我有很多的理由为自己辩护！可是到实际生活中时：我上课读圣经的时候不用心，别人若指责我，我还有理由；别人为主传福音，发热心，我跑去看电影，看戏，我也有理由对付他们！……但我里面也不受责备，没有一点不平安的感觉。并且认为说：“今天我看来这一场戏，同学们都没有看见，我可幸运了。到屋里面后，赶紧把圣经打开，很热心的去读。若有人问我干什么去了？我说：‘我不是在这里读圣经吗！’”心里面也一点不受责备。怕的是有人责备我，不是怕神责备我。

当主的光一照亮我的时候：“哎呀！我败坏到极点了，世上任何一个人都比我好，都比我强。我的每一个小罪，就足以叫我下地狱了，谁能救我脱离罪的刑罚呢？谁能救我呢？”在我为罪忧伤的时候，我还没有找到得救的方法，只是为罪忧伤，主就叫我想起来他是为我钉在十字架上，他流出宝血来，正是为了我这个人哪！只要我肯向主投降，我肯谦卑，诚恳的去承认说：“主耶稣啊！我是个罪人，在我里头没有好处，‘不是我有八十条罪，我有二十条好处’，而是我整个人都是罪人。”

我认罪的时候，不是一样罪、一样罪；一个罪、一个罪的认：就如我撒过谎；我偷过人家；打过人家……。不是的。虽然有时候需要这样的认，但圣灵感动我的是说：“主啊！我是个罪人，我从头到脚都是罪啊！我的罪比头发还要多！我的罪比大山还要重！我承认我真正是个罪人。感谢赞美主，耶稣基督已经为我这个罪人钉在木头上，流出了宝血，并且复活了。主啊！我感谢你，我要相信你。”

这样的信心一出来，希奇的很！我里面不一样了。像电灯一样，一下子开亮了。怎么亮的呢？我也不知道，马上里面满了平安，满了喜乐，再没有罪的感觉，不惧怕罪的刑罚了。我还认为，那时候假设我要离开世界了，一定有天使接我到乐园里去，是很有把握的。

等我从地上站起来，人生不一样了：欢喜快乐，一直在赞美神；要为主作见证，向人传福音。虽

然我还是和原来一样的从戏园门口经过，头也不扭了，有时一天要经过好几次，再也没有想去看戏的意念了。

从前的时候，我从戏园门口经过，要先看一看前后有同学没有，若没有，马上就跑进去了。现在呢？戏院和我没有关系了。我好象是从山里面经过，在旷野里走路，好象根本没有这个事情一样，锣鼓再响也动不了我的心，为什么呢？里面有个〔能力〕吸住我了，这能力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爱；主耶稣基督的平安；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。从此以后，我的里面有了生命的感觉。不是说：我今天不撒谎；我明天不骂人；我后天不起贪心了，而是说：我一样这样的意念都没有了，一切都脱离了。说话不敢和别人争吵了；待人接物不敢占便宜了；早晨也不愿意睡懒觉了……，里面是那么的喜乐；那么的平安；从心里发出一句话说：“主啊！我要和你亲近了，若是没有肉身疲劳的拦阻，我要常常和你同在，多好的很哪！”我就是这样子改变的。

从前在礼拜堂里面，我们有四个同工，两个年轻的，两个年老的，那里信徒也相当多，有四五百信徒。有一天我去问那个老牧师，说：“我们教会里哪些信徒的灵性最好啊！”

他对我讲：“某某姊妹灵性真是好的很！某某弟兄真是热心！……。”我不但把这些信徒记在心里，也把他们的名字记在本子上，以便后来我去看望他们。后来我慢慢一察问才知道：这个姊妹往牧师家里送的东西多；那个弟兄给他奉献的钱多，所以牧师才说这个姊妹好，那个弟兄热心。

有一天我到牧师夸奖的那个姊妹家里去，因为牧师告诉我，这个姊妹在教会里真是有用处的很，真是好信徒，好执事。我就很羡慕，就去看望她。结果我一到她家，她一看见我，脸就红了，我就知道里面有文章可作。于是我一看屋里还有三朋友，在干什么呢？中间有一方台子，在那里打马将。哎呀！我心里很难受。牧师讲她是好执事，好基督徒、真属灵，怎么还打马将呢？因为她的脸红，我也就明白了，我就退了出去。过了两天我又去看她，那天屋里没有人，我说：“姊妹啊！前两天我来看你的时候，那是怎么回事啊！我听牧师介绍，你很属灵，是一个好执事，怎么那天我来看你，还有人和你赌博呢？”

她很直爽的说：“从前为着一个案子，牧师给我帮忙，让我打赢了，我很感激这个牧师，所以我常给这个牧师送点礼物，送点钱，其实我自己并没有和耶稣基督发生真正的信仰，我不过到礼拜堂里听听、坐坐，你看我屋里面没有圣经吧！我听圣经不发生什么兴趣呀！”哎呀！我一听，心里明白了，这是一个牧师所认识的，这是牧师所称赞的，这是牧师所依靠的，还把他选为执事，还说他是真属灵的人，为什么呢？是他看见了她的财富；看见了她的物质，他不知道是被主的爱催促来事奉神，而是为求得肉体的享受才事奉神的。

从这事以后，我的心很纳闷，不愿意和他同工了。我就向他表示说，我要到农村里去，那也有很多信徒没有人照顾，我有托负到他们中间去。这个牧师一看我很年轻，又很热心，他舍不得，就说：今天中午我请你吃饭，有话对你说。我说：“好吧！”那天他请我到很大的菜馆里面，摆了一大桌子菜，只有我们三个人，俩个牧师和我。他说：“某某弟兄啊！我这个人哪！个性刚直的很！他越有本事，我越看不中他，叫我看中的我愿意尽量恩待他，像我这样请客吃饭啊！还是第一次，我很看重你，你又很年轻，又是刚刚出来学传道。为着你的前途，今天我和你交通，经我看你在事奉主上是不懂得，

我快六十岁了，已经有经验了，所以我要把你收为徒弟，你来和我同工，我有很多好东西可以教给你：怎么样去组织教会；怎么样安排执事；怎么样和其他教会来往；怎么样要求信徒多奉献钱……等等。”

哎呀！他越讲我心里越难过，越讲我越害怕。我说：“今天我的胃口不大好，这个菜我吃不下去，真对不起，我喝一杯茶就算了。”他说：“你少吃一点，就辜负了我的心意。你看这鸡子、烧鸭……等等。”我说：“我都没有胃口了。”他说：“你这人哪！不知好歹，我从来不轻易请人的，这桌菜我花了几十块钱，请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叫你跟我当徒弟，我可以交给你很多本事。”我说：“我笨的很哪！我学不来，求主管教我吧！”后来我就起来走了。他就发怒的说：“你这小子呀！真是不可教，不可教。”后来我就离开了那个礼拜堂，不能和他同工了。

从这个事叫我们看见，不是这个牧师没有本事、不是他不会讲道。他讲的很好，在教会里安排的也很好。哪个是有钱的，哪个是有学问的，一到礼拜堂去，他不要三天就把他抓住了，把他抬举起来了。那个人就离不开他了。就是一个大学教授往礼拜一去，只需要两次礼拜，就被他拉起来了，就属于他很好的朋友了，他就是这样一个社交的人。

当我离开他还不到三个月时间，这个牧师竟坐上了当时政教联合的第二把交椅，充当了一个教会革新的领袖。他当了领袖以后，把那个礼拜堂丢掉不管了。因为他显那个礼拜堂的范围太小，只能坐几百个信徒算什么呢？我要当一个全城市的领袖，我要有什么有什么。要奉献钱，在原来那个地方，只五百多个人，一人一块钱，只有那么五百多元钱。现在这个地方呢？我一个月可以拿到上千块。还是在这个地方有出息。由于这个思想的支配，他再也不讲群羊的问题了；也不讲教会的问题了；他更忘记了叫我作他的徒弟了。幸亏我没有当他的徒弟，真当了他的徒弟，恐怕连犹太也不如了。

就我本人的经历来说，我有三个孩子。大女儿身体不好，患有关节炎病，经常不是这痛，就是那痒，难过得很！小女儿身体却是很健康。你们看，哪个女儿最孝顺呢？当我在医院开刀的时候，小女儿打电话说：“爸爸！你开刀啦！我为你祷告。”到了下午我还没有办好手续，大女儿一瘸一拐的跑来了。我说：“你来干什么？”她说：“爸爸！你生病我为什么不来？我在家里能平安的坐着吗？”我一听心里很受感动。她生过病，爸爸、妈妈一直的守在她旁边，她是有体会的。爸爸生病了，不能不去看看，脚瘸着也得跑去看看，因她生过病，能够体恤别人的痛苦。

我青年的时候，在一个地方传福音，有很多人信了主。当中有一个作官的人也信了耶稣。他满脑子政治思想，信主以后，我们都想这一个人可能被神大用，很有才干，还是一个做政治工作的人。当时是个主任，管着好几万的工人。所以我对他的希望很大，认为他可以担负起这个牧养教会的责任。在人群当中他很有威信，当然信徒也很恭维他。我就认为说：“这是一条大鱼。这个人在教会里面一定可以起大的作用。”于是就请他在教会里面做一点工作，治理教会，帮助教会，没有多长时间我就离开那个环境了。

过了几年以后，我去看望那个教会。本来我走的时候，他们有三百多个信徒，但是我回来一看，只剩下八十几个信徒了。我就问他说：“是不是因为逼迫的缘故他们都冷淡了。”他说：“有这个因素，只有十几个人，否认主的名字了，其余的都没有否认主的名字。”我问：“那为什么剩下七八十个人呢？”

他讲不出话来，只是说：“这些信徒们哪！糊涂得很，什么也不懂得，不听我的话。”

后来我就看望一些信徒，他们就流泪哭了，并且说：“哎呀！我们本来想从某某弟兄得一点安慰、得一点帮助、得一点坚固。结果他把我们打伤了。他的话太厉害，责备的我们吃不了。甚至用血气的办法辱骂我们，我们不能不灰心，不敢到他那里去了。”

这我里面才明白说：“主啊！我错了、我错了。”

一个能够担负圣工的人，绝对不是凭着肉体的本事，不是凭着肉体的聪明、才干、学问、口才，乃是说：在十字架对付之下认识十字架的人，才能够牧养神的教会。或者说：认识神爱的人，被神的爱所征服的人、所融化的人、所俘掳的人，才能够牧养神的教会。

一谈到事奉主的时候，我们的第一个思想是什么呢？就是要为主工作。我在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光景，蒙召之后，整天所想的，所祷告的、所查考的都是怎样为主工作？既然主把我呼召出来，我当有什么心志为主工作呢？怎么样为主传道呢？要作一个什么样的传道人呢？那时，我每天都在想这些事。也下工夫看了很多传记：这个传道人怎样？那个传教士如何？我要像某某宣教士一样去救灵魂；也要像某某属灵人一样跟从主……。这样的光景不只是一年、两年，一连十几年的光阴过去了，我还是摸不着真正的方向，找不着事奉的中心，不知道该如何事奉主才好。

效法这一个人，过了一段日子，看一看不是方向；再效法那一个人，又过了些日子，想一想也是不行；再效法另一个人，考虑一下，还不是道路；学来学去，什么人都不是我所效法的，什么功课也都没有学成。某某人所蒙的恩典我得不到，他的恩赐我更是望尘莫及。有一段时间，我想学宋尚节博士，他是如何讲道的！为什么那样感动人？可是我学不来。

记得有一次我在杭州读书，在一座小山上有一个小团体，是宋尚节博士的一个大弟子在那里传道。他是从宋博士承受训练工人的托咐，他办了一个造就工人小团体。北京一个，杭州一个。很多人告诉我说：这个人传道真像宋博士的样子，声音、动作都像宋博士。我很羡慕去听听他传道。我没有见过宋博士，我父亲见过他。宋博士全世界闻名，在中国更闻名了！神借着他复兴东南亚教会、南洋群岛教会。是一个大布道家、大奋兴家，谁不佩服？谁不仰慕呢？我那时还很年轻，刚刚蒙恩，更愿意找一个榜样照着去学。这个宋博士的大弟子既然像宋博士，我很想去看看他是如何讲道的。

那是一个主日上午，我们几个同学一同去听他传道。听了一个上午，他的动作，不管是捶桌子，还是摔茶杯，或是跺地板，见过宋博士的人都说，他的动作和宋博士一模一样。可是有一点，无论他怎么喊叫，我的心里都不受感动。茶杯都摔碎了，我也没有受感动；地板跺得很响，我还是不受感动，我只是吃惊，里面并不受感动。于是我就向主认罪：“主啊！我的心太硬了，我怎么不受感动呢？人家像宋博士一样。宋博士传道，成千上万的人都受感动。无论是贫民、军人、作官的、还是文学家，都受感动。我这个小孩子为什么不受感动呢？大概我是一个不配蒙恩的人吧！但神拣选了我，我是真真实实的，我不能否认，可是我没有效法的模式怎么作你的工人呢？”

当我听完道下山的时候，心中十分忧愁。我问一个同学说：今天上午你听的如何？他说：不知怎的，我心里不受感动。我说：我们错了。为什么呢？人家是宋博士的大徒弟，讲道的样子与宋博士一样。声音一样，动作也一样，我们怎么不受感动呢？恐怕我们里面有问题了，要好好认认罪求主怜悯

我们。这个悬案一直摆在我的心里。虽然在读圣经或交通的时候断断续续有点亮光，还是不知道这是为什么。

过了许多年之后，我才明白了。借着什么事叫我明白的呢？那是在一九八四年的时候，有一天，一位弟兄对我说：“我有个托咐，不如说愿望好了。我想做一件工作。”我问：“做什么工作呢？”他说：“我想把叔父的牌子再竖立起来。”他的叔父是谁呢？是耶稣家庭的创办人之一。曾被主使用，复兴了长江以北的教会。当中国解放之后，他们的组织“耶稣家庭”被拆散了。他的叔父当时也被关在监里，后来被主接去了。过了几十年的今天，耶稣家庭这个组织没有了，虽然名字还有，影响还有，具体的工作没有了，牌子没有了。

这位弟兄是从小跟着叔父长大的，一直受着耶稣家庭生活的影响。这个团体虽然被取消，他的叔叔也被主接去，他却不死心，要立志把叔父的牌子再竖立起来，重新再建起一个耶稣家庭来。于是他就跑遍全国各地，了解耶稣家庭的人，去打听、去采访，问那时叔父的工作情况；各地耶稣家庭的工作情况。收集了很多材料，预备成立“耶稣家庭”。

这次他问我的目的，是看我对这个事情有什么感动，有什么亮光。我对他说：“弟兄！你的心愿很好。我小的时候，妈妈也曾带我到“耶稣家庭”生活过一段日子，对我人生的影响很大。所以我是想与你一起把这个牌子再竖立起来。再者，我也很尊重你的叔父，很仰慕你的叔父。他的事奉的确影响了很多灵魂，影响了长江以北的很多教会，这是不能否认的。神使用他在那个年代中做了许多工作。他已经把当走的路程走完，到主那里安息了。现在你还想把叔父的牌子再竖起来，重新办个“耶稣家庭”。这个心志是很好！但有一件事我想问问你：你有你叔父的灵感没有？感动你叔父的灵，感动你了没有？你叔叔当初是变卖一切周济穷人跟从主的，没有任何人支持他。他有感动、有亮光、被主的话光照，虽然他年纪很轻，家道丰富，却毅然决然的把一切变卖了周济穷人，甘愿讨饭传福音。兄弟！你有这个灵感没有？你有这个亮光没有？你有这个托咐没有？今天你认为有托咐，我认为这是你的愿望，要把“耶稣家庭”的牌子竖起来，好叫别人看你属灵。但你叔叔却没有这个愿望，他是被主的话光照，被主的灵感感动，不得不这样做。不能为自己安排，不为自己的生命忧虑吃什么、喝什么，这一切统统都打破了。所以，神才使用他。用他的亮光照亮了当时的世代和当时的教会。”

我如此一问，他吃惊的说：“哥哥！你提醒了我。我没有这个亮光，我也没有这个托咐。不要说像叔父一样，把一切的田产都卖掉，就现在把我仅有的医生收入全部卖掉，恐怕也办不到。如果把我的一切都分给穷人，我吃什么呢？我和妻子靠什么生活呢？再者，周围的人和亲戚朋友能谅解我吗？恐怕要说我是神经不正常了。”

后来我们一同祷告后，他说：“不要说把我叔叔的牌子竖立起来，就是别人说我一句坏话，论断我一次，我心里还几天放不下，我怎么配接受叔父的使命呢？”

我们这一次的交通，主也使我里面受了光照。叫我知道神使用每一个人都有神的美意，都有原因。就好像今天的“号码锁”一样，对准数码，便能打开。对不住数码，就不能打开锁。一个人他能对着了神的光，里面就受光照、生命就得造就、就能被神破碎、被神摸着了。他不能再有自己的成份，愿意将自己交在主的手里面。主看见了他这一点，就使用他这一点，在他所处的时代中，发出特别的光来，这个特别的光就是当时时代的道路；就是当时教会的道路。

的确，“耶稣家庭”刚开始的时候，那些圣徒们是把路走出来了。当时的教会和许多爱主的人不是没有感觉，都有感动说：“不要爱世界，不要为自己积蓄田产，要奉献为主活着。”虽然听听，看看，里面也受一点激励，但真正把路子走上去的，甘愿肯顺服破碎自己的，却是极少数的那几十个人。别人还说他们是异端，是狂热分子，是被邪灵附着了。那时有许多人毁谤他们，攻击他们，定他们的罪，他们一声不响，禁食祷告，忍受逼迫，离开家乡。姊妹占多数，在一走过最穷苦的生活。吃什么呢？喝野菜汤。有时间就去传福音。他们如此的生活，把当时的教会震动了。

在他们的爱火燃烧之下，很多人愿意撇下一切跟从主。这是因为他们自己遇见了主，得着了主的光照，这光就自然而然的反映出来了。虽然人不肯接受，不肯承认，因为黑暗是不愿意接受光的，但是黑暗却胜不过光。那是时代的路，跟上去的，就蒙了恩典；跟不上去的，就被抛在后边，他的船就搁浅了。当时的人还看得不够清楚，十年之后，二十年之后，政治局势一改变，多人才发现，那些圣徒们变卖一切跟从主才是一条真正的路，我们怎么跟不上去呢？那些田产扔也扔不掉了！只好为着自己肉身的一切去承担罪名。承担时代的罪名，承担政治的罪名，一生后悔莫及。

有一件事，我是不能忘掉的。就是在十多年以前，我到安徽的合肥市。聚会之后，一个弟兄带我去一个家庭，这个家庭中有聚会。这家的姊妹没有什么文化，小学也没有毕业。那天晚上的聚会，参加有五、六十位弟兄姊妹。我一看，全部是青年人。里屋还坐着三个人，穿着打扮不像是一般人。我心里想，怎么领我到这里来呢？这些人是真基督徒吗？心里有些担忧。但一祷告，里面也很平安。聚会的空气也非常好，因他们向主的心是迫切的。散会后，外边坐的人都走了。里边的那三个人，门帘一撩出来了。我想：他们要问什么问题，要抓什么把柄，我不晓得。但真使我没有想到，他们非常谦卑柔和地拉着我的手，说：“弟兄！谢谢你来和我们有这次交通，我们真是感谢主！”几句话一讲，我里面通了。他们不是反对主的人，是亲爱的弟兄。

我问其中一人，说：“你在工作中担任什么职务？”他说：“我是这里肉联厂的保卫科长。”我说：“你怎么到这里来的呢？”他说：“这是我的家，招待你的那一位就是我的姊妹。”我问他：“你怎么会信耶稣呢？”他说：“说起来话长，叫她跟你讲讲吧！”我问姊妹：“你家里这样蒙福，前来聚会的都是年轻有为的弟兄姊妹，你的丈夫也很虔诚，什么原因呢？”她说：“三言两语说不清楚，主太爱我了。我跟你讲一件事，你就明白了。

我没有信主之前，你要到厂里找我，若问名字，很难找。不用问名字，你只说厂里的‘母老虎’在哪里？厂长、工人都知道，他们马上就会告诉你。从此就可知道我这个人的光景如何了。现在我信主不久，才半年多。当我信主一个月之后，有一天，我上班去了，走到门口，在大黑板上写着，本厂特大喜讯几个字。我的文化程度虽不高，也上前去看看。特大喜讯究竟是什么喜讯呢？下边写着：本厂的母老虎变成了母绵羊。

原来是我的事迹登在黑板报上，从此你就知道我是什么人？厂里从厂长到工人没有人不知道我是‘母老虎’的。本厂一、二万工人，好几个车间，一提‘母老虎’就摇头。厂长也怕我，我的丈夫更别提了。他是保卫科长，我在厂里当工人，我也很爱他，很喜欢他，可是有一点，我的性情很不好。他一下班，家里是我的天下：“给我烧饭去，洗菜去。”吃了饭，脚一伸，“给我洗脚吧！”铺床迭被家

务事都是丈夫做的。我一吵，他就不讲话了。整天摇头叹息，也不提出离婚。我的脾气坏，自己也知道，我恨自己，却改不掉。隔壁一个老太太，她的儿子、媳妇结婚十年来，婆媳之间，夫妻之间没有发生一次口角，非常和睦；老太太见人总是满脸笑容，从来没有面带愁容的。我很羡慕她，这一家为什么这么好？媳妇敬婆婆，婆婆爱媳妇。可是人家讨厌我，不敢与我打交道。

有一天早上，我刚下夜班，正碰上老太太买菜。我想这是好机会，我去和她谈谈话。她一看是我，菜篮子也没拿，起来跑掉了。她越是这样，我越是想找她谈谈，为什么你这么怕我？为什么你家里这样好？我非问问她不可。

有一天，我想了一个办法，我不去敲她的门，我若敲门她是不肯开门的。我找一个邻居的小女孩去敲门。老太太开了门，我便挤了进去，她问：“你要什么东西呢？”我说：“什么东西也不要，要你这个人。”这样一讲，她更怕了，说：“我什么地方得罪你了，我不会讲话，不会处事，你原谅我。”我问她：“你家里为何这样好？婆媳之间为何这样和睦？我恨自己，改不掉我的坏脾气，你给我讲讲道理，你若不讲，我就不走了！找个椅子坐下来。”老姊妹没有办法了，给我倒杯茶，她说：“我没有那么好，我不好，我是信耶稣的。（那是在一九七七年的时候，环境非常紧张）。你可不要给别人讲，若讲了，我可没有好日子过了。”我说：“什么耶稣呢？我没有听说过。你家里都信耶稣，这么好，你给我讲讲，我要听！”她起初不肯讲，我一再要求，你不讲，我就不走。她只好作见证说：为何要信耶稣！儿子、媳妇都信主，我们都在耶稣里面。我们也不是没有矛盾，一有矛盾，我们就祷告耶稣，就彼此认罪，什么问题也都没有了。

我一听，心里受了感动。“耶稣这么好，像我这样的人，耶稣要不要我？能不能收我做徒弟？”她也给我讲了主耶稣替人钉十字架的过程。我痛哭认罪，“我是个坏女人，我脾气太坏了！”我一哭，她也不敢留我了，怕我的丈夫找她麻烦，硬把我推了出来。我擦擦眼泪，回到屋里。照她说的方法求耶稣救我。一认罪不得了，我的罪都显在我面前，不能不痛痛地哭了一场。刚哭完洗了脸，丈夫回来了。一进门，我不敢吩咐他了，还给他倒了一杯茶。丈夫感到很奇怪！从来没有过这样，今天是怎么回事？我说：“没什么，我这么多年真对不起你！太亏欠你了！”丈夫说：“谁告诉你亏欠我呢？”我说：“你不要怕，不要急，我信耶稣了。”他一听，就说：“我不反对你信耶稣，绝不反对你信耶稣。”过了很短的时间，丈夫看见了我生活上的改变，也悔改信了耶稣。

又过了两三个月，厂长开大会，会后又特别加了一个事情说：我们厂里青年夫妇感情不好，肯闹离婚，我们也解决不了，现在我们厂里有一个办法；有一个好医生专门治你们夫妇不和睦的病。谁争吵了想报名，我给你们介绍。厂长说完之后，有二十五对夫妇找厂长去了。“我们面临离婚的边缘，谁能拯救我们的婚姻呢？”厂长说：“你们到保卫科长家里去。”结果他们去了。科长说：“你们问我的爱人吧！”姊妹就给他们讲她信主前后的见证。他们听了以后，都信了耶稣。就这样，从一九七七年开始，她们的家庭聚会就开始了。

过了一段日子，有人汇报给厂长说：保卫科长家里搞迷信活动。厂长说：“他搞迷信搞得不好，为什么呢？你们年轻的夫妇能彼此相爱，和和睦睦，不闹情绪了；生产效率也提高了，这个我赞同，我不禁止，让他们做吧！”就这样聚会一直持续下来。这个见证我永远不能忘掉。

这位姊妹说，我蒙恩之后，主管教我非常厉害。平时我在厂里吃饭，几百人一个食堂，我打饭从

来没有排过队，进饭厅盆一敲，我来了！别人一看‘母老虎’来了，都让路。好菜我先吃。蒙恩之后，不但不跟别人抢着买饭了，反而还让劳苦的工人先买，我排到后边去。主还管教我，一句话不能随便讲；一件事不能随便作。从前总是找理由先下班，如今不敢了。下班铃不响，我不敢动，守住我的岗位。我并没有给人传福音，可是厂里的人发现我变成绵羊了，一对一对的都信了主，连我的丈夫也受感动信了耶稣。

就在一九七零年，主奇妙地把我从被囚之地带回家乡，这是我没有想到的。回到家乡之后，看见种种光景，心里冷得很！遇不到弟兄，遇不到姊妹，住得非常近的弟兄姊妹也不敢见面，为什么呢？有人监视着。

有一天，我在马路上走，忽然对面来了一位老姊妹，十多年没有见面了。从前我们在一起掰饼纪念主，彼此相爱、彼此相通，那时的情景多么好！我看见她走过来，我很高兴地快步走上去，想和她交谈。她突然看见了我，脸一转走到一边去了，并不理我。我心里很难过，姊妹是否胆怯害怕了？不敢与我讲话到这个地步了！你不到家里看我，不要紧，马路上也不敢讲话吗？点头笑一笑也不可以吗？为什么这样惧怕？后来我才明白不是这个原因，在她后边也有人跟着，也有人监视，若是我们打了招呼，回去之后我们都不会太平。我很伤心：“神哪！你的福音在这块大地上到底还有没有希望？还有没有出路？还有没有教会？我还能不能事奉你？若没有前途，没有教会，我们如何事奉呢？后半生我怎样活下去？我怎样的活下去？要和世人一样的活，那不是我的人生观。生活再好再富裕，我不能满足，但是照你的旨意活下去，怎么可能呢？”一天天过去了，在人看，一百个不可能，一千个不可能。神说：“可能！完全的可能！谁用无知的言语使神的旨意暗昧不明呢？”是的，我们所信的神是真神！是大神！他凭自己的意旨做事，用他的智慧和全能作事，人不能理解，人不能明白。

经过那些苦难的日子，福音真的消灭了吗？教会真的没有了吗？不但没有消灭，而且更好的、合乎神旨意的教会、合乎圣经真理的教会渐渐建立起来了。不是以工作为主、不是以会派为主、不是以房子为主、不是以组织为主，而是以灵里相通的生命联合起来了！

一九七二年咱这家乡一代的教会生活，那时没有相争，没有组织，连提也不敢提。白天要躲起来，夜里才跑出来，把老信徒找着，十个、八个在一起聚会。没有多久的时间，这一带的教会就复兴起来。我们为主传福音的几位元同工全部又被捕了，似乎真的不能工作了。可是希奇得很！福音却广传起来，信的人却多起来，不断的加入教会，甚至说各村各乡都有聚会点。

因此，我才明白，神让教会处在这种光景中，是为叫教会脱离以工作为主、以人的组织为主的那条主流。如今全世界各国公认，中国信主的人数最多，中国的教会最复兴，远远超过南韩的复兴。他们人数多，组织大，礼拜堂大。但真的属灵价值、生命实际还是在中华大地上。这是全世界公认的。

两年前，一个管宗教的人找我谈话，谈了两三天。谈话之中，我说：“我很不理解一个问题，你们说信仰自由，报纸上登的，大会上宣布的，可是究竟信仰自由在哪里？我不能明白。特别家庭教会，我们自发的信仰，没有帝国主义的背景，你们还不放心，而且加倍地不放心，到处限制我们，甚至给我们压力，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我们家庭教会的信徒，解放几十年来，有哪个暴动？有哪个反抗政府的？我的消息可能不大灵通，你们是搞政治的，什么地方的家庭教会的信徒起来反抗你们政策了？再

缩小一点，有没有基督徒的工人罢工了，学生罢课了？”

他一笑说：“你没有政治头脑。”

我对他说：“文革前，我也受政治影响，偶然思想动一动。通过文革之后，我对政治完全失望了，不发生兴趣了，我唯有对信耶稣发生兴趣……。”

他说：“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们家庭教会到底有多少信徒？不要把准确数位告诉我，只将大概数字告诉我，因你跑的地方多。”

我说：“不光是信耶稣的人多，而且天天增加，成倍地增加。有多少，我却不知道。我也不需要知道，也不应该知道，因这是我的信仰。我不是要发展信徒。多少会点，多少会堂，多少信徒受洗了，这些我不需要了解。我一生跟从主耶稣，几十年来，我受洗的人很多，但我一个名册也没有。”这不是对信仰不负责任，我们是信耶稣的，是叫人和耶稣发生关系，不是跟我发生关系，不是跟我的聚会点发生关系。来聚会，我欢迎他；他不来，我不能勉强他。她认识耶稣了，不是认识我了。我们没有宗派，却反对宗派，他们认识耶稣就够了！谁认识耶稣，我的目的达到了，我的责任完成了。他认识耶稣了，灵魂得救了。他无论到哪里，我不用担心，因有主耶稣负他的责任。耶稣能看管他，我这个人看管不住他，连我自己的妻子、儿女都看管不了，我怎能负责那么多的信徒呢？

他说：“不管如何，从我们的角度看，的确，你们信耶稣的人越来越多了。我们研究来研究去，却总是找不着原因。说实话，你们的数字远远超过我们党员的数字了。我们用枪杆子打了几十年，南征北战，现在只有五千三百多万党员。你们有多少信徒呢？礼拜堂受过洗的，不管是城市乡村，名册都在我们手里面，但家庭聚会的信徒我们不晓得。我们大概估计一下，全国信耶稣的人大概有九千多万。我们打了几十年，只有五千多万，你们只不过讲一讲，九千多万跟你们跑掉了！我们怎么能放心你们呢？”

我说：“朋友！你不了解我们的信仰，说诚实话，我们信耶稣的人越多，你们的官越好当。若都信耶稣了，你坐办公室就不用出门了。政策一下来，下面都规规矩矩地、老老实实地遵照着去行。不像今天三令五申，人们还不听。”

他说：“虽然你这样说，我们还是不放心你们，都跟着你们跑了，我们干什么呢？”

我讲这话的意思是，福音在中国这样复兴，是哪个宗派兴起来的？难道是哪个传道人带起来的？过去有大奋兴家，开大布道会，开培灵大会。我们能不能开培灵大会？我们聚会还要提心吊胆的。我还一再嘱咐，要谨慎，不要试探神！就这样小心，人数还是这么多，为什么？这是神的工作。

一九九三年，克林顿总统签了字，邀请我到美国去，这边政府也答应了，他们就来找我要我答应。正在这个骨节眼上，我正在和几十个老同工在一起开交通聚会。不是讲道，都是六十岁以上的老年同工。年轻时很爱主，因信仰的缘故，受一些逼迫，但是信仰并没有改变。三十多年的熬炼，信心不但没有熬掉，反而越熬越真实了，都想聚在一起恢复恢复。我们就在一起有半个月的时间彼此交通，没有人讲道，那真是显出了教会的生活。

后来被当局知道了。我是终身传道的人，他们是退休的人。当局叫我承认：我们是组织反革命黑会，是反“三自会”的黑会，是宗教渗透。当然我不承认，照我的本份，和他们辩论。后来他们对我

施加压力时，我的儿子说：“爸爸！我和妈妈来应付他们，你不要管。”于是我躲在一边。他们不放心，三天两头找我，整天如此。我心里也忧愁得很！后来我就离开了我住的地方。由于环境的紧张，我不能出外传福音了，里面的力量似乎也不够了。正在这个时候，他们找到了我，说：美国的邀请来了。政府为了国际关系的缘故，只好放松下来。

当时我有软弱，也想去。到那里透透气也好，因为在国内我不能露面。若主不叫我回来，我也不回来。若我在那里住下来，他们给我办个公民证，还有优厚的待遇。没有想到我的孩子说：“爸爸！我们把这事先放下来，明天你、妈妈和我，三个人一同禁食祷告。不在一起祷告，各人祷告各人的，祷告一天，下午我们在一起交通，看各人的感觉怎么样？看主怎么引导？若有引导，你放心，我替你办好一切手续。”儿子提醒我，我还有点软弱，压力太重，整天烦恼，到哪一天为止呢？好不容易有这个会，我出去露露面吧！儿子这样一提醒，我们都同意。第二天我们祷告了一天。下午交通时，我们有同一个感动，绝对不能去，不能接受他们的邀请。

于是我就对他们说：“我是中国人，主在中国救了我，把中国的灵魂托咐给我，我没有必要到你们美国去。要讲道，美国的神学博士多得很！牧师也多得很！哪个不比我会讲？口才、知识都比我强。神没有叫我去，我哪里也不去。你们说，我是家庭教会领袖，我领导谁呢？连妻子、儿女也领导不了。家庭教会没有领袖，谁若是作领袖，太愚昧得很！”

从解放开始，这几十年来，神借着环境、借着运动作什么呢？专门对付好为首的人，谁若想露头，就把谁砍倒。不知道你们看见没有？谁若想作领袖，谁露头越快，被砍倒的也越快。几十年来，不管哪里，谁想作头，很快神就要伸手打倒他。教会是主的，不叫人来霸占他的身体。我们是神的仆人，应该把人领到主面前，说：“主啊！我的责任尽到了。”

以往时我一直对政府讲，我没有任何政治背景，你们就是杀我，我还是没有，我只有信仰，只有圣经是我唯一的根据。他们还是不相信我，说我特别和美国人背景。假若我应邀去了美国，我说没有政治背景，谁还相信我呢？小孩子也不相信我。我说没有背景，为何美国总统邀请你呢？为何国会邀请你呢？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他们是想叫我和“三自会”拉拉手。但是我和他们的信仰不同、道路不同，怎么能在一起工作呢？怎么能走一条路呢？怎能合作呢？所以，我毅然决然地拒绝了他们的邀请。

拒绝之后，我还是有难处，我就祷告主：“主啊！我这样拒绝了，对不对呢？好机会失去了，失不再来啊！”他们问我的儿子：“为什么你爸爸不去呢？别人想去还去不成，这次去又不用签证了。人家邀请你，若是一个部长也去了。空手跑去还能空手回来吗？名利双丰收了！可是你爸爸什么都不要，他是真基督徒！是真传道人！对你爸爸说，叫他回来过春节吧！从今以后，我们再不麻烦你爸爸了。”直到现在，他们真的没有麻烦我。

有一次，我去东北，坐在火车上，我祷告主说：“东北这地方我没有去过，教会情况我也不了解，给他们讲什么信息呢？”主说：“我不叫你讲什么，不叫你说什么。”我说：“那么叫我去作什么呢？”圣灵说：“叫你学顺服。”我心里明白，顺服的路可不是好走的。所以，我到了哈尔滨，就不敢走了。接我的人还没有来，我想这是神在拦阻我的道路，我就定意不往前走了。我说：主阿！我顺服到现在

已经差不多了，再顺服到什么程度呢？接我的弟兄没有来，我开小差了。只要买上回头票，弟兄来了，我也不去了。

可是神拦阻我，刚到售票厅门口，弟兄来了，说：“我怎么找也找不到你，你跑到哪里去了？”我的回程票买不成了，我也清楚我原来的想法不合神的心意，于是我只好跟着他走了。他说：“今天晚上我们就要到聚会地方去，因为白天不能去。我们下了车离聚会的地方还有十八里地，还要翻一座山，就离那个村庄不远了。”坐在车上弟兄说：“这村庄只有几户人家，都是信耶稣的，最安全、最清静，不会出事的。”我问：“这村庄叫什么名字？”他说：“磨石刀。”我一听，心里猛然一惊，神这次叫我学习顺服的功课，主阿！你是怎样磨炼我呢？

到了那个村庄，已经有四、五十位同工在那里等着。我对当地的同工说：“明天开始聚会时，我不站起来说话。”他们说：“那怎么能行呢？”我说：“我没有可说的话，也没有感动。”他们说：“不行！叫你来就是给我们传信息的，不会没有话的，到时候神就供给你了。”我说：“你们站起来作见证，若有感动我再起来交通，没有感动我听你们交通……。”正在争执不下的时候，突然外边有人讲话了：“谁叫你们来的？这么多人，还用大锅烧饭，都出来集合！”我说：“弟兄！还叫我讲吗？”他们一声不响了。那天晚上，我们统统被关起来了。

从表面看，这次出事情，是因为从远方来参加聚会的一个弟兄，找不到聚会地方，问来问去，就问到乡政府，说：“这里有没有信耶稣聚会的地方？”他们说：“有。”就带他到警察局里。还有六个弟兄也是同样的问路，被带到警察局的。官方就顺藤摸瓜，找到了聚会的地方。从神的心意看，神知道当地教会的需要，也知道我里面的光景，神不叫我们活在工作中，也不叫我们活在宗教形式中，这都有神的美意在其中。

我在那里被关了三个礼拜。我对主说：“主啊！为什么叫我碰见这样的事情呢？同工们受连累，教会受逼迫，我也不能工作了。”可是没有想到，主用这个方法恩待教会。主把从人来的东西都拿开，他自己做工作。同工们被带走之后，当地的信徒都知道了，都自觉的在一起禁食祷告、通夜祷告。有一天，一百多弟兄姊妹通宵祷告。天快亮了，派出所所长带着十几个员警去抓人。一进门，看见他们哭得那样伤心，不好意思把他们喊起来。停了一会儿，所长说：“不要哭，起来坐好，人哭坏怎么生产呢？有难处说出来，我们不会把你们怎么样的。”弟兄姊妹拉住员警说：“你们信耶稣吧！不信耶稣要灭亡了！耶稣爱你！”哭着劝他们信耶稣。也拉着所长，让他坐下说：“我给你讲福音。”最后所长说：“你们不要这样疯狂，信耶稣是自由的，只要是正统信仰，不要紧，我们了解一下，统统放出来。”

这样一来，弟兄姊妹非常热心地在市里传福音。政府的人说：“你们像蚂蜂一样惹不得。从今以后，不管你们了！”于是，被关的弟兄姊妹释放了，那里的教会也复兴起来了。我在想，我若在那里讲一遍道理，能够复兴那里的教会吗？不可能。我们一顺服主的带领，结果教会复兴了。主所作的真是尽善尽美。后来我又去过那地方几次，教会生活非常正常，真是如此。

还有一件稀奇的事，我到牢房以后，主亲自与我同在，亲自保守我，不然的话我要挨打了。那牢房的狱霸，就是犯人的头目。是朝鲜族人，满脸络腮胡子，样子非常凶恶，每一个新犯人进去，都要挨打，直打得服服帖帖了，才放过你。

当我一进入那门，他就预备要打我，并且问了我许多话：“你多大年纪？”我说：“六十二岁。”他

说：“生日是哪一天？”我一告诉他，他就抓住我的两只手，头仰着看了我一会儿，手忽然松开了，说：“真是稀奇！你和我爸爸是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你像是我的爸爸一样，过来！坐在我旁边！”他一个人铺了一床新被子，盖两床被子，像沙发一样。这样，我就免了一场毒打，这是神保守了我。

有一位年轻的弟兄，被打得非常厉害。他并不认识我，他问我说：“老大爷！你信不信耶稣？”我说：“信。”“你信得咋样？得救没得救？”我说：“大概得救了。”他说：“那很好，你家里几口人？几个孩子？你不要忧愁，我替你祷告。你好好听耶稣的话，可不要难过……。”他在安慰我。我问他：“你是怎么进来的？”他说：“我是山东人，到东北来做生意。从小听过福音，后来我冷淡了。来这里做生意没做好，亏本了。我听说这里有聚会，来听听道，结果被抓进来了。我不爱耶稣，可是耶稣爱我。他们打我，我认为是耶稣打我，叫我认罪悔改。从今以后，我要好好爱耶稣了。老大爷，你要好好信耶稣，他不会亏待你的。”

头一天我们谈完话，第二天他被释放了。上午释放，下午他就买了很多面包叫人送给我。所长说：“你这个老教徒还不错，新教徒给你送面包来了。”这个弟兄出去之后，再也不做生

一九八九年我受别人控诉，心里非常难过。同工们支持叫我跟他们辩论。我说：“我不敢，我是什么人？是在众弟兄中最微小的、最没有恩赐的、最没有口才的，我没有力量去供应别人，帮助别人。他们攻击我，在神看，应该攻击我。他们有理由攻击我，因我有缺欠……。”起初我在神面前服不下来，说：“神啊！你在哪里？”正在走路的时候，一想起这事，心里如同刀扎一样，路走不成了，眼睛发黑了，扶着墙站着，头望着天，说：“神哪！你在哪里？”神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我说：“神哪！他们毁谤我，你看见没有？他们攻击我，你晓得吗？”神说：“我原知道你的事情，我许可人这样做，你可晓得？他们所讲你的那些话，与我所了解你的，连万分之一也没有。”这一句话把我的心一下子打开了，也打倒了我。我再也不问神他们控诉我的缘由了。“主啊！他们所攻击我的，说我是异端也好；大罪人也好；把我打倒永远不准我出门传道也好；……真是有我不好的一万分之一也没有。主啊！你晓得我，你知道我比我知道自己的还清楚。我的缺欠，我的愚昧、我的软弱、我的败坏、我的罪恶，你都晓得。我有什么理由为自己辩护？有什么理由叫你为我伸冤？我没有冤屈了。”

从那一天开始，我就服下来了。我不再问：主啊！为什么？不再问：主啊！你在哪里？因为主在我的身上；在我的生活里；在我的工作里；在我与人交往当中，主阿！有你的手在里面。他们讲这话，是你叫他们讲的，我不敢报复。若报复是罪上加罪。主阿！你若追讨我的罪，我怎么交待？主阿！今天你不光照我，你来了，我如何向你交账？我是为你传福音的。主啊！你所开的门，谁能关掉呢？我的心服下来了。

从那时候起，我知道我应该站在什么位置上。我认识到自己是有雄心大志的。我从小就想当大官，想掌握别人。我蒙了恩典以后，主的十字架把我打倒了，现在我再把那个野心点燃起来吗？不敢了。现在虽然不是想当大官，但却是想叫别人佩服我、想叫别人拥护我、想叫别人赞成我、想叫别人归到我的名下、总认为都是我对，他们都不对，这还是和想当大官的思想一样。那是用血气的权柄压制人，这却是用属灵的方法伪装一下，用肉体血气伪装属灵，这更加诡诈了，更是惹神愤怒了。主光照了我、对付了我，这是神特大的恩典。

也有好几次同工们安排了非常好的地方，可以作为长期培训的工作，我也想这样作。但是深深一省察，你是什么动机？人家错，你对吗？人家坏，你好吗？人家不属灵，你属灵吗？主光照，我又看见自己犯罪了。有时神也借着环境打破我的梦，金碗端起来了，神打翻了。为什么神不叫我作呢？神说：“你为什么作？你的动机是什么？”被主光照，我犯大罪了。是为自己造金牛犊，是为自己安排很好的前途；很好的属灵环境。从外边看很属灵，别人看也很属灵，却是夺取了神的荣耀。“主啊！赦免我的罪，我是无用的奴才，我是无知无识、无能的人，我哪里配作你的见证人？你能用我为你作见证，是你特别抬举我，我十次、二十次在危难之中，你把我的生命搭救出来，我还能再为自己作吗？将来和你同坐王位，我太不配了！”

我一直渴慕能安静在神面前，好好读神的话，让神的话在我里面搜寻、光照、洁净再洁净。我能在神面前作见证说，这许多年来我到处奔跑，只有一次半是凭我自己的意思出来的。一九九三年环境太恶劣了，整天追捕我，我就逃出了那个环境。在一个地方三个月没有一点工作，读经是按次序读了，可是没有亮光。最后我还是回到我的原地方去，迎着风浪，见证反而来了。还有一次是我找一些肢体想安排一下怎样培训？主光照我，我赶紧回头。

这些年来，东奔西跑，一年没有几天在家里，是教会的需要；或是环境的需要，在呼声中祷告，察验神的旨意，若是主的引导，是主的旨意来了，我才敢往前走。不是主的旨意，我只好停下来。为什么呢？我不能作什么，我也不敢作什么，要照主的引导而行。

幸亏主怜悯了我，我不是一个好安静的人，我不是好卑微的人，但主厉害地光照我。我们必须注意和主的关系，有一点点的不和谐，就要发展成大的悖逆。一个侍奉主的人，必须时时保持和主完全和谐的关系，他为主，我为仆人，和他交通中间没有阴影，没有距离，这才是正常的。

我没有想到，我神学毕业之后，神没有叫我去到礼拜堂去；也没有任何教会叫我服事。有一个老师很同情我，叫我去他那里住，但是没有给我讲道的机会。他叫我作什么呢？给师娘帮忙，因师娘家里孩子多。帮她扫地、洗碗、抱孩子、烧火。干这活还不是三天、五天，而是一月一月的做下去。我不懂是什么原因。大概三个月左右，有一天，老师对我说：“明天是礼拜六，某一个菜园里有家庭聚会，我忙得很，没工夫去，你能不能帮我去一天？”我说：“可以。”我很愿意去。为什么？家庭聚会我还能领不了吗？已经神学毕业了。

那是一些菜农们的聚会，我先作准备，翻参考书，找题目，……。我去了，一看只有十二个人，都是菜农，当然没有什么文化。我讲了许多，满头大汗。听的人却没精打采。讲完之后，坐下来我问一位老姊妹：“姊妹！听得怎样？”她说：“我一句也没听懂！”我听了很难过，灰心的不得了。我圣经一拿就走了。心里想：“主啊！算了吧！我不是这块料子，讲得这么费劲，人家一句也听不懂。对菜农讲道，他们还听不懂，还能对谁讲呢？”这才心里服下来了。甘心烧火，老老实实的抱孩子，扫地也不敢马虎了，因我就是这个料子。

以前他的孩子说：“哥哥！你神学毕业了，碗都洗不干净。”我心里还不服气，现在我把碗洗干净一点。因我不是讲道的料子，是服事的料子。碗能洗干净已经不错了。从前不懂得烧火，现在也甘心学了。

又过了两个礼拜，老师又来找我，说：“小弟兄！明天我又很忙，再替我一次吧！”我说：“老师，我能不能替你？”老师说：“都是菜农，他们又没有文化，还不能替吗？”他又对师娘讲：“今天下午不要让他帮忙了，叫他去准备一下。”师娘说：“好！你去吧。”我有点担心。这次讲什么呢？先祷告主，看主叫我讲什么。圣灵说：“有题目要讲，就把你神学毕业来服事这段经历讲讲吧！别的你也没有经历过，没有证实过。”我只好顺服圣灵。

这次去了，就起来作这个见证，哪晓得讲了还不到一半，一位老姊妹‘哇’的一声大哭起来了！哭什么呢？“主啊！饶恕我。在家里我和媳妇生气了，嫌她干的少，我又不肯干。小弟兄神学毕业了，还帮忙烧火、抱孩子，我算什么呢？求主饶恕我的罪……。”她一哭，别人也哭起来了。十二个人有八个都哭了，都在认罪悔改。我才明白，神不是不用我，是看对人讲什么。要讲生命的道阿！

有一天，一个作官的人跟我谈话，谈到天堂与地狱。我问：“你信不信天堂地狱？”他说：“这是你们的宗教信仰，若没有天堂地狱，还能叫信仰吗？佛教的人也信天堂地狱，还信有十八层地狱，任何宗教都信天堂地狱。”

我说：“这是不是宗教信仰呢？我诚诚实实告诉你：我信的天堂地狱，是真真实实的。这与宗教没有关系，因我心里看见了，不是脑子想的，不是从书本上看的，我真看见了。当主光照我，看见我有罪的时候，熊熊的地狱之火，在我眼前要焚烧我，差一步我就被烧了。但是我呼喊耶稣，耶稣真正拯救了我，把地狱的刑罚给我挪去了。因此，我要一生跟从耶稣走。因为我怕地狱的火烧。你若不信耶稣，我告诉你，百分之百要下地狱的。今天我信耶稣了，有天堂，不论我怎么死：生病死，或车祸死，或是你把我枪毙掉，我感谢主！眼睛一闭，我到天堂去了。你不信耶稣不论你什么时候死，眼睛一闭，到火湖里去了。”

他一听，忽然发抖起来，说：“真有这样的事吗？”我说：“一点不错，真有。”他说：“那我怎么办呢？”我说：“你信耶稣！”后来他说：“这样吧！我才四十八岁，到退休还有十二年，你替我在耶稣面前讲讲好话，宽容宽容我，让我多活十二年，退休证一拿，我什么也不干了，跟着耶稣走。”

我说：“朋友！生命不在你手里。俗语说，今天脱了鞋和袜，不知明天穿不穿？哪天死你不能知道。”他说：“那怎么办呢？”我说：“你今天就需要信耶稣。”他说：“信耶稣我的饭碗没有了。”我说：“圣经上说，有天堂也有地狱。从人的生活实践经验也证明有天堂有地狱，因为人人都不想下地狱吗！可见人人都想上天堂，都想永远活着，并且还想活得好。要想达到这个目的，除了相信耶稣之外，没有第二个方法。因为圣经上说：在天下人间，没有赐下别的名，可以靠着得救。这不是我在吓唬你，这也不是宗教信仰，而是我真正认识了。”说完之后，他走了。以后，我再也没有看见过他。再来找我时，已经换人了。他是不是信了耶稣我不知道，起码说他知道天堂地狱是真的，他不敢随随便便的犯罪。他不再找基督徒的麻烦了。也许他以后信了耶稣。

### 听命胜于献祭

我在青年时候，我不懂得怎样事奉神。但是雄心很大，到处找门路想出国留学。想办法找这个领事，找那个领事，人家也愿意帮忙，别人很羡慕。感谢主！我认为是主给我开出路了。嘴里说感谢主，

心里想还是我有本事。你们不爱神，不热心，不肯找门路，神也不给你们开出路。一切手续都办好之后。神说：“你办好了吗？你真有本事。外国领事帮你的忙，你还没有前途吗？”

学校安排好了，生活安排好了，甚至领事说：“你把护照办好之后交给我，我送你去那个地方，连你的牙刷、毛巾都买好了。你要好好为主发热心，好好深造，以后当一个大大的神学博士，作大牧师为主传福音。这多么好呢？”

可是神说：“你要事奉我吗？”我说：“不事奉你我不发这个热心！”神说：“你事奉我，听不听我的话？”我说：“当然听你的话。”神说：“既然听我的话，你把这个前途放弃，不要去！”我说：“主啊！是你给我说的话吗？还是撒但的话呢？”神的声音十分坚定：“我不代表撒但，我是永生的神；是为你钉十字架的主；是舍命流血救你、给你生命的主；也是呼召你的主！”我说：“那你为何不叫我去呢？我费了好大劲把门打开了，把握在手了，只要再走一步我就大有前途了，一生绝不浪费光阴了，我作一个很好的传道人，别人看我也有身份。”神说：“那不叫事奉我。”我说：“什么叫事奉你呢？”神说：“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。”

这话一来，我不敢再和神辩论了。在关键时刻，这话发光了！平时我读来读去，读过一遍又一遍，也跟别人讲解，但里面没有光。是道理、是宗教知识，不要说感动人，连我的心都抓不住。

“听命胜于献祭”这句话是要求人服顺神。但在我的灵魂深处一点没有重量，没有震动我的心。这时，在我人生道路的关键时刻，神的话来了！这一来，我受不了了。是的，我要听命。一听命，我就没有前途了。按我当时想，不可能为主传福音了。那是刚解放的时候，青年人还能为主传福音吗？不可能。他们标榜说：“我们国家不要神，没有信仰自由。”于是我就和神交战，不肯放弃我的追求。我说：“主阿！我不是去当官，也不是去发财，我也不是求学问，我是为了你的事业，我要终身奉献给你。我不受栽培，拿不到学位，怎么作好传道人呢？在农村作个传道人，默默无闻，恐怕也不可能。若可能，我的人生也卑微得很！能救几个人呢？”

但神说：“听命胜于献祭。”神不加解释，一直在说：“听命胜于献祭。”他说一声，我里面震动一次。最后，我不得不屈服：“主啊！你不用我吗？”主说：“我不是不用你，我想用你，我所用的是一个听命的人，不是用一个大传道人。”我说：“主啊！既然你这样吩咐，我也许是你手中微小的器皿，我不配被你使用，我就放弃吧！可是我放弃之后做什么呢？还能传道吗？服在政权之下还可以传道，若离开政权就不能传道了。不然我可以改行，种地还有点力气。”不管如何，只好顺服神，毅然决然地把这个前途放弃了。

放弃之后，圣灵在我里面大大地作工，真是圣灵充满了我。主把我的意志降服；把我的愿望打消；把我的喜好抛弃；叫我默默地服在神面前。“神哪！我的前途放弃了，我真听你的命了。可是摆在我面前的是渺茫一片，连住的地方也没有，不用说吃饭的指靠了，什么都没有。我怎么活下去？为你传什么福音？”

当我里面真的空了，真的没有的时候。神的话就来了！主说：“你为我到浦东去！在郊区为我传福音吧！”我只好顺服主的旨意去了。那里福音非常难传，没有一个人相信。我挨家挨户地传，见人就传。福音单张发了很多，可是没有一个人相信。

四个半月之后，一位老姊妹带了点饭菜去看我。吃饭时她说：“听说你已来了四个半月，领了几个

人信耶稣？”我说：“一个也没有。”她说：“若今天主把你灵魂接走了，你怎么向主交账呢？”我说：“若主把我接去我能向主交账。并且手一伸，对主说：给我冠冕吧！”老姊妹一听笑了：“你面皮好厚啊！传四个半月，没领一个人信主，还向主要冠冕，你好意思吗？”我说：“老姊妹！怎么不好意思呢？主叫我来传福音，主并没有说一天领几个人信主。若我没有传，我失职了。我传了，人家不相信，这能怨我。”她说：“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道理。”

可是我心里明白，我的金杯、我的梦想，主给我打破了；我的前途放弃了。是主叫我来这里传福音，哪怕传一辈子没有一个人相信，我的本分尽到了，我能向主交账。

但是又一想，主是无意义的叫我来传几个月福音吗？是主叫我空跑了吗？不是的。因我里面还没有被主造就好，没有被主的十字架摸着，还不知道什么是救恩。主救我是不错，这救恩怎么救别人？主是怎么成全救恩的？我并不理解。感情虽然很火热，理智上毫不懂得，在灵里更没有感觉。

四个月、八个月、两年过去了。我里面清楚了，没有灰心了。神看这一课我学好了：“主叫我作什么，就作什么；只干工作，不问成绩如何。我若没有作，那是我的失职。我照神的引导，圣灵的感动作了，没有成绩是主的事情。”

当我真的俯伏下来，神不会不负我的责任；他不会白白地造就我；也不会白白地熬炼我。每一个熬炼后面都有恩典，都有他的美意。所以，神不用我，是神对我的熬炼还没有成功。

快两年的春节时，主的感动来了。主说：“今年春节，初一、初二、初三，举行三天布道大会。”我没有一点条件可以开布道会，我的小房子里只有四把小椅子、一个破台子是木板钉起来的、一个泥炉子是人家送给我的、一个破茶壶、一床破被子卷，这是我所有的家当。那时候，我的父亲，我的姊妹也去了。我和姊妹睡在稻草上，一位弟兄给我一张帆布床叫父亲睡。就这个条件能开布道大会吗？请谁来听道呢？

南方的地潮湿得很！连坐的地方也没有。一涨潮，水漫到屋里。潮落了，水也落下去了。我对爸爸说：“主这样感动我，你看怎么样呢？”爸爸和主的交通非常好，他默默地祷告，然后说：“是主的意思，你照主的意思做吧！”

我信爸爸的话，可是到了年三十那一天，我信不下去了。我在屋里装电灯，心里疑惑：“我是作什么呢？明天是大年初一，开布道大会，家里这么穷，屋里这么脏，谁肯来听道呢？屋里潮湿，连坐的地方也没有，恐怕我的感动错了吧？”

心里一疑惑，神就管教我。当即我就触了电，摔在院子里。我的灵魂马上离开了我，到房顶上去了。可是没想到，我的灵魂发出祷告：“主啊！保守我！”当我大喊一声，倒在地上时，正在江边洗衣服的姊妹听到声音就跑回来，一看我倒在地上，就急忙拉我。正当这时，我的灵魂从房顶飞下来，回到我的身体里，真是奇妙！电线还在我左手中，我的右手却抬起来从左手中把电线拉开，这怎么可能？我对姊妹说：“不要碰我，我中电了！拿木棍把线挑开。”她听我的话把电线挑开，拉我起来，我吐了很多黄水，像是肉烧焦的味道。正呕吐的时候，爸爸进来了，看到我便说：“孩子！你信心软弱了！”并没有问怎么回事？爸爸对我说：“起来认罪吧！”我们三人一同跪下，我认罪：我的信心软弱了。爸爸替我祷告：要相信神的作为，信而顺服必要蒙恩典。祷告之后，姊妹舀点水叫我漱口，我的喉咙里像是肉烧焦的味道一样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顺服主开始布道。请谁来呢？他们不来我就唱歌：“来信耶稣，来信耶稣！现在都来信耶稣……。”一群小孩子跑来了，我就给孩子们讲耶稣的故事。圣灵会作工，一讲便把他们吸住了，十来个小孩不走了。吃晌午饭时，他们还要听，都不回家。各个小孩子的父母说：去那个信洋教的家里把孩子领回来。大年初一信什么洋教！孩子的妈妈去叫孩子。小孩子们说：“妈妈！你也听吧！听完再走！”孩子的爸爸气呼呼地来找。我说：“不如这样，你们先回去吃饭，吃了饭再来听。”

吃了饭，小孩子们都不去玩，又跑来了。大人们也来了。有几十个人听道。就这样，一次比一次人多。第二天，一位弟兄来看我，见这么多人听道，便帮助我。三天的布道会结束了。

在这三天聚会中，每逢讲完道，我说：“谁愿意信耶稣，就举手。真愿意相信，请留下来，我们谈谈话。名字、地址留下来。”三天以后爸爸说：“你把本子打开，看看有几个人签名？愿意信耶稣。”真没有想到，一共有五百零五个人信了耶稣。

有一天，一个作官的找我谈话，他说：“你又要出门了。到哪里去？”我说：“传福音去。”他说：“你到处跑着传道是不可以的。”我说：“你说不可以就不可以了吗？”他说：“当然我要禁止你，你不照我们的宗教政策办，你是非法的传道。”我说：“你可以禁止我。但他们到我家里来，我有什么办法呢？我若不出去，我的小房子坐不下了。”他说：“噢！你会讲道，是不是？你在哪里学的本事呢？”我默默祷告之后，对他说：“你问我这个问题吗？那我要先谢谢你们！是你们教给我的，我从你们学来的！”他说：“这不是笑话吗？我们是无神论者，你是有神论者，我们哪里会教你讲道？”我说：“确实是你们教的，不然，我还不会讲道。”他说：“你是在讽刺我们。”我说：“我不是讽刺你们，事实本是如此。是你们教我的。我虽读过神学，还是没有学会讲道。用你们教的方法，一用就灵。”他说：“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我说：“为了信仰的缘故，你们限制我，把我关起来，逼迫我那么多年……。”他没有等我说完，就打断我的话说：“都过去了，你还耿耿于怀吗？”

我说：“我从来没有怀怨过。从前，被你们逼迫之前，我虽然信耶稣，可是头脑的知识多，我对耶稣没有主观的认识。耶稣爱我，拯救我，医治我，保护我，我都模糊得很！没有经验过。可是你们一把我关起来，我受了许多折磨。在折磨当中我还能找谁，还能靠谁呢？找我的妻子孩子？不可能。找我的弟兄姊妹？根本见不到。你们更不会同情我，我只有祷告神。我这样依靠神，相信主的时候，果然不错！在疾病中祷告主，突然疾病好了；饥饿时祷告主，就不饿了；我伤心难过、空虚时祷告主，主都给我解决了！才感觉到耶稣是真实的，他真是我的救主，像朋友一样。经过多次的经历，更清楚的认识：这个朋友值得交，能够同情我，能够帮助我，所以，我的信仰坚定了。借着你们的逼迫、压制、折磨，叫我的信仰从理论变成实际经验了。因此，我被释放之后，不是去讲道，是把我经验过的耶稣基督给我的弟兄姊妹介绍一下。他们伤心没人安慰，主耶稣能安慰他们，把我的经验讲给他们听听。他们一听，有道理；他一试，挺灵验，他们愿意听我的见证，听我的经历。不是我要出去，他们非要我讲讲不可。就这样，我才出去讲道。”他说：“这样一说，我佩服你。”

主的熬炼是不会错的，神没有叫我读神学博士，却叫我在生命当中、在生活当中真正的去认识主。主真可信、可靠，我应当好好爱他，听他的话。我真正的事奉是从五十五岁以后开始的。

在我五十五岁以前，或说在我坐监以前，已经有好多年的事奉了。后来回忆起来，那时候的事奉

是糊里糊涂的事奉。光是讲道，讲了半天，有什么果效不知道。讲得满头大汗，还是没有人相信。从我坐监以后的这些年来，我不敢讲道了，我也没道可讲了。就是主差遣我出去，我只是把自己的经历讲给弟兄姊妹听听，就这一点弟兄姊妹愿意听，城市的弟兄姊妹愿意听，农村的弟兄姊妹也愿意听。

前些日子，南方有一位作医生的信了主，很热心。我到那个县里去，他看到了我，对我说：“明天中午到我家里去吃饭。”我说：“若只去吃饭我不去，你有什么事说出来。”他说：“我的爸爸生病，你去跟我的妈妈、妹妹们传福音。”于是我答应了。第二天上午我到他屋里一看，一个小房间里满满的挤了二十多人。有几位还穿着制服，戴着官衔，有法院的、有公安局的和税务局的。我吓了一跳，这叫我来作什么呢？给他们传福音，这不是老虎头上拍苍蝇吗？可是一祷告，心里很平安。他说：“这都是我的兄弟姐妹，我们姊妹八个，都是在县里有职位的，最小的妹子是人事科长，大哥是本县管统战工作的，二哥在法院工作，四弟在税务局工作，还有几个是做生意的。”

我在想，主阿！今天你叫我来，这福音叫我怎么传呢？这个福音难传得很！祷告之后，心里很平安。我说：“我没有道理跟你们讲，只讲我是怎么信耶稣的，我是怎样认识耶稣的？”于是我就把我的见证跟他们讲一讲。讲了大约一个半小时。那个在统战部门工作的说：“今天我才摸着基督教是怎么回事了！我真是得罪上帝了！明天我辞职，不干这一行了！”在法院的那个说：“照你这样讲，我在法院工作良心不平安。”我说：“我有一个内弟，也是在法院工作。他信耶稣之后，法官辞掉不干了。为什么？我信耶稣不愿取名利，判案子判不公平，现在犯罪的是作官的子弟多，老百姓的子弟少，怎么敢判？还没有判，当官的亲属都来了。若是判了，自己的官也不要干了。”这个作法官的也有同样的感受，就对哥哥讲：“你不干了，我也不想干了，我做生意去。”

我万万没有想到，我只是作见证，并没有谈什么道理，他们一家都受感动了，这是我想不到的。如若我要讲许多道理，他们可能还要辩论，不但不听，还会另眼看待我。那一天我只作见证，为什么主叫我只把所经验的讲给他们听，这个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这是主叫我作的。后来我想，我这样作见证，即使他们不信，这是我的经历，他们也不能否认吧！我认识耶稣，并不是迷信，不是邪教。我是把我经历的说出来，我是怎么认识耶稣的。这能是假的吗？他们能在真实的经历之下服下来。是的，耶稣真是救主，是真神。

在神的工厂上，感情的东西不可靠的。有一位弟兄对我说：“叔叔！在我的心中，第一是神，第二就是你了。”他把我看得这么高。我说：“弟兄！这话是从哪儿讲的。”他说：“是从心坎里讲的。”我说：“恐怕以后你会说，除了魔鬼，就是我了。”他说：“我永远不会讲这话。”八个月之后，这个弟兄就在众人面前公开宣布说：“我是大异端，是大罪人的化身。”几年后，他摸不着道路了，就又来找我，向我认罪，说：“叔叔！饶恕我，我错了。”我说：“你不是说，在你心中除了神之外，就是我吗？如今怎么讲我是大异端、是大罪人的化身呢？”他头一低，说：“我也不晓得怎么回事。叔叔！你原谅我。”我说：“我早已原谅你了。”

前些日子，我到江西去，真是忙得很！白天一整天的聚会，夜里十一点才散会。还没有吃完饭，汽车来了：“弟兄！上车吧！”一夜的颠簸，到了另一个地方。他们那里的习惯是不吃早饭的。洗洗脸，

喝杯茶，上讲台吧！一整天完了，晚上又是坐车到另一个地方去。到了最后一天，我说：“弟兄们哪！你们怜悯怜悯我吧！我受不了啦！”他们说：“地上没有怜悯，到天上怜悯你吧！”真是感谢主！主加给了我力量，叫我支持下来了。回到家里，十来天疲乏得很！当时我问他们：“为何你们这样对待我？”他们说：“不是对付你，我们听了很多人的道理，看了很多书，扎不住我们的心。你一讲，一作见证，扎住我们的心了！愿意叫你多扎几下才好！”

有一个小见证：在五十年代的时候，离我的家较远的地方有一个小教会，他们叫我去交通。中午散了会，我走了。没有在那里吃饭，正在走的时候，来了一个讨饭的人，大约有十四、五岁的样子，跟着我要钱。当时我只有块钱，没有零钱。我想，若是我把这一块钱给了他，我就再没有钱坐车，并且我还没有吃饭，离我家还有八十多里路。于是我就对他说：“这次我不给你，对不起！我没有零钱。”可是他紧追不舍。圣灵说：“你给他吧！”我说：“我只有块钱。”圣灵说：“你还有一块钱，他一块钱也没有。”我说：“我若是给了他，我还有很远的路程，我怎么办呢？我还没有吃饭。”圣灵说：“你晚一点吃不要紧，你还有家，他连家也没有。”我心里一直和主交战。二十多分钟，他一直追着我，是神安排他这样的。最后我只好给了他。我心里想：“主啊！这是我给你的，你看见没有？这一来，我一分钱也没有了。”圣灵说：“神会占你的便宜吗？神是熬炼你，看你肯不肯破碎自己。你若破碎自己，恩典就来了！”

钱没有了，我只好步行。走小路近一点，大约走了一个小时。正在路上走，忽然楼上的人泼水，泼了我一身。我顺便抬头看看是谁泼水。那泼水的人往下一看，说：“原来是弟兄！对不起！快上来。”她认识我，是一位元老姊妹。她问我：“你吃饭没有？”我老实地回答：“没有。”她叫我坐下来，吩咐女儿烧饭，不一会儿，香喷喷的饭菜摆上来，我吃得很饱，从心里感谢主！吃了饭有力气跑路了，作了一个祷告，我下了楼。她对女儿说：“给你叔叔叫一部三轮车来。”我就不客气了。上了车，姊妹递过来一个信封：“弟兄！这是为你预备的。”打开信封一看，里面有两块钱。我就仰脸赞美说：“主阿！我感谢你！只要肯对付自己，向你付出的，你的利息是这么的高阿！我可找到了得恩典的秘诀了。”

神从来没有白白地熬炼我，从来没有白白的叫我吃苦。吃的苦越多，蒙的恩典越大。不单是肉身蒙恩典，灵性也蒙了恩典。神熬炼任何人都是如此，不会叫他的儿女们白白受苦的。只是我们不肯顺服，神就借着苦难对付我们，叫我们认识他，更叫我们认识自己，放下自己，破碎自己，顺服神的旨意而活着。

我有一个外孙，他八、九岁的时候，我给他传福音信了耶稣。他吃饭要祷告，问外婆：“为什么吃饭要祷告？”外婆说：“是谢谢天父，这饭是天父给你吃的。所以你要每时每刻祷告天父，他在时时看着你。”他又问：“天父在哪里看着我？”外婆说：“在天上看着你。”他又说：“哪我跑出去玩呢？”外婆说：“出去玩，他也看着你。”他又说：“我出去乘电车呢？”外婆说：“乘电车他也看着你。”他就把这话印到脑子里了。

有一次他乘电车，电车有三个门。两边的门是要买票的，中间的门不用买票。上车的时候，人非常多，他从中间的门上车。他是小孩子，挤不到前边买票。到站后，他下车了。第二天上主日学，听

圣经故事的时候，他站起来说：“老师，有件事我要讲讲，不讲我心里不安。”老师说：“你要讲什么，讲吧。”他说：“我今天逃票了。”老师说：“我们是神的孩子，怎能逃票呢？”他说：“人多，我挤不上去，所以没有买票。”老师说：“你不是故意的，让天父饶恕你，坐下吧！”

主日学完了，老师没有讲，把票钱还上。一上电车，他对售票员说：“阿姨！我买两张票。”阿姨说：“你和谁呢？”他说：“就是我自己。”阿姨说：“你这小孩子怎么买两张票呢？”他说：“刚才来时我逃了一张票，因人多没有买成，再买一张。”阿姨说：“你这个小孩子这么听话，这么好？你是好学生。”他说：“我不是好学生，我是天父的孩子，不会逃你的票，我是信耶稣的。”他大胆地讲出来了。后来他对外婆讲这件事。我说：“孩子！你做对了。”不是老师怎么讲；不是外婆怎么讲；不是爸爸、妈妈怎么讲，你是天父的孩子。你逃票别人看不见，可是天父看见了。他明白这一点了，就能少犯罪罪去讨神的喜悦。

今天虽没有有形的宗教仪式，但无形的宗教仪式在基督徒中太严重了！我发现有些地方的传道人真是把信徒带到宗教里去了。南方有一个地方，聚会的秩序很好，规矩严格得很：第一、要守时间。规定几点到齐，不能超过五分钟，超过时间站门外边。里面有座位，外边也有座位，但外边没有遮挡，刮风下雨也不管你，因你敬畏神不认真。第二、到屋里以后，弟兄一排，姊妹一排。坐好之后，两手扶着膝盖往前看。第三、上讲台讲道的人，若不穿中山装，对不起！弟兄，你等会儿再讲，出去换换衣服，穿西装不能上讲台。太不敬虔了。我说：“若我穿西装来，怎么办呢？”他们说：“对不起！请你出去。”我说：“幸好我穿中山装来了。”他们说：“你是好弟兄，可以上讲台。”第四、早晨都不吃饭。不是聚会时不吃饭，而是平时的习惯，基督徒家庭早晨都不吃饭。到夜里再吃一顿饭，成了规矩。第五、无论见谁都喊老弟兄。那天我到了那里，还没有喝杯茶，一个小孩才三岁，刚刚会讲话，到我跟前来，说：“老弟兄！你从哪里来？”我若喊她小妹妹吧！太不象话了。她才两三岁，我七十多岁了。不喊吧！她喊我老弟兄。我怎么叫她呢？我说：“你怎么这样喊我呢？”她说：“我们都是喊老弟兄呀！”我说：“要是喊爸爸、爷爷呢？”她说：“也是老弟兄。”喊“老弟兄”成了教会的规矩传统了。因神的国只有弟兄姊妹。第六、还有教会中的姊妹们都梳辫子。还有第七、第八……。当然，这都是外边的宗教形式。

曾经有一些黑种人到我家来聚会，他们坐下来，起初很不习惯，过了一段时间，他们习惯了，就说：“我们没有想到在中国，和你们一起这样聚会，神也祝福你们！”什么意思呢？“我们在非洲的时候，他们是喜欢唱、喜欢跳。唱完了，跳完了，再坐下来安静听道。可是来到这儿，坐下来安静祷告，也不蹦，也不跳，也不唱，真是闷得很！可是看到你们有神同在。最初不太习惯，但是见你们和主的关系非常好；聚会的属灵空气很浓厚；我们一坐下来，就受感动；一听你们释放的信息，我里面得亮光、得造就。我们就改变了看法。我们在非洲蹦蹦跳跳，主与我们同在；在中国不蹦不跳，主也与我们同在。是的，我们不要太狭隘了。神是全能的神，他是宽大的神，他看我们的心，不是看我们的外表。”

在五十年代，我曾遇到一件事。有一次，我在一个地方聚会以后，一个小姊妹说：“弟兄！问你一个问题，基督徒能不能看电影？”我很难答复她，她的意思我也明白。我说：“你认为怎么样呢？”她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我问她：“你问过别人没有？”她说：“问过几个传道人，都说不能看电影！可是我很喜欢看电影。从电影院门口一过，看见电影广告，就走不动了。我胜不过，只好偷偷地看。你说，到底应不应该看？”我说：“姊妹！对你讲了，你不要以为怪，你可以看。”她说：“真的吗？”我说：“真的。”她说：“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！你是好弟兄。我可释放了。”她正要走，我说：“先慢走，我教你一个方法看。你去看电影，在里面坐下来时，先祷告，像聚会一样，眼睛闭起来，诚诚恳恳地祷告，说：主啊！感谢你叫我来看电影，叫我看得好，看得过瘾，奉主的名，阿们！”她说：“这方法容易得很！”她起来跑了。

她一走，我担心的很！是我讲错了吧！她若真的大胆去看电影，就麻烦了，可是我里面很平安。因我明白她是一个重生的人，她重生的过程我也晓得。我就向主祷告说：“主啊！这不是我的方法。她是你的孩子，她祷告你了，你有办法带领她。”我每天为她祷告。过了三个礼拜，有一天我又遇见她，问她说：“姊妹！这三个礼拜你看了几场电影？看得过瘾吧！”她头一低，说：“你这方法不灵。”我说：“你说别人不叫你看，你心里难过，就偷偷地看。我说：你可以看，你就可以释放了。”她说：“我只看了一场半电影，再没有看过电影。你叫我祷告，一祷告，我看不下去了。萤幕镜头一出来，里面难过。里面有个意思说，‘你怎么还看这个镜头呢？耶稣喜欢不喜欢？’我还咬着牙看下去。看完之后，里面像两天没有喝水一样，郁郁闷闷走出电影院。第二次我又去看。坐下来就祷告，心里难过得很！”“神的孩子坐在他们当中，像不象样？那样的镜头你怎能看？你怎么见神的面？耶稣已经救了你……里面一直跟我讲话。”我看不下去了，眼睛发昏了。看了一半，我就跑出来，痛哭了一场，再也没有去看电影。”是的，确实如此，她摸着生命了，她和神的关系正常了。

我年轻的时候，我要追求成圣，真是难得很！越注意它，思想越偏差；越不想听的声音，越是要往里面进；越不想的事，越是要思想，里面真是痛苦得很！为这些事禁食祷告，目的想追求成圣，但一起来又失败了；和社会一接触，私欲又来了；有时通夜不睡觉，责打自己，都没有办法。我问当时很多的长者、属灵人。他们讲了很多成圣的道理，也觉得很对，可是我一用，却用不上。最后到天主教的修道院，问院长、问大神父。他们讲的也有道理，我也很佩服：把壳子拿掉，讲里面和神的关系，也很好，但是对于我还是没有用。

最后我苦得没有办法，就祷告主，说：“主啊！若你不能把这个问题解决，我不能再传福音了。叫别人圣洁，我却没有这个力量；叫别人不犯罪，我的思想还犯罪，我能不受良心的控告吗？我要和你办个交涉，你若不能，对不起。你不能救我，从今以后，我也不跟从你了……。”

有一天，我说：“主啊！我再和你办一个更深的交涉，你允许我这最后一个交涉，你不答应我也不行。”那天，天还不亮我就步行二十多里路到东海边。当时海潮还没有上来，我就跑到离海水有一段路的沙滩上坐下，祷告说：“主啊！今天我向你表明我的态度，若你不指示我得胜的秘诀，就是海潮上来我也不走了，叫海潮把我吞下去，我不愿意再活在世上了。这样过着欺骗人的生活，过着内心矛盾的生活。我内心痛苦，也还欺骗别人，主阿！你呼召我就作这样的传道人吗？我不愿意这样过下去。”祷

告后我就仰着脸，望着天，等候主跟我说话，给我亮光。等了好久没有话语，也没有亮光。又过了一会儿，海潮上来了。哗……，水一直往上涨。我说：“主啊！我已经向你表示态度，你若不启示给我得胜的秘诀，就是被水淹死，我也不走了。”一会儿工夫水涨到了我的脚前，我的意志不能管住自己，不由自主的忽然站起来，说：“主啊！水到了我的脚前，你也不回应我。”我就朝后退了两步，仍站在那里，因为主没有回答我。水到了我的膝盖，我还是不走，心里不断的在立志，也不停的在想着说：我不走，我不走，但是脚慢慢地退下来了。退了几步以后，海潮涨的更快了，水到了我的腰，心里急迫的开始往后退着走。水到了我的胸口，超过了我的胸口，离岸边还有两三丈远。我说：“主啊！我才二十多岁，就这样被潮水吞下去吗？”就有力的往岸边挣扎，还有一丈多远，水到了我的脖子上，我就不能活动了。我虽然会游泳，在这种心情之下，也不想再游泳了。我就大喊：“主啊！怜悯我！我才二十多岁，我不愿意这样的死去。”这时我也不敢再向神求什么，也不敢和神强嘴闹别扭了。神就怜悯了我，掀起了一个大浪，把我冲到岸上。我躺在岸上，望着天，说：“主啊！怎么办？”就在这种绝望中，万万没有想到，神向我发声音说：“那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。”（罗 8:2）

这节圣经我读过多少遍，也讲过，熟悉的很！甚至罗马书五、六、七、八章，所讲的圣徒经历，我都会背了，但从来没有发出光来。这个时候神一向我启示，每个字都象电灯泡一样，照在我灵魂的深处。里面忽然亮了：感谢赞美主！哈利路亚！我得着得胜的秘诀了，就是借着赐生命圣灵的律，使我得着释放。

圣灵是我的生命，我的生命在圣灵里面。我只要顺服圣灵而活着，让圣灵管治我，圣灵当我的家，我就能从罪和死的权势里得释放。过一个只随从圣灵，不随从肉体的生活，去成全律法的义，将人带到基督面前。因为基督在肉身上为我们的软弱，已经定了罪案，了结了我犯罪被定永死的案件。

我高兴得不知如何才好，就跳起来赞美神。回到家里，欢欢喜喜地对我的姊妹说：“我找到了，摸着了。”姊妹一看我满脸笑容，就说：“你得到什么宝贝啦？”我说：“摸着了生命圣灵的律，这圣灵释放了我。”

从那一天开始，我慢慢学习过一个得胜的生活；慢慢经验一个释放的人生，是基督耶稣给我的。我信耶稣得什么？就是要得这个宝贝。神就赐给我这个宝贝，叫我里面得着释放，不再受罪的辖制。这不是说，罪不会干扰我，不敢干扰我，不再控制我。而是说，当我失败软弱时，罪不能长期压住我。我何时仰望主耶稣，顺服生命圣灵的律，我就马上被覆兴起来，把罪推出去。“罪阿！你从我里面出去，我与你没有份，我的心不是你应当当家的地方。”罪就不能再管辖我。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小经历。

前些日子，我见了一位神的老仆人，他今年八十五岁了，传了很多生命的信息，这是全世界公认的。我问他：“伯伯！你对主的再来有什么亮光没有？”

他说：“有！”

我很高兴的说：“耶稣什么时候来呢？从前这样算，那样算，现在二千年到了，耶稣还没有来，很多人灰心。他们在问：耶稣什么时候来呢？谁也答复不出来，你说有亮光，耶稣什么时候来呢？你能不能给我指教指教？”

他慷慨地答复说：“耶稣已经来了。”

我一吃惊，心里说：“你是东方闪电吧？神的老仆人怎么讲这个话呢？耶稣在哪里呢？”

他接着说：“耶稣不敢来。脚已经抬起来了，要想来接去他的教会。脚抬起来，却不敢放下来。就在霎时之间，要提取教会。但他的脚不敢往下落，为什么？他看来看去，地上没有一个合乎他心意的新妇式的教会。”他的脚若落下来，基督徒要被提。被提是不错，到天上如何呢？在基督台前如何交账呢？今天谁合乎主的旨意了呢？谁像主的样子了呢？谁把教会的实际活出来了呢？谁配作他的新妇呢？

到那一天，在基督台前，主基督耶稣说：“你们都站出来，谁配做我的新妇式的教会，谁合乎这个标住的往前站。我要带着你们到地上来审判这个世界，并在国度里和主同掌王权。”若主这样一问的时候，有几个人敢说，我像你的新妇。恐怕很多人都把头低下来蒙羞了。主是否还会原谅我们，说：“你没有预备好，再预备预备；考试没有及格，再给你一个补考的机会？”没有了。这不是神的心意，也不是我们的愿望。因为经上说：“因为我们众人，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，叫各人按着本身报行的，或善或恶受报。”

有这样一个见证，真是叫人受警戒。在二三十年代的时候，南方有一个大布道家，每次布道，成千上万的人听道，很多人信了主。在中国的南方、在南洋群岛、在东南亚都知道他是大布道家，有恩赐传福音，他自己也以为很属灵了。恩赐是不是和生命相等？他还没有感觉。光从恩赐中、工作中衡量自己；光从赞扬的声中看自己。自以为不错，我能叫罪人悔改；叫成千上万的人信耶稣，我还能灵性不好吗？灵性不好怎能有这么大的恩赐呢？别人不能叫人归主，我一讲道，罪人悔改了；别人也恭维我说：“你是大牧师，真是个属灵人。”

他的生命是不是真正丰盛了呢？他自己也不认识。他没有经过真实的考验，因他的恩赐很大，专门去抓工作。后来他的年纪慢慢大了，因不健康的缘故，缩小了工作范围，他就在一个礼拜堂住下来，牧养这班信徒。这个聚会点只有五百多信徒，所以他在想：“我的前半生救了很多灵魂，到现在我的年纪老了，只有五百多信徒跟着我，这太没有光彩了！为什么人数不多了呢？因我住的地方太小，坐不下那么多信徒。把这个礼拜堂拆掉，买个大地方，盖座大礼拜堂，能坐三千、五千人，这与我的身份才相配。人越多，才干才能显出来，事情也好办了。”

当他这样想的时候，撒但来了。有一天从印度来了一位朋友，是听过他讲道信耶稣的。信是信了，却没有得着生命，只不过佩服他讲的道理，来看看他。见他之后，便说：“你在这个小礼拜堂当牧师？”他说：“是的。”他的朋友说：“为什么不盖个大礼拜堂呢？”他说：“经费不够，不能买个大地方盖大礼拜堂。”他的朋友说：“原来是这样，我帮你的忙好不好？你把奉献给我，我拿去做生意，赚钱之后，我一分钱不留，都给你。”他一听说：“谢谢主，赞美主，神真知道我的心，安排这么好的机会，叫我发挥大的才能。”所以他就把钱都拿出来给了他的朋友。

过的还不到一个月，当局的员警找他来了。原来那人用他的钱，从印度往南美洲运了一大轮船的鸦片。员警说：“你是传道人，怎能叫他贩毒品呢？”他说：“不可能。”当局说：“可能不可能，事实就在眼前。这人已经被我们逮捕了。你想想看，你是牧师，传了一辈子道，救多少灵魂？这一轮船毒

品，到南美洲要害成千上万的人？这可不是小案子，当用什么法律制裁你，你自己衡量。你是出名的牧师，我们不能这样羞辱你。我们中国给你一条生路，不判你的刑，也不逮捕你，请你明天离开我们的国土。在我们国土之外，你传道去吧！但你的罪行，我们不能不在报纸上公布出来。”

这位神的仆人低下头来，有苦说不出来，只好悲悲惨惨地离开了中国。

我在青年的时候，曾用尽一切办法想到某处读神学。我不是去作官，不是去发财，而是想把圣经好好的读一读，把希伯来文、希腊文好好的学一学，这样做的目的，是为要更有力的宣扬神的道。因为我喜欢做个大牧师、大传道人，不喜欢做一个不出名的传道人。显然我不是喜欢神，也不是爱神去遵行神的旨意。我是喜欢伟大的工作，就全心倾向他的工作。就在这最关键的时刻，神就问我说：“你是喜爱什么？你喜爱的是工作呢？还是喜爱我呢？”

所以说，神给我看见，这样做下去，我会有件敬虔、属灵的外衣，也会用知识用工作成绩表现我的“属灵”，可能让人看我是个“属灵伟人”，但我里面却失去真正属灵的祝福。我一切工作的目的是为要荣耀自己，而表现我比别人属灵，比别人能干，比别人意志坚强，我爱神，我为神发热心，至于真正和神自己的交通，对神旨意的降伏，恐怕里面一点也不懂得。我只能做一个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反被弃绝的人。

感谢主，他怜悯我的无知，他用大能使我有那一次意志的转变，心的转机，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关键。我再想：若没有那一次的降服，把心转向神，我的人生到今天还不知道什么样，也不知道会害了多少人，给自己也不知道增添多少罪。

从前我也是个有雄心大志的人，总想建立一个小团体，建立一个会点。从二十几岁一蒙召，我就想：当个什么样的传道人呢？盖个大礼拜堂，有唱诗班站的地方，有讲台，讲台后边竖个十字架。最好我穿一身特别衣服，叫人一看，就晓得我是大牧师。那时我整天这样想。有一天主说：“你这样作能事奉我吗？那你何必传道呢？你去作演说家吧！，作政治家吧！必有大房子。你不是在服事我，是为你自己建造反叛的营盘。”

所以，神把我一次又一次的摆下来，叫我认识自己，说：我只配当囚犯，甚至囚犯都当不好，还要发怨言。虽不敢对干部发怨言，因怕挨打。只能向神发怨言：“主啊！你为什么这样待我呢？”主说：“我就是这样待你，你自己跑吧！”因此我在被囚之地，眼睛看也不敢随便看，老老实实的劳动。往别处一看，你有逃跑思想，要批斗你了。慢慢我才明白说：“主啊！我不是大料子啊！你救了我，我不认识你的恩典，我企图用你的恩典为自己造个小天地，为自己建立独立王国。我的野心太大了，主啊！饶恕我……。”

在主里说诚实话，叫我出狱时，我真不想出狱了。为什么？我在里边坐惯了，是老犯人。犯人不欺负我，干部也了解我，很尊重我。虽然肚子饿一点，但不算什么，没有人来麻烦我。吃了饭往那里一坐，也不叫我劳动，我可以安静思想主，这多好呢？我和主的交通不受任何干扰，我就是这个料子。这样稳定一点，不会犯大罪，不再胡思乱想。当我的心真正平静下来时，神说：“够了！不是外边的时间到了，是里面的时间到了，差不多了！把你拿出来。”结果出狱后一试验，旧病又复发，野心又

出现。神说：“不行！再烧烧吧！又把我放到里边去。”烧一次不行，再烧一次，最后我说：“主啊！我服了，我真服了！再不敢有雄心大志了。”

前年，在我身上发生了有一件小事。那一天，我的小儿子回来了。晚上我们在一起谈话，在谈论一个道理。儿子神学毕业了，是有一些知识。我们辩论，他讲的理由比我多，我辨不过他，就说：“你不要讲了，我问你，谁是爸爸？”他说：“当然你是爸爸。”我说：“儿子应当听爸爸的，你不要讲了！”我用爸爸的权柄压他，他气的不得了，说：“你怎么这样讲呢？”我说：“我就这样讲，我是爸爸，在家里我有权柄，不让你讲，你就不能讲。”他很谦卑的说：“爸爸！算你对。若主不算你对，怎么办呢？”我说：“那是我的问题，不要你管。”我还挺有理由，晚上我们各自休息。

那天晚上，主怜悯我，说：“你为什么妄用爸爸的权柄。”我一觉醒了之后，头不能动了。我叫姊妹赶紧把电灯拉开，看我的脖子怎么样！姊妹一看我的后脑门有几粒像黄豆大的肿块，身体还发烧，已经三十九度多。姊妹赶紧打电话叫孩子们，要把我往医院送，我说：“不去。”她们不敢勉强我，只好为我祷告。上午，一位老姊妹来看我。她是医院退休的护士长。一看我的病，赶紧叫一部小车，把我拉到医院。医生一看说：“你怎么来这样晚，倘若再晚来几个小时，我们就无法治疗了，赶快动手术！”

可是没有床位。需要转到另一个医院去。我说：“不用去了，谢谢你们的爱心。我要祷告主。若是主看我的人生道路走完了，配见他的面，我就安然去见他。若是还没有到去的时候，神会显大能的。”我坚持不去，那位姊妹也没有办法，因我明白是我和主的关系出了问题。他们送我回去，我躺在床上，向主认罪。把孩子叫过来，说：“爸爸不敢用权柄了，爸爸错了，是你对了。”儿子说：“爸爸不要生气了，这是我的错。”我说：“不是生气的问题，这是主的管教。”祷告之后，我就睡了。

主不能作吗？他真是奇妙的主。同样是一觉睡醒，我头一动，说：“姊妹！快开灯，神迹来了。”她一看，一粒肿块也没有了，完全好了。我们若不服从神的权柄，当神的手伸出来时，谁还能挡得着呢？

有一次，我明白是主的旨意，要差我往某地去。可是我碰见一点拦阻，便软弱了，不愿意再去。后来是姊妹鼓励我，提醒我，我才顺服主去了。那次的工作非常蒙神祝福。只是我们不容易顺从主的旨意，爱惜自己的心太重，所以，神就不能多在我们身上彰显他的荣耀。我的姊妹是神给我安排的，刚开始时我还不大满意，埋怨父母，因我的姊妹文化太低了，很多事情不能帮我办，连一封信也不能帮我写，就是念一念字还困难，字迹潦草一点，就读不出来了。但在这一生中，一天天的过下来，看见神的安排真是好！她比我敬畏神。平时的接待不说，在关键的时刻都是她帮助我，脱离大的试探和网罗。

一九八六年腊月的一天，一群政府的人员，忽然敲锣打鼓的进到我家里。原来是报喜队，我不在家，姊妹接待他们。来的代表说：“我们来报喜，因本地区今年选政协委员，提名三人，群众们只选你的爱人一个，所以，他是本区的政协委员。他们把一张委任状拿出来摆在那里。又说：还有，你们是信宗教的，本区的宗教委员又是你丈夫的。他们又把第二张委任状拿出来摆在那里。来的代表又说：还有，你的丈夫是传道人，所以，三自爱国委员又是他的。他们把第三张委任状拿出来又摆在那里。”

怎么办呢？不接受吧！你不识抬举，以后不要出门了。若是接受下来，去当委员，怎么再去传道呢？真是进退两难，就是有文化的人，也难以应付。但是姊妹有敬畏神的心，默默祷告之后，不紧不慢地说：“谢谢你们这样器重我们，我们对中国没有贡献，你们给了三顶乌纱帽，我们真是不配，可是我的弟兄脑子不大好，被你们关了几年关坏了，里面光有耶稣，什么也不晓得了，就是大米多钱一斤他也不知道。你们可以另找一个人为人民办事，他一脑子耶稣，能办好事情吗？我看，你们把乌纱帽拿回去，给政治思想好的人戴。我们若把乌纱帽搞坏了，对我们不利，对你们也不好看，谢谢你们的好意。”

我的姊妹这样一讲，他们你望我，我望你，讲不出话来。后来一个代表假惺惺地说：“这么多年，你们也不上诉，我们也无法帮您的忙，现在有一点钱给你们留下来，作为你们生活的补助吧！以后再给你们。”他们把七千块钱拿出来，要交给我的姊妹。怎么办呢？他们照顾你，看得起你，给你生活补助，若是我，“不要！你拿回去！”可能他们就要变脸了。姊妹敬畏主，不紧不慢地说：“我们对国家没有任何贡献，这样照顾我们，我们哪里配？我们生活还过得去，我看这样吧！钱你们也拿回去，就算我们给社会主义添上一砖一瓦吧！”他们说：“你的政治觉悟真高。”委任状一收，把钱装起来，收兵走了。从此，再没有麻烦我们。神所安排的不好吗？都是好的。我不如我的姊妹，她是神给我安排的。只要我们肯服在神手下，神不会做一件错事。

很多青年弟兄姊妹，在婚姻的事上东选西选：要人品好的、有文化的、家庭富足的。选到后来，结婚后两个人反目成仇，离婚了。这样的例子多得很！很多年青的弟兄姊妹，这一步路走错了，他一生就爬不起来了，很可惜！只要是神安排的都是好的。当时似乎不好，这是你的感觉不好，你的面子不好，你的情绪不好，主要原因是你没有服在神的手下。你真的服在神手下的时候，都是好的。

很多人问我：“师母是哪所神学毕业？”我说：“她比我还要高级一点，是家庭神学毕业。”一次，山东的两个弟兄来找我，不晓得我已经去了。来到家里，姊妹在家，他们有很多教会问题、属灵问题。与姊妹交通了半天，高高兴兴的走了。后来碰见我说：“我们去找你，你不在家。我们的疑问师母都给解决了。”我一听不大服气，她能答复你们这么多的问题吗？教会问题、工作问题。后来我问姊妹，怎么答复两位弟兄的？姊妹说：“我哪里会答复。他们问我，我只好祷告。祷告之后，主叫我把圣经的话想起来了，读几节圣经，一读正好是他们的需要。所以，他们的问题解决了。”

这时我才明白，她不是用头脑答复的。因她灵里敬畏神，神就把光给她，光一发现，问题就解决了。这个内助不好吗？非常好。我能为她作见证说：十多年来，接待弟兄姊妹，没有一次发怨言。冬天夜里，常常有两三次起来。门铃一响：“弟兄来了。”赶紧烧水做饭。刚躺下来，门铃又响了，又起来服事。若是大学生肯不肯这样，烦也烦死了！姊妹说：“我只会服事，没有别的恩赐。”

在主的光照下，看见我算不得什么。识几个字，若不明白主的旨意，不明白智慧在神那里，有什么用处呢？在主的光照之下，我才慢慢的服下来。若是没有被主光照，要想被神使用，那真是危险得很！我们想被主使用，只有被主彻底打倒、被主破碎，觉得自己不能、不行、不中时，神才开始使用。

我的小女儿，有一段日子：我讲她一句话，她就讲我三句、五句话，甚至和我争吵起来，我很生气。可是有一天，我的姊妹讲她很绝情的话，我听了都很心疼，认为当妈妈的讲的话太厉害了。但我

的小女儿低头一声不响，在那里流泪。

这个事情过后，我对姊妹说：“姊妹！你真比我有本事，我讲她一句，她跟我辩论好几句。你讲她毫无情感的话，她却一声不响，在那里流泪。”姊妹说：“我问你，你抱她几次，你在她的身上付的价值有多少？”姊妹一问，我明白了。不是肉身明白，在属灵方面，我得了一个真理。

我从小的时候，对神就有了信仰，是由于父母的教导。父母对我说：“你离开父母到远处去读书，藉有任何难处，父母不能帮助你，你只有祷告神吧！天上的神就会看顾你。就是我们所信的神，他一定会看顾你。你生病、你有难处、学业成绩不好……，你都要祷告主。”

于是我生病了，没有医药，很危险，我祷告主。虽然还不会祷告，只说：“爸爸所信的神哪！可怜可怜我吧！妈妈所信的神哪！听我的祷告吧！……。”我一祷告，神照着他的应许真听了我的祷告，并且应允了我的祷告。“爸爸所信的神真有道理，真灵验哪！不是从爸爸的感情给我的，是他把自己对神的认识告诉我了。我在难处中也照他的认识去认识神，真是兑现了，真是应验了，这个神是真的。虽然那时我还没有得着主的生命，但在思想中知道爸爸所信的神可信，谁也不能侵犯。太伟大了，太神圣了，也太真实了。”

八十年代初期的时候，我们这里的教会很复兴！为什么那么复兴呢？因为在‘文革’中受压太重了！信耶稣的人一切权利都没有了。开放之后，都想到教会里面去，不要我的家了。不是不睡觉了、不是不吃饭了、不是不做工作了，而是在一起过一个释放的生活。什么释放？不是精神释放，是心灵的释放。

一九七二年冬天，我回到家乡来。一天晚上，我的表姑说：“今晚我带你到一个地方聚会。”我说：“敢不敢聚会？有多少人？”她说：“不知道有多少人，去吧！他们都想与你有点交通。”吃过晚饭，天很黑，她说：“你跟着我走。”离聚会的地方约有五里，还要翻一个小山岭。走的时候，她也不拿手电筒，还是山路。她说：“你拉着我的衣服，我在前边，你在后边跟着。”跌跌撞撞地跑到那地方了。进了村子，没有月亮，村子是什么样子我也看不清。到了一个家里，屋里没有灯，黑漆漆的，屋子里有几个人也不知道。她领我到里边，说：“你站在这里，我什么时候拉你的衣角，你就开始讲道。”

因环境紧张，不敢有灯光，声音也不敢大，只能用低低的声音讲道。我想：到底有几个人听呢？我一个也看不见。但农民们因劳力的缘故，呼吸较粗重一点，听一听，不像是三个、五个；也不是十个、八个。讲了大约四十分钟，轻轻地作个祷告，散会了。

我想：到底有几个人听呢？黑漆漆的，什么也看不见。忽然想起老师曾教我们一个方法。那是在战争年代，为躲避日本人的缘故，趴在路边，看日本军队路过。天再黑，离地面几寸有一点白光，人、马行走的时候，能看见他的腿。我就跑出去趴在门口看，大概数一下，有四百多条腿，就是有二百多人。我大吃一惊，两百多弟兄姊妹听道，竟没有一点声音，静悄悄的。狗也不叫，来也不知道，去也不知道，这样的光景。若是开放后，能有这样的聚会吗？我的声音很小，虽讲的不十分透彻，但他们都记得很清楚。为什么呢？他们的心倾向主了！完全在主的身上。

这个聚会好得很！人的心都能倾向主。地和天连了起来，神还能不施恩典吗？神还不祝福吗？后

来我的表姑告诉我：“有几个年老的肢体有病，是别人搀扶着去的。”那天晚上聚会，出了大门，不用人扶，自己跑回家了。到家才想起来，我是别人搀扶去了，怎么跑回来了呢？感谢主！病好了。那不是人的医病恩赐，是教会的生命彰显出来了，能力也自然的显明出来了。

五十年代初期的时候，我们几位弟兄姊妹倾心吐意的祷告。祷告之后，一同看圣经。没有人讲解，那真是主的灵同在了。看看启示录，不要谁来讲，我就懂得了，他也知道了：“什么叫七雷、七碗……。”不用人来讲解，里面就明白了是什么意思。里面满了感谢和赞美。我们祷告的时候，祷告的能力把房子都震动了。所以，很快在那个城内掀起一个复兴运动，很多年轻人兴起来了。没有讲道，没有大的聚会，都是倾心吐意地汇合在一起敬拜神，以神为主。

那个时候的祷告不是半小时，一小时，一祷告就是半夜，有时祷告一整天，甚至忘记了吃饭，不饥也不渴了，光觉得时间太短。没有人祷告一天肚子饿了，疲倦了，都是精神焕发，满面容光地回到家里。妻子说：“你的脸都在发光呢！”

神叫我尝尝那个教会的滋味；尝尝和神交通的滋味。的确，我们灵里知道，在那个时候有两三次的运动，都是要大大的迫害主的教会。我们同心合意地祷告，很稀奇！不到两天，报纸登出来了，政策改变了，矛头改变了，不指向基督徒了。很多弟兄姊妹少受了苦难，谁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但我们知道。为什么呢？神听了教会的祷告。那能是假的吗？当然，后来神许可我们受苦难，被分散了。有的坐监了，有的受批斗了，教会的形像如昙花一现没有了。可是我们尝到了那个滋味，真是在地如在天一样了。

唱诗是从灵里唱出来的，声音非常美妙动听。我只有两次这样的经历。一次是在黑龙江的时候，我们都被关在一个屋子里，大家唱起诗来了。员警说：“不准你们唱！”弟兄姊妹照样唱。员警又说：“你们声音小一点好不好？”我们就不唱了。一会儿员警说：“你们再唱一唱好不好？真是好听得！”为什么呢？“因为我们都在监狱里面，离开了地上的家，什么思想都没有了，将心都回到主面前了。”

是的，真怕我们在神面前不能倾心吐意，不能以天上的事为念，不能以属灵的事为念，我们在聚会的时候还想着家庭，还想着事业，还想着自己的需要，怎能经历到主的同在呢？怎能教会建立起来呢？道理虽懂得了，但是心还没有回到主面前，反而成了累赘！

早几年有个干部来找我，说是谈谈话的，我就给他讲福音，说：“你信不信有天堂地狱？”他一笑说：“天堂是宗教家发明的，你们宗教界不讲天堂，就没有道理讲了。若没有天堂你们信耶稣还上那里去，正是你们讲有地狱，多少人被你们吓着了，不得不信耶稣。”我说：“你完全错了，人是有灵魂的。”他说：“人哪有灵魂呢？我们相信的是唯物主义，人一死气一断就消失了，往地里一埋就化成土了。”我说：“一点不对，肉体是肉体，灵魂是灵魂，灵魂是真真实实的。有天堂有地狱，灵魂必有归宿。”我就把我的故事讲给他听，之后，他就不讲话了。

我问：“你信不信有地狱？”他说：“我信有天堂有地狱。”我说：“信耶稣的上天堂，不信耶稣的下地狱，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，不管你信不信，我对你说明白了。我信耶稣，我的罪得赦免，不论怎么死，你把我枪毙掉，或生病死，或车祸死，我不怕死，我眼睛一闭，到天堂去了，决不会到地狱里

去。你不信耶稣，活到一百岁，你还是下地狱。地狱的火烧着你，虫咬着你，永远不能出来。”我这样一讲，他害怕了，说：“真是这样的吗？”我说：“真的，你不信吗？我不是骗你，不是吓唬你。你不信的话，有一天在地狱里喊：“帮帮忙”。到那时候我就帮不上忙了。”他说：“那怎么办呢？我才四十八岁，到退休还有十二年，这样好不好呢？你给耶稣讲个面子，到我退休以后再信耶稣。”我说：“在主那里，不能开后门，红包也递不上去，耶稣不要红包。你相信就能上天堂。”他说：“你这一讲，我害怕了，我相信。可是我一相信耶稣，饭碗就丢掉了。我当着宗教干部，怎么当基督徒呢？”我说：“你看吧！你是要饭碗还是要灵魂归宿呢？”他把头低下来不讲话了，最后忧心忡忡地走了。

我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过我失败的见证。我年青的时候，在一个地方读神学。附近有一个麻疯病院，是教会办的，有一百多人，没有能治好的。这个病是神咒诅的病，他们都是被家庭撵出来的，因为都怕传到自己身上。教会收留他们，一方面供养他们，医治他们；一方面向他们传福音，因为灵魂宝贝。我们学生们去传福音，我也报了名，不怕传染，每礼拜天去给他们讲道。有一个礼拜轮到我去讲道，我想，他们都是麻疯病人，讲错了也不要紧，因为他们都不懂得圣经，这道好讲。但再一想，还是讲得有次序一点，有道理一点，不然的话不象样子。所以从礼拜一到礼拜五我都在找参考书，看圣经。题目分大条小条，写了一大张纸，况且只有三十五分钟的讲道时间。到礼拜六晚上还是不放心，怕讲的不好。到别人都睡了觉，我跑到礼拜堂里，自己试着讲，讲了五十分钟还没有讲三分之一。我很有把握，明天就是读一遍，35分钟也能占完，我就很放心的睡觉去了。

吃过早饭，走在路上，有个弟兄问我：“你预备好了吗？”我说：“预备好了。”“要不要替你？”“不要替，你放心吧！你为我祷告就好了。”到时候我就上了讲台，唱一首诗，带领祷告，已经过去十分钟。又读读圣经，又过去了几分钟。不过还有三十分钟，准备再讲二十五分钟就可以了。我报了题目，就开始宣讲，越讲越没劲，越讲越没有话语，甚至连字也看不清楚了，只十二分钟时间就讲得干干净净。一看还有十多分钟，怎么下台呢！我就玩起小聪明来，我说：低头祷告。他们都闭上眼，我就把圣经一拿跑掉了。

跑到山上，我说：“主啊！你接我灵魂吧！我不会讲道。”我白天不敢回学校，到晚上十点多才回去睡觉。第二天同学们说：“你被提了吗！怎么又回来了。”我也无话可说，因为我实在失败。从此以后，在神面前迫切祷告，“主啊！讲道不是我的预备问题，预备得再好也不行，没有你的同在，我什么也不会作。”我一直拼命的祷告，“主啊！是你圣灵的工作，不是我讲道的问题。”经过很多天的挣扎，我才学会了这个功课。这不是我的得胜，完全是主的帮助。我失败的时候太多太多，光想依靠自己。事奉神不是依靠自己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是依靠耶和华的灵。

我有一次乘火车，疲乏得很！一排有三个位置，我坐在中间，我这边坐个海军军官，那边坐个陆军军官。我心想：“主啊！这回我可要大睡一觉，因为这几天没有休息好。他们都不是肯信耶稣的，我传耶稣，他们会告诉员警，我就倒楣了，走不掉了。主啊！感谢你，不用传福音了，好好休息吧！”这是我的想法，我的需要，主的心意不是这样的。

我刚坐下来，不到五分钟，圣灵感动叫我传福音。我说：“主啊！这不是你的感动，是撒但试探我

的。为什么呢？他们是陆军军官，海军军官，我怎么向他们传福音呢？”我不肯顺服，但里面很清楚：“他们也是个灵魂，什么官也不行，今天的责任在你身上。我没有感动你，你可以不说。我既感动你，你不讲，他们的灵魂灭亡你有责任。”“主啊！我没有胆量，我怎么讲法呢？若说：‘你们信耶稣吧！’他们会说‘我迷信，’就麻烦了。但圣灵一直地感动，我也不敢一直的悖逆下去：“主啊！你真叫我传福音，你体恤我的软弱，给我个凭据，说明是你叫我传的，信不信我有凭据，不是凭着我的热心作的，就是他们把我抓起来，我也平安，因我知道是你叫我给他们传福音的。”

我这样一祷告，主就体恤了我的软弱。哪个海军军官一连打了十五个喷嚏。我说：“你感冒了。”他说：“是感冒了。”我说：“你感冒不是一天两天了？”他说：“有一个多月了。”我说：“你当军官的，还没有好医生吗？还没有好药吃吗？”他说：“医生都是饭桶，治不好我的病。”我说：“朋友！我认识一位元医生。”他问：“你是医生吗？”我说：“我不是医生。”他说：“是你的朋友吗？他在哪里？”我说：“远在云南。”他说：“云南我也去，把地址告诉我。”我说：“近在眼前。”他说：“近在眼前不就是你吗？”我说：“我可以告诉你，你听过耶稣没有？”他说：“你是基督教徒啊？我们是劳动创造世界，你们基督教是上帝创造世界，哪有上帝啊？”他很抱怨地讲。我说：“主啊！我不讲你叫我讲，我一讲你把门关起来，我若再讲就倒楣了。”

海军军官刚把话落音，陆军军官说：“朋友！你可不能武断的说，没有神啊！”海军军官说：“你是陆军少尉，你还相信上帝，还迷信吗？”陆军军官说：“我不信上帝，我妈妈信神。”海军军官说：“你讲讲看。”他们两人讲起话来。

陆军军官说：“去年夏天，我回家去看妈妈。一到家，妈妈正在盖房子。我的姨妈是一个给人上梁念咒封条子的人，她把糖果、馒头扔下去叫人吃，房子就吉利了，盖起来也不会出问题。妈妈叫我上街去买些糖果、馒头，明天好上梁。我当然不相信这些。姨妈说：“你可不能不相信，灵得很！你看看某某邻居上梁他不迷信，他的房子盖好不到两个礼拜，失火烧掉了。还有个邻居也是不相信这一套，结果盖好房子三个礼拜也塌掉了。你不在家，你妈妈一个人出了问题怎么办呢？”

我说：“姨妈！解放了，不准再搞迷信活动。我虽不相信，你给我个凭据看看，是真的假的。”她说：“明天你上街买个大西瓜，我当众人面前爬上房子，把西瓜放在梁上它不掉下来，如果掉下来，从此我不干这一行。如果掉不下来，你就不敢招神发怒。当你走后，房子一塌，谁帮你妈妈盖房子呢？”我真是半信半疑，“不信吧！出了问题，我对不起妈妈；相信吧！当上了军官还信这一套，说不过去。她这个凭据，我就不信西瓜掉不下来。”我就去买了一个十二斤的大西瓜。到了下午，邻居都来看热闹。姨妈找个梯子爬上去，把西瓜放在梁上，把红纸条一贴，西瓜动也不动，跟钉着一样。我拿个棍子打梁，动也不动，你看有没有神？

我说：“朋友！那是假神。”他们说：“神还有真假的吗？什么是真神，什么是假神？”他们这样一问，我有机会讲话了。从创世记往下讲，神怎样造人，人怎样犯罪，耶稣怎样救人。他们听得很在心，旁边的乘客们也都在听。我还没有讲完，已经到了目的地。我说：“朋友们！我要下车了，你们愿不愿意信？”他们说：“讲的道理好得很！有什么书可以看看呢？”我说：“有圣经，你们愿意到礼拜堂去买。”有人说：“我一定要买一本。”我说：“但愿上帝祝福你们，你们真心渴慕追求的话，买本圣经看，一定能明白这个道理，我要走了。”两个军官忽然站起来，把衣服穿好，把帽子戴好，手一举：“一路

平安，下车吧！”我说：“上帝保佑你们。”乘客们都看着我平安的下车了。我想福音的种子已种在他们心里了。

去年的时候，从国外回来一位弟兄，要见我的面，后来我就去见他。见面后就谈谈他的事奉情况。到了晚上，他说：“弟兄！我今天晚上请你做个工作，我有个同学要来看我，他们都不信主，你给他们传福音好不好呢？”我问：“你的同学都是干什么工作的？”他说：“都是当官的，最大一个当副省长；有当检察长的；有当厅长的；最小一个也是当处长的；还有当地委书记的。”我说：“我没有这个信心，给他们传福音不容易得很！他们都是当官的，弟兄啊！还是你自己传福音吧！我为你祷告，这个场面我不敢出面。”他也不勉强我，“好吧！你为我祷告。”

到了第二天上午，我问弟兄说：“你们昨天见面怎么样？”他说：“感谢主！在事前我很为难。门前停五、六辆小轿车，他们到家里一看，并不富丽堂皇，是很简单的装饰，也并不在意。坐下来就问：‘老同学！你出去十几年了，混得怎么样？当个什么官？发的是什么财？’我说：‘我也没有当官，也没有发财，我信耶稣了，作一个小小的传道人。’我一讲作传道人，我的同学就哈哈大笑，‘你怎么走这条路？真为你可惜！没有出去以前，你最年长，最有出息，你要不出去的话，至少当个省长，说不定到中央当个部长，你官当大了，也可以拉我们一把。’他们很看不起我。感谢主！我就一面祷告，一面作见证，我为什么信耶稣。信耶稣以后，人生怎样的转变、对人对世怎样看法、什么叫人生真价值。从外面讲到里面生命的转变，人生观的转变；从肉身、从物质讲到精神；从精神讲到灵魂。他们听的时候，吸着烟跷着腿，面带讥诮的面孔听。后来把烟扔掉不吸了，再听一会，把腿也放下来坐正了，再听一会，往前一坐，手捧着面孔，看样子是很尽心的听。

他们听到最后，说：“大哥！今天才了解你的信仰，真伟大，真崇高。你的人生真有价值。”有一个同学说：“我是当副省长的。从外面看我是高高在上，你是作传道的，我们两个不能相比。咱们国家是无神论国家，对传道人尊重，我们一听说也不尊敬你。你这一讲摸着我们良心的实际了。实在说，你的人生比我们有价值。我们是在虚空当中过生活，每天是勾心斗角。我这副省长的位也不是好保的，费了好多心血，把这个压下去，把那个推下去，才能保着我的位。我还怕被人搞下去，整天整夜思想，他们还没有动好我的脑筋，我就把他们的脑筋动好了。他们明着告我，我暗着告他们。我的人生有什么价值呢？”

另一个同学说：“大哥！我们已经落在名誉的窝里面，跳不出去了，要出去就没有好日子过。你是高高尚尚、清清白白地生活在人群之上。等到我们把工作放下来以后，不在争名不求利时，咱在走一条路好不好。”我说：“老同学！你们的心愿很好，可是时间不等人。你们才四十多岁，等你们退休还有二十多年。这二十多年有什么变化呢？谁能晓得。最好的时间，就是现在，现在就是最好的机会。”

有个同学说：“我是想走你这条道路，可是我又想：这个社会，这个环境，我没有办法摆脱。我从心里面照着你那个标准去行，凡不合你那个信仰标准的，尽量不信，但是我也不去反对，你为我祈祷，求求你的神暗中护庇我，叫我的人生过得太平一点，稳定一点，安安然然地，到时候我可以和你一同上天堂去。”后来谈话就结束了。

我一听这话，就说：“弟兄！你跟从主后悔不后悔？”他哈哈一笑，“感谢主！主拣选了我，这是

神的恩典。主若不拣选我，我和他们一样争名夺利，有什么价值呢？良心没有平安。理想很高尚，口号喊得很高，内心里面完全不是那回事情。是主拣选了我，我经过很多挣扎，很多比较，发现我跟从耶稣最有价值，我决定把我的人生奉献给主。我虽不能为主作什么，我想回国来传福音。祷告时主说：暂时不要回来，叫我做一个比我回来传福音更重要的工作，通过文字把见证、把真理信息写出来，送给同胞们看。我们夫妻两个人，刚开始时只有五块美金，相当于四十元钱，还要租房子。但里面清楚是主托付我们的，我就和姊妹同心合意地祷告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只有四十元钱，哪怕作一张也好，因我们就这么大力量。后来就写了三、四本书。哪晓得传出去不多久，有人写信，有人直接来找，说：“你的文章我看后很受感动，真得造就，能不能再多印一点。”就这样得到多人的支持，文章也传到了许多国家，不少同胞看见了都很得益处。”

这样，他虽不要出名，但他的生命信息对很多基督徒，不管是红种人、白种人、黑种人，按着他们的文字一看，都得滋润、得造就、得帮助，就这样传开了。我来的前一天，他又回来给我打电话说：他已经到了家，问我能不能去一趟。我说：对不起，我已经答应别的地方，我就不能去了。我下了火车给他打个电话，问他能不能到我们这边来一趟，他说很想去，但没有时间去了。可能过几个月我还要回来看你们，请你问候弟兄姊妹平安，我为你们祷告，下次主许可了，我跟你一同到农村里看一看。看看弟兄姊妹怎么样，看看中国的教会怎么样。我更把他们的需要、灵性的需要、他们的见证传到全世界去。这是我亲自遇到的一个见证。

我从十七岁蒙召奉献给主，到现在七十三岁了。这几十年过来，我饿死了吗？我穷死了吗？我病死了吗？一样也没有。生活上也挨过饥饿，也受过逼迫，但是越受逼迫我里面越蒙恩典。有很多人问我说：“你信耶稣，耶稣在哪里呢？”我说：“我活着就是耶稣的见证。”他们说：“你说狂话，你哪里像耶稣？”我说：“我能活到现在，就是耶稣叫我活着的。你们逼迫我，你们压制我，叫我饿死，叫我苦死，叫我累死，叫我病死，我死没有呢？按人看也要百分之百的残废。我眼睛瞎过、耳朵聋过、我从山上摔死过，但耶稣没有叫我死，比你们活得还要健康。不是我健康，是耶稣健康。耶稣活在我里面，他要用我为他作见证。死是不必害怕的，为耶稣受苦更不必害怕，因主要用我为他作见证。你们不信耶稣，你们信有这个人吧！我就是耶稣的见证。”他们说：“这个真奇怪，不信也得信，信又信不下去。”这就是说，他信也得信，不信也得信，事实摆在他面前，这事实胜于雄辩。

我十二岁那年，在外地读书，放寒假回到家里。寒假渡完了后，父亲说：“把你的包袱收拾收拾，明天一早上学去。”那时候没有汽车，连马车都很少。我们也没有钱坐马车，需要步行跑路三天才能到学校。我听父亲的话，他就带着我走了。

那时是刚过春节，天气不大好，下着小雪。正好婶婶在门口，说：“孩子没有穿棉裤，让他等两天，我给做一条新棉裤。”本来我也不感觉着冷，因为不想去上学。婶婶这么一讲，我觉得婶婶真好，真疼我。可是父亲坚持要走，我却自爱自怜起来，“天下着雪，要多停一天，我就可以多玩一天。另外还可以穿上新棉裤。爸爸真是心太狠，我长大了不孝顺你，你这样对我没有怜悯的心。”我在后面哼哼叽叽地走，爸爸也不管我，一直往前走。

走十里多路要爬一个小山，北风吹过来，雪打到我的脸上，其实并不怎么冷，完全可以走，因为怀疑爸爸的爱心而生气，就显得冷亚。我往地上一躺不走了。爸爸也不理我，背着包袱一直往前走。我哭两声看看他，他还在走，我还在哭。忽然他回过头来，我有点害怕，可能他要打我，因爸爸很严格，不起来怕挨打，心里面一上一下的。正在难过的时候，爸爸到我跟前。我把眼睛一闭，“打吧！”我并没有想到，爸爸并没有打我，把包袱往身上一放，他蹲下双手把我抱起来。他也哭起来，比我哭得还要痛。他一面哭一面说：“孩子！你不懂得爸爸的心意。爸爸是爱你，从小就让你锻炼。不吃苦中苦，难得人上人。你从小不受点苦的话，长大不会做人。你不是冷，你并不冷。你冷的话，一跑就不冷了。你怎么不知道爸爸的心呢？爸爸在培养你，长大作个人上人哪！”

他一面哭一面讲。他这一哭，把我的心哭开了，我明白了，“爸爸并不是狠心，而是爱心，是为了锻炼我。”我从爸爸怀里挣出来，说：“爸爸！我不冷，走吧！”从那一天到学校里面，成绩完全变了。为什么呢？我的爸爸爱我，关心我，让我长大后做个人上人，不作一个无用的人，我不能不用功读书，再也不贪着玩了，拼命地读书。从那一年开始，到我离开学校，多少年来，名额不下第三名。

我从监里出来以后，官方不准我出来传福音，但是主有主的时候。主感动我说：“我再在社会上操练你五年，好叫你认识这个社会的面貌。”神是怎么操练我的呢？神把我摆在医院的里面，做五年的清洁工。工资最低，活最重。拖地板、打扫厕所、给医生作下手。医生开完刀，我把地扫扫，把病人送走，就干这些活。并且工人们欺负我，两个人，或三个人的活叫我一个人干，但我一句话不说，因我知道这是主所许可的。你们下班，我不能下班；你们跑了我不能跑；我干不完我就不下班；不下班我也不要加班工资。结果叫科长发现了，他就找我谈话，说：“我看你里面有真东西，你的活这么重、这么苦，也不要求给你加工资，如果你里面没有真东西的话，能到这个地步吗？不可能的，叫我也办不到。”于是我就将我的信仰、我的重生、我的得救、我是如何蒙召事奉主的、我是如何为主背十字架的，都一一的讲给他听。虽然当时他没有接受主耶稣，后来他真的信了主耶稣，到处为主传道作见证。

在那几年中，我没有公开的传福音给他们，但福音却在医院里传扬开了。我只是一味的顺服主，主怎样的安排，我就怎样的顺服。我讲道是事奉主，我扫地就不是事奉主了吗？我擦地板就不是事奉主了吗？我不是为你们医院作的，我是为主作的。你们可以马马虎虎，我就不敢马虎。真是感谢主！就在那种环境里，有时间我就读经、祷告，里面有感动就把从主所得的亮光写下来。后来被同工「恩溢」发现，就系统整理出来，就成了《晨光》一、二、三集，造就了许多同工。

我们只要肯顺服神，任何的地方都是事奉神的机会。不能用口传，就可以写点文字，更可以身体力行，从我们身上活出主耶稣。我们若真是奉献为主，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能为主而活，借着我们的生活、工作彰显他的荣耀。只要我们服在神的旨意之下，在任何地方，都一样的可以荣耀神、为主作见证。

有一年春天我坐火车到湖南去，经过一座小山，我往窗外一看，满山遍野到处都开满了花。忽然我发现大盘石旁边，开了一朵小紫花。我这一看，圣灵说：“盘石以外的地方开了很多大花，而这朵小花没有因着自己小而不开，它也照样开了花。大花能荣耀神，这朵小花一样荣耀神。神的创造各有其用，有大的、有小的。”我们以为自己的工作太卑微了吗？太难了吗？只要我们能忠心事奉，也能荣耀

神。

我的心里大受光照，“主啊！我不求作大工作，因我是小花。只要能开出花来一样荣耀神。你是大树，若不开花，或是死掉了，那就没有什么意义。”基督徒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，忠心事奉神，都能荣耀神。我承认我是一朵小花，没有大的恩赐，没有大的才干，但我愿意顺服神。神使用我这朵小花，为要让他名得着荣耀，让众人闻出他的香气来。

我们顺服神，彰显他的荣耀，他一定能负我们生活的责任；负我们人生的责任；负我们性命的责任。我们算不得什么，他把我们拯救出来，我们就成了他手中的工作，这是神恩待了我们。“没有神，我这个人早就死了。”我在小学读书时，曾得过大病，脑膜炎、霍乱病、恶性痢疾……，没有药吃，我都活过来了，这是主奇妙的拯救。有一次我已经死掉了，家里人祷告耶稣、呼求耶稣，我又活过来，一直活到现在。

生命在主的手里面。我们奉献给主后，主知道怎样安排我们去荣耀他，为他而活着。怎么活法呢？在我们的家庭里面；工作里面；单位里面；邻居当中为主而活着，叫主得荣耀。我在医院里作清洁工时，虽地位最低，可是比院长都尊贵。有一天我在窗外拖地，医生们都在休息室里谈话，我在这边能听见，他们不知道我在这边拖地。有一个主任讲，“现在医院搞不好，必须把院长换掉，是因领导的问题。”他们说：“要哪个人当院长呢？内科主任？”“不行。”“外科主任？”“不行。”“科长？”“也不行。”“那么谁行呢？”一个医生说：“有一个人可以当院长。”“哪个人呢？”“就是手术室那个工人。”我听见后，心里说：“主啊！我看我是个小工人，是个清洁工，那么卑微，但在他们医生眼中看，我比院长还要好。”圣灵说：“你还叫屈不叫屈？你的职位很低，但你的权位很大。”为什么大呢？我的工作正派，完全是为了遵行神的旨意，为主而干。不投机取巧，不阳奉阴违，结果主的名从我身上荣耀出去了。

是的，凡忠心为主而干的，不会没有见证、不会没有荣耀显出来。很多青年人说：“我忙得很！没有工夫读圣经、祷告。”我经历以后才知道：“说忙不是理由。”有信心的人，再忙也有时间祷告。不能跪下祷告，站着也可以祷告，走着路也可以祷告，吃着饭也可以祷告。祷告是和主交通，只要有信心寻求主，忙得再很，照样能读经、祷告。这就说明，“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哪里。”你的心若不在主身上，就是不想祷告，也不想看圣经。你的心若在主身上，再忙也不要紧，也要把主的事情放在第一位上。所以说“忙不是理由。”我不经历我不能说这话，只要你肯寻求主，越向着主作，你和神的关系越好。你和主的交通好时，工作再忙再累，也能干得好，因为主与你同在。

我常在街上骑着自行车上班的时候，路上的行人、车辆很多，骑自行车当然要当心。我多次经验，和主交通好的时候，你只管骑吧！汽车给你让路，红灯给你让路，真奇妙得很！因万物都在主的掌管当中，凡事都很顺利。

有一次很稀奇！我下班很早，就过黄浦江到那边去看望教会。晚上交通、祷告的气氛特别好，就忘记了时间。已经到晚上十二点多，过江的船已经快停班。若是到第二天早晨五点再去上班，就可能误时，所以我就急忙过了江。可是已经没有公车，只好跑了两个半小时的路，到了我住的地方，已是凌晨三点多，我就急忙休息。因太劳累，早晨醒来一看，离我上班时间还有十八分钟。我住的地方到单位有九站路，平常上班因有红灯、车多、人多，需要三十五分钟。现在只有十八分钟怎么不迟到呢？但是我今年还没有迟到过，今天要迟到了。医院的制度很严，迟到一回就写出来警告，两回要扣

奖金，三次要处理人。我是基督徒若被登出来迟到了，神的名不得荣耀，但是今天这十八分钟的时间不能不迟到。

我起来以后，马马虎虎的洗个脸，作个简单的祷告，就上车站去了。我住的地方离车站很近，不要半分钟就到了。到站一看还有十六分钟。公共车开了一站就停下来，有上车的，有下车的。到第二站的时候，司机好象思想开了小车，忘了停车一样，旅客上车就多跑路程，于是就有人骂司机。这一骂，把司机骂恼了，他一站也不再停，“你们告去吧！”他脖子一硬只管开着跑起来，红灯绿灯他也不管，车开得很快。谁知到医院门口停了下来，我一看还有半分钟不到上班时间。我说：“主啊！我真感谢你！你真是奇妙的主，你不让你的孩子羞辱你的名字。”这是个神迹啊！我一辈子只碰见这一次。他怎么不肯停

解放前在河南有一个长老，他是一九七一年去世的。在西安监狱里被红卫兵打死为主殉了道。他自己作见证说：为了禁食祷告，在一个山上祷告了四十八天。祷告当中下了大雪，他也没有下山。他就躺在雪里面，醒了以后，浑身发热，发现脖子上有个毛围巾。哪有这东西呢？他一摸，是个活围巾，睁眼一看，两边两个豹子把他抱住，尾巴把他的脖子围起来，象围巾一样。这不害怕人吗？他一点也不害怕，他一坐起来，豹子把身上的雪一抖，向他作个辑就走了。这不是神迹奇事吗？你不相信这是真的吗？他不会撒谎的。

我也有这样的经历，我在读书的时候，一般礼拜天我不去礼拜堂，我到山上去读经祷告。有一天早晨我很早就去祷告，也不吃饭，就读圣经。读得受了感动、大有亮光，忘了时间。读着读着看不清字了，抬头一看，太阳落山了。忽然发现我旁边卧个大灰狗，其实不是狗是狼。舌头伸得好长，我看看它，它看看我，我还心里说：“谁家的狗，天黑了不回家，还在山上干什么呢？”狗能在山上吗？我一看它，它起来向我点个头就走了。我一看是个大粗尾巴，不是狗是个灰狼，我也不害怕。它并没有伤害我，它是保护我的，我就拿着圣经下了山。下山后我害怕起来，“这个大狼要是把我咬伤，或是咬死，我来是灵修祷告的，神真是不得荣耀。”我就赶紧往家里跑，为什么呢？一和世界接触，就忘记了主。

一九九五年的时候，我在山西遇见一次逼迫，被关在监狱里面。我里面很清楚，没有去以前，在路上祷告的时候，主说：“你要受四十天的试炼。”果然不错，聚会的最后一天，正在聚会的时候，民警进来把我们带到监狱里去了。那里的一个干部说：“你们信耶稣的信得好啊！上帝保护你们，没有保护你们不坐监，把你们保护到监狱来了。你们还叫我们信耶稣呢！这耶稣我们不要信。”他们是讥笑我们的。我说：“主啊！你听见没有呢？不信的人在讥笑你。”我们虽然遇到了难处，但我们里面很平安。

我们到了监里，心里准备着要挨打，可是没有想到，一整天都关着门。狱霸说：“你这个老先生也来坐监，犯了什么罪？”我说：“没有犯罪？”狱霸说：“犯什么错误了？”我说：“也没有犯错误。”狱霸说：“你没有犯错误怎么来坐监？这是公安局错了？你是好人为什么来坐监？”我说：“我是信耶稣的。”他又问：“什么耶稣？”他没有听过耶稣，我就把福音讲给他。他一听，就惊奇地说：“你是好人也被抓进来了，真岂有此理，信耶稣是叫人学好的。如果我早信耶稣，我就不会犯法了。来！来！来！”

我就看重了你，坐在我旁边。”

他不但没有打我，还叫我坐在他旁边。他接着说：“我给你个任务，老先生！你坐坐躺躺。坐累了，就躺一会。别人不能躺，躺一会再坐一会，别的任务不给你，能不能办到？”我说：“谢谢你！”

到了晚上他叫我洗脚，一脱袜子，他说：“你不要洗，来！给老大爷洗脚。”叫另一个人给我洗脚。我说：“不要。”他说：“你是坐的任务，洗脚是他的任务。”吃过饭他不让我洗碗，叫别人给我洗碗。一个月就是坐坐，睡睡；睡睡，坐坐，什么也不叫我做，起床后被子也不叫我迭。我说：“主啊！我在家也没有这样享受。”主真是奇妙的主！

到了主定的时候，他们就释放了我。出来的时候，监狱长说：“你们信耶稣的人哪！真是没有办法你们。叫你们来坐监，不准你们传教，结果这一个月下来，监狱被你们闹翻了，都成你们的教徒了。”

我们是六个人一同进去的，这六个监房里都有了信耶稣的人。其中一个弟兄的监房里，都信了主耶稣。我那个监房里有四个人信主，他们唱歌、赞美神。监狱长说：“这监狱里关不下你们信耶稣的，再关两天，都成你们的基督教徒了，不再关你们了，出去吧！”结果把我们都撵出来了。

感谢主！主恩待我们这一方的同工们，给你们这个机会，坐在这里作什么呢？是来听我讲道的吗？我不会讲道，我来是作我失败、软弱的见证，但是主在我这个软弱器皿身上，彰显了他的荣耀。主叫我讲这见证，是要激励大家，不是要作一个讲道家，而是要作一个行道家。讲是容易，行却不容易了。但是真的行出来，事实胜于雄辩。这个见证象铁板一样，硬得很！是没有人能驳倒的，因为我经验过了。

我们是为主作见证的，亲身去经历主的慈爱、主的怜悯、主的圣洁、主的信实……，这个见证能推翻吗？他听了就蒙恩典，不听就要受神的惩罚，甚至多吃苦头。今天我也靠着主的恩典说：“你听主的话，主必要祝福你，胜过祝福我；你不听神的话，恐怕神给你的苦难就忍受不住，也白白受苦，甚至没有价值。”但愿主帮助每位同工弟兄姊妹！定下心志走十字架道路，顺服神的旨意把人生交给主，让主借着你们得着荣耀吧！

有一天下午，有一个老姊妹因和媳妇生了气，到我家里来一直的哭。我说：“姊妹！你不要哭了，我家的地方太小，弟兄姊妹来得也多，不好谈话，我和弟兄一同陪着你到公园走走吧！那里安静，散散心好一点。”就这样，三个人一同到公园去。一进公园大门，里面出来三个戴帽子的人。圣灵在我里面说：“孩子！你看什么人来了？”我说：“主啊！是你的仇敌，我们的对头。”主说：“你要不要他们遭遇苦难啊？”我说：“主啊！你是公义的，照你的公义审判吧！”圣灵说：“今天我不审判，审判权柄给你，叫你审判他们。”我说：“主啊！我不会审判。”主说：“我交给你审判，你判他们刑可以；你打他们也可以；你把他们杀掉也可以。”我说：“我连恨人都不能，怎么可以杀人呢？”主说：“你不能杀人，你叫我惩罚他们，叫我定他们的罪，你的心好狠啊！好诡诈啊！借我的刀杀他，好出你的气，你是怎么得救的？你是我的朋友吗？你是我的亲人吗？”我说：“主啊！我是你的仇敌。”主说：“你是怎么认识我的呢？”我说：“因为你十字架的大爱把我征服了。”这一来，我就哭了起来，说：“主啊！你饶恕我的罪，我的心太狠了。”主说：“这三个人打过你没有、骂过你没有？他只不过穿那种衣服就是了。你为什么巴不得他们都死掉才好呢。这是什么心肠？你还是传道人吗？”我就大哭起来，说：“主

啊！赦免我。这个功课我学了十年还没有学好，三十分还不到。”感谢主！从那一天起，这个罪对付掉了。“主啊！这样的人他们更可怜，更需要你的救恩，你拣选他们。他们不认识你，他们所作的事，所说的话，连自己也不晓得。”

不少的人把这个关系领会错了，主不是不叫我们爱父母，而是不叫我们把爱父母占据了神在我们里面的地位。其中有一个姊妹表面上非常爱主，到处去传道。有一天他的妈妈去逝了，家庭打电报给她，她回电说：“我不回去，因为爱父母过于爱主的不配作主的门徒。我已跟从了主，我的母亲死了，你们把她埋掉就是了。”这样一来，别的信徒都很称赞她，说这个姊妹真是爱主，信仰真坚定，道路走的真对。我说：“她实在走错了，一点也没有走对。”妈妈把你抚养长大，你也不安葬她。你还传什么福音，还作什么见证，叫外邦人怎么看你是信耶稣的人！这样作能有见证吗？不但没有见证，还拦阻了福音的开展。你若是回去把你的妈妈安葬好，向亲友传福音，那个好、那个对？她把这个问题领会错了，把肉体的东西放到属灵的里面运用，是不通达的。人当有人的本份，神有神的本份，神的意思是高过人的，不是反对人的。主耶稣的律法是高过人间律法的，不是叫人不遵守律法。我们明白了这些问题，就不会走错道路的。

我年轻的时候也常犯这样的错误。我妈妈有一个同工，她一生独身传道。一九五六年的时候，我出外传福音，穿了一件小棉袄。她看我有点冷，给我做了一件三裱新的棉大衣。她说：“孩子！我给你做件棉衣服，穿起来吧！”我说：“姨！你给我做衣服干什么呢？我又没有让你给我做。”她说：“你怎么讲这话？我和你妈妈是同工，还有什么坏心吗？我不是贪图你什么好处，是主感动我作的。”我说：“我不要，你若真给我的话，我拿到街上送给要饭的去，我才不穿呢。”她就哭着说：“你怎么这样讲话呢？”我说：“我是爱主的，不爱你，你和我妈妈同工是不错，你是和神同工，你不应当把爱放到我身上，我不需要人的爱。”

我说这话好象真的很坚强，却失去了人的本份。她很伤心，十多年来灵性起不来劲，也不愿意为主工作了。她说：“我一生是单独一个人生活，无亲无友，等到年老时，谁来抚养呢？”她一看见我被主恩召，又年轻又爱主又能为主传福音，所以她想把这个爱放在我身上，到年纪老时可以养她。后来她被光照写信给我，承认她里面认识的错误。从那时候起，凡是别人给我的奉献，我都要问：“你祷告清楚没有？不清楚的话，请拿回去。祷告清楚你把奉献放在我手里是作什么用的？是救济贫穷人呢？是救灾呢？是给传道人传福音呢？祷告清楚后再给我，不祷告清楚不要给我。”一般信徒哪懂得这个道理呢？但是我很认真，你祷告不清楚不要给我，我不用你的钱。很多弟兄姊妹因这些事都伤心透了。

还有一次，因有一位老弟兄六十多岁被主接去，我去看望他们。临走的时候我正在车上坐着，老姊妹跑到家里，用毛巾包着三个苹果，还有十块钱要给我。我说：“老姨！你给我干什么？”她说：“我有感动给你。”我说：“我没有感动收。”她就哭了：“这钱放在这里十几年了，主没有感动我给谁，今天主感动我叫给你；这苹果皮都放干了，我没有舍得吃，今天我有感动，叫你吃的！”我说：“我有苹果，不要你的苹果。”老姨真是伤心极了。

同工们！你们看我说这话对不对啊？她把毛巾和苹果朝车上一放，起来走了。过了一年多，我受感动、受光照，才知道说：“主啊！我怎么这样可怜！我太像神子，不像人子，其实到最后神子也不像，

人子也不像。不像神，不像人，也不像鬼了。真亏欠那个老阿姨！后来我想去向老姨道欠，一打听，她已经被主接去了。我真内疚！只有到天上再还账吧！

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在地上行事不要那样古里古怪的，好像很热心、很属灵的样子，什么都不要了。要记着我们虽信了耶稣，还是个人，还需要和人来往。不但要尽到神子的本份，还要尽人子的本份。主耶稣虽拒绝马利亚的请求，并没有忘记他人子的本份。在他上十字架的时候，就对约翰说：“看！你的母亲。”对马利亚说：“看！你的儿子。”他虽为神子，为世人作救主，也承认自己是马利亚的儿子，不能不尽人子的本份。但是我为要成全神的旨意，不能从十字架上下来，我可以把母亲托付在约翰手里。约翰就把马利亚接去，在以弗所养活她到老，一直到一百多岁才被主接去。主耶稣既是神子，也是人子。我们也不能光作神子，不作人子，这两样要摆平衡才对。

去年在温州聚同工会时，首先去看了看儿童的聚会。那里有六百多个孩子，都是从七岁到十二岁之间的，没有大人给他们讲道，讲道的弟兄有十八岁。我就坐在一个七岁小女孩旁边，她听得很专心，拿个小本子，一边听一边记。她因刚上学，字还写得不象样子。她在本子上写着：“神啊！我怎么事奉你呢？”我说：“你写的是啥啊？”她说：“你不认得吗？”我说：“我看不清楚。”她说：“你不懂得吗？你们大人会不会事奉神呢？”她这样问我，我很受光照，“主啊！这个七岁的小孩就愿意事奉你，何况我们呢！”

我在第一次受试炼的时候，有一天，天下大雨，队长说：“今天下雨不能出工，你们休息一天吧！可是有一个问题，中午缺少米没有饭吃了，需要一个人到红薯地里挖红薯，中午才有饭吃。”旁边一个人说：“你去好吧！”那人说：“报告队长！昨天夜里肚子疼得不得了，真难受，没有办法，不能去。”队长又叫第二个人，那人说：“报告队长！我又头痛又头晕，没有办法去。”他装得像真的一样。队长一连叫了五个人，都是有病的，头疼的、心脏不好的、肠胃不好的。队长不勉强他们。最后队长对我说：“你怎么样？你有病没有病？”我说：“我没有病。”队长说：“那你去吧！”

别人说：“你真傻瓜，怎么不装个病呢？”我说：“我是神的孩子，怎么好装假呢？”队长给我一个担子，一件雨衣，一把锄。我就一蹶一滑地去了，但心里实在不甘心。

这一步我没有撒谎，可是顺服主真是不容易啊！“主啊！我真倒楣！我要不说诚实话，也不会有这个难处。我当你的孩子，老老实实的说话，难处就临到我的头上。‘主啊！你在哪里？你怎么不看顾我？’”又就埋怨起来，软弱得很！只有向神发怨言，不敢向队长发怨言。走一步摔一跤，“主啊！摔死拉倒了，也不再去挖红薯了。”可是摔不死，爬起来还得往前走。又摔一跤，“主啊！你叫我死了吧！”主说：“我就不让你死，你还得去挖红薯。”三、四里路摔了七、八跤，到了红薯地。

雨下得更大，我把担子和锄一放，“主啊！我是不活了，让雨把我砸死，你接我灵魂吧！”主说：“是谁叫你老实的，你可以撒个谎，在家里睡觉就没有这事情了。”我说：“我是基督徒，我听你的话，结果你不拯救我，大难处还临到我，要我受这个苦。”

就在这灰心软弱的时候，忽然叫我看到异象，“主在十字架上钉着，满面的忧愁，手脚上流着血，身上还有鞭伤。一个微小的声音说：‘孩子！你比我还苦吗？’”这时我忍不住内心的忧伤，流着泪说：

“主啊！我对不起你，我怎么能比你十字架的痛苦呢？这算得什么啊！我遵行真理是我应当的。我若撒谎我有罪，将来还必要受报应。我诚实受再大的苦难是我的本份，比起你所受的苦，我能算是吃苦吗？”

这一来，我里面有了力量，圣灵真正浇灌在我的身上，一面大声认罪、一面感谢赞美主！雨下的还是那么大，我起来拿着锹，挖一块，扒一扒上面的泥，装在筐里。挖满了两大筐，挑着就走。一路上又跌了好几跤。跌一跤，感谢赞美主！再摔一跤，感谢赞美主！我真不配，主耶稣背着十字架背不动的时候，还跌在地上，由古利奈人替他背着十字架。我还能跌倒爬起来，这比起主耶稣背的十字架轻得多。越想越有力量，一直挑到食堂里也没有觉得累。他们一看，下这么大的雨，挑这么大一担红薯，你真是思想好得很！为了干部们的生活，下这么大的雨，还挑这么满，称称有多少斤。一称有二百一十三斤。

两年前，我到南方一个地方聚会，之后一个弟兄来，说：“弟兄！今天晚上到我家里去一趟。”我说：“去干什么呢？”他说：“我的妈妈生病了，你去给她做个祷告；另外我的弟兄们还都没有信耶稣，你给他们传福音。”他没有告诉我他的弟兄们是作什么事情的。他一共姊妹八个，两个妹妹，他是老三，有哥哥有弟弟。我想我是传道人，传福音还不容易吗？到你家里去也很方便，就说：“好吧！我跟你去。”心中很有把握的想出了一些道理，一定能解决对方的问题。但里面还有一个意思说，自己想出来的东西，神不一定使用，就是能用上一点，也不可能起到效果。

晚上我一进门，把我吓一大跳。他的弟兄们在那里坐着，都穿着制服，肩上有的两个星；有的三个星；有的一个星。我心里有点害怕。“主啊！这个场面可麻烦了，我还没有问他哥哥们做什么事情，我就答应了，我能向他们传福音吗？这个福音难传。”

当我坐下来以后，弟兄就向我介绍说：“这是我大哥，是本县统战部部长；这是我的二哥，是本县检察院院长；这是我的小妹妹，是宗教处处长……。”我心里就发跳起来，“主啊！这可很作难，怎么办呢？给他们传福音，可不像给老百姓传福音。”我急得几乎在出汗，也恨我答应得太冒失，这一次我可能要丢脸，茶也喝不下去了。

弟兄给他们讲了几句介绍的话，就叫我给他们讲道。我心里发起抖来，我讲什么呢？忽然感动来了。主说：“你就把你自己蒙恩的经历讲给他们听听，不要讲道，他们不需要听道。把你人生的转变，认识耶稣以后，是怎么转变的；没有信耶稣以前是什么样，信耶稣以后是什么样，把这些讲给他们听听吧！信不信由他们。”

我就顺服灵的感动，给他们讲。真是没有想到，我还没有讲完，那个作大哥的统战部部长起来讲话了，“你这么一讲，我心里真佩服基督了。我是管理你们基督徒的。为什么管你们呢？你们天天聚会，讲救人之道，信的人多起来，都成了你们的群众，我们就不放心你们。另外我们想到说：你们基督徒信的是外国教，我们更不放心你们。你这样一讲，我里面大亮了，你信的不是美国的耶稣；你传的不是美国的宗教；你们信耶稣不是给美国人信的；你们自己认识了耶稣，和耶稣发生了生命关系，为的是人生的改变。怪不得政府要抓你们、要关你们，你们还要聚会，还要信耶稣，原来是这个道理，有这个动力催促着。现在我才明白，我先表态，从今以后我不再反对耶稣。基督徒不是坏人，都是好人、

都是好公民。”

他这样的表态，其他几个人也说：“我们愿意听耶稣的福音，愿意跟着耶稣走。”我说：“主啊！你叫我看见，我是个小鱼、小饼，交在你的手里面，你使用了这个小器皿，把他们的心都转变过来了。”

我在回想，神是怎么祝福我的。就如我将护照办好，就要出国的时候，神拦阻了我的行动，忽然对我说：“你放下来，不要去。”我说：“主啊！我不是当官去的，也不是发财去的，更不是求学问去的，我是为很好的事奉你。作个大神学博士，拿着博士文凭，再当个大牧师，成为真正的大传道人，我事奉地会更加好。我在国内没有机会传道，当个大牧师也不可能，信仰要受很多限制，你为什么不叫我去呢？”圣灵说：“听命胜于献祭。”我说：“我不是当大官去的。”主说：“我不管你当官不当官，听命胜于献祭。”我说：“我不是为发财去的。”主说：“你是发财不是发财也好，听命胜于献祭。”圣灵就这一句话。因这一句话，我和主相争了两个多小时。我还是不明白，为什么神叫我放弃。手续办得很顺利，神为什么不叫我去。主说：“没有理由，听命胜于献祭。”最后我就说：“主啊！既然如此，我就顺服你，但是顺服以后，我就不可能传福音了。”主说：“能不能不是你的问题，是我的问题。传福音不是环境的好坏，环境不好就不能传了吗？有没有信仰自由在我手里面，只要你顺服。顺服是你的责任，信仰自由不自由不是你的责任。在哪里有自由，你不知道，我知道。”最后我就决定：“主啊！既然你的旨意是如此，我就放弃，不去了。”我一说顺服，里面真的立刻就释放了，就有了力量。

我到了局里面，别人还说：“恭喜你，你是最快批下来的，签字拿去！”我说：“谢谢你，我不去了。”“你讲什么话？再讲一遍。”我说：“我不去了。”“你脑子有没有毛病？神经正常不正常？你叫办手续的时候那么迫切，这么快的批了下来。从我当局长以来，你是第一个最快的，三个礼拜不到就批了下来。为什么呢？我们一看你的申请书，你是读神学的。老实告诉你，我们要马克思不要耶稣。你的脑子一遇到耶稣就没有前途了，所以放你出去吧！那边要耶稣，英国人要、美国人要，中国人不要耶稣，走吧走吧！不要胡想八想了，签字吧！”我说：“谢谢你，不签字了。”“那你为什么要申请呢？”我不讲话，这个办事员也不和我讲话，等了一会儿，他们把所长找来：“你为什么不去？”我说：“我不想去了。”“真不去假不去？”我说：“真不去了。”“考虑好没有？”我说：“考虑好了。”他说：“你坐下来，给你五分钟最后考虑时间，这是你一生的问题。我再告诉你，你留在这边没有信仰自由，要想信耶稣不可能，等于放弃耶稣一样，你考虑吧！”还有四分钟，还有三分钟，还有两分钟，还有一分钟，他说：“来签字吧！去吧！不要再闹情绪了。”我说：“所长，谢谢你，是不去了。”他说：“你为什么不去呢？这么坚强？你既然不去，当初为何申请呢？”我也不讲话。他接着说：“好！你不去了，你若再打申请要去，太阳从西边出来，我也不批你。把照片撕下去。”我就把照片撕下来，出来了。

顺服主，里面释放的滋味真是太好太好了。我出了大门，从台阶上下来，圣灵真正充满了我。我没有蹦没有跳，但是我里面火热得很！主得胜了。我走在路上，刮着北风、下着小雪，还热得很！解开棉袍子的扣子；又走一会，解开衬衫的扣子，露着胸膛，脸望着天流着眼泪。大概离我住的地方有四、五里路，就这样在马路上走着，真释放了。到了我住的地方，就跪下祷告，圣灵充满我，大有力量，“主啊！你得胜了，我这个人失败了。明天怎么样？不知道；后天怎么样？不知道；有没有信仰自由？不知道。但我顺服你，真得释放了。”那是我一生的转机，我若没有那一次的顺服，今天主就不再

用我了。尽管我出去了，不过是个空架子牧师，照讲章，讲篇道理，每个月拿些工资，没有意义，毫无价值！自己不明白生命之道，也不能叫别人得着生命。我一顺服了圣灵，把主权放弃了，你是主，我是奴仆；你不叫我去，我应当顺服你。明天怎么样我不考虑，那是你的问题。在这个情况之下，主才给我开了福音的路。

在文革时期，有一天我在‘南召’聚会，快到十二点时，忽然动了起来。我一看门口来了一个弟兄，是个瘫子，两只手在地上走路，屁股上绑着车轮胎，在地上透着走。还是冬天，透了十二里路，过了三条河，棉裤棉衣都冻成了冰。弟兄们抱来‘棉花柴’给他烤。他为什么来呢？他说：“好多年没有聚过会了，听说这里有聚会，爬也得爬来。”我们真受感动。谁让他来的？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他才肯这样作。这是神的爱，不是人的工作，不是人的联络，是基督的能力，是圣灵的工作。

前些日子，我到书店买了一本书，是社会上出的圣经上的人、地、名。里面还记载了很多社会背景，写得很详细。刚刚买好，售货员说：“你买这本书，大概你有信仰吧？”我说：“有信仰。”他说：“你是信基督吧？”我说：“是的。”他说：“信耶稣好得很！”我说：“你信耶稣没有？”他说：“邻居也劝我信，但我还没有信。”这时，又有人买书，就把我们的话题打断，我就走了。

我里面忽然有个感动说：“这个人快要信耶稣了，你为什么不等着传福音给他呢？”因此我晚上也不能睡觉，明天他还上班不上班呢？他会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？一夜我都没有平安。我应该多等一会儿，等那个人买书走了以后，再传福音给他，一定他会相信的，因他渴慕得很！

第二天我去一看，是个礼拜天，他关上门没有上班。“主啊！饶恕我。”礼拜一我又去，我看见了他就说：“朋友！前天我来买书还记得吧？”他说：“我认识你，怎么了，书有问题了吗？”我说：“书没有问题，我跟你讲个好消息。”他问：“什么好消息？”我说：“你不是要问耶稣吗？”他说：“是的，我想信，怎么信法呢？”他问怎么信法，我就把福音传了给他。他说：“我就是不懂得，人家说叫我信耶稣，我问怎么信法，他怎么也讲不出来，你这一讲真好，谢谢你、谢谢你！”我说：“不要谢我，你要多祷告，还要找信徒在一起聚会，再找一本圣经看看。”这时我心里才平安下来。为什么呢？这是里面生命的自然感觉。我传也好，不传也好，没有人派我，但是一碰见这情况，我不能不传。把福音一传出去，里面才释放，才舒服，对方也同被圣灵感动甘心愿意接受，这是圣灵自己作的工作。

有一次我需要到一个地方聚会，前两天却发高烧不止，头痛得难过得很！我的姊妹也不在跟前。“主啊！后天我还有工作，难道你不叫我工作吗？”祷告祷告，里面也没有别的感动，一直认为这次聚会是主托付的。但是我身上仍是高烧，恐怕两天也退不下去，身旁也没有什么药品好吃的，心里还烦躁不安，祷告也祷告不下去。忽然我醒悟过来说：“这是撒但的工作。”我就大声讲：“撒但！我奉耶稣的名，叫你退去。我的身体是属于主耶稣基督的，你不能搅扰我，不能耽误神的工作。”真是奇妙得很！这样一喊，没有到半分钟，高烧完全的退下去了。第二天下午顺顺利利的聚会去了，一点也没有耽误时间。有时候我们还要省察是否是撒但的扰乱。若是撒但的扰乱，我们里面就不安宁，烦乱的很！凡是里面没有安息的，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撒但的工作。

我在南阳监狱的时候，有一天放风晒太阳。忽然有个小事叫我很得益处，我始终不能忘怀。我低头一看，地上有一只蚂蚁，跑来跑去。我就跟它开玩笑，拿个小棒画个圈圈。它跑得很快，刚刚跑出圈圈，我就把它拿回来放在当中。它又开始跑，跑了好长时间，我又把它拿回来。反复了好多次，它不懂得这是为什么，只是拼命地跑，要跑得远一点，好躲开这突然来临的事。它也不明白我在上边，只是轻轻的就把它拿了回来。它跑了半天，也是白跑，还是被拿回来。

我在这样玩的时候，圣灵说：“孩子！你还不如它呢！你想跑出神的手心吗？我画的圈圈，你不想呆在那里，你能跑出去吗？你跑来跑去，我还把你拿回来，你往哪里跑呢？服在我的手下吧！”

我里面马上亮堂，眼睛明亮了：“主啊！我不在急着叫你把我释放出去了。你的安排都是好的，我跑不出你的手心，我愿意服在你手下。服下来干什么，我不知道。你的旨意我不知道，也不能明白。”

是的，我们的眼光太浅，甚至是生来瞎眼的人，没有见过神的光、不懂得神的计画、不明白神的旨意。照着我们的意思要这样、要那样。不成功就奋斗、就挣扎，越奋斗越挣扎越吃苦。

我在我住的地方养了一只小猫，它到处跑，还往身上爬，我就用绳子把它拴起来。它就拼命地挣扎往外跑，跑了半天，我用绳子一拉又把它拉了回来。我看着很有意思！我们象小猫一样，跑吧！绳子牵着你的，你跑得很远，绳子一拉，就又把把你拉回来，你往哪里跑呢？

人在神面前就是这么愚昧，因为我们没有这个眼光。我们不清楚神旨意的时候，只管安息在神的怀抱中，“神啊！你会安排我的人生，我躺在你的怀中，你会负责我的人生道路的。”明天怎么样！明年怎么样！后年怎么样！神都安排好了。只要我们听神的话，在神的光中行走，越看越亮、越看越深、越看越远、越看越透，不在只看眼前的事物了。

几年前，我的亲叔对我说：‘你爸爸的坟要不要迁一下呢？’按人看是应当迁一下，迁一个地方立一个石碑，算是人子的本份。但是我一祷告，这是外邦人的风俗习惯，我们不能随着去行，也是没有必要的。所以基督徒对生死观念，应当看得清楚一点，在追悼会上不要过份忧伤，靠主得安慰，也不要多注重什么仪式，因他是暂时睡下来，到号筒响的时候我们还要见面。不要像李长寿一样，死的时候，大量的浪费去安葬，一块墓碑就花了十万美金，连安葬共用了一百多万，真是麻烦得很！一个神的仆人，传了一辈子道，到死的时候，比总统还要侈华，比富人还要高尚，这个传道人的信仰在哪里呢？用死来装饰自己，用死来证实自己，‘我多富有，’让人来纪念，是没有什么价值的。

我们不把这些放在心上。就一位神的仆人来说，若在传福音的疆场上，气绝而归，真是荣耀！若是遵行了神的旨意，在哪里死都可以，被狗吃也好、被狼吞也好，那是微小的事。号筒吹响，新的身体站了起来，再没有软弱，也不受亏损，因为是复活的身体。今天我们还没有到那个地步，还有肉体的身体存在，叫我们顺着新生命的律把肉体压下去，会服从圣灵，给义作奴仆，或吃或喝为荣耀神而活着。

我小时候去炼银房看炼银子的，炼的时候，银匠盯着眼睛看火。刚开始炼的时候不管它，他去打别的东西。快到成功的时候，他一直地看着火和炉中的银。真到火色够的时候，他马上就把炉下的火

断掉，去制造器皿。当时我不明白，我长大后才知道，他那样精心地看，因为少一分也不行、多一分也不行，到时候马上就把火熄掉，否则就造不出好的器皿来，或者会到前功尽弃的地步。

我们是在神的炼炉里面，神也在熬炼我们，像熬炼银子一样。神用工作熬炼我们、神用生活熬炼我们、神用各种不同的方法熬炼我们。神不是无限制地熬炼我们，快到炼成功的时候，他的眼盯着我们看，真正达到了神要求的地步，他就会把火熄灭了。可是我们等不及，认为炼的受不了了，就要跑掉。这一跑前功尽弃了。学功课要学到底；忍耐总要忍耐得住；要跟从主到底；要顺服主到底，那真是有福了。

我讲一个小见证告诉大家，看看基督教与基督到底是不是一回事。让你清楚的知道，是活在基督教里呢？还是活在基督里面呢？活在基督教里是什么情况，活在基督里面又是什么情况？基督教能给我们什么？基督能给我们什么？我想你们听过以后一定会感觉到，认识基督教与认识基督是一个严重的问题。

早在文化大革命期间，很多基督徒为着信仰的缘故，遭遇患难、落在试炼当中。当然我也是个基督徒，因为我知道基督耶稣是我的救主，是救我的神，因此我也免不了落在试炼中。当时把我关在一个地方，一直关了好几年，从来没有提审过，也不过问，就这样白白的被关在里面。

几年以后，他们忽然把我提到法庭，审问我说：“某某人！你现在信不信基督教了？”我很慷慨地回答说：“我从来没有信基督教。”当时有三个审判官，他们就一齐哈哈大笑，异口同声地说：“终于把你改造过来了。”

他们刚刚讲了这句话，我说：“但我从来没有离开过基督，一时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基督。”

他们把笑容收起来，很严肃地说：“你不要狡辩，基督教和基督不是一回事情吗？”

我回答说：“完全不是一回事情。它们之间的区别非常大。”他们说：“你讲讲看，区别在哪里？”

我说：“什么是基督教呢？就是有一个做礼拜的地方，挂上一个十字架，并且有人主持着宗教仪式，有牧师讲道，有长老治理，有唱诗班，有奉献箱、还有许多的宗教规矩。当这一班子人在一起聚集的时候，人们要说这是基督的教堂，这里面的人都是信基督教的，人一看见牧师会说：这是基督教的领导。对不对？”他们点点头。

我又说：“在文化革命时候，教堂封闭，牧师改行，任何地方都没有宗教活动了。但是基督被消灭了吗？没有人再敢信基督了吗？我可以坦白的说，我的心每时每刻都与我的主生活在一起。我虽没有在教堂里敬拜我的主耶稣，但我每天在监里敬拜我的主耶稣；我不能到教堂里去参加过基督教的活动，不能听牧师讲道，但是我的心生活在基督耶稣面前，每天都能听到他在我内心深处给我宝贝的教训。我可以诚实的告诉你们，基督教是个宗教，基督是我的生命；基督教是外面的，有它的制度，有维持这个制度的圣品阶级。但基督是我的生命，是内在的。这生命要引领我过高尚的基督徒的生活，这高尚的人生生活，是任何外面的宗教仪式所不能代表的。人许可我相信耶稣基督，他是我的生命；人不许可我相信耶稣基督，他仍然是我的生命。人可以把人杀掉，使我肉身倒下去，但他仍然是我的生命，我的身体灵魂都在他里面。身体是属于物质的，能受到人事物的约束和杀害，但真正的生命是任何人也不能消灭的，因他是永远的生命。”

当然他们不佩服，就说：“你一天不放弃基督的信仰，就一天不释放你出去。”

亲爱的弟兄姊妹！我讲这一个见证，我相信有不少老年的弟兄姊妹有共鸣的感觉，我也相信有不少认识基督、有生命经历的青年弟兄姊妹，也会从心里喊“阿们”。你们若活在基督教里，就不能不受环境的支配而起起伏伏。环境好了，就向主发一点热心，就多过一点宗教活动，也祷告、也唱诗、也传福音。当环境恶化，受到压力不得自由的时候，就放下信仰，甚至不敢提到信仰，对救他的主如隔千山万水，不要说是聚会走礼拜，就是连主的名字也不敢说了。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。

这么多年来，我看望各处的教会，就感觉到，认识基督是信徒的生命，这个问题不是个小问题。我们很感谢神的恩典，这几十年来，神一直怜悯了我们的中华大地。不管环境怎样艰难，得救的人数不断涌进神的国度，使我们大大吃惊。当时我传福音的时候还恐惧战兢，把福音传出去会不会遭到反对？肉体会不会受亏损？可是奇妙的很！当我大胆地，顺服里面的感动把福音传出去的时候，听见福音的人，不但愿意听，也愿意相信耶稣基督。不论在任何地方和场所，只要我受感动传福音就有人接受，甚至超过我所想象的，这都是神自己作成的工作。

在文革期间，我被捕没有多久，把我押送到我的家乡，目的要在那里结束我的生命。不止我一个人，还有几个同工和我一同被押去。因为我们的生命在神手里面，神直接拦阻了他们的狂妄，神还要借着这个小生命见证他的荣耀和真实。人没有法子拿去我们肉身的生命，把我们留了下来。当他们正准备释放我的时候，还装作审判我的样子问我说：“某某人，你想想看，在中国还有没有人相信基督教了？”我说：“可能很少了吧！因为你们逼迫得那么利害，圣经被你们募收烧光了，谁有一本圣经就犯法；谁若传耶稣，就被你们抓进来，当囚犯对待；你们大肆宣传无神论，谁还敢信耶稣啊？”他忽然笑着说：“你估计错了。老实告诉你，我们不隐瞒我们的观点，现在信你们基督教的人，大量大量地增加了。”我说：“真的吗？”他们说：“我们正准备释放你，出去你就明白了。”

果然不错，当我到家以后，从我的本意想，根本不会有弟兄姊妹来看我的，因为我因传福音的缘故被定为现行反革命，被判处死刑的人。现在虽然被释放，谁还敢来看我啊！若是来看我，就会连累着自己要被批斗的。完全出乎我的意料，我还没有和我的亲属见面，几十个弟兄姊妹就围了上来。手拉着我的手，眼中流着泪，口里不着的说，感谢主！感谢主！我说：“你们还敢来看我吗？不要影响着你们。”他们说：“弟兄！我们不但来看你，还要和你在一起住上几天。我们不是来安慰你、服事你，而是一同来赞美我们神的。”我说：“怎么个赞美方法呢？”他们说：“你到我们那个地方看看就知道了。从前相信耶稣的很少、也没有建立教会，现在信耶稣的多的是。若有人在街上唱个耶稣的歌，马上就几十个人围上来一齐唱。由此想象，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。”

过了一段时间，我回到原来的老家，有几位教会负责弟兄说：“叔叔！你既回来了，我们要开一个同工聚会，我们先征求你的意见，要进行一次什么样的聚会？”我感到很希奇！在我的想象中，他们要聚布道会，或是培灵会，查经会，这是教会的习惯，所以我说：“我也没有奋兴的恩赐，也没有查经的恩赐，也不会培灵，更不会布道，不过回来看望看望你们。”他们说：“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们是问你要举行大型聚会呢？还是中型聚会，或是小型聚会。”我说：“这个名词很新鲜，我信主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大型聚会、中型聚会、小型聚会。是不是召开同工聚会，信徒聚会，教会聚会？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”他们说：“这是按人数来定的，人数多的为大型聚会，少一点的为中型聚会，再少

一点的为小型聚会。”我说：“大型聚会有多少信徒？”一个同工说：“八千到一万以上。”我说：“中型呢？”他说：“五千到七千多一点，小型也有一千到三千。”我又问他们：“要举行大型聚会，一万多个信徒，几天可以招聚整齐？”一万多人在农村，不是城市，就是在城市都信耶稣，一万多人也不是马上招聚起来的。农村里面这样分散，又没有交通工具，没有汽车，没有摩托车，顶多几部自行车，怎样联络通知他们呢？”他们笑了说：“叔叔！你估计错了，我们要招聚两三天，还聚什么会呢？最多需要六个小时就可以到齐。”于是我就很吃惊，万人的聚会呀！又不是在社会上借着宣传工具开大会，这是在许多村子，这里一点，那里一点的信徒们，怎能在六个小时内到齐呢？这时我忽然想起那个审判官所说的话：“你们的教徒（当然我们不是教徒）大量大量的增加了。”我的心里面满了向神的赞美。

可是我心里又想：教会这样的大复兴，是谁在传扬呢？不知道。在这样的大逼迫下，压抑之中，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涌进主的国度？我一面感谢主，一面思想。思想的时候，圣灵把几节圣经放在我里面说：“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、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、仍旧是一粒；若是死了、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爱惜自己生命的、就丧失生命；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、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。若有人服事我、就当跟从我；我在那里、服事我的人、也要在那里；若有人服事我、我父必尊重他。”（约翰福音 12:24-26）这“许多”两个字在原文中是“无数的，没有限量的”意思。原来我虽然讲了，也不明白能结出多少子粒来，今天叫我亲眼看到了。今天教会发展的异像摆在我的面前，我拿什么来向你赞美呢？我说：“主啊！我明白了，你是那第一粒麦子，人把你钉死了，人把你除灭了，人把你从世界中、从人群中撵出去了。可是现在你劳苦的工价已经显出来了。你所结的籽粒，你那丰盛的硕果，充满了世界的各国各族，真如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那么多，无法算计。这就是主耶稣那复活生命的大能，这生命律的进展谁能拦阻呢？

我读小学的时候，是抗日战争最激烈的时期，日本人侵略中国，城市都被日本人占领了，因此学校在城市地方不可能再开学，要么听日本人的话，作他们的奴隶。那时有几个爱国的学生，不愿听日本人的话，就领着学生逃到一个深山老林，在一个大寺院里住下。这个大寺院里房子很多，和尚并不太多，我们就住在那里，在里面上课。

那里的和尚天不亮就要到殿里去念经，穿上袈裟礼服，有念经的，有敲钵的，有吹笛的，就象乐队一样。学生们一看很新鲜，因为没见过和尚念经。当地的孩子们很顽皮，当他们遮目念经的时候就推他们一把，把他们推倒。和尚们连看也不看，也不发怒，再起来跪下继续念经。有的孩子故意在他们中间捣乱，用手拍他们，用毛笔在他们的袈裟上画黑东西，但他们看看袈裟，也不看那孩子，慢慢的去洗一洗。甚至有些小孩子把他们的袈裟划破，虽然发现破了，也不看那孩子，就到禅房里脱下，再换一件……。按人看来，这些和尚真够虔诚了，专心致志的向他的佛爷下拜。他们拜佛爷的时候虔诚的很！任何干扰都不能扰乱他们的心思。一直达到火烧、刀杀也不动，才是真的和尚，这个人才是真的成佛了。

其中有个打钟的和尚，早晨天不亮就起来打钟，一直敲到太阳出来才不敲。晚上太阳一落另有一个和尚敲鼓，敲到一更天，就是晚上的九点多钟才不敲。打钟和尚的任务是要把人敲醒，不要沉睡，如梦初醒，叫人不要贪爱世界，不要贪爱红尘，要警醒。打鼓的意思是说，太阳一落黑暗来到了，需

用鼓来惊乱魔鬼，不能来扰乱人群。因此这两个和尚必须有“道恒”的人来承担。拿我们的话来说，必须是灵性很好的人才能承担，因为你灵性不好，就不能每天警醒。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四时四季，天天如此，不能中断，真不简单。

特别是那个打钟的和尚，灵性很好，温柔谦和，还有爱心。孩子们跟他捣乱，从来没有发过脾气。无论哪个孩子病了，他一听说，就满山遍野找草药来给他医病。这样的人不是够好了吗？甚至基督徒的爱心也赶不上他。他是十三岁出家，那时已经五十多岁了。因此我也很喜欢他，认为这个老法师这么好，他打禅打坐的时候，我在禅房周围看，他发现我很喜欢他。所以他经常跟我谈谈，也领我到禅房里面给我吃素鸡素鸭，我很高兴。当他给我谈佛教内容的时候，我也很佩服他。当时我心里说：等我小学毕业后，不到社会上去工作，要到他这里当和尚，因为他讲的很有道理，佛教也有意思。

相处一年多后，基本上不隔天的下午下课后我去找他。每次他总是和颜悦色的接纳我，一点不烦，总是耐心地给我讲佛教的道理。于是我更佩服他，尊敬他，我将来一定要当他的徒弟。可是到了第二年的冬天，发生了一个小事情，叫我的人生和我的思想起了一个大的转变。

那是在农历十一月份，北方的冬天，寒风呼呼，天气很冷。我下课后不想往禅房里去，他忽然去找我，说：“小弟弟！你到我禅房来一下，好不好？”当然他一喊，我就到了禅房，他说：“小弟弟！我今天请你帮个忙好不好？”我说：“我这十几岁的孩子能给你帮什么忙呢？”他说：“不，就你能帮我的忙，大人还不能呢？”我说：“真的吗？”他说：“真的。”我说：“真的话，我就不推辞，只要我能办到的一定替你办，你讲吧！”他笑了笑，从袖口里拿出两毛钱，说：“你拿着这个钱。”我说：“我怎么能拿你的钱呢？并且你们法师身上不能装钱，你从什么地方拿这两毛钱来？”他说：“你不要问这个。”我说：“你给我钱干什么呢？”他说：“你给我帮忙。”我说：“帮什么忙？”他说：“我十三岁出家，今年五十几岁了，一共到了两个寺，一个是少林寺，一个就是这个寺。一生一世就在这两个寺中，社会上从来没有去过，我从来没有吃过荤东西（出家人第一条诫命就是戒杀，另一条就是戒荤，不能吃肉，要吃素。），从来没有尝过肉是什么味道。现在你们学生来了，寺院门口办起了很多小饭店，我每逢从山上回来，从饭店门口一过，闻见一个气味，真是好闻啊！我一看是肉，我不懂是什么东西，问别人才知道是烧好的熟肉。哎呀！这么好闻，我很想尝一尝，可是我又不敢。若是别人说那不是肉，我也好藉此买点吃，开开味道。他们一说那是肉我就不敢买了。如果买点尝一尝，就犯了杀戒，灵性就会堕落下去。但我很想尝，一想起来口水就要垂下来。所以今天请你帮个忙，去给我买两毛钱的肉叫我吃，这算是对我最大的帮助。”

我一听，钱我是拿住了，但是我说：“老法师！这事我万万不敢作啊！因为你是个敬畏老佛爷的人，你的修行又这么深，几十年不再吃肉，不犯杀戒，如果我买肉给你吃，把你的修功破坏了，老佛爷能答应我吗？不惩罚我吗？”

我万万没有想到，他对我的答复：“小弟弟！你放心吧！老佛爷看不见！只要你不讲，老方丈不知道，就没有关系。”我一听大吃一惊。你这五十几年拜老佛爷的，听老佛爷话的人，不杀生，不吃肉。现在想吃肉，自己不能买，叫别人给你买，买的话老佛爷看不见。你所拜的是什么佛爷，什么神呢？这明明是泥胎，明明是假的了。

虽是这样想，因关系好的缘故，我也替他买了肉叫他吃。他对我说：“千万不要跟任何人讲。方丈

一知道不得了，我的道恒就被打下去，统统重新再修行。”我是没有和别人讲，也不给同学们讲，很守信用。当我蒙恩以后跟弟兄姊妹讲，这位老法师一吃肉，把老佛爷从我心里吃掉了，我再也没有一点心思相信佛教了。感谢主！神所安排的真好，幸亏他有这个错误产生，若是他不犯这个错误，我可真要去当和尚了，但主就这样的怜悯了我。

我在年青的时候，在神大爱的激励下，竭力追求去爱主，去过圣洁的生活。因此找了很多参考书籍去研究，也拜望了许多属灵伟人问得胜，成圣的秘诀在哪里，好叫我成为圣洁。立下雄心大志要讨神的喜悦。于是我就从多方面收集了很多道理，所谓的属灵伟人也给我提供了不少方法。当我在生活中实行的时候，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毫无功效。我里面的私欲之心，自恃之心，怎么也压不下去，也摆脱不掉。整天活在痛苦的挣扎中。

这时我在回想，他们给我讲的道理也不错，给我说的经历也不错，为什么对我不起作用呢？后来才略略知道一点，扫罗的盔甲叫大卫穿上是不能走路的。这是扫罗的盔甲，扫罗可以穿，大卫穿上就不能打仗得胜了。虽然知道了一点道理，生活仍然不能得胜，我实在痛苦得很！最后没有办法，我就跑到天主教去找他们的神父，主教，问他们内修的秘诀。他们也给我谈了很多道理，我很佩服。当时我认为，他们所讲的比基督教讲的还要好。我就照着去实行，还是不起果效，我真是苦到极点了。

后来我就经常禁食，禁欲，也不断的殴打自己，甚至每天走路时都喊着自己的名字说：某某人哪！你是个坏人，不能随便说话，不能胡思乱想。某某人哪！你是个基督徒，怎能有这样的坏想法呢？由于控制不了自己，不断叹气，喜乐渐渐的少，几乎听不见我说笑的声音，一天中叹气的的时间恐怕比我说话的时间多上多少倍。

有一次我的姊妹对我说：“你每天都在叹气，若是能收起来的话，恐怕三卡车也装不完了，你什么时候才能喜乐呢？”我说：“我喜乐不起来。”她说：“别人怎么能喜乐呢？”我说：“我不晓得，反正我喜乐不起来。因为我里面的旧生命太重，私欲太强，我清楚知道，就是我没有办法胜过它。我对别人讲，信耶稣有平安，但我里面没有平安；对别人说，信了耶稣后能过圣洁生活，但我的生活一点不圣洁，这不是我在欺骗人吗？想到这里，我就立志不讲道了。但弟兄姊妹有需要，教会有需要，又不能不讲。我只好昧着良心讲，照着圣经字句讲，照着神学课程讲，照着别人编好的题目讲。讲完以后，回想起来连自己也不晓得讲的是是什么。一下讲台，圣经一合，神是神，我是我；圣经是圣经，我是我；神与我，我与神，基本上没有关系。就这样的生活，真是过得矛盾的很！

有一天，我说：“主啊！我再和你办一个更深的交涉，你允许我这最后一个交涉，你不答应我也不行。”那天，天还不亮我就步行二十多里路到东海边。当时海潮还没有上来，我就跑到离海水有一段路的沙滩上坐下，祷告说：“主啊！今天我向你表明我的态度，若你不指示我得胜的秘诀，就是海潮上来我也不走了，叫海潮把我吞下去，我不愿意再活在世上了。这样过着欺骗人的生活，过着内心矛盾的生活。我内心痛苦，也还欺骗别人，主阿！你呼召我就作这样的传道人吗？我不愿意这样过下去。”祷告后我就仰着脸，望着天，等候主跟我说话，给我亮光。等了好久没有话语，也没有亮光。又过了一会儿，海潮上来了。哗……，水一直往上涨。我说：“主啊！我已经向你表示态度，你若不启示给我得胜的秘诀，就是被水淹死，我也不走了。”一会儿工夫水涨到了我的脚前，我的意志不能管住自己，不

由自主的忽然站起来，说：“主啊！水到了我的脚前，你也不回应我。”我就朝后退了两步，仍站在那里，因为主没有回答我。水到了我的膝盖，我还是不走，心里不断的在立志，也不停的在想着说：我不走，我不走，但是脚慢慢地退下来了。退了几步以后，海潮涨的更快了，水到了我的腰，心里急迫的开始往后退着走。水到了我的胸口，超过了我的胸口，离岸边还有两三丈远。我说：“主啊！我才二十多岁，就这样被潮水吞下去吗？”就有力的往岸边挣扎，还有一丈多远，水到了我的脖子上，我就不能活动了。我虽然会游泳，在这种心情之下，也不想再游泳了。我就大喊：“主啊！怜悯我！我才二十多岁，我不愿意这样的死去。”这时我也不敢再向神求什么，也不敢和神强嘴闹别扭了。神就怜悯了我，掀起了一个大浪，把我冲到岸上。我躺在岸上，望着天，说：“主啊！怎么办？”就在这种绝望中，万万没有想到，神向我发声音说：“那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。”（罗 8:2）

这节圣经我读过多少遍，也讲过，熟悉的很！甚至罗马书五、六、七、八章，所讲的圣徒经历，我都会背了，但从来没有发出光来。这个时候神一向我启示，每个字都象电灯泡一样，照在我灵魂的深处。里面忽然亮了：感谢赞美主！哈利路亚！我得着得胜的秘诀了，就是借着赐生命圣灵的律，使我得着释放。

圣灵是我的生命，我的生命在圣灵里面。我只要顺服圣灵而活着，让圣灵管治我，圣灵当我的家，我就能从罪和死的权势里得释放。过一个只随从圣灵，不随从肉体的生活，去成全律法的义，将人带到基督面前。因为基督在肉身上为我们的软弱，已经定了罪案，了结了我犯罪被定永死的案件。

我高兴得不知如何才好，就跳起来赞美神，欢欢喜喜地到家就对姊妹说：“我找到了，摸着了。”姊妹一看我满脸笑容，真是几年来破天荒的头一次，说：“你得到什么宝贝啦？”我说：“摸着了生命圣灵的律，这圣灵释放了我。”

从那一天开始，我慢慢学习过一个得胜的生活，慢慢经验一个释放的人生，是基督耶稣给我的。我信耶稣得什么？就是要得这个宝贝。神就赐给我这个宝贝，叫我里面得着释放，不再受罪的辖制。这不是说，罪不会干扰我，不敢干扰我，不再控制我。而是说，当我失败软弱时，罪不能长期压住我。我何时仰望主耶稣，顺服生命圣灵的律，我就马上被覆兴起来，把罪推出去。“罪阿！你从我里面出去，我与你没有份，我的心不是你应当当家的地方。”罪就不能再管辖我。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小经历。

我记得在文革时候，我在北方一个地方传福音。白天不能传，就藏在深山里面，夜里出去传福音。还有五个小弟兄，都是十五、六岁，家里很穷，但在属灵的路上很愿意追求。有一天夜里我们到山上祷告，祷告以后，他们拉着我的手说：“叔叔！我们要求你一件事情。”我说：“什么事情？”他们说：“你把你祷告的话语都写下来，叫我们背一背，我们好学习祷告。”我说：“小弟兄啊！祷告不是背出来的，也不是可以学会的问题。你还没有重生，你重生以后，有了主的生命，与主建立了生命的关系，在主生命的爱中，你自然就会祷告了。”他说：“真的？什么叫重生？重生的方法是什么？”我说：“你懂得十字架吧！为什么耶稣被钉十字架？耶稣被钉十字架与你有什么关系？你知道吗？”他说：“我信主半年多了，没有听过这个道理，我不懂得。”我说：“你要在主的十字架面前认罪悔改，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，耶稣是为你这个罪人和你所犯的罪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。你有罪，应当灭亡，主的恩典临

到你，主代替你钉在十字架上，受了律法的咒诅，担当了你的罪，流出了宝血，洗净了你的罪。你说：主阿！我愿意接受你作我的救主。这时主就借着圣灵进住在你心里，你就重生了。”感谢主！他后来实在蒙了恩典。当我第二次见到他时，他已经重生了。我说：“弟兄！我们俩今天办一件事，我写个祷告文给你读一读，好不好呢？”他说：“叔叔！我不要，不要了”。我说：“你会祷告了？”他说：“我会祷告了。”这就说明，生命的释放完全在乎是否与主建立了生命的关系。

有一次，在我们那个号房里有两个大学教授，为了分着吃两个小红薯，两个人打起架来。因为一个大一点，一个小一点。大的也不过比小的多一口，分不平均就打得不可开交。引起队长来劝架：“你们打什么呢？”他们说：“他比我多吃一口。”队长说：“你们不是大学教授吗？”他们说：“我不是教授，我要吃饱肚子。”这虽然是件小事，为了一个红薯，两个四、五十岁的教授，竟这样的打起来，真是好笑！

但是基督徒是个小百姓，是无名的小卒，你不叫吃就不吃，你若拿去也不向你反驳。可能自己所分的比别人还少，若看见别人可怜，还要再分一点给他。这种风格叫人怎么解释？我不分给你，也是合情合理的，因为在这些地方我也缺乏的不得了。而基督徒能甘心乐意的自己不吃分给别人，谁能办得到呢？有学问的人能作到吗？有地位的人能作到吗？有属世智慧的人能作得到吗？他们的人格真是表现得叫人呕心。但一个基督徒往那里一站，心胸宽大，叫人感到吃惊。他们不能不说：你们的信仰真是了不起啊！为什么呢？因为在人都没有法子过下去的时候，人人都失败跌倒的时候，基督徒却站着了，却显明出来了。

有一次，一个弟兄从西安到我家里来，给我带一盒点心，是西安的特产，装璜真好的很！漂亮得很！我舍不得吃。放一天又一天，摆在那里一两个月。孩子说：“爸爸！怎么不吃呢？”我说：“是西安的特产，太好看了，看看也好，以后再吃，有客人再吃。”孩子说：“不要叫坏掉了。”他一说坏掉，我有点怀疑了，打开看看吧！好容易把装璜打开，一看，原来里面是两块柿饼，还有个小糕。已经坏掉了。装璜那么好，但是不能埋怨弟兄，他不懂得，以为是西安特产。当我看的时候，圣灵说：“孩子！你是不是象这个东西一样？按人看真属灵，真好，里面是臭柿饼。基督徒不能有这样现象。但在教会中，真是有这样的基督徒啊！我还当过这样的基督徒呢！当了一阵子，自己也觉得不满意。所以我们必须摸着生命的律，让基督的十字架在我们里面作工，认识旧生命的败坏、破烂、丑恶、不可收拾、不可修补，必须钉死。神的工作不是补旧衣服，而是脱去旧衣服，穿上新衣服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这样就摸着生命的律了。

我在杭州读书的时候，西湖外边有个田丰山。在那里从前有个恩典院。宋尚节的一个同工，在宋尚节去逝后，就接续他的工作，办了一个工人造就的地方，起名叫恩典院。象神学院一样。听别人说，这个神的仆人是宋尚节亲自培养出来的。不但领他归主，又培养他作传道人。他原来是个珠宝商，蒙恩以后把珠宝统统都奉献了，为主传福音。宋尚节去逝以后，就把工作委托给他。他的讲道方式、动作和宋尚节一模一样。我没有见过宋尚节，我很想见他，可惜见不到了，因为他已被主接去。别人

看见这个同工讲道，就好像看见宋尚节一样，完全相同。我很羡慕听一听他讲道，见一见他的样子。

一个主日上午，我和好几位同学到山上去，要参加他们的主日聚会。要听听宋尚节徒弟的讲道。他讲道真象宋尚节，一会儿把茶杯摔掉，把桌子拍得梆梆响，大声喊叫，把我吓得一惊一乍的。虽然他也喊了，也摔了，也拍了，可是我的心一点也不受感动。“主啊！饶恕我太刚硬，他是宋尚节的学生，这么象宋尚节的讲道，我怎么不感动呢？宋尚节讲道别人都受感动，他的心迫切的很！责备罪恶，厉害的很！把茶杯摔掉。当他的翻译，真是难的很！若是灵里不通，翻译的不恰当，就把他推下去，不让他当翻译。他的同工也是这样光景，我听了一个上午，里面一点不受感动。一会儿我吓一跳，一拍桌子我吓一跳，杯子一摔我吓一跳，一吃惊，里面还不受感动。“主啊，饶恕我，我的心这么刚硬，怪不得你不使用我，我心太刚硬了，赦免我的罪吧。”再认罪也不受感动。

当时我还年轻不懂得，等到下山后，我说：“同学们！你们怎么样，受不受感动？”他们说：“不知什么缘故，里面一点不受感动。”我心里才平静一点。这不是我犯罪了，因为都不受感动。多年以后我才明白。样式可以学，灵感得不到。宋尚节要蹦要跳，不是学来的。是圣灵里感动他，他恨恶罪恶，不得不抓着你。“你为什么还要犯罪，若不认罪悔改，就灭亡了。”他恨恶得很！又蹦又跳，大声喊叫。当他翻译的被他推下去，因为他的灵感急得很！他翻不出来，弟兄姊妹听不清楚，所以把他推下去。他不是故意装成那个样子。但他的徒弟是跟着他学的，外边学的虽很象很象，又蹦又跳，又摔杯子，又喊叫，可是没有那个灵感，所以听的人丝毫不受感动。我不是在论断他，他也是神的仆人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属灵的工作是用生命建造起来的，不是从外边学来的，不是受环境影响来的，也不是属灵的舆论促使来的。若活在这个情况之下，就要受欺骗，就追求不好。

在我小的时候，我的妈妈因为信耶稣，受家庭逼迫。带我到一个地方，是属灵的团体。他们叫耶稣家庭。这些人都是受逼迫，没有办法生存下去，有个弟兄把他们找到一起，大概有二、三十人，姊妹占多数，在一起生活。生活很艰苦，没有生活条件，整天是喝点菜汤，偶然得一点饭食充饥。但他们真是彼此相爱。每天都是同心合意地祷告。就如谢饭这件事来说，也不是只说三五句话，起码也要祷告二十分钟，甚至菜汤都凉了，因为他们不以吃饭为主要。每天晚上的祷告，到十二点还没有人睡觉。如果传福音的话，抢着去。哪里的福音难传，都是忍受着逼迫争着去。我是在这个环境里受教育。听不见骂人，撒谎的声音。他们彼此之间谁也不埋怨谁；谁也不论断谁；谁也没有不满意的。我爱你，你爱我；我谅解你，你谅解我。有一个人不舒服了，都来安慰他，服事他，为他祷告。一件好衣服拿来了，谁也不肯穿，互相推让。真是彼此相爱，心心相印，同契连肢，一片属灵的空气宜人。

可是，有一天发生一件事情，叫我一生一世也不能忘怀的。有一个小弟兄，有十八、九岁的样子。他也到那个团契里面受造就，追求属灵，也很热心。祷告起来一哭就是半天，到半夜还不睡觉，祷告读经，舍己为人，真是爱主，真是属灵的很！

有一天，他找到我说：“小弟兄！你饿不饿？”我说：“饿。饿也没有东西吃，整天喝菜汤。”他说：“你想不想吃大饼？”我说：“哪里有大饼？”他说：“你要吃大饼，我告诉你一个方法。你看！马路边有个卖烧饼的，你去拿一块。”我说：“我怎么拿呢？我又没有钱？”他说：“到早晨，买大饼的人很多时，你是小孩子，人不注意，手一伸，拿一块过来，我们两个人吃，好不好？”我说：“可不可以？”他说：“可以！你是小孩，大人知道了，也不会打你。”

我因肚子饿得很！我从前不会偷，他教我偷。我也不想去偷，不管如何，拿一块回来就好。我跑去了，没有拿到饼，也让人家抓住了，并且挨了两个巴掌回来了。我说：“哥哥！你的方法不灵。不但没有拿到，人家还打了我两个巴掌。”他说：“不要讲，不要让大人知道，你可不要讲是我教你的。”我没有讲，怕自己丢脸，但是这个事却印在我脑子里面。

这个弟兄属灵不属灵！每天祷告到半夜，那么舍己，扫地，挖野菜，怎么作这个事呢？他自己不作，叫我去作。这又叫我明白一个道理，在属灵团体和属灵的环境里，能叫人属灵吗？是不可能的。想靠属灵团体的影响，靠属灵空气的影响，靠属灵舆论的影响，来达到属灵的地步，是不可能的，恐怕还要上当。但我的意思不是不需要属灵的团契，是十分需要的。应该是里面的力量和属灵空气相称起来。光靠外面的教导，应该怎样走路，怎样说话，怎样与人共事往来，去作属灵人，那是不行的。如果没有新生命的感觉，没有生命的追求，只靠外面人的要求和催逼，强迫人模仿那一套，不但不能走上正确的道路，到后来可能表现得更加丑恶的很！

我们要记住，当神把一件事情摆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；当神把十字架摆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不要用自己自己的意思去打神的岔。神既这样安排了：主啊！你是神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的安排没有错，叫我顺服吧！叫我谦卑吧！我们只管顺服，谦卑，照主的旨意而活着。我们试试看，是不是神叫我们走倒楣的道路？是不是神叫我们蒙很大的羞辱？可能为真道的缘故，偶尔受一点羞辱，但是我们最后必要得着大荣耀。

我年轻的时候在想：主啊！我为你传福音，你要保护我。不叫我为你坐监，坐监太苦了。在解放以前为主坐监更难的很！听说一些人为了传福音，被关起来，在那里面的苦难是人间难以形容的，所以很害怕。但主天天把我的意愿打破，照他的意思非叫我坐监不行。一坐不是一年两年，是长时间的。一次不行，两次；再不行，再来一次。这一次我明白了：主啊！你叫坐监，是你待我好。你若不叫我坐监，我这老自己想死是不可能的；想摸着生命的路，更是不可能的；想在人面前不求人的荣耀、不求工作享受、不求事业成功、不求人的谅解，也是不可能的。因为我的本性太败坏、自尊心太强。你不给我利益可以，不给我享受也可以，你要破坏我的名誉，那我不答应。我死也要和你拼，讲个明白，我将理争过来，是我对是你错。

在物质方面，你要什么，我就给你什么。我给你点周济，是我可怜你；你骂我一句，我不还你，是我可怜你，因你的程度太差。但是我是属灵的，理在我这一方面，是我对。主说：不管你外面如何虔诚，你里面的老我不肯受对付，就永远的不对。怎么能把你的老我对付掉呢？就是把你摆在你所不愿意去的环境当中；摆在你不能工作的环境当中；摆在你不能争执的环境当中，叫你没有办法维持自己的自尊心。别人批斗你、骂你、打你、羞辱你，说：“你是帝国主义的走狗；你是中国人民的毒虫；你年纪轻轻的，有学问，不为社会主义服务，却宣传帝国主义的封建迷信；你是社会主义的败类，非把你整透整臭不可！”

像他们无故加在我身上的这些话，在平常的环境中，我能愿意吗？我能答应他们吗？可能我还有更厉害的话对付他们，说：“你们才叫骗子。挂着羊头卖狗肉，连你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东西。”在那种环境里，心里面冤枉的很！也不敢作声。只有心里说：主啊！他为什么这样骂我呢？

主说：“不骂你骂谁啊？因为你要当我的门徒，你要跟从我。他们骂我是大异端；是大罪人；骂我是拆毁圣殿的；骂我是破坏律法的，我能不冤枉吗？我不难过吗？但是我讲一句话没有？我有没有自爱自怜的感觉？如果我有这些话，今天就没有你了，你与我就毫无关系，所有的人也就与我没有关系了。但是为了救你的缘故，我低下头默默无声，你打、你骂、你羞辱、你把我钉十字架，我只是默默无声。这是父的旨意，是父安排好的。我祷告说：父啊！倘若可行，叫这杯撤去吧！太苦了。不但是肉身苦，心灵的痛苦更利害。”

主耶稣的祷告神不应当听吗？神应当听，也必要听。但为了遵行父的旨意，他才祷告，说：“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照你的意思成全吧！”这就叫十字架。就是不要照我的意思，要照神的意思。有了这样的心态，他和神的关系联合起来了。明白了神的旨意，摸着了生命的律，知道了走十字架道路就是事奉神。你们骂吧！我的心向神无愧，里面平安；你们打吧！这是神许可叫你们打，再打不嫌疼，不难过；你们不叫我吃饭，我就不吃饭，我是为神不吃饭；你们叫我站着，我就站着，这是神叫我站着的；你们叫我作苦工，我就顺服的去作，我知道这中间有神的美意。

有一次，我的嘴动了一动。他们看见我的嘴再动，知道我在祷告，就不给我饭吃。你是信耶稣的，不能吃饭，把碗放下来。这还是个小事，还用个最毒的办法惩罚我，叫我面对着墙站立，两手伸开挨着墙，两腿也挨着墙，胸部抵住墙，眼睛抵住墙。这样站六个小时，腿都站肿了。可是稀奇的很！开始的半个小时，疲乏的很！难过的很！动也不能动，有人在旁边拿着棍看着，动一动就挨打。主帮助我没有叫我动。半小时以后，主啊！这是你所许可的，感谢赞美你！忽然没有困乏的感觉了。一下子六个小时都没有动。他们来说：“不错！你真是个听话的人，接受改造了。”把他解除了。

我们在苦难当中，断断续续地多次经历到新生命的焕发力量。当新生命释放出来的时候，就不怕刑具，就不怕他们的厉害恐吓。我有一个小小的经历。当我坐监的时候，有几天心情不大好，信心也软弱，有自爱自怜的感觉。忽然把我提到法庭上去。当时正是暑天。我一到里面害怕得全身发抖，嘴唇发紫，象冬天冻得不得了一样。审判官说：“你冷得很吧！给你拿棉袄穿好不好？你还是基督徒呢！我还没有判你刑，你就害怕成这个样子，你的信仰有什么了不起的。”我的心里更难过的很！只顾发抖讲不出话来。被人讥笑得非常可怜！

我到监狱后还羞愧得不得了。“主啊！我怎么这样可怜！我还想为你殉道呢！为你流血呢！审问审问我就吓得连话都不敢讲了，夏天还要穿棉袄，多羞辱啊！主啊！我怎么这么可怜！什么原因呢？主啊！你怎么不与我同在呢？”主说：“你这两天想的是什么？从早到晚有什么感觉？都是自己的感觉。你自爱自怜，你一直在想，自己太苦，太冤枉，太难过，太孤单。家庭怎么办？儿女怎么办？你光顾自己，当然你要失败。他们是要打击你的自己，是要夺去你的自己，你也要保守你的自己。由于你舍不得，怎么不害怕呢？”主给了我这个光，我就向神认罪悔改。

一个月以后，我里面对付清楚了。我就对主说：我没有家庭，没有工作，什么教会的事业，我都没有了，我只有你，你命定我在这里和你交通，在这里事奉你和在外面传福音是一样的重要。我能安心的和你交通。主阿！我的心在仰望你，我的心在祷告你。比我灵修的时候祷告还要好，比在祷告会上的祷告还要好。我里面和主的交通好的时候，又把我提到更大的法庭里去，是重要的犯人才能在那

提审的地方。十二个人审问我一个人，台子上面有棍棒、电棒、绳子、脚镣、手拷，还有手枪。十二个人把我包围起来，还给我戴上刑具。但我里面没有一点害怕的感觉，好象比请我讲道还要坦然。这个问一句，我以神的话回答他们；那个问一句，我还用神的话回答他们。他们八个人都不能定我的罪，因为他们所发的话，我都把他们驳倒了。这好象过堂一样，过来一个打下去，过来一个打下去，八个人都下去了，这四个人也不再讲了。他们说：讨论讨论。我不知道他们议论的是什么。他们出来后说：你这个人好厉害阿！不要认为我们没有办法你，你等着吧！我们用更厉害的办法审判你，你回到监狱里好好想一想。审问就这样的结束了。

从那一天以后，好几年都没有提审过我。我说：“主啊！这一次我真经历到你。你的生命真伟大。和你交通真好。还是我这个人，一个月以前，一个人提审我，还没有刑具，我吓得发抖，穿棉衣服还不行，蒙羞啊！一个月以后，十二个人围着我，审判我一个人，还有刑具，还有手枪，我怎么不害怕呢？我是傻子吗？我的神经出问题了吗？没有出问题。若出问题的话，他们问我的话，我不会答复得非常恰当，叫他们没有办法再问。我从哪里来的这个力量？主啊！我敬拜你。你是神，我是人；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，我是你手中的小器皿。主啊！我明白了，若没有这个情况出现，我怎么会认识你呢？怎么知道你奇妙的作为和大能啊！”

我是个无学问的小民，在农村长大的。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跑来跑去，受尽了颠波流泪之苦。我也没有读过大学。别的同学有机会到延安去，神没有叫我去。目的是叫我作十字架的使者。解放以后，他们都生官发财，光宗耀祖了。有当主任的，有当局长的，有当书记的，他们耻笑我，说：“你是怎么搞的，怎么拣选信耶稣那条路？你真没有眼光，真是一时糊涂，白吃苦头，你看我们。”我说：“你们真有本事，你们命运好。但我不求那个命运，我另外有一个命运。我是往天上走的，不是往地上走的。”他们说：“天在哪里？太迷信了……。”我说：“天在我的心里，天在我的上面，天在我的前面。”一天一天的过去，一年一年的过去，一个消息传来：某个同学当军医大学的教务主任，那么光彩！忽然发心脏病死了，才三十几岁；又传来一个消息，一个表兄弟遭到很大的苦难，非命呜呼了；还有一个同学在贵州某处作税务局局长，他是年纪最小的一个。我从监里刚刚被释放的时候，是他劝我怎么走这条路的。他在文革当中，被红卫兵斗倒了，眼睛被打瞎了，左胳膊被打断了。他的妻子是贵州人，因为他当了局长，才嫁给他的，生活过得很好，很有前途。现在一看他丈夫到这个地步，被关在牛棚里面。连乞丐都不如，就这样悲悲惨惨地离开世界去了。但我这一个无学问的小民，在人看是傻瓜、是迷信的人，直到如今在神的保守中还站在人群当中。

我的眼睛没有瞎，我的耳朵没有聋，我的腿也没有断。我被关的时候，我的眼睛是瞎过，耳朵是聋过。他们叫我睡在什么地方呢？有日本式的马桶，叫我手抱着马桶蜷着睡。他们要吐痰在桶里面；他们要大便、小便在桶里面。甚至他们故意把痰吐在我的身上，把大、小便都便在我的身上。头发没有一天是干净的，因为没有水洗。眼睛很快就肿起来，也流了脓，耳朵也发炎，因为没有地方看，也没有东西擦。就把破的棉袄撕下一小块来擦，越擦细菌越多，慢慢穿孔了，一穿孔就聋了，眼睛也看不见了。

我的姊妹给我送东西来，监狱长说：“瞧瞧你的爱人吧！他为了信耶稣，到了这个地步，成了瞎子

聋子，再过下去更可怜的很！”我姊妹很好，她说：“我们是信耶稣的，耶稣知道！”所以不理他们。可是没有想到，现在我的耳朵不聋了，眼睛不瞎了，小圣经五号字，光线好，我照样看。坐火车、坐轮船我照样看。别人看见说：“老同志！你眼力这么好，这么小的字你不戴眼镜也看得见，车震动着，你也能看得见。”我从心里说：感谢赞美主！这是神迹。

后来那些审判我的人问我：“有神没有？有耶稣没有？神在哪里？”我说：“在天上，也在我这里。我就是神的写照，我就是耶稣的代表。”他们说：“我看看你的鼻子，象不象耶稣。”我说：“从我的头发到我的脚底都是耶稣的作为。没有耶稣，就没有我这个人了。”他们就没有话可讲了。

我在小的时候，读书不在本地方，离家约有二百多里地。那时没有汽车，是步行。去一次需要三天的时间才能到学校。放假也要回家，跑一天住下来，跑两天住下来，到第三天到家里面。在回家的路上，再累，天快黑了，还要再跑几里路。今天多跑几里，明天少跑几里，后天可以早一点到家里。信耶稣也是如此，有了方向，有了目的，或说活在光里面，就不怕路难行了。

有一次我去传福音，下了大雪。一路上跌到雪窝里好几次，几乎爬不出来，爬上来还是感谢主！哈利路亚赞美主！等我跑到学校以后，头上堆了厚厚的雪。同学们把我身上的雪打掉，换了衣服，这时脖子，肩膀，全身都肿了起来。同学们问：疼不疼？我说：不疼。不是不疼，我还是肉体怎么不疼呢！疼是疼，疼没有把我压倒，疼着还赞美神，哈利路亚！早晨照样起来祷告，不睡懒觉。什么力量呢？我心里明白，是新生命的力量，是基督复活的生命进到我里面了。借着举目望铜蛇，仰望十字架，才有这样的改变。这是唯心作用吗？是信仰教条吗？都不是。就是凭着信心仰望十字架，流出眼泪，懊悔自己，主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了。

我在南京读书的时候，整天拿着福音单张，到处跑着传福音。跑到下午到山里面睡一会，回到学校里。老师说：干什么去啦？我说：传福音去了。我一直这样的跑着传福音，有几个人相信了呢？几个月得了半个灵魂。怎么叫半个灵魂呢？

在一个布道所里，有七、八十人，我讲完道以后说：有没有信耶稣的？信的人举手。一个人也不举手。哎呀！我心想：主耶稣啊！我累得这么很！这么恳切！又流泪又流汗，他们不受感动，他们的心真刚硬的很！

我又一想，大概不好意思举手，难为情。我又说：信耶稣的请留下来，和你谈谈可以吧！好了，一个出去了，两个出去了……。主啊！不留一个吗？到最后都走光了。我的心多么伤心啊！主啊！这一天下午传这么多的福音，这么费力气，一点没有果效。正在忧愁灰心的时候，后面有一个人在墙角边蹲着，手捧着脸。感谢主！还有一个小灵魂。我跑过去，说：“朋友啊！愿不愿意信耶稣？”他说：“我相信耶稣，但我有一个难处过不去，你能把我的难处解决，我就没有顾虑了。”我说：“什么难处？”他说：“我两天没有吃饭了。”他是一个军官。军队打败了仗，他跑到南京，政府不管他。他就带着妻子，孩子在马路边住着。有时到行政院去闹，人家把他撵出来了。两天没有吃饭了，妻子没有吃饭，儿子也没有吃饭，这么多人去听，他在后面墙角蹲着，想休息一下，正在纳闷呢！

我说：你没有饭吃，跟我去，到我家里，我给你解决。他到我宿舍里一看，我也没有钱，只有一条黄尼子大衣。当时我热心的很！只要你信耶稣，大衣不穿都可以。就拿出来，说：“朋友！你拿去，给你了。”他说：“真的给我？”我说：“你把它卖掉，买饭吃，只要你肯信耶稣。”他说：“真的？”我说：“真的。”他就磕头，谢谢你！你太好太好了。他起来就跑，把衣服也拿走了。他也没有说信不信耶稣。这不是半个灵魂吗？从此以后，再也没有见过他，是死是活也不晓得。

我的父亲在本街房里，没有人不佩服他的，我内弟说没有神，没有耶稣，我大伯的生活行为真是太好了。我的街房三千五百户人家，从老到小没有不说大伯好的。他没有口才，不会讲道，他也不多讲话，整天祷告读圣经，走路祷告，吃饭时也祷告。早晨起来不和人讲第一句话，先和主交通。他圣经不知道读过多少遍，恐怕二百遍也不止了，天天拿着圣经不放。

他有很多亮光，没有用文字写出来，因他没有这个恩赐传福音。他的生命却影响街房邻居，他们都说他是个老耶稣。我的亲戚都是我父亲带领信耶稣的。没有一家不信的，远亲近邻都信主了。他没有口才传，都领人信主了。因为他的生命太丰盛。有一次，我的两个婶婶在吵架，谁也说不下，我的奶奶也没有办法。我的一个婶婶的儿子突然喊说：“大伯回来了。”两个婶婶立刻不吵了，各回自己的房里去。我当时想，哎呀！我的爸爸真伟大，婶婶这么厉害，一听大伯的名，害怕的就跑掉了，不敢吵了。

我蒙恩以后才明白，父亲这么有权威，有威信。他有学问吗？有道理吗？都没有。他像老绵羊一样。为什么婶婶会尊敬他呢？有一个原因，我父亲弟兄三个，我的妈妈去世以后，有我两个婶婶在一起烧饭，不能都烧饭啊！今天你烧，明天他烧，轮流着烧。烧饭的时候，晚上要交班，她们两个人都有一个想法，我今天把柴烧完，把米吃完，叫你明天作难。我的爸爸每天晚上回去，到厨房看一看，瓶里油没有了，盐也没有了，柴也烧完了，这明天弟妹怎么做饭啊！于是把油倒满，把柴抱满，把米倒满，就睡去了。他们谁也不知道，因他们都睡着了。

第二天早晨，到厨房一看，柴、米、油都是满满的。嫂嫂啊！真是感谢你。大婶子一听，欢喜得很！油吃完了，柴也烧完了，从哪来这么多东西呢？弟弟没有干，是谁干的呢？时间一长，发现是大哥哥干的，怎么不受感动呢！大哥哥啊！下次我再也不对付弟妹了，不敢那样对付她了。像这样，她怎能不佩服大哥哥呢！

她们为什么这样做呢？因为她们都是刚刚信耶稣，不懂得，争争吵吵的，闹意见还要彼此报复。我不能不用行动感动她们，劝一劝她们。她们不愿意作，我去作。作错了我给改正，我也不讲话，当作的我去做。你有缺乏我给你作，这是应当作的。就这样把主的道表明出来了，谁不佩服他啊！他的见证太多了，他灵里面透亮的很！我在外面事奉主的时候，他常给我写信，他的信不讲属世道理，没有肉体味道。什么想念儿子啊！什么缺乏东西不？没有这样的口吻。都是当他祷告清楚后，有了感动而写的。

我也有个想法，我有了软弱，有了难处，我也祷告主，叫主给我解决。我不愿意写信给父亲讲。想想那么远，何必麻烦他老人家呢？何必增加他的负担呢？但是每当我软弱，我有难处的时候，他的信都来了，说：孩子啊！不要软弱，不要伤心，有主给你同在比什么都好。他用主的话勉励我。稀奇

的很！我也没有给他写信，他怎么知道的？一次、两次都是那么的巧！十次、二十次都是如此。我明白了，我爸爸的灵很透亮，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。他知道我要软弱，知道我有难处，就借着神的话来安慰、看顾我。

前些日子有个作官的人找到我，说：“我们不防碍你的信仰，但你要听我们的指挥，到我们指定的范围过你的宗教生活。你是讲道的，你可以随便讲您的圣经，就是不能在我们指定范围以外传福音。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讲呢？因为我们是执行神旨意的。”

我说：“你说这话我不明白，你是在世上作当官的，怎么执行神旨意呢？你信不信神哪？”

他说：“我不信神。”

我说：“你不信神，怎么讲这话呢？”

他说：“我们尊重你们的信仰，遵守你们圣经上的教训。”

我说：“什么教训呢？”

他说：“你读过罗马书十三章吗？”

我说：“我读过了。”

他说：“罗马书十三章说：在上有权柄的，人人当顺服他，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。我们的权柄也是神给的，你当听我们的话，当顺服我们。我们佩剑不是空空的佩剑。因为神给我们权柄叫我们管你们的。你不听我们的话就是不听圣经；你不听我们的话就是违背神的旨意，对不对呀！”

哎呀！他说着我听着，我心里头在想：“他是想用圣经把我的信仰压倒。我不听他的话就是违背圣经吗？我的信仰就不正确了吗？我不听他的话就是违背神旨意吗？这不就是犯罪了吗？”正在思想的时候，圣灵就借着圣经上的话开导我的心，就叫我明白了神的心意。

我说：“同志！你对圣经读的还不够熟。”

他说：“我怎么不够熟，我会背下来了，你怎么没背下来。”

我说：“你对圣经再熟，还不会讲，为什么把圣经领会错了，也讲错了。我承认你的权柄是神给你的。我的神不给你权柄你无法干涉我，甚至说，你连问也无权问我，是我的神许可你来管理我的。”

他说：“对呀！神叫我来管你，叫你听我的话，到礼拜堂里去。”

我说：“但是，你却忘记了一点，你把权柄用错了，越规了，超过了范围之外。圣经是怎么说的呢？“作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，乃是叫作恶的惧怕。……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，他是神的用人，是伸冤的，刑罚那作恶的。”你们当执行你们的权柄，去刑罚那些作恶的人、去管小偷、去管扒手、去管打架的、去管贪污的、去管那些行贿施贿的人……等等去管这些事情。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是行善是行恶？我问你，我在什么地方传耶稣，说：“你犯罪去吧！你不要听政府的话；你不要听厂里制度；你不要听老师的话；你不要听父母的话。我有没有这样讲过？”

他不讲话了。我接着说：“我们信耶稣传真道，不但叫人得生命，也因这生命叫人行善、叫人做好人、做个良好的公民、做一个孝顺的子女、做一个很好的学生、做一个很听话的工人、作一个优秀的职员，这能是作恶吗？我们没有作恶，我们是在劝人行善，你们怎好管我们呢？你们真要管我们，是你们违背了圣经，是你们干犯了我们的信仰。再重一点说，是你们违背了中央的宪法。”

他这一听把眼一瞪，说：“你当然比我会解圣经了。”

我说：“不是我会解释圣经，而是圣经把你关起来了。”

于是他把面孔一板的说：“你要知道我有权柄，你若不听，我把你关起来。”

我说：“我承认你能管着我，但我也没有给你作对，是你提到了圣经，我们就谈谈圣经上的话吗！”

他说：“我不再给你谈圣经，你若我的话，我就有权柄判你的刑。”

我说：“我也承认你有权柄判我的刑，但我没有犯什么法啊！”

他说：“你再不听，一直对抗到底，我就用权柄杀你的头。”

我说：“朋友！如果你能杀我的头，我就跪下来，磕一百个响头谢谢你。”

他说：“你这是怎么意思呢？你发神经病了吗？”

我说：“没有发神经病。”

他说：“你为什么讲这话呢？”

我说：“如果你不砍我头的话，我在世上活十年，二十年，到将来见主面时，我可能会软弱、可能会失败、可能会得罪神。当我见神面的时候就不能得赏赐了。今天你因我传神的道，传神的话，把我杀掉了，我可以百分之百的在主那里得冠冕、得赏赐了。我毫无疑问的说：『主阿！你把冠冕给我吧！因为我现在没有软弱。在受逼迫的时候为你流了血。』主当然给我赏赐了。”

他说：“哎呀！你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哪！没有办法对付你们，你们真是狡猾的很！”

我说：“不是狡猾，我们是坚守信仰啊！”

我们的主太伟大，他托付我们的工作也太伟大。前些年，有人叫我在我们那个大地区里面当政协委员，虽然报上去三个名子，就批下来我一个人。他们拿着用红绸子包着的有一个伟大人物像的奖状，由居委会主人、居民干部领着，到我家里报喜来了。

那天我不在家，我的姊妹在家。他们一进门就喊着我的名子，说：“我们向某某人报喜来了。”

我的姊妹说：“你们报什么喜？”

他们说：“你的爱人，这一次中举了。在咱整个大区里面几百万人代表，报上去三个人，只有你爱人一个人被批准了，多么光荣的很哪！第一，送一张伟人奖状；第二，被认为本区的宗教代表；第三，身兼本区基督教三自委员。”

我的姊妹一听，就哭了。因为一个认识神的人，就不认为这世上的虚荣是美好的，反而是羞辱的。于是我的姊妹说：“我真谢谢你们！这样责任，我们真不配。本来是应当听你们的话，为人民服务，可是我的丈夫他的思想不大好，不会为人民办事，他一脑子耶稣，你们是不大欢迎耶稣的。”

他们说：“那不要紧，我们尊重他的信仰。”

我的姊妹说：“不过他呢？除了耶稣以外，他什么也不懂得，只会劝人信耶稣。政策问题他不理解，恐怕把政策领会错了，传达错了，那一来的话，就违背上级政策了。对人民没有益处，还会有害处，这样我们谢谢你们，你们把这责任拿去吧！给思想好的带吧！”

他们就没有什么可讲的了，反而流着泪说：“对不起你们！从前的事我们没有给你们平反，你们不要计较。”

我的姊妹说：“我们从来不会计较。我们若计较的话，早就上诉了。我们从来没有上诉过，因为我们知道，这是我们应当走的道路，这是耶稣的恩典临到了我们。”他们没有办法，只好退回去了。

我刚到南方的时候，主亲自引导我叫我去传福音，我就天天传福音。传了四个半月，我的小书包里装着福音单张，天天出去发福音单张，没有一个人相信。

有人说：“发的什么东西，我看看。有没有钞票？没有钞票谁要这东西！有没有面包吃？没有面包谁信你这个洋教！”

还有人说：“来、来、来，我吐痰没有带纸，给我一张。”吐一口痰扔掉了。

还有人说：“来、来，我上厕所没有带手纸，给我两张。”就这样的光景。但是我并没有灰心。只说：“主阿！是你叫我来传福音的，几个月来，没有人相信，反而是这样的反应。”

主说：“他们信不信不是你的事情，你传不传是你的责任。我叫你传福音，没有果效，你不要管；如果某一天有人应该得救，你没有传，他没有得救，这是你的责任，我向你索帐；你传了，他不信，那不是你的问题，你只管撒种子就好了。”

我说：“主阿！工作没有果效，还有什么兴趣！没有兴趣就不能刺激我的爱，所以我没有力量了。”

主说：“我在世上那三十三年，从伯利恒到各各他，有什么果效呢？我拣选了十二个门徒，整天造就他们，和他们在一起吃、在一起住、在一起工作、在一起祷告，叫他们经历我所行的神迹奇事，到最后他们都离开我走了，我灰心没有？我没有灰心。因为上十字架，就是我当走的路。这十二个门徒不能体贴我的心肠，不能同情我，不能帮助我，都离开我。彼得虽然说爱我，却发咒起誓背叛我。我就不遵行天父旨意了吗？”

我说：“主阿！我的灰心是错误的，我没有真心背十字架。主阿！你饶恕我，我不体会你的心肠，不配作你的福音使者，不配作你的仆人。”

这时候，神又重新将力量赐给我，使我有能传福音。里面有个意思说：“我传一辈子福音，就是连一个人也不信耶稣，我也要传，好坦然无惧的见主的面。因为神的旨意我遵行了。成绩不属于我，果效不属于我，责任属于我。我的责任尽到了，下面的工作是主的工作，是主的责任。”

我们只要听从主的话去传，去遵行神的旨意，主的时候到了，必定能叫我们看见福音的果效。只要主说一句，向右边撒网，大鱼、小鱼，一百五十三条，都呈现在我们的眼前，并且还都是大鱼。看来得鱼有主的时候，还得有主的命令，不是凭着我们整夜的劳力。彼得、雅各都是老打鱼的，都是老行家，在神训练他们的时候，虽然整夜的撒网，什么也没有得着。

我告诉你们，我开始传福音的时候，不会传，也没有恩赐，只是里面被主的爱激励，火热的去传福音。怎么传福音呢？看见一个老大娘，就说：“老奶奶，你到那里去。”她说：“我到某某地方去。”我说：“我跟你顺路，你这么大年纪啦！我替你背着包袱吧！”她说：“你这个年轻人，怎么这样好的很！替我背包袱。”我背着包袱就说：“老奶奶！你听说过耶稣没有？”她说：“什么耶稣阿？”我说：“耶稣能救人哪！”她说：“是怎么救人的阿？”由于我不懂得，讲不出个所以然来，只是说：“耶稣爱你。”她说：“耶稣是怎样爱我的？我不要耶稣爱我，我有丈夫、孩子爱我。”我说：“耶稣一定爱你。”她说：

“我不要耶稣爱我。”我说：“你信不信呢？”她说：“我不信。”我说：“你不信我要哭了。就这样哭着说着：你信耶稣吧！耶稣真是爱你。”她被我哭得没有办法了，就说：“孩子别哭了，我信、我信。”我才不哭了。

有一天我走在路上，遇见一个人赶着马车走来，我就说：“老大爷！我到城里去，我顺路坐坐马车吧？”他说：“好！小孩子上来吧！”上了车就说：“老大爷！你听过耶稣没有？”他说：“什么耶稣？”我说：“耶稣爱你。”他说：“什么爱不爱，你想坐我的马车，就坐马车好啦！”我说：“耶稣爱你，还能救你的灵魂。”他说：“什么灵魂不灵魂的，只要吃饱，有钱花就算了。”我说：“耶稣爱你。”他说：“我不懂得。”我说：“你不懂得，我要哭了。”我又把他哭得没办法了，他只好说：“你别哭啦！我信耶稣。”他一信耶稣，我就下车走掉了。我就用这样的方法，救了几十个人信了耶稣。

我们不凭恩赐事奉神，而是凭心地诚实事奉神。若只有恩赐而没有诚心，而没有将心交给主，那就可怜的很了！

就如今天的医生，医术可能都有，缺乏的是没有医德，给病人看病时一点没有体恤的心。

我看那手术室里，给病人开刀就像给牲畜开刀一样，一点不体恤病人的痛苦，这划一刀，那划一刀，开错了再开一刀，这是我亲眼看见的。他们虽然有技术，却没有爱人的心。病人多受痛苦，经常出事故，开完刀常把镊子忘到肚里面、把棉花球忘到肚里面。以后没有办法，再重新开刀。

我说：“医生啊！你这样做，良心何在？”

他说：“现在的医生还讲什么良心，只要一天干完八个小时的工作，到时候去拿工资算了。”可怜不可怜！

有一次我生病了，不大舒服，要送我到医院去。我说：“我死也不到医院去，我不要医生开刀。”主也不叫我去，就怜恤了我，没有去看就好了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出现呢？因为医生只有技术而没有道德阿！

早几年借着环境的驱使，把我放在一个医院里面作护理，因为我不会作医生，就作一些扶助工作。因为我是基督徒，他们都知道；我是一个传道人，他们也知道；我是为着信仰受着一些难畏的，他们更清楚。所以把我放在一个最卑微的地位上面，待遇也很低。可是我里面清楚说：这是神的旨意叫我去的，所以我就不以这个待遇为念、也不以地位为念、更不以工作为念。每天保持着和神的亲密关系。当他们休息的时候去看电影、去看报、去说说笑笑。但我的里面有个要求是说：应当读圣经。按外面的环境看是不容易了，如果再这样把信仰表现出来，生活和别人还是不同：别人笑，你不笑；别人说，你不说；别人看，你不看；在工作上别人偷懒，你却殷勤；就会给别人带来很大的反感，那我的人生再往前走就没有希望了，也永远没有转变待遇的机会了。

但里面的要求是说：不能和别人相同；不能给他们有共同之点；我和他们的人生观不一样，是两回事情；我的方向、我的生活和他们不是一起的。为什么和他们一样同流合污呢？过他们的生活现象呢？说他们的话语呢？我只有顺服主。你们娱乐你们的；我打开我的圣经书；你们高兴你们的，我歌唱我的神；工作里面你们可以随便的阳奉阴伪、可以随随便便，但是我里面抱着一个顺服主的态度；你们不能做的、不肯做的摆在我身上，我只好忍耐着去做；我也没有想着说在那种情况里面为主作见证。

证了，不过愿意把头低下来，顺服神的旨意，慢慢的一天一天的过下去。

一年多以后，有一天我在一个地方休息。忽然一个领导想和我谈谈，拍拍我的肩膀说：“某某人，我想跟你谈谈话。”

这个人，他从前经常说：“要跟我谈话。”但是我里面好象有一个顾虑，认为他跟我谈话，总没有好的目的，可能想从我的话语里面得些把柄。我心里说：我不求你的好处，不求你的同情，我也不跟你谈话。除了工作分派以外，有什么难处我就接受什么难处，总是保持着把你给我的任务完成。我也不向你这个好、那个坏的问题，我只是说把头低下来顺从就是了。

他这一次要给我谈谈。我心中好象有一点顾虑，我一面祷告心里说：“不论你问什么话，我要少答复你，我说：你要问什么话呢。”

他说：“我看你这个人很奇怪。”我说：“我为什么奇怪呢？”他说：“你这个人里面有真东西。”我说：“你不是个马列主义吗？我是为信仰，你们看我是唯心主义，你们认为唯心主义是空虚的。你们是唯物主义，你们真实的很！”

他说：“你不要讲笑话了，真真实实的我发现，我里面是空虚的很。你的生活里面有真东西，如果你里面没有真东西，你人生不真实的话，在这情况下，你不会安心下去。我看你没有争竞，你也没有忧愁，也没有什么不安的地方，这是为了什么，肯定你里面有真正人生意义，我很想和你谈谈，到底你的信仰是怎么回事？”

当然我明白了，他真是这样询问了我就没有顾虑的把福音传讲给他。这就是我们的信仰，我人生的准则。

他说：“是的，你这一谈我明白了，从前我所听到的关于你们信仰问题，都不够实在，不够真实的。我也没有和你们基督徒接触过，这一年多以来，我感觉你的信仰是真的人生，这个信仰真能够管理你的人生，是真东西，所以我也愿意接受。”

我说：“你愿意相信吗？那很好，我们就祷告吧！”

他说：“现在还不行啊！再过两年，等我不干以后，我再相信。”

我说：“你为什么这样做呢？”

他说：“我还有一些工钱没加上，我的居所还没有安排，等我完全达到目的了，专门去跟从主。”

我说：“你不要那样做，最好今天相信主，主所给你的，超过你想得到的。”

但是，他当然还没有表示在基督里面，你周围的人不能不受影响，不能不因为你的生活，他们会想想：为什么你这样做，从物质上说，你没有他丰富，从地位讲，没有他们高，但是在你那里有喜乐有平安，怎么能不感动周围的人呢？

很多时候我们把福音拦阻了，福音不会传，因为你没有注意和主的交通不能以主为念。生活中没有以主为生活的中心，别人不过是说：“你口里能够讲到耶稣，你却加入一个宗教，是其中的成员之一，你在生活实际当中，你和神的交通还不够，真理不明白。所以表现也不够，从生活实践当中，在人的面前，你和他们没有两样，没有特别的表现，都是走的世路，不过你身上多了一个耶稣名子。”他们就不能受感动，人不能说在你里面有真理，主耶稣是真理。

我们若活在基督里面，真理就显明出来。为什么呢？人家没有说：我们怕得罪人，我们怕失去了

人情，怕在人面前失去荣耀，怕别人不同情自己，所以总想走一走宽路。俯就点人，应付点人，不要太无情了太绝对了。

真理奇怪的很，如果不绝对的话，真理就失去光芒了，遵行真理如果不绝对的话，真理就不能够发出果效了。这是一个不变的规律，谁要想为真理作见证，你必须要坚持真理。谁要想宣扬真理、承认真理、证实真理，你必须自己把真理牢牢的守着。不苟且、不因循、不妥协，要照真理而行，活在主的话语里面。你能站得住的话，就是见证，你周围的人就不能不受感动。

我常常感谢主，主给我一个好父亲，他在老年的时候，灵性真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，他和主的交通常常密切的很。在他里面好象是说：没有什么黑暗，他和弟兄姊妹之间谈论的很少，但是从他里面得着帮助的更多，当他在老年被主接去的时候，就是文化革命刚刚开始，红卫兵抄家的时候，我们院子里住了三家人家，都是事奉神的。那些红卫兵先到别人门口进去，翻箱倒柜，把东西扔的乱七八糟，并且口里还在骂着。把人都拉出去，打了一顿，带上高帽子，出去游街。

及至到了我父家门口了，红卫兵没敢过去，到门口就说：“李大爷，你有什么信仰的书、违法的书，给我们一本或两本吧，我们好交差。”

那些红卫兵和我们没有什么交情，既不亲，又没友，他们是反对神的、恨神的，反对信仰的。我的父亲是一个传道人，他们应该更加恨恶他了，可是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他们的威吓、强暴却使不出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的父亲告诉我说：“当红卫兵气凶凶的要想从门口进来的时候，我睁眼看他们一下，他们就不敢进来了，有惭愧了。”

后来当我父亲很平安的被主接去，当出殡时，整个街上邻居都去送殡了。文化大革命运动高潮之下，亲友可以这样作，信主的还敢这样作吗？但是弟兄姊妹多的很，外邦人肯不肯这样作呢？更不肯了，要离的很远了。

可是很稀奇，当时我不在跟前，我的亲属告诉我说：“整个街上邻居都来了，要给你父亲送殡，最稀奇的是，正在往坟上走的时候，那一些曾经逼迫基督徒抄过信徒家的红卫兵也跑来了，问是什么人出葬了，人多的很，他们跑到家里说：”给我们一个哀杖吧，叫我们也送送他，他们也跟着送到坟地去了。

当然这是外面的情况，也显出神的荣耀来。为什么他能有这种情况呢？影响那个环境呢？没有别的原因，因为他平常生活当中，是个敬畏神的人。

我常常想，我父亲敬畏神，如果我象我父亲的十分之一的話，我的家庭更加蒙恩了，我真是比不上他呀。他每一天没有话语，从我的记忆当中，他和神的交通总是密切的。

当解放前抗日胜利的时候，我们的家产都毁掉了，被火烧光了，过着荒年把东西都卖掉了，成为穷人啦，所有的亲属都埋怨他，连我的妈妈也埋怨他。认为你信耶稣信错了、信迷了，耶稣没有祝福你们，反而咒诅了，给你们大灾了，给你们饥荒了。

在这个情况之下，我的父亲没有讲一句埋怨的话，没有发过一句叹息哀声。总是说：“感谢主，赏赐的是耶和華，收取的也是耶和華。”

他对我妈妈说：“我们赤身出于母胎，也必赤身归回呀，不要发怨言。”（参：伯 1:21）

那时候我还很小，我还没有主的生命，不领会这个意思，我也认为说：我的父亲哪！太糊涂了，

信主怎么信迷了。

我母亲说：“你去做点生意吧！赚几个钱，把生活改善改善。”

我父亲说：“不需要，有衣有食就当知足。”甚至于母亲埋怨他，跟他争吵，他没有一点辩论。就是说：我顺服了神的旨意，谁也看不见他的道路，不能明白他的道路。

但是过了几年以后，环境一改变，亲戚朋友都来了，一进门就说：“哎呀！你们信的是真神，是活神哪，你们的神真可信。”

从前冷淡的人说：“我真得罪主了，不明白神的旨意，谁也看不见他的道路，以为神苦待你们了，我们就不敢相信神了，今天明白了神真爱你们。”这时候别人才看见我父亲信的宝贝，是真的信心。

他并不是说一时就会得胜的，在受逼迫时可以得胜了。不是的，而是在平常生活里面，一步一步都得胜了。

所以我发现说：“主好几年把我放在家庭里面，受试炼、受造就，当时还不明白，一思想我的父亲，心里才服下来了。”

我在青年的时候，想尽一切办法为主传福音，就如不断的考察听福音者的需要；理解他们的困苦；明白他们的难处在什么地方等，目的好用某些道理、用同情的心、用合适的办法，除去他们的缠累，好使他们接受福音。结果他们叫了以后说：“道理我们很佩服，你的心情我们也很受感激，只是我们现在不能相信你的主。”面临着这个问题，我一直的在想，他们为什么不肯在主的面前服下来呢？他们为什么不愿意得神的恩典呢？他们为什么不肯接受主耶稣为自己的救主呢？是我没有把道理讲清楚吗？不是的，我讲的够清楚了。考虑来考虑去，不知道原因在那里，当时真使我灰心丧气，甚至在神面前说：“主啊！像我这样的人，你拣选我为你工作有什么用？不能把人的心收回来归向你。”一天过一天，才渐渐的明白，他们不接受主耶稣的原因，是神的能力没有从我身上彰显出去啊！

我常记起一件小事，一天我看见院子里，一块水泥砖翘了起来，我就不在意的把它踏平。过了两三天它又翘了起来，我又把它踏下去。没过几天，它又翘起来，引起了我的注意，难道砖底下有青蛙、蜈蚣或是蚯蚓？不然它为什么会翘起来呢？我就好奇的把砖撬起来看看是什么东西，一掀开，不料是一个西瓜子儿落在下面发芽了。它的芽子长起来能把水泥板顶起来，叫我大得造就。主就对我说：“这就叫生命。”

有一次一个国外的弟兄问我：你有多少牧区？我说：牧区很多。他说：你有几个固定牧区？我说：我没有固定牧区，哪里有需要，主感动我有托付，他们也有邀请，我就去。他说：你这样事奉不行。我说：为什么不行呢？他说：你这样事奉，等你年高走不动路时，谁管你的生活？谁来服事你？我说：不要人服事我，等我把传福音的路走完，主就接我到他那里去。至于我今后年老体弱怎么办，我没有考虑过。他说：我们国外不行，没有个人的牧区，到老时没有一个人管你。我说：我们事奉神的人，不是为自己建立势力范围。若我不爱主，连我的儿女也不会跟从我。他说：如果你能转到我们那边，我所在那个大城市的三分之一家庭教会都会转过来跟着你。我说：朋友！你错看了，你不了解我们的

信仰，这不是个人的影响问题。若是今天我靠你那边站，我的妻子儿女也不会跟我走，我不能影响任何人。每个信徒都是各自向神负责任，基督是元首，是各人的生命，是各人的拯救者，都要跟从基督走，不会跟着我走，我没有任何的影响力，连我自己的家庭也影响不了。

前年，我到一大学去看一位弟兄。他说：你等等走，我找几位弟兄和你交通交通。一会儿来了十几位大学生。

我说：你们在哪里聚会？谁劝你们信耶稣的？

他们说：没有人劝我们信主。只是我们在研究学问以后，发觉人生空虚得很，在社会上找不到人生真谛，没有真理，我们才选择信基督。基督教有礼拜堂，我们就去听道，但牧师们讲的道理并不能叫我们佩服，甚至说还没有我们懂的多，不过是教条主义，形式主义，照章读读而已。所以我们去了一二次就不去了，但又想找着基督，怎么办？难道别的地方就没有基督了吗？只有礼拜堂才有基督吗？难道世上真没有真理没有道路了吗？正在徬徨之中，有人介绍叫到这个弟兄家里来聚会。我们就去和他接触。他们虽然没有高深的大道理讲，可是和他们一起唱诗祷告，心被基督摸着了，觉得在这里有神。如果没有神，我们的心不会受感动。他们唱诗的滋味不一样；他们祷告的话语和我们不一样，我们才发现确实真有神，我们就和他们交通。

我说：如果你们没有时间到这里来，你们就可以在一起祷告事奉。他们说：我们已经事奉了，没有人给我们讲道，谁有感动谁就讲段圣经，把亮光谈一谈。就这样好象每次都能摸着神，都能得益处，得安慰，我们才明白，这里也有神。因此我们就在暗中有一个聚会，为全校祷告，希望把福音传给更多的同学们。

有一次，我的孩子犯了错，我责备她，她不但不听，反而给我强嘴，我气得不得了，就到房间里去了。她妈妈听见后，就用很厉害的话责备他，比我说的要重上多少倍，但她一声不响，最后哭了起来，说：妈妈！我错了。等孩子出去以后，我说：姊妹！你真比我有本事，我真服气你。姊妹说：弟兄！不是我有本事，因为你抱他没有我抱的多，他生病时，恐怕你没有我心急得很，你没有……。这时我才明白：哪里有爱，哪里有权柄，若没有爱就成了一个空洞的道理。我是他爸爸，虽有权柄、地位和道理，没有爱，他也不会服我的。

那一次的经历给我灵里有很多的光照。我们作主的工作，凭头脑、凭口才、凭恩赐、凭知识，都是空的，只有用主的爱才能把人征服了。用主的爱去帮助人，他再刚硬、再悖逆，在主的爱面前，只好服下来。

蒙圣灵的带领，我在南方一个海岛上有几天的交通，在交通中不是我帮助他们，而是我从他们所蒙的恩典中大得激励。

在交通时，他们从主的话语中得到造就，愿意悔改，愿意放下不当有的，愿意照着神的话去作去行。他们有一个认识，不单把神的话听进去，最主要的是，从神的话语中得到能力，借着生命的能力，在实践的生活中站起来，彰显神的形像，荣耀神自己。所以神就加倍地祝福他们。

那一年雨量非常大，是二十年来没有碰到的雨水。由于雨水大，捕鱼捉蟹最方便，加上这些鱼蟹和菜类的价格又很贵，这是渔民难遇的季节。据他们说：那年捕鱼技术差的人，一天捕的鱼能卖一万六千元；技术好的人，一天能卖到五六万元，甚至八九万元。我们的交通就是在这个时候，这也是对弟兄姊妹的最大考验。

渔民的生活全是靠打鱼，弟兄姊妹们也是渔民，一样有血有肉的人，他们仍然在那里听道，并且很安心的听，不去捕鱼。为了寻求神，为了得到神的话，他们宁愿放弃那个利益。我说：这是二十年没有碰到的好机会，你们可以捕几天鱼，以后再聚来聚会。他们说：十几万元钱我们也不要，我们要的是永远不死的生命，那些财产是必坏的东西，我们不要它。

这不是凭勇气讲的空洞话，不是凭理论知识讲的客气话，而是从心灵里说出来的，从他们安静的学习可以看出来。他们每天甘愿失去几万元钱，为要和弟兄姊妹一同寻求主，那几天的聚会真是看见了神的同在。

讲道的和听道的都被圣灵渗透了；唱诗的、作见证的、交通的，充满了属灵的空气。连八个月的小孩子抱在母亲怀中，也忘记了吃奶，人家唱诗，他也不瞌睡，睁着眼东看看西看看，能看两三个小时。我真没有经历过这么奇妙的事情。

最后一天，圣灵大大作工，不需要人讲什么话，圣灵感动各人都要讲话，说：我们蒙了这么多恩典，得了这么多真理和亮光，前面的道路已经摆在我们面前。因此我们要起来，把脚踏入水中，活出一个实际的生活来。又有人说：我们这些青年弟兄姊妹，首先要把神的话吃到里面去，每天我们各人读经，分片小组查经，从神的话中明白神的心意。又有人说：神这样恩待我们，我们能够坐着等闲吗？主快来了，我们的同胞这么多，有的还没有听见福音，让他们去灭亡吗？这个责任在我们身上。一个姊妹哭着说：这是我的责任，我不敢再荒废一分钟了。接着异口同声的说：这是我的责任，我不去救人谁去救人呢？于是他们就当场报名，愿意出去传福音的就有三个小组。同心合意的祷告，由圣灵打发，去云南；去湖南少数民族那里；去井冈山传福音。一个月一次或二个月一次轮流出去传福音。

他们出外传福音的费用，由圣灵感动各人奉献，为着福音工作用。从那天起奉献的金钱绰绰有余，真是神的奇妙。

那个场面真是让人受感动，是用我的言语无法形容的。

今年夏天，神借着一件事情造就我、对付我。那时我回到家里喉咙一直不好，怎么办呢？但我里面也明白，应当顺服神的旨意，因为我知道我一生中，神在我身上没有作过一件没有意义的事，没有误过我一次的事，也没有作错一件事情。但是又一想，我现在还能为主奔跑，若喉咙说不出话来，我就不能够为主传福音了！心里祷告说：“主啊！这是什么意思？”里面有感动说：“主不会作错事、尽管顺服、安静等候。”

一天、一个礼拜、一个月过去了，不但不见好转，甚至有些加重，我心里就开始着急了。

有一天我路过一个专科医院，专治耳、目、口、鼻的疾病，我就想：圣经没有说信徒不能看病、不找医生啊！我去看看不也可以吗？我看病的目的并不是因为自己的身体不舒服，而是为了神的工作。所以我就凭着这个心理到医院去了。医生一检查，还需要动手术，不然还会更重。这一讲我更加着急，

我的姊妹也催促我赶紧医治，不要光等候神，趁有这个机会，可能是神给预备的，不医治也不合乎主的心哪！

弟兄姊妹！在这一条属灵的道路上，我有一点体会就是：当心一偏向自己的时候，我们你就倾向工作了，和主之间就出了差子，里面就没有亮光。好象我们向着灯一样，若没有隔膜，光就很亮，如果有个树叶把我们的眼睛挡住，灯光再亮我们也看不见。

这时候我也是如此，里面昏暗的很！看不见亮光，让姊妹和孩子都为我祷告。等我开始动手术的时候，当然要消毒、检查、打麻醉针。就在这时，医生发现喉部有一个很大的肉瘤子。

我听见后就说：“神啊！假设我不来动手术，我就不能讲话成哑巴了，不能为你传福音了，那完全愿我。”里面还是没有一点亮光。我又祷告说：“主啊！为着你名的缘故，保守我喉咙，叫医生能够细心一点，不要粗心大意，把喉咙搞坏了。”这样祷告，里面还是没有亮光。过了二十分钟以后上了手术台，就要开始动手术时，希奇的很！医生找不到了这个肉瘤子，完全消失了。当然医生不相信。这时他们把几个医生都叫了来，再检察，一连四个医生检查，都没有找着。后来又找一个老医生检查，还是找不着，就问他们说：“这是谁检查的？”

另一个医生说：“是我们俩个检查的。”他说：“怎么检查的？喉部很正常，根本没有任何病状。”那两个医生说：“刚才检查的也很仔细，并不是我一个人看见，我两个都看见了，很大，很明显，怎么会没有了？”

他们说话声音很小，我听见后想说，但是也喊不出声音来，只是心里说：“主啊！你怜悯我，不要让他们再检查，我相信你的大能了。”

医生说：“还需要再检查。”我说：“不用检查了。”很奇妙，我说出声音来了。医生们用惊奇的眼光看着我。我说：“你们不要稀奇，我是个信主的，不需要再检查。”

他们说：“哦！我们明白了，除非你们这些信主的人有这些事，在不信主的人身上不会出现这么稀奇的事，既是这样，那你就出院吧！”

这一次叫我看见，我不能爱工作过于爱主。世界我是不爱了，但是总想在主的工作上大显身手。不管我作了还是没有作，我的心一倾向工作，神就要管教我，这是神爱我的凭据，是神不愿意叫我的目光偏离他的自己，或说只注重在他身上。

我在顺便讲我个人的一个小见证。当我读神学的时候，家庭很穷，我就凭着信心，靠着主的供应来读圣经。我们十几位同学，他们都有家庭的供应，只有我一个人是凭着信心仰望主的。上了几年神学，神从来没有误过我的事。但到了毕业的那一年，发生了一件事。我们一共十五个同学，都商量说：老师们辛辛苦苦教我们这几年，我们就要毕业离开学校，我们买个什么物品留给学校作个纪念呢？大家讨论决定买个大风琴，因为学校有钢琴。十四个同学都表示赞成把手举起来，我也只好慢慢的把手举了起来。大家一计算，每个人要拿出三元五角钱（那时是1950年，三元五角就是一个很大的数字，我记得大米每斤一角一分钱）。但当我举手的时候，我向主说：“主啊！这钱从哪里来？他们都有经济来源，而我呢？谁也不认识，我只认识你自己，等到决定的日期往外拿钱的时候你给我预备。（五天之内，就是礼拜六的下午拿钱去订货。）”

我回去以后，就跪下祷告说：“主啊！这个需要不是由于我的人情，是同学们统一决定的，我一个人不能不赞成，我把手举起来是向你举的，不是向他们举的，我向你要这三元五角钱，你负我责任。”

我从礼拜一祷告到礼拜五都没有回应，据我的经验，主没有误过我的事情，既是出于神的安排，我明白他必要负我的责任。所以我心里面也不着急。到礼拜六的上午十二点，什么消息也没有，吃中午饭时，一位同学来问我说：“弟兄啊！我们的钱都交齐了，只差你一人，我下午去订货，你的钱准备好没有？”

我说：“准备好了。”

他说：“拿给我吧！”

我说：“吃过饭再说。”

他说：“不能超过两点，我两点半要到店里去。”

我说：“你放心吧！我不会耽误你的事情。”

他走后，我的信心还不够，我连饭也吃不下去了。就把圣经一拿，到一个课室里去，把门一关，我跪下说：“主啊！你这一次要误我的事吗？你误我的事不要紧，可是我的信心要受挫折。我毕业后马上要出去为你工作，如果这一次的问题你不给我解决，不能证实你是信实的神，那我怎么去传你呢？怎么告诉弟兄姊妹说：‘你是信实可靠的神呢？’”

一祷告，里面有个意思说：“我误过你的事情没有？”我说：“主啊！误事是不误事，可是时间很紧，眼看就到一点，只一个多小时，就是用各种管道也不能这么快。”里面有一个声音说：“一点零五分我给你所需要的。”

我很清楚是神的声音，不是我自己的感觉和想法，我说：“主啊！感谢赞美你，求你证实你的话语，好坚固我的信心。”我就不祷告了，赞美主，站了起来。

这天下午我们是班祷告会，一会工夫同学们都来了，我的面前放着一个钟表，一会儿，三十分钟过去了，三十五分钟过去了，……五十五分钟也过去了。我说：“哎呀！主啊！还有十分钟，我看你怎么给我钱，地下钻出来吗？天上掉下来吗？”但是里面的意思说：“神是不误事的神。”我说：“主啊！我相信你的话语，我确信你的话语。”我还是看着钟表，五十七分、五十八分……，一小时过去了，只剩下五分钟了，我又想想，里面发了热说：“主啊！我这次失望了，如果失望的话，同学们问我要钱，我拿不出，我不是说了谎言吗？你的信实在哪里？这又是在班祷告会上，同学们都知道，那我可真羞愧的很哪！”

可是信心说：“神是不误事的神。”就这一句话。我说：“主！我相信你！但我的信心软弱，求主帮助。”我仍旧望着钟表，零一分、零二分、……。真是希奇，刚刚一点零三分，忽然我们课室的门推开了，我们的校长走了进来，他从来没有到我们班祷告会里来过，所以同学们都站起来欢迎他，都感觉有什么事情要告诉我们，我们就请他坐了下来。

同学们问：“校长啊！今天有什么新的指示。”

他笑一笑说：“没有别的指示，我来要给你们报一个好的信息，什么信息呢？你们从前的老校长到外国去了，他听说你们这一班要毕业，他要送给你们每个人点礼物，他不晓得送什么礼物才好，就邮一笔款来，每一个人一块美金，合华币三块七角五分。”当他讲出来时，不多不少，正是一点零五分。

哎呀！我流着泪说：“主啊！你真是不误事的神。”我把头一低，说：“主啊！我的信心不够。”经过这一次，叫我再一次经历了你的信实。

我记得我在读神学的时候，凭信心去学习，我的父亲给我寄来了生活费。我给他回信说：“爸爸，如果你是因为你是我的父亲给我寄生活费，我说你错了。因为你是认识神的人，你是把我奉献给神了，神已经呼召我，我也已经顺服神的旨意把路走上来了，神不负我的责任吗？还需要父亲负我的责任？父亲，你养活不了我。父亲，你是种地的，种那几亩地，怎么能够养活我，怎么能够供给我读书呢？供给我大学毕业不可能吧！既然如此的话，不要说你是我的父亲、不要说我是你的儿子，你给我一点供给。我说你供给不了我，你把我交给主吧！你为我祷告，主不会叫我饿一顿的。”

果然不错，几年神学读下来，没有任何的依靠，也没有任何人知道我的需用，主没有使我有一分的缺乏，总是叫我丰丰富富的，一直把书读完，我才知道说：“主啊！你真是可信可靠的神，我愿意终身跟从你，因为你真能够负我责任。只要我从心里跟从你，听你的话。有没有饭吃，不是我的问题，而是你的问题。若是我饿着的话，撒但要控告你说：神啊！他这个人事奉你，你还不能养活他，你还叫他饿肚子，你真是太狠心了。天使也会不愿意的。”

我记得早几年的时候我在一个地方传福音，有一个小弟兄，非常热心，当然很好，很被神使用。我问他：“小弟兄啊！你是怎么信的耶稣啊？又没有人敢传福音？（那是在文化革命时候。）”他说：“没有人给我传福音。”我说：“你怎么会信呢？”他说：“有一天吃过晚饭没有事情，我到邻居家去了，那个老先生他在讲故事。”我问：“讲什么故事呢？”他说：“这个世界上什么是太平呢？人的心不平，这个世界就不会太平。他又说：老早的时候有一个老挪亚，是老天爷打发下来的先知，变成人形，作什么呢？挑个担子在农村卖油。他怎么卖法呢？他喊着说：‘都来买油，买一斤送二斤。’他这样喊，但村里人看看都不相信：‘哪有买一斤送二斤的？能有这样的好事情？谁卖油不赚钱？’结果没有人买，也没有人敢买，都是半信半疑的。”

后来有个老太太真穷的没办法，她说：‘老先生，你真是这样卖的吗？你怎么卖的这么便宜呢？’你说：‘你不要问这个，你要的话就给你。’老太太说：‘真的吗？’他说：‘真的。’老太太就拿个碗，买了一碗，真的送给他两碗。

这一来人们都来了，不到十分钟，一担油卖光了，也没有卖几个钱。人都说：‘老先生，你是不是赔本了？’他说：‘我没有赔本。’众人又说：‘你又没有卖着钱，油都送给人家了，怎么没有赔本？’他说：‘我的目的就是叫人取油，赚钱不是我的目的，只要人家有油吃就够了。’后来，这个村子里的人哪！他们都满了自私的心，光想占便宜，神就用天火把他们都烧灭了。”

这个小弟兄一听，“哎呀！人的心这样不平！那我可是不敢这个样子，不敢再占别人的便宜。他就到处打听怎么行才能不占别人的便宜，打听来打听去，人都说占别人的便宜好，最后才知道只有信耶稣的人才不爱占别人的便宜，并且我又从圣经上看到‘挪亚’这个名字，并没有记载以上那老人家讲的那个故事。我一看到挪亚受神的命令造方舟的事，我就受了感动，信了耶稣。”以后这个弟兄一直被神使用，今天已经四十多岁了。

这个小故事说明什么？人的心不够平啊！

但我们也不可忘记，神在各人身上的托付是在实践生活中慢慢显明出来的，是借着受托之人当尽的本份把别人带起来的。

拿我自己的经历说吧！我很亏欠我的姊妹，在年轻时候，她刚刚蒙恩典，对事奉神一点不懂得，我常埋怨她说：“你怎么跟不上我的灵性呢？”每天早晨她都嫌我起床太早，自己不起床还说我影响她的休息，我就心里很厌烦她，不时的向她发火说：“我是事奉神的，我不是单单为了在世上过一个安舒的日子，你嫌我起床太早，你只管睡大懒觉吧！”有时我要是因工作忙回不到家里，她就埋怨我说：“这两天怎么又不回来了，把我一个人留下来干什么！”我心里很是难过，但又安静下来想：“姊妹！你跟着我是为了传福音的，不是为了过好日子的，主既没有叫我回来，是因工作忙的很，又没有其它事情。你叫我光陪着你，同情你，过一个爱情生活，有什么意思呢？这样的日子我不会过，因为我已经奉献给神了，那不是我的人生中心。主叫我事奉他，传他的福音，我们应当同心传福音，你也帮助我传福音，为我祷告叫我传好福音，使多人得救；你应当鼓励我传福音，督促我传福音才对，不要追求再过一个两个人相爱的生活。我再说：我不是不爱你，你也不是不爱我，是诚实的爱，但这个爱是有限度的，在接受神的托付上是有限止的，应当把神的爱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。敞若你看这样的生活不好的话，的确是不想跟着我走这条道路，那你可以另找好的道路去吧！

我一直的这样埋怨她，她虽然灵性不好，但为了顺服神，只好低着头不响，忍耐等候主。她一作声，我里面就产生了斗争：是的，我经常半夜不到家，有时一两天不回家，她一个人在家里，当时人的道德又很败坏，天天半夜敲她的门。按情理讲，我是多么的对不起她，虽然我对福音的托付尽忠心，但没有把姊妹带到主的面前同心合意的事奉神，让她也明白如何传福音，如何依靠神，这真是我的亏欠。姊妹也经常暗中流泪说：“主啊！我走这条道路，我真是比不上弟兄，我没有文化，我应付不好人事，我的灵性也跟不上弟兄。主啊！你把我接去吧！不要叫我拦阻弟兄的道路。”我一听到这些话语，我心里真是难受，说：“主啊！这不是我的姊妹软弱，是我没有把你的恩典告诉给姊妹，是我没有尽力带领姊妹一同走上这个道路。她不认识你，不知道你是可靠的、可信的、可爱的主；不知道服事你，不明白为你的福音放上一切是值得的，这是我的责任。”

这样的日子过了好几年，一直让姊妹活在孤苦当中，暗中流泪。但是感谢主，主保守她没有离开这个道路，也不嫌十字架的道路苦，也能忍耐着背，后来她才慢慢的明白了，不但接受耶稣基督为自己的救主，也乐意和我同心事奉主，主的恩典实在够我们用的。

当我第一次受苦的时候，家里面穷苦的很，住在一间车棚子里面。当我离开家的那一天，我的小女儿刚刚满月，不但我不能照顾她，并且经济还有限，加上房子四面透风，门还没有装起来。当时我里面有个感觉说：“今天是我这次最后在家的的时候了。”于是我就向姊妹说：姊妹！可能这个门我装不起来了。她说：你怎么讲这个话呢？我能下去装门吗？我说：我有个感觉，今天就是我们要分离的时间。她说：那怎么办呢？我说：真正今天我走了，就请邻居的那个弟兄帮个忙，让他把门装起来。说着我们就一同跪下来祷告，当然她很难过，我也很难过。祷告以后，我说：姊妹！不要忧伤。她说：弟兄！我不会忧伤，路我们已经走定了，主不会把我们丢弃的，你若是出去为主受苦，我在家里主能

叫我受苦吗？你靠着主的恩典走上去吧！不要挂念这一切，我和孩子，主会负我们责任的。

当我们吃过饭，还没有洗碗，敲门的声音就响了。姊妹一听声音不对，就赶紧给我包几件衣服和一些日用品。这时姊妹把门一开，他们就进来开始搜查，但什么也没有搜出来。“当时最留我心的是我的大女儿，她才四岁，我最喜欢她，因为是我把他带大的。我每天抱着她到旷野去，到小的公园去，一面玩，一面教导她怎么样认识神，怎样读圣经，四岁就能把新约圣经读下来，所以我很喜欢她。她才四岁，小女儿刚刚满月，姊妹在床上还没有自立生活的力气，我不但不放心姊妹，还舍不得大女儿。但姊妹完全理解我的心情，她把大女儿拉到里面的房间里，小女儿在床上躺着，我出门的时候不自主的回头看了一眼，见屋子里空空的，姊妹没有出来送我，大女儿也没有出来送我，我的心顿时得到了安慰。如果姊妹不是这样安排，恐怕我又有了肉体的感觉，看见我的妻子，看见我的孩子，我能不难过吗？我能不忧伤吗？这一想，主啊！姊妹懂得了如何事奉你，她不是跟着我，而是帮助我事奉你，成了我的力量。”正在思想的时候，他们就叫我和他们一同走了。

说到这里，我们能够把姊妹带起来，同心合意的事奉神，懂得十字架道路，真是我们事奉主的一个大的力量。

在我没有重生以前，无论遇到什么事，都是祷告说：“上帝啊！你看看我爸爸的面子，看看我妈妈的面子，听我的祷告吧！”我这样的祷告神也听。在我的印像中，神真像菩萨一样的大发慈悲。虽有这样的思想，但里面对神并没有认识，一点也不认识。我在小时候得过很多重病，如脑膜炎等等的病我都害过，但都没有通过医生，只是喊喊神，神就给我治好了。所以我说，我不是反对耶稣，我是相信耶稣，但我不跟从耶稣，却为耶稣发热心。虽发热心，我不要为主传福音，捐钱可以，盖礼拜堂也可以，就是不作传道的。为什么呢？在我的生命里面不认识神。

等到重生以后就不一样了，我说过：我的生活艰苦的很！我也不怕苦；胆子因此也大起来，不管廿里，卅里，半夜里一个人跑来跑去；对万物的看见完全的更新了，我不再说耶稣是一个医病的耶稣，而是一个赦罪的耶稣。从前我是在疾病当中被主医治，现在我的灵魂疾病也被主医治了，罪的感觉因此没有，良心的控告因此失去，不是我不犯罪，而是我罪的刑罚主替我担当了。怎么赦免的？因羔羊的血。

当我没有重生以前，牧师们讲羔羊赦罪，我不能明白，回到家里向妈妈说：“妈妈！我们杀一个羊吧！”妈妈说：“为什么呢？”我说：“羊羔可以赎罪啊！”妈妈就笑了，说：“不是这个羊羔，而是圣经上的羊羔，犹太人的羊羔。”我说：“那这么远，谁能去买那个羊羔呢？”我妈妈也不能给我详细解释。直等我重生以后，“看哪！神的羔羊，背负世人罪孽的。”这句话我才明白说：“耶稣啊！我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你背负了我的罪孽，你是我的替罪羔羊，你是赎我罪的羔羊。”在我灵魂里面碰着耶稣了。怎么碰着的？碰着羔羊了，因他担当了我的罪，赦免了我的罪。

不仅如此，在我们跟从主的时候，灵性有了软弱，有了黑暗时，怎么复兴起来呢？就是重新对付罪，检查我们的罪。先检查什么地方得罪了主；什么地方违背了神的话；什么地方和人有了不和睦；什么地方有了贪心；什么地方有了贪爱世界的思想。当我们思想检查罪的时候，泪就流了下来，说：“主啊！感谢赞美你，你的十字架永远有功效，你的宝血没有失去效力，我感谢你。”这样越来越认识我

们的主，他真是我们的羔羊啊！没有他，我们不能维护属灵的生命；没有他，我们的灵性不得长进；没有他，我们的良心里面不能长期平安。不仅如此，再过下去我们会更明白，我传什么福音呢？怎么叫人心里受震动呢？怎么叫人心里认识耶稣呢？怎么叫人接受耶稣呢？怎么叫人顺服耶稣呢？因此我要把我灵魂深处所经历的羔羊的工作表达出去，把他表现出去，把他传扬出去。这个信息传出去以后，不管在什么地方，什么时候，什么人面前，没有人反抗，没有人抵挡，他既或不接受，他也承认说：你所讲的耶稣有道理，是的，是的。

感谢赞美主！神恩待中国教会。几十年来，我们跟从主，道路是狭窄的、艰难的、又是贫穷的。但是感谢主！虽然外边艰苦狭窄、压力很重，这却是催促我们进到里面去的动力，使我们在心灵的深处扎根了。

有一次一个国外的弟兄对我说：“弟兄啊！请你给我提供一下，我想到国内帮助中国教会。”

我说：“弟兄！你的心很好，为你感谢主，但我问你三个问题，我再答复你怎么样帮助中国教会。”

他说：“你问吧！”

我说：“第一个问题是：你想想看，中国教会的属灵情况是个什么程度；第二个问题是：你拿什么来帮助中国教会，你能尽什么力量帮助我们；第三个问题是：你用什么方法来帮助我们，你怎么样来帮助我们？”

他回答说：“我在想，中国教会农村的信徒都穷的很！没有饭吃、没有衣服穿。所以我就想多捐点钱财给中国教会。给他们买衣服、盖房子、另外买圣经……，白白送给弟兄姊妹。”

我说：“弟兄！你完全错了，你这样的态度不能帮助我们，我们还需要帮助你呢！”

他说：“这是什么意思呢？”

我说：“弟兄！你所想象的并不正确，中国的信徒物质上是比你们贫穷，但在灵性上却不一定不好。相反的，有许多信徒信主几个月比你们信主几年的信徒还要灵性高些，这不是骄傲的话。你们的信徒信主三年、五年了，还在喊：『主啊！祝福我；祝福我家里发财；祝福我儿女健康；祝福我生意兴旺；工作顺利！……。』中国肢体信主后就说：『主啊！我什么事奉你，怎么走你的道路，怎么样背十字架跟从你。』你想想看，你能帮助我们什么？你说我们需要金钱。我说这么多年我们没有一文钱，教会并没有垮台，没有关门。在物质生活上我们是比你们穷一点，但是我们并不因为穷，教会就不能把福音传出去了，反而信耶稣的人更多起来。主的福音从犹太地方传到现在，岂是用金钱传的？岂是用物质传的？也不是用权利传的，是用十字架传出去的。”

他说：“这样说，我还不配帮助你们。”

我说：“的确有一点，你要想帮助我们，最好是先好好祷告，让主指示你，叫你知道你来作什么？当你的托付清楚了，再照主所托付的，撇弃一切过到我们当中来，先去到农村地方与穷苦的弟兄姊妹一起学习事奉主，那才是最能感动中国教会的好方法。”

他说：“那就难的很了！”

我说：“怕难怎能事奉主？这是事实情况。”

有一次一个作官的跟我谈话，我说：“某某！请问你，为什么对我们家庭聚会这么不放心？”

他说：“你心考虑的太简单了。”

我说：“怎么简单呢？”

他说：“你明白吗？对三自教会的人数我们掌握的很清楚。在天主教里面有四百多万人；基督教里面有三百八十多万人，可是你们的家庭聚会里面我们无法掌握，我们轻估计一下，起码有几千万（是在早几年，他自己说出来的。），你说我们怎么能放心你们呢？这个力量不得了，你们要发宗教狂热的话，我们受不了。”

我说：“朋友！我们不会发宗教狂热，我们只会谦卑，低头忍耐。在文革当中我们受那么大迫害，真是冤枉到极点，百分之百的冤枉，有几个真基督徒起来反抗政府的？没有，你找不到一个。我们都是默默受气，这是我们的信仰，这是我们的道路。你们以为说：逼迫我们，我们吃苦了。可是我们说：你们的逼迫使我们的灵性蒙恩典。这个你们不理解，我们是进入另一个属灵的世界，比你们的物质界更加好的很！宁愿外边物质的东西不要，也要向里面追求。若你们欢迎我们的话，我们就不容易往里面追求了。”

不知你们回想过没有？你们的蒙召，你们的家庭景况，神是如何安排的。我回想起来：神安排我的家庭，绝不是偶然的，安排我的母亲爱主，为主的缘故好像发疯一样去讨饭传福音，把家庭不要，财产舍弃，人都不能理解她，说：“这个人信耶稣信迷了、信疯了，怎么到这个地步呢？家庭不要、财产不要，到各地方讨饭传福音、受逼迫、挨打也不理睬。”

当时亲友们对我说：“孩子呀！你的命真苦！就这个疯子妈妈、你从小就得不着妈妈的温暖。”因为她没有机会照养我，很少抱抱我，把所有的时间放在传福音的工作上。

当时我在想：“是的啊！我这个命真苦的很哪！妈妈因为信耶稣的缘故，像疯子一样发热发狂，连我都不要了。我一点也得不到妈妈的温暖，我这个人真太可怜哪！”

但我蒙了恩召以后，我回想：“这是神的恩典，神早为我预备好环境，藉这个妈妈为我祷告，用她的热心影响我的人生。若不是我妈妈那样的热心，我虽然蒙召也很难跟从主，很容易手扶犁往后看。既或受父亲一点教导；受父亲的一点催促；受教会的一点影响来事奉主，那个事奉神的心志也是不一样的；若落在试炼当中我就不能不灰心、不能不后退、不能不埋怨神，就向神告辞了。”

我一想到神所安排的这位妈妈，她是为的什么？她是假的吗？她真正疯了吗？是真糊涂了吗？不是的、不是的。而是她里面看见了一个荣耀的神，看见事奉神、救灵魂、传福音的工作是何等伟大和重要，比扶养孩子还重要（我是她独生的儿子），比这个独生子还宝贝，所以她不爱儿子，爱灵魂，到处奔跑，整天整夜不息的去传福音。这时我才明白，妈妈蒙的恩典不是假的，她把她得的恩典留给我，比给我留下世上最宝贵的东西更宝贵！

当我和妈妈分别的时候是在战场上面。那边是日本敌军，这边是中国部队，两军对阵的地方枪林弹雨、危险万分。我和妈妈就是要通过这个不到一里地的火线口上。在这个危险的地方谁敢通过呢？但是妈妈不害怕，她对我说：“孩子呀！主打发我来把你领出火线口，然后我到天父那里去。”

妈妈说的这些话我一点也不懂得。那时我才六岁，不懂得妈妈说的是什么意思。于是我说：“妈妈！”

你到天父那里去，你把我也带去吧！”妈妈说：“我现在不能带你去，你长大以后主还要使用你，你要为神工作、为主传福音，我先到天父那里等着你。”这些话很简单，但在我脑子里好像印上去一样。这些话时常在我里面出现：“妈妈到天父那里等着我，叫我长大传福音、事奉主。”这是什么意思我不懂得，因年令太小，但我已清楚知道我应当事奉神、应当传福音。怎么样事奉我不明白，如何事奉我不懂得，但我知道事奉神是神的定旨，是神借着我和妈妈告诉我的。不是老师告诉我的；不是亲戚朋友告诉我的，妈妈不会骗我。妈妈到天父那里去了，她没有盲目的奔跑；不是偶然死的；她明白她往哪里去了。

我的妈妈说了这些话不到两个小时，果然不错，她离开了世界。可是她的这一个托付、这一个人生定向，在我脑子里常常的指导我的前程，不让我离开这条道路。

后来我蒙召以后，我说：“主啊！我真是感谢赞美你！你给我预备这么好的妈妈，她没有用肉体的爱爱我，她却给我指出了我的人生方向，我真是感谢赞美你，这是你爱我的凭据。我的母亲为你的缘故摆在祭坛上面，更加吸引我的心去爱你。主啊！你比我的妈妈更爱我，你的爱比妈妈的爱更好，我怎能不爱你呢？我怎能不跟从你呢？”

天长日久，越过我的心越被主吸引，在一切苦难当中，在我灰心的时候，我说：『主啊！我的妈妈比我受的还要苦，她为你受的苦、受的难、受的逼迫比我重了多少倍，她都没有灰心，没有难过。她没有说：“主阿！我为你的缘故，孩子受了这么大的苦，我怎么走这个道理，怎么这样苦的很！也没有人帮助我们。”反向她在挨着打的时候还是满了感谢、满了赞美；奔跑、劳累，没有地方休息时候，她仍是高唱哈利路亚；在被人误会、被人逼迫下，她仍是感谢赞美主；到最后要离开世界的时候，她是满了欢乐的心情。主啊！这不是假的，是真的。』

这我才明白，我在母腹里的时候神就拣选了我，又借着我的妈妈坚定了我的心志，叫我能够跟着主往前走，这不是假的，这是真的。所以说每一个蒙召的人，每个蒙神拣选的人要回想一下，神给你安排的环境，安排的家庭都不是偶然的，是神早不安排好的。可能你的环境不像我这样的光景；可能你的家庭还有不信主的人，都不懂得神的事情，但你到神面前仔细一思想，这些环境对你更有益处。我正需要我这样的环境，你正需要你那样的环境。你的家庭、你的社会背景为要造就你，为要激励你，使你明白说：这个社会与你没有兴趣；你的家庭不是你所爱慕的，不能满足你自己的心愿，是为要催促你往主那里去，叫你甘心乐意的说：“主啊！我愿意为你背十字架，这是我一生的道路。”也叫你认定了各各他的方向，才能够向主追求，才肯在神面前付代价。

早几年神安排我在社会上学习功课，工资很低，每月发工资时，会计把工资算好，用信封封好交给各人。每人再拆开点一点，看错不错。当我第一次拆开点一点时，心里有一点不平安。里面有声音说：“你是来干什么的。”我说：“主！你是叫我来学习功课的。”里面又说：“那么这工资是给你的吗？”我说：“主啊！这是什么意思呢？”主说：“我叫你来学习功课，不是叫你依靠这工资来过你生活的。你是事奉我的，是用信心依靠我的。从前没有这个工资给你，那时你会依靠我。今天你有了固定工资，你就依靠这固定工资吗？”我说：“主啊！我错了。那我对这工资怎么处理呢？”主说：“你不要管他。”

从此以后，再发工资的时候，我就把封好的信封拿回家去，多不多我不知道，少不少我也不管他，给了姊妹。

姊妹问：“多少钱？”我说：“不知道。”

姊妹说：“为何这么糊涂呢？工资你都不知道多少吗？”

我说：“主不叫我知道。”

姊妹说：“那叫我怎么用呢？”

我说：“你也不需要知道。”

姊妹说：“那我就不用了吗？”

我说：“不是不用，用时你祷告主，主叫你抽一毛、你就抽一毛；主叫你抽一块，你就抽一块；只要有，你就可以用。”

姊妹当初还不能理解，但是过了好几个月，她里面学习了功课。有一天她点一点，算一算说：“弟兄啊！这几个钱我们怎么能够过生活呢？”

我说：“不叫你算你要算，你算你负责任，我不管。”

她后来一算，不够用，非常担心的说：“就这几十块钱，买米需要多少，买油需要多少……，钱差的太远。”所以就算着，谨守着过日子，米若少了就维持着吃，她就是这样限制着过生活的。

后来我说：“姊妹呀！你不要算了，我们一生一世是过信心生活的。现在主不是叫我在社会上学习功课吗？那并不是我们去作工得工资，而是为要学习功课，还是仰望主吧！”她就不再这样作了。每逢需要买米时就说：“主啊！我奉你的名拿十元去买米，还有多少我不知道，我只拿十元钱，够不够我也不管它。”奇妙的很！就这样一学，没有一个月缺少的，有时过年过节多花了几个钱，仍是照样抽，总是抽不完，都是够用的，但也没有多余。到第二月发工资时，这个月的钱也正好用完。这真是奇妙啊！

所以各位同工们！要过信心生活，必须把物资的观念完全放开。假如今天做一件新衣服，我感谢赞美主！明天我穿一件旧衣服，我也赞美主……，那就好了。

主叫我在这个大城市里住到现在有三、四十年了，搬了十三次家，因为我没有房子，没有我的地方，上无片瓦、下无寸土。有时候我住楼房；有时候我住车棚子。车棚子我住十六年，在这十六年当中，许多人都说：这年轻人在这个草棚子里住，还有什么希望呢？但是神的工作并没有受拦阻，神的旨意也没有受拦阻，更加有神的荣耀彰显出来。凡去看我的弟兄姊妹都是真正爱主的，真正全心全意要事奉主的，虽住在车棚底下，住上三、五天都不肯离开。别人虽住的是大楼房，有很舒服的享受，可是弟兄姊妹不愿意回去。说什么在你们这里住一住，一同事奉主，心里舒服平安、里面畅快喜乐，里面得释放，重担得脱落，就不愿意走开了。并且说：我得着了真弟兄、真姊妹、真肢体了。

我记得我在那个受苦的地方，有一段时候我和一个当军长的人在一起生活。（他是反动派的军长）后来我劝他信主，他就信了耶稣。白天出去劳动，晚上睡在稻草铺上。有一天晚上我跟他开玩笑说：“小军长啊！你想想看，你当年睡钢丝床，有警卫保护，现在睡稻草铺，哪个情况好呢？”

他说：“老兄！你不知道，若是我早知信耶稣这么好的话，什么床我也不愿意睡，什么警卫我也不要，我要跟从耶稣。”

我说：“为什么呢？今天你信了耶稣，你还在这里睡稻草铺，并且还是个犯人身份。从前你是个军长身份，要比现在好上多少倍。”

他说：“完全不一样，我老实告诉你，在我当军长的时候，没有睡过一夜安稳觉。每夜起码要换两个地方，有时换三、四个地方。为什么呢？我害怕我睡得太熟，别人把我暗杀掉。我的警卫三个月换一批，不要老警卫，怕他摸着我的脾气，懂得我的性格而来害我。你想想看，我的心里面还有好日子过吗？另外同僚之间，这个师长、那个师长，那个副军长……，每一天都在动脑筋把你弄下去，他好升上去。我也动脑筋把他压下去，他是师长，他再好，我要想法把他压下去，不让他高过我。那是什么日子？外边是威风凛凛，警卫跟着怪光荣，吃的好、穿的好，地位高，有权势，但我的心里痛苦到了极点。感谢耶稣！借着这个苦难叫我认识了耶稣，我里面充满了平安，睡稻草铺比睡钢丝床好上千万倍，我在这里吃的黑饭比我吃的海参筵席还要香。为什么呢？不是东西香不香的问题，而是我的心里面甜蜜了。”

这是他讲的老实话，如果不是真的，他能这样讲吗？我们要真想认识主的话，就不能和世界相比。但是现在我们一个事奉神的人，一个蒙神呼召的人，大部分还在留恋世界的好处。看见这一家要比我强；那个亲戚朋友比我高尚；比我有权有势；工作比我好；经济条件比我富余；我们就动了心说：“主啊！你怎么苦待我，你不给我享受，不给我经济富裕。”我们就向后看，结果路走不上去了。

有一次一位国外弟兄问我说：“你的牧场在哪？”我说：“我的牧场在全中国。”他说：“这是什么意思呢？”我说：“主感动我，叫我上哪里去，我就往哪里去，我没有固定的牧场。”他说：“那么是哪个教会供给你费用呢？”我说：“是主供给我的，不是教会供给我，不是弟兄姊妹供给我。”他说：“你讲道谁听呢？”我说：“主感动我到哪里讲，我就到哪里讲，主既然感动我讲，主也会感动人来听。主不叫我讲，我就是讲了，人也不会听。”他说：“我们国外并不是这样的，我们有牧区，『这是我的牧区，那是他的牧区。』各人要负责任，别人不得侵犯的。”我说：“我没有办法，我也没有能力保持我的牧场不受别人侵犯，我没有这个本事。主也不许可，因为这是神的牧场，不是人的牧场。神要保守的话，神要给我的话，谁也侵犯不了。神不给我的话，我用尽全力也保守不住。不但别人侵犯，连我自己也可能把牧场践踏掉的。”

去年，我的妹妹从街上买了一些糖回来。我问她：“你买这些糖干什么？”她说：“这糖好得很哪！”。我问：“怎么好呢？”她说：“有一个人拿一只蜂出来，说是蜂王浆，凝结成了糖块，因为太多了，只好拿到这里便宜出售，一块大约二斤重，只要六元钱。”我说：“你上当了。”她说：“买的人很多啊！那个人讲的真真实实，还拿很多凭据和例子来证实。真是蜂王浆，看着像的很！”我说：“你找个内行来衡量一下，就知道全是白糖熬出来的，蜂王浆的成分不占百分之二、三，论价值不到一两元钱，你拿六元钱去习还很高兴。”为什么呢？卖糖的人欺骗了人。

这时我就忽然想到：我们传道的人，不从祷告里面得信息，不从主直接领受，光从书本上抄一点，这里看一点，那里听一点，甚至想个故事，打个比方，作个见证，那都不够真实。但是，有的时候也需要有思想，这个思想必须得经过祷告去验证，若不通过祷告，等于是个“卖当”的人，骗了人家，

也骗了自己，有一天神要向我们算账说：“你所作的有多少是我的工作？”我们就回答不出来了。

前些日子我有一个失败的见证。我有一个侄女（不是肉身方面的，是属灵的。）因为她的父亲和我很同心，后来为主殉道了。当时她很小，在我家里生长好几年。由于我家庭里面条件有限，就又被她的一个亲属带走了。她亲属家庭的人都不信耶稣，当然属灵的环境更不好，因此她的信心越来越差，对神的认识几乎没有了。结婚以后，他的丈夫脾气很好，工作也很好，但对于神是一无所知，对她的灵生命长进就谈不到帮助了。

但神爱这个姊妹，我们也为她祷告。她从小是她父亲和我一同把她奉献给主的，她的名字还是我起的，所以我很关心她。后来我一看到她这种光景，我里面很伤心，就求主救她。神听了我的祷告，也怜悯了她，神就给她摆了一个环境，叫她的丈夫突然生病了，得的是心脏病。他的心脏病和一般的心脏病不同。在他心脏外面的一层薄膜开始脱落，到最后成了很薄很薄的一层，动也不能动，因为这一层薄膜一破就完了。她到很多高级医院里医治都没有效，最后她就到了我家里，又找了一个心脏病专科医院住下，我们为他祷告，求主开出路。当然我们一面给他看病，一面给他传福音。

那时我在想：她在这种情况下，心里当然很难过，我要叫她认罪悔改，恐怕这话很难讲，因为她是一个很有知识的人。我为了爱这个女儿的缘故，不愿叫她再伤心，那么就用人的话对他们说：“你信耶稣，耶稣是全能的，耶稣能使死人复活；能叫麻疯病洁净，你的病算不了什么。”并且还给他们作见证说：“有一个人得了癌症到了末期，因信耶稣就好了……。”他一听很高兴，耶稣能治病吗？我愿意相信。这位姊妹也祷告，神就怜悯她。医生对她说：“他这个病不能开刀，需要很长时间的休养，慢慢就好起来了。”所以就在家里面休养，为他祷告，痛哭的为他祷告说：“主啊！我也是个罪人哪！你赦免他的罪，医治他的病。”就是没有对他讲：“信耶稣必须要认罪悔改，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，需要耶稣作我个人的救主，是灵魂的需要，不是肉身的需要。”这个真正的福音没有传出去，十字架的福音没有传清楚。

后来，神果然怜悯了他，经医生检查，他的病轻多了。按正常的规律他的病需要几个月才能恢复，可是只有两、三天的工夫他的病好多了，医生很希奇！他丈夫也明白是神迹奇事，所以很高兴就回家了。他见人就讲：“我信耶稣了，我信的耶稣治好了我的病。”这个姊妹也因着她丈夫的病被医治，信心也复兴起来了。

相隔没有多长的时间，她丈夫的病突然又复发了。再次来到我的家里，说：“病复发了，还要住那个医院。”当时就为他祷告，神也开出路又住了院。住院以后，他对我说：“我的病若好不了，我去世后，把这个孩子（指他的妻子）交给你们，你们一定要照管她，她能不能再安排家我不管了，你们一定要照顾她，因她没有父母，很可怜！”所以我又把一个病得医治，蒙神看顾的福音传给他，安慰他说：“你不要这样灰心、这样悲伤，耶稣是慈爱的，天父一定会医治你的病，只要你夫妇两人同心合意祷告，神能没有能力吗？我也希望你的病好了以后，完全奉献给神，不要再爱世界了。”他也很高兴这样作。但是我们祷告了一个礼拜不见果效；两个礼拜还不见果效，一直两个多月，不但不见果效，反而医生说：“你这个人哪！你出院吧！为什么呢？你的病没有办法再治了，不能开刀，也没有药可以治疗，你出去好好休养休养。”意思是说：等着最后吧！

这时候另外一个弟兄去看他，他就说：“我叔叔给我讲的道理，好是很好，为什么耶稣不能根治我的病呢？现在病严重了，这样看来，耶稣是不是要我呢？是不是耶稣可信靠呢？我叔叔给我讲这个人好了；那个人好了，我完全相信，但是我这个病为什么不能好呢？还有一个阿姨，她得的是癌症，去年也去世了，她为什么不会好呢？耶稣医治病是碰巧的吧！我这个病恐怕碰不上了。”于是他的信心就丢失了。

我一听这话，里面马上明白了说：“主啊！我错了，我没有把真正的福音传给他，没有把十字架的福音传给他。是把一个得福的、得健康的福音传给了他。虽然他也蒙些恩典，但是根子没有扎下去，生命没有种下去，没有生命，所以他一直把信心停在身体上面，身体好一点他能祷告主；身体一不好，他就怀疑主，甚至不信主了。”

这是一个很响的警钟，我说：“主啊！我传福音不能光传神迹奇事的福音，需要传十字架的福音。人顶大的需要，就是解决里面的问题。生命的问题解决了，身体的问题算不得什么。”

我小的时候，在近邻街坊有一个「首饰店」，那个人拿银元往炼炉里一摆就熔化了，熔化以后再往小炉里一浇。他的眼睛就死盯着看，也不和别人讲话，更不叫别人打扰他。有人问：“你看那么仔细干什么？”他说：“不是的，我是看银子炼到程度没有。若到程度，要赶紧拿下来。若烧过一会儿的工夫，银子的份量就就少了。”

当时我不懂得，我蒙恩后才知道，神熬炼我们像炼银子一样是什么意思。我们是光注意炼的问题，却没有注意那个炼的人，他比我们更小心。我们被炼的时候总是着急的很！不时的向主埋怨说：“主啊！还不到时候吗？一年够了吧！二年够了吧！一次够了吧！二次够了吧！急的不得了。”其实我们不知道，着急的并不是我们哪！而是我们的主。他睁着眼在看我们，多炼一分钟我们的心就软弱了；多炼两分钟我们的爱心就失去了；多炼几分钟我们的忍耐就忍不下去了，就要羞辱他的名，他要受亏损。神看熬得正到合适的程度，马上就把我们拿下来了。

我还想起来在文化革命时候，我到我本家去，我们一个地方聚会，当然那时候不是很自由，在夜里聚会，天不亮就要走了。走的时候还不让人送，恐怕目标太大，顶多一、两个人一路走。那是在山区里面聚会，需要翻山越岭的爬山。聚完会还需要越山的出去。

可是有一个弟兄，他在世上是一个傻子，但他的信心很好，真的重生得救了。聚完会我们走的时候，他就舍不得离开我们。我们不让他跟，他就站在那里等着，等我们走远了，他再跟着往前走。跟着我们差不多走了八里多路，又翻两、三座山，他还跟着、看着我们哭。后来我就舍不得走了。他一看我回来了，他就哭着捧上我，就抱住我，说：“哎呀！我可是跟上你了。”

那个镜头的印象我永远不能忘记：在人看是个傻子，但是他那一哭、一抱，哎呀！我的心开花了，说：“主啊！这是真弟兄！这是我的肢体！人看他傻的很吗？他并不傻。这是他生命里面有需要。他给我的造就，比平常奋兴会对我的造就还大得多，我永远不能忘记，那是生命的交通啊！”

早几年我在一个医院里工作，是在一个手术室里作服事工作的。有一天我值班的时候，忽然来了

个紧急病人，才三十岁，是一个聪明能干的厂领导。他忽然之间得了心脏病，因为他是领导，厂里非常重视，赶紧叫急救车，把他送到我所在的医院，叫我们来抢救。但是经医生一检查，说这个人已经到了危期了，恐怕是不能治好，但是为了尽医生的责任，尽力抢救，给他输氧。在给他输氧气的时候，他仍然很好，也能睁开眼笑一笑，不大会讲话，也有感觉。可是，氧气一停下来，他的眼一闭，手一伸又不动了。于是就再给他输氧气，他就又活动起来。氧气一停，又不动了，只有他的肺部还在呼吸。两个外科医生说：“他需要输大量的氧气，增加肺的活动量，可以活起来。于是就拿来‘强氧’给他输进去，肺很快的活动起来了，一呼一吸，像活人一样，可是眼睛不能睁开了。我用针扎他的手背，手不动了。我捏他的鼻子，他没有表情了。我就明白，他的灵魂已经走了，生命已结束。但是医生讲再继续输氧气，只要肺能活动，他必能活起来。结果从半夜到天亮，从早上到晚上，一连输了二天氧气，仍然无际于事，最后还是送往太平室。

这就说明生命不是人创造出来的，生命是人的基本问题。就是一个做君王的，快要死了，是不是可以再多留下十分钟呢？一小时呢？或多留一天呢？因为还有很多国事没办完，很多话没说。这一切都不行了，不能再多说一句话了，因为生命已经结束，谁也不能再叫他多活一分钟。

有一次，我在一个教会里面讲道。讲了以后，我就和他的一个负责弟兄讲话。我说：“你们教会里面有多少信徒？”他说：“有七八十个。”我说：“这七八十个信徒当中，有多少是重生得救的啊！”他说：“有三十八个。”

哎呀！我里面很惊奇。这样一个农村的传道人，他有七八十个信徒，并知道有三十八个重生得救的人。我又问：“其余的呢？”他说：“有的在慕道当中，有的快要重生得救了。”我说：“弟兄啊！你怎么知道得这么详细呢？他们每一个人得救重生你都很清楚？哪个人还没有得救你都知道，哪个人快要蒙恩重生你也知道，我真羡慕你怎么这样聪明。”他说：“我一点也不聪明，你看我不会讲道，说起话来结结巴巴的，我也不会办事情。”我说：“那么你为什么知道这样清楚呢？”他说：“我没有什么秘诀，就是我每天祷告的时候，按着名字一个一个的祷告，凡在这个聚会点上的信徒一个名字我也不落掉，最起码我三天祷告一遍。这七八十个信徒，我一个一个祷告的时候，我想他们的光景；他们的生活；他们灵性长进；他们的工作情况，都在我的灵里面反映出来，我就明白这个信徒是重生了，那个信徒还没有重生；这个信徒的表现快要重生了，我利用这个方法认识了我的群羊。”

感谢赞美主，这位弟兄就是一个忠心的牧者啊！我相信他到天上的时候不能不得赏赐，不能不得冠冕。

这几十年来，我摸索着事奉主，摸索着要认识主，想懂得怎样的讨神喜欢，摸来摸去，只有这一条路，就是回到里面去，从生命的感觉里面认识主，顺服主，就没有一次会错的。所以我敢说：“要顺服圣灵，要遵行神的旨意，要注意生命感觉（有人叫灵里的直觉，有人叫神觉，有人叫灵觉），不管怎么样的说法，就是在生命的深处，有一个力量，像小孩子放风筝的线一样，风筝飞来飞去，只要这根线拉着它，风筝就不会跑掉。虽然线很细，却能够拉着风筝，它不能飞得很远，有一定的范围。圣灵的工作在我们心里也像这根线一样，时常牵着我们。我们的话一讲多了，里面马上难过起来，里面好

象发燥、发乱一样。这个时候我们要赶紧停下来不要再说了，若要再说下去，就要叫圣灵为我们担忧了。我们就要跌跟头，就要失败，这是最准确不过的。

有一天夜间，我坐轮船在海里航行。风浪很大，并且又是在海中间行，也看不见方向，我问船上的工作人员：“这船在半夜里航行，风浪又大，怎么知道方向呢？他能不能走弯路呢？开不错吗？”他告诉我说：“你看那个船长室里面，有一个船舵，舵前还有一个方向盘，这个舵是根据方向盘而行动，方向盘指着那个方向，不管风多么大，方向盘只要不变，船舵就随着方向盘往那个方向拨动，船自然随着方向盘走，风浪再大，他还要往那个方向走，它不会偏左偏右的。”

他这一讲，哎呀！我里面领会一个真理。主啊！里面的感觉就是那个方向盘，圣灵就是我的掌舵者，圣灵在我生命深处的感觉当中拿着我的舵，叫我的方向盘不至于错。

怎么知道不错呢？我的生命里面没有难过；生命深处没有那一种不自由的光景；在祷告里面不枯干，有话也好，没有话也好，长也好，短也好，和神一思想就交通了，就联合起来了。

有一次在一个地方聚过会后，一个弟兄找我谈话，说：“我万万没有想到，在二十年以前在附近的一个小山上读中学，每礼拜日上午我们六位同学都到山上祷告，都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，一生一世为主背十字架传福音。二十年过去了，我们六个人只剩下我一个，还是可可怜怜的。”我说：“他们五个人呢？”他说：“早已上世界去了，有的当了工程师，有的当了医生，他们还传福音不传福音，实在难说，你看可怜不可怜！”

为什么他们不能跟得上呢？他说：“他们的意志不坚强，信心跟不上去，一个运动一来，一个逼迫一来，一个引诱一来，他们站不住脚。因为那时是解放初期，作一个传道的很有荣耀，大牧师传道很受人欢迎，包车来、包车去。外国人、中国人都欢迎，真是光荣很，所以就羡慕作传道的人。可在二十年后的今天，信耶稣传福音就是羞辱。因为是基督徒，就不给你好工作干，还要上学习班受训，甚至要把你关押起来，所以他们没有办法、没有路可走，往世界上去了。”

这是因为他们看见的并不是十字架的道路，而是看见工作的成绩，神的荣耀，像雅各、约翰一样，要坐在主左边、右边作丞相，得主的荣耀。但是主说：“我所喝的杯，你们能喝吗？”

有一次一个姊妹告诉我说：“我累的不得了。”我说：“你为何那么累啊！为主传福音了吧！”她说：“不是的，是我赶聚会阿！我一天赶了五个聚会，早上赶一堂，上午赶两堂，下午赶两堂，到晚上十点钟才回家里。”我说：“你一定吃的很饱吧！”她说：“哎呀，都累晕了，像以扫一样光打野食，末了长子名份也失去了。”

这样光赶聚会，到这里听听这位牧师讲的好不好。跑到那里听听，那个牧师讲的还有别的味道，他们跑着听道是要尝尝味道。这个是解经的，那个是讲培灵的，还有讲交通的，灵修的，分了许多题目。各方面都听过了，但里面又瘦又弱，光剩下一张嘴了。批评这个牧师讲的有毛病，那个传道人讲的恩赐不大好啊！某某教会里属灵光景不好，都成批评论断了，他自己里面一点没有得着。

前些日子有个作官的人，找到我叫我听他的话，我们不防碍你的信仰，你要听我们的指挥，到我

们指定的范围，你过你宗教生活。你可以随便讲圣经，你是讲道的，但是不能在指定范围以外传福音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因为我们执行神的旨意。我说：你这话我不明白，你在世上定当官的，你怎么执行神的旨意，你信不信神哪。我不信神，你怎么讲这话呢？我们尊重你们的信仰，遵守你们的教训，我说什么教训呢？他说：你读过罗马书十三章。我读过了，怎么讲呢？在世上有权柄我们顺服他，我们佩剑不是空空的佩剑。因为神给我们权柄叫我们管你们的，你不听我的话就不听圣经，你不听我的话就是违背神的旨意，对不对呀。哎呀！我这一听，我心里头有些烦难，他用圣经把我的信仰压倒，我不听你的话就违背圣经吗？我的信就不正确了，我不听你的话就违背神的旨意了，这不是犯罪了吗？

后来感谢主，我们祷告时我想起来了，我说：这个同志，你圣经读的还不够熟，我怎么不够熟，我会背下来了，你怎么没背下来，我背圣经还没有你熟呢，你圣经再熟，你不会讲，你怎么把圣经领会错了，你讲错了，我承认你的权柄是神给你的，我的神不给你权柄你无法干涉我，你问也不会问，我也不敢问我，是神也不可能问我，我的神许可你来管理我。对呀，神叫我来管你，叫你听我的话到礼拜堂里去。但是你忘记了，你权柄用错了，约规了，超过范围之外，什么范围啊，圣经怎么说呢？你当管执行权柄干什么呢？叫做什么呢？叫做恶的害怕，不叫行善的害怕，你管做恶的人，管小偷、管扒手、管打架、管贪污的，管这些事情，你管好没有，我信耶稣行善是行恶，我问你，我在什么地方传耶稣，说过你犯罪去吧，你不要听政府的话，不要听厂里制度的话，不要听老师的话，不要听父母的话，有没有这样讲。他不讲话了，我们信耶稣传道，神叫人行善，叫人做好，做个良好的工民，做一个孝顺的子女，做一个很好的学生，做一个很听话的工厂、工人，或其他职员，这能是作恶吗？

我没有作恶，我在劝人行善，你怎好管我呢？你管我，你违背圣经了，你干犯我的信仰，严重的说：你甚至违背宪法了；他一听把眼一瞪，你当然比我会解圣经了。我说：不是我会解释圣经，而是圣经把你关起来了。于是他把面孔一板的说：“你要知道我有权柄，你若不听，我把你关起来。”我说：“我承认你能管我。”他说：“我有权柄判你的刑。”我说：“我也承认，你有权柄判我的刑。”他说：“你再不听，一直对抗到底，我就用权柄杀你的头。”我说：“朋友，如果你能杀我的头，我就跪下来，磕一百个响谢谢你。”他说：“你这是怎么意思呢？你发神经病了吗？”我说：“没有发神经病。”他说：“你为什么讲这话呢？”我说：“如果你不砍我头的话，我在世上活十年，二十年到将来见主面时，我可能会软弱，可能十年当中我失败了，得罪神了，我见神面不能得赏赐了；今天你因我传神的道，传神的话，你把我杀掉了，我可以百分之百在主那里得冠冕、得赏赐了，我好无疑问的说：‘主阿！你把冠冕给我吧；因为我现在没有软弱，在这情况，我为你流血了，那主当然给我赏赐了。’”他说：“哎呀！你这信耶稣的人哪，没法对付你们，你真是狡猾的很。”我说：“不是狡猾是信仰啊！”

我年轻时二十岁，五十年，我在南方杭州读书，杭州郊区一个麻疯病院，院不是麻疯病吗？全部麻疯病人都是教会开的医院，捐钱出来把他们收在一起。但是把他们收拿的太可怜了，因为他们没有家，家都不要他们了。另外通过他们来做研究、试验，试验出来有效的药，治好，到今天还没办法，麻疯病是不能治好的，是神咒诅的病，一百五十多个麻疯病从全国各地来的也有很多有学问的人，大军管，刚开始生病时，还照顾他，时间长了，又怕传染，病脏的很，就赶出去了，广州地方特别多，

一出去就死了，有地方挖个大坑，把病人往坑里一放，死以后把土一埋就算了。说了也不传染可怜的很。

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捐钱，办个麻疯病院；医生来给他们看病，能治好，结果到今天还是没治好的，很可怜。我们学生们热心，都是神学生，发热心传福音吧，每礼拜天给他们传福音，去的当然轮流讲道了，这礼拜你讲，那个礼拜我讲。有一天论到我讲了，告诉我下个礼拜你讲了，好，我想给麻疯病人讲道，病可怜的很，我讲的好，他们也不会称赞我，讲的坏也没有关系，这个不要紧吧！他们快死的人了，也不放心，麻疯病人不笑话，我同学们笑话怎么办，那预备预备吧！到家里面看圣经找题目，找到题目以后，看参考书，这一卷那一卷，好几处抄下来，写下来，整整写了一本，大概十六页吧！要读一遍得用两个小时。写好以后，再读一遍记好了，一个礼拜读呀，背呀，背到礼拜六还不放心，万一讲道忘了怎么办，要实习实习，到那实习，我们礼拜堂在操场中间，不和宿舍在一起，别人都睡觉了，我偷偷起来了，轻轻到礼拜堂去，把门窗都关好，因为怕麻疯病人听见，开个小灯，把本子打开，讲开了，从头到尾看看讲讲，我看中了，时间整整一点半还多，一个半小时还多还没讲完，自己很得意，明天可有把握了，再背的多，麻疯病人不能多，只有四十分钟，我能背一个半小时再少吧！一小时可以背完了吧，可以讲了，这一次可有把握了。那天早晨吃过晚饭，我们六个同学走了，同学说：“弟兄你准备好了。”我说：“准备好了。”他说：“有把握吗？”我说：“有把握。”到了时候，聚会就要开始了，我们讲台很远，怕麻疯病传染，先消毒，离有两三丈远，找个地方讲道。他们一个小圈子坐着，我上讲台，当然先唱诗，后祷告预备，仪式祷告以后，读圣经，读完再讲，你们说我几分钟讲完，我背着讲，练习时一个半小时，讲不完，那么这一天，从我读圣经到我讲完最后一句话，是十二点钟时间，讲的干干净净一个字也想不起来了，下边还有二、三十分钟的时间。那不能空下来不讲呀！哎呀！把我急的头皮发烧；地也不裂口，裂口钻下去好了，下不来台了，这算神怜悯我。你们都低头祷告吧！他们以为祷告了再讲呢？他们祷告我圣经一夹，皮鞋一脱溜掉了。

怎么祷告完后没听人说阿们！怎么没有声音，睁眼一看没有人了。那天我跑山里面去祷告了：主啊！开始认罪，讲道真不是事情，可不是聪明口才，可不是自己呀，不是学问呀！那一下子把我打倒了，多少天头抬不起来了。同学们讲：弟兄你怎么搞的呀！我说：“我也不知道。”同学说：“你不是你有把握吗？”我说：“不行不行。”同学说：“什么意思你明白吗？”

真正的传福音，那不是靠你学问，口才，有的人很有口才、很能讲，讲是个问题，人不受感动，人肯不肯听，过了四个月以后，杭州市一个教会里面，一个礼拜堂，叫我去布道，我就害怕，我拒绝了。但是老师非叫我去，派定我去了，不去也得去，礼拜堂已通知好了，礼拜六下午是布道会，你去传福音去。我害怕的不得了，看圣经不敢看了，看参考书不敢看了，主啊！靠不住，想什么办法呢？主这次不要丢人了，从前丢麻疯病人，这么多还有牧师，社会的很多人都来了，等我传福音我传不了，福音有什么办法呢？拼命祷告，礼拜六前，不敢吃饭了，不敢见人了，礼拜五一天，到礼拜六一边上课我听不下去了，拼命祷告到礼拜六了，叫我布去了，一看屋里坐着满满的，大约有二百多人，不信的人是布会吗？亲戚朋友都来听福音，上去一后第一件事并不是说你们看圣经，你们唱歌。首先跪下大声祷告，我也不怕人家笑话，我说：“主啊！你救我脱离审判，你要救他们，我也不怕他们笑话我了。”“痛苦祷告，其码祷告有二十分钟，等我站起来了一站起来。

我读路加福音二十章，还没读完，三个人举手，我要信耶稣，我要信耶稣。我就讲一刻钟的道理，谁愿意信耶稣，请你们到前边来，三十几个人都跑来了，你们愿意信耶稣，他们说：“愿意信耶稣。”跑下来跟着我祷告，跟我认罪，这一下子，主啊！你真奇妙的很，真有能力。有一个同学说：“你还有这一套好。”我说：“这一套不是我的的是耶稣的。”我那一套拿不出来了，拿出来要丢脸了，我没办法了，交给主了。主啊！你叫我传福音，我不会救灵魂，你不救灵魂不行，你不管我不行，这二百多人，你不叫我的话，他们灵魂应当死亡……。这是我的责任，我担不起，我拼命祷告，圣灵同在了。

我相信每个人重生的时候都有这个经历。回想我重生的经历，那时我才十七岁。跟着父母信耶稣，也很虔诚。我从小不会骂人、不会和人打架、撒谎是偶然有的、从不偷父母的钱。为什么？这是犯罪得罪神，要下地狱的。虽然有了这个观念，但是还不认识耶稣，生命也没有改变。疾病一来，“耶稣啊！救救我！”穷苦一来，“耶稣啊！给我开个出路吧！”我读书成绩好，是耶稣帮助我。干什么呢？能有人生前途。整天这样祷告，这是我以前的信仰。大人在跟前我祷告，大人不在跟前我照样祷告。我离开家乡几百里地去读书，同学们都不信耶稣，我还要信我的耶稣。早晨比他们起床早一点，做什么呢？祷告、读圣经。礼拜天哪里也不去，到礼拜堂敬拜神去，因我是信耶稣的人。人人都看我是好基督徒，我也认为我是真基督徒，但是我还没有得着新生命，也胜不过死亡的压力。

当我在穷苦的时候，天气很冷，我没有棉裤穿，只有两条单裤子。因战争的原因和家庭断了来往，衣服不能寄来。与我在一起的一个学生，也是基督徒，他有两条棉裤，一条新棉裤穿，一条旧棉裤当枕头；两双棉鞋，下雨天穿旧棉鞋，晴天穿新棉鞋。我也是基督徒，穿两条单裤子，穿破的布鞋。冰天雪地，他却看不见，没有感觉。我认为他是假基督徒，没有我真诚。我常常这样想，也祷告主，说：“你给我一条棉裤穿吧！若谁给我一双旧棉鞋穿，我一定好好爱他。恭维他是真弟兄、真姊妹。”可是一个也没有。

我最痛苦的时候，主的恩典临到我，光照在我里面，让我看见我的罪，我不得不在神面前屈膝下拜，痛哭认罪说：“我这么大的罪，这么多的罪，怎么不害怕呢！怎能平安过下去呢！”这时候只有认罪痛哭恨自己，再不哀求主，说：“我穷苦的很！我冷的很！”没有这种感觉了。经过痛痛的认罪之后，主的话临到我，使我里面得了安慰。不是安慰，是新生命的种子种在我心里；真光照在我的里面，里面忽然亮了。这一亮，人生有了大的改变；罪的重担脱落了；惧怕刑罚的感觉也消影了；充满了平安喜乐，跳起来赞美主耶稣！把人生奉献给主。

但是还是没有棉鞋穿，没有棉裤穿。以往怕冷，早晨不起来，到吃饭时才起来去吃饭。里面有新生命的感觉之后，重生之后，那是阴历的腊月天气，冰天雪地，也不感觉冷。半夜就睡不着觉，偷偷地爬起来到操场去大声祷告赞美主，神太好太好了！

我生命改变之后，仍然穿两条单裤子，一双破布鞋。有一天，在路上我发现一个小男孩，大概十四、五岁，他的父母被日本人打死了。只穿一条短裤，光着脊背冻得发抖。我的心被圣灵感动，就跑过去，因为我没有别的力量，就脱下一条单裤子给他，衬衫脱给他，我只穿一条单裤子。那时还不到春天，还是冷得很！我欢喜快乐的回到学校里。也没有冷的感觉，里面充满了赞美，这光景我永远也忘不掉。

我刚从监狱中释放出来以后，有人限制我，不准我出来自由传福音，叫我到礼拜堂去。“我不去，因我和他们的信仰不同；道路不同。”他们说：“那你就不能随便跑出去传道，把你摆在环境中限制你。”有一段时间，把我摆在医院里面。作什么呢？不是叫我当医生，不是叫我学医生，叫我做服事病人的工作。是在妇产科的病房里工作，扫地、冲水、送饭、抬病人等。这是主许可的，我完全接受，一点不提出反对意见。不但做，还要尽心尽力地去做。开始工作时，院长对我说：“上级派你到这里来，你只能好好服事病人，好好工作，不能传你的宗教信仰。虽然信仰开放了，还没有完全开放。你做工作做得好，我们有奖励。如若传信仰，这是违反我们医院制度的，我们要处罚你。”

我听过以后，没有回答他，也不说传，也不说不传。若说传，他要用别的方法制裁我；若说不传，则违背我的良心。怎么办呢？我只好照他所吩咐的忠心做我的工作。上班不迟到不早退；派什么工作，耐心地、欢欢喜喜地去做；服事病人更加专心；她需要水给她送水，需要饭给她拿饭。

过了一年之后，院长把我找去，我一进门他就说：“这一年干得怎么样？”我说：“院长，好与坏，我不能自己说。有什么缺点错误，你给我指出来，我一定虚心改正。”他不讲话了。过了一会又说：“你到底干得怎么样？”我说：“院长！我已经表过态度，我一点也不主观，人都有缺点，哪里不够完全，请你指出来，我明天就改正。这个活我一生没干过，可能有错的地方。”他还是不讲话，过了一会又问：“你到底干得怎么样？”我说：“院长！你这话什么意思？若我没有表态，你再问我，我已经讲过两次了，我愿虚心接受你的指正。你还问我到底干得怎么样，我怎么答复你呢？”

他说：“我当初跟你讲过，你到医院来做服事病人的工作，不准传你的信仰。”我说：“院长！我从来没有主动跟任何人讲过。”他说：“你还说没有讲过，要主动讲怎么样呢？把医院都翻过来了。从前医生查病房去，病人都老实地躺在病床上，现在越来越不象样子了。医生对病人说：‘你的病好多了。’他们都是说：‘谢谢耶稣！感谢主！’怎么搞的？还有人唱哈利路亚！是什么意思？这不是你传的吗？”

我说：“院长！你问他们是不是我传的？”他说：“你不传，他们怎么会相信呢？”我说：“我没有主动给他们传，他们要问我，我不能不讲。”他说：“这么多人，他们单问你做什么？”我说：“他们看我和别人不一样，尽心服事她们，安慰她们，干活一点不偷懒。他们问：‘你怎么和她们不一样呢？’这我不能不讲：‘因我是信耶稣的，不能和她们一样；她们不负责任，我负责任；她们不尽心，我应当尽心；因我是信耶稣的人。她们问我，我不能不讲。’”他气得没有办法，吸两口烟，说：“这样下去不行，你再做两年，医院就关门，成了你的礼拜堂了。”我说：“那不是我的事情。”

的加倍多。

我第二次为主受试炼的时候，试炼快临到了，有人捎信给我说：“你赶快躲避一下吧！我们得到消息了，不久你要失去自由。”我就祷告。祷告之后，神对我说：“要作一个养育别人的饼，你必须被磨碎，被掰开，才能供应别人的需要。你若让香膏发出香气来，装在宝贵瓶子里，藏在箱子里面，你藏一辈子，这香气谁也闻不见。只有把玉瓶拿出来，打破了，膏的香气就发出来了。”这两个光照在我灵魂深处，我就明白神的旨意了。

前面要来的难处，有人已经告诉了我，这难处并不是我躲不过。我可以拣选躲开，也可以不拣选躲开，神看我走哪一条路！我也有点软弱，当别人告诉我说：“有确实的消息要临到你，神叫我来告诉你，你应当智慧一点，不要硬往前冲，躲一躲吧！”正在这时候又来了一位姊妹，不是给我讲，她给我的姊妹讲：“姊妹啊！昨夜我祷告，主让我看见一个异象，主穿一身白衣服到我跟前，伸出手来给我两只水果，一只桃子，一只苹果，主对我说，你拿去给弟兄吃。什么意思我不知道，我来告诉你。”

我的姊妹一听，就明白了，一逃（桃）就平（苹）安了。姊妹告诉我说：“这姊妹得异象了，主给她的叫你吃，我看你走了吧！你不走就没有平安。”

我再祷告，主还是说：“饼要掰开，玉瓶要打破。”我里面清楚神的旨意了。她的异象真不真我不知道。即使是真的，主并没有说一定要躲开，他可以叫难处临到我。他没有叫我躲开，我就不应该躲。我应该照主给我的感动做，我这块饼让主掰开吧！玉瓶让主把我打破吧！能不能供应人，能不能发出香气来？这是主的事情。但我的本分是顺服神的旨意，我绝不逃避。

果然过了几天，我就落在患难中了。之后我的姊妹捎信说：“你不听神的启示，神告诉你了，叫你逃，你不逃现在没有平安了吧！”可是我里面很平安。一天天过去，一年年过去，我也在想：“主阿！那一个感动、那一个异象是不是你叫我躲避患难的呢？当时我没有躲避，落在患难里面。到现在看看，前边没有指望，到哪一年也不晓得。受这么多熬炼，是不是我吃亏了。这几年我若在外边，可以为你做很多工作，传很多福音。我在这里面一个福音也不能传，只能暗暗地传，不可能公开地事奉你，我不是荒废这几年光阴吗？”那时我这样想。

但后来在我里面起了变化，经过熬炼、经过造就、经过压榨，叫我认识到：“在这种情况下，我没有工作可以做了，不可能用我的口向人传福音，主不许可，我也不能公开跪下祷告，我也没有圣经可以看，怎么维持我的信仰生活呢？怎么维持我和神的关系呢？只能用单纯的信心仰望主。怎么事奉神呢？没有我的肉体活动自由了，我就用我的心灵和诚实俯在神的手下。”哪里晓得，当我的心一转变的时候，新天新地打开了。事奉主不在乎外边的忙乱、奔跑，发发热心就够了；不在乎讲两遍道，唱唱歌就够了。事奉主若不在神的旨意内，价值也不大；和主的交通并不在乎有形式的祷告。

我的身虽在被囚之地，我的心灵却是敞开的，谁也不能限制，谁也关闭不了。外表事奉的形式都没有了，也不可能有了，也不敢有了，这就限制我和神的交通了吗？我站着神不听我的祷告了吗？在路上祷告就找不着神了吗？真希奇得很！外边的形式没有了，里面的神更真实了。实实在在地叫我感觉到，我不是在一个地方关着，也不是带着锁链，我是与主在一起。

从前说：躺在主的怀抱里是形容词。神在天上，我们在地上，怎么躺在主的怀抱里呢？这不是形容词吗？但在那实际经历中，真体会到不是形容词了，是实实在在的。当我忧伤的时候，他是我的安慰；当我软弱的时候，他能坚固我的心。我忽然感觉到像小孩子在妈妈的怀抱里躺着一样，那么安舒、那么甜美。睁眼一看，什么房子？是监房，我是囚犯。闭上眼睛，我躺在天父的怀抱里面。这种经历恐怕在弟兄姊妹中得不到，在我家里妻子儿女环绕我的时候，我尝不到。

有一次攻击我最厉害的一个弟兄，我们同工几十年。他不知因何原因背后讲我很多坏话，我听说后很伤心难过地说：“从今以后，弟兄的家我再也不登他的门边了。不和他见面，不在一起事奉了，他

太伤我的心了。”当我有这样存心的时候，我跪下祷告，里面不通了。“我不登弟兄的门，神也不叫我登他的门了。”一天祷告不通，在神面前省察，二天在神面前省察……，一直还祷告不通。总认为“我没有犯罪，我没有得罪弟兄；他有病，我去看他；他有难处，我去帮助他；他心里软弱，我和他一起祷告安慰他。几十年过去了，他为何如此呢？可能他早对我不满意了。他假冒伪善地利用我，他诡诈得很！魔鬼送礼物了。”越想越多，里面愈来愈痛苦愈黑暗，还咒诅弟兄，说：“主啊！你替我伸冤审判他，他太忘恩负义了。”

神听我的祷告了吗？神说：“这样的祷告我根本听不见。你叫我咒诅他，我还要祝福他；你叫我不使用他，我还特别使用他。他家里聚会真是兴旺，不但年青人去，连大学生也去，连留学生也跑去了。”这样一说，我心里更加不舒服了：“主啊！你怎么这样待他呢？他是什么人？他怎么配给留学生讲道？”神说：“他没有你会讲，人家却不听你的。什么原因？因为你不饶恕弟兄。你心里恨、你心里气、你心里不满意。他是偶然失败，不当心而软弱的。是听了别人传舌的话，带礼物可以带少，传舌人最大方了，越传越多，小问题成了大问题。其实不是弟兄那样讲的，是传舌人又加上去的。”正好撒但用这个礼物送给了我，越听越气，越想越气，失去了怜悯的心肠。圣经说：“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。”(雅 2:13)你不怜悯弟兄，叫神怜悯你吗？神不审判你吗？你不到弟兄家里去，对不起，你也别进我的门了。

经过了一些日子的熬炼，心里忍受不下去了，因为不能和主交通，里面黑暗不能祷告了，最痛苦最可怕了。才回到神面前找原因，说：“主啊！什么地方得罪你了？”主说：“你没有得罪我，你得罪我的孩子、我的弟兄了。他是我的弟兄，也是你的弟兄。你得罪他，我岂能愿意吗？”这时我左右没有办法，心里说：“只好去向弟兄求和睦吧！向弟兄道歉吧！但是，主啊！不是怨我，是怨他，怎么叫我赔不是？这真难得很哪！”主说：“你难，不能道歉，我就不能和你恢复交通，你要哪一个呢？”最后我不能顾我的面子了，只好谦谦卑卑地去见弟兄。

弟兄见我一进门，便说：“弟兄！我真想你了，怎么这许多天不来呢？”我心里说：“我都不想你了，你还想我哩！”不管如何我就对弟兄明说：“弟兄啊！我得罪你了。不是我不来，是我恨你啊！我气你呀！因为你讲了我很多的坏话啊！”他说：“弟兄！我什么地方讲你坏话了？”我说：“某某人告诉我的。”他说：“唉呀！我是不当心讲的话呀！我没有讲那些话，是别人加上去的，我真对不起你。弟兄！我错了，你饶恕我吧！”我忽然明白，弟兄并没有意思攻击我、没有意思毁谤我，是传话人传错了，我怎么恨弟兄到这个地步呢？“弟兄哪！我对不起你！”他说：“弟兄！是我对不起你！”我一哭，他也哭了；我的心一软，他的心也软了。两个柔软的心一碰，神说：我在你们中间！孩子！你祷告吧！我听见了神的声音，和神恢复交通了。

我讲一个例子，是我失败的见证。当我出去为主受苦的时候，我的小女儿刚刚满月，我就走了。过了十多年回到家里，女儿中学都毕业了。我走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，我的姊妹处境更困难，邻居监视她，单位监视她，看你是不是还信耶稣？是不是还祷告？小女儿很聪明，最喜欢唱歌跳舞。

姊妹怕老师问：“你的妈妈叫你祷告没有？给你讲耶稣的故事没有？”若孩子讲出来，当时他们的方法是把孩子领走。怕你灌输宗教迷信，因这是毛主席的孩子，不能叫你害她，国家去养她，然后叫你拿生活费。在哪里也不告诉你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姊妹也不敢给她讲耶稣了。因此她不懂得神的恩典，

也没有听过福音。

偶然有肢体到我家去，需要祷告的时候，对女儿说：“孩子！你出去玩一会儿。”把门一关，她们就开始祷告。正在祷告的时候，一有人敲门，立刻就起来不敢祷告了。这个难处我不晓得，这个经历我还没有。

后来主保守我，叫我平安地回来了，无残无疾的回来了。她们肯定很喜欢，晚上我们一起开感恩聚会吧！我的小女儿不懂得什么叫感恩聚会。一看反革命的爸爸回来了，就说：“都是你害了我。我成绩很好，却拿不到毕业证，因此恨爸爸。要不是你当反革命分子，我肯定有前途。”她充满这种思想，因她不认识神，也不懂得什么叫祷告，更不懂得什么叫福音。我说：“我们一同感谢主吧！”她说：“感谢什么耶稣？我不感谢神，他害了我一辈子！”我一听十分生气，“你这孩子怎么这样不懂道理，神保护我们一家平安过来，爸爸这样无灾无疾地回来了，你还埋怨神。”我教训她，她不听；我祷告，她把我拉起来，说：“还祷告什么？我都成反革命的孩子了，不要祷告了。”我看圣经，她把圣经夺过去，说：“我是反革命子女，在你家里倒楣透了，我生在讨饭家里也比生在你家里强。”

我心里更生气了。她长大了，我不能打她，刚改造好怎么能打孩子呢？若打孩子，居民听见也不愿意。这是毛主席的孩子，你不能随便打，这更麻烦了。我讲一句，她和我辩上十句也不止。我心里祷告主说：“主啊！你怎么给我们这样的孩子？你把她接走吧！她只能下地狱！”这是作爸爸的为孩子的祷告。

那时我已经在医院上班了。我一回来，她看见我就生气，我看见她也不高兴，两个人像对头冤家一样。她下班不能不回家，我要回去吃饭不平安，还要生气，干脆我不回家了。下班后买一张车票乘车，那是月票，从起点站到终点站，再从终点站到起点站，乘一趟又一趟。偶然看看书，到夜里十点半了，她睡觉了，我才回到家中。里面真是苦得很！“主啊！怎么有这样的女儿？她也不生病，也不死掉，我真苦得很！”主就是不听祷告，我一点没有爱她的心了。

半年过去了，她也苦，我也苦。我祷告主：“你是神吗？你在我身上显这么多神迹奇事，把我从死亡中带出来，从苦难中带出来，你是又真又活的神。我的女儿对你没有一点信心，又这样轻视我，不准我读圣经，不准我祷告，你把她接去吧。”主就是不接她去。后来，我祷告主：“主啊！什么原因呢？”主说：“是你错，还是孩子错？她错了，她错在哪里？”我说：“她辜负你的恩典。”主说：“她懂不懂我的恩典？你回来给她传过几次福音？你安慰过她几次？‘孩子！因爸爸的缘故，你吃苦了。爸爸是为耶稣的缘故坐监，不是因杀人，也不是因放火，也不反革命。’耶稣是什么意思，你给她讲过没有？耶稣救人的爱，你讲过没有？耶稣为人人钉十字架，你讲过没有？她心里难过，你有没有安慰她？为什么你难过呢？我帮你祷告，求耶稣安慰你，这话你讲过没有？”我说：“主啊！我一次没有讲过。”主说：“为什么不讲呢？”我说：“我恨她，讨厌她，不愿意讲。”主说：“这样，你能把她转变过来吗？是她错，还是你错了？”

我和主辩到最后，屈服下来，说：“主啊！不是孩子错，是我错了。错在哪里？我没有骂她，没有打她，错在我的心太刚硬了、没有怜悯、没有爱心、没有体恤她的心肠。她不如我的心意，我就恨她、咒诅她。这是作爸爸的心肠吗？主啊！我完全得罪了你，得罪了孩子，怎么办呢？”主说：“你犯了罪，不认罪可以吗？你得罪孩子，不向她赔不是可以吗？”我说：“主啊！我是作爸爸的，向女儿赔不是，

以后我没有面子，我没有威信了。”神说：“认罪还要讲威信，认罪还讲面子吗？”最后我不能再与主争竞了，只有说：“主啊！我得罪孩子，应当向孩子认罪。她怎么看我不管，我认罪之后更加没有威信了，她不把我当爸爸看待了，那是她的事情，但我良心里平安。从今以后，我不恨她，不气她，我要尽量体恤她，安慰她，帮助她。”

这一天，我就不在外面流浪了，下了班回家去。吃饭各人吃自己的饭，谁也不理谁。吃完饭，我说：“孩子阿！往跟前坐一坐。”女儿说：“干什么！又训我们，我不叫你训！”我说：“爸爸不训你们。”女儿说：“不训坐这里干什么？你就会训人！你不会讲别的话，只会讲耶稣，我不要听！”我说：“今天什么也不讲，你坐下来。”她说：“作什么！”我说：“爸爸向你道歉，赔不是。”她不讲话了，停顿了一下说：“你讲什么，爸爸！”她很惊奇。我说：“爸爸得罪你了，愿意向你道歉、认罪。我回来半年多，没有跟你讲一句安慰的话、不体会你的心情、你心里的创伤太重了。我就不理解你、我怪罪你、我训斥你。现在我所事奉的神光照我，耶稣不放过我，叫我向你道歉、认罪。”她说：“还有这样的耶稣？”我说：“是的。”她说：“那耶稣还不错！”当时我流泪了，说：“孩子！原谅爸爸吧！赦免爸爸吧！”她不讲话了，站在旁边。过了一会儿，她说：“爸爸！你不要伤心，不要哭了，不是光你有错，我也有错；不能光怨你，也怨我呀！”从此空气转变了。

第二天早上一起来，她说：“爸爸！你早上哼的那首小歌很好听，教我好不好？这个歌词我没有听过，比社会上的歌曲好听多了，能不能教我也学一学？”她又说：“看你读圣经那么专心，夜里不睡觉还要读，这本书这么好，比《三国演义》、《红楼梦》好？”我说：“当然好了！”她说：“那我看不懂，你给我讲讲好不好？”她完全转变过来了。她一下班赶紧往家里跑，我一下班也赶紧往家里跑，干什么呢？我们要一同读圣经了。她要听圣经道理，要学听圣经诗歌了。

过了十多天，那是礼拜六的晚上，她去同学家。她同学的爸爸是很好的弟兄。他从来不打孩子、不骂孩子、用主的话劝勉她们、安慰她们、非常耐心地教导孩子们。他的女儿也重生了，灵性非常好。受逼迫不软弱，在学校里从来不和同学吵架，守规矩得很！因此我的女儿很喜欢她。这一天她找同学去玩，正好，她的家里是读经会。她的爸爸、妈妈、弟弟，一同读圣经。她坐下来听，正读到约翰福音三章重生的问题。那位弟兄给她讲什么叫重生？怎样重生？为什么要重生？还没有讲完，圣灵作工了，她大哭起来了，跪在地上痛痛地认罪。两个半小时不能从地上爬起来，到夜里十点多才止住哭声。那位弟兄很好，不拦阻她。哭过之后，叫她洗洗脸，对她说：“孩子！你蒙恩典了。”她也说：“伯伯！我真对不起爸爸、妈妈；也对不起神；也对不起姐姐。”她明白了，到十一点多才回到家里。

第二天早晨，姊妹说：“弟兄！你看见没有？孩子在作什么？”我从小窗里一看，她跪在床上正在祷告。感谢主！她祷告之后对妈妈说：“妈妈！你安静一会儿，我来烧早饭。”她从来不帮妈妈烧早饭的。下班回来从不帮妈妈拣菜烧饭，还嫌饭烧的不好吃。姊妹很好，从来不发脾气。不好吃，我再去烧一点。从这一天起，她完全变了。

后来我在想，若是照我咒诅她的话，她真的在这半年内去世了，这个灵魂谁负责？是她太硬了，不听话，应当灭亡？还是我的心太硬、没有爱心、不够谦卑、没有用爱心安慰她？她的痛苦我不体会、她的伤痛我不能抚摸，还要在伤口上加上一拳，她怎能在神面前认罪悔改？她觉得爸爸所信的神太残忍了，怎能相信神呢？

有一次我带几个弟兄姊妹到温州。三天的讲道圣灵真是动工了。讲道的人受感动，一面哭一面讲；听道的人也受感动，一面听一面哭。可是没有想到最后一天晚上，发生个小事情。他们在吃一样东西时，不知道这东西是树上长的，还是海里长的，因此一面吃一面哈哈大笑。正在大笑的时候，被当地教会的姊妹们听见了，说：“刚才你们聚会哭得那样伤心！现在这么高兴，这么快活，你们是唱戏的差不多。”

我一听很伤心，对几个弟兄姊妹说：“你们这三天的工作没有价值了，因人家不相信。为什么？说你们是唱戏的，不是传福音的。道讲完了，也哭过了，也笑过了。别人请你们吃顿饭，你们以为有成绩了、传过福音了、圣灵大动工了、别人受感动了。真的受感动了吗？你们的小行为已经把工作拆掉了。别人不信你们所说的话，轻看你们了。这样的福音使者还真不少啊！”

我听说，有两位小姊妹，去传福音，到一个接待家庭里。她们很会讲道，口才也很好，但是在生活中不当心。接待她们的姊妹预备好饭，在吃饭的时候，一个姊妹说：“这菜滋味，放过味精没有？”这位农村的姊妹说：“我们没有买过味精。”小姊妹说：“我们在家吃饭不放味精是不吃的。”姊妹说：“我们这里没有卖味精的，那怎么办呢？”于是跑了好几个村子去买味精。她们吃罢饭，碗一推，睡觉去了。当小姊妹讲道时，那个接待她们的姊妹再也听不进去了，说：“这些小传道人难应付啊！”她们住了不到一个月，当地教会说：“请你们把两个福音使者带回去吧！我们养活不起呀！伺候不好啊！”这样的传福音有价值吗？在人面前就不能得好的结论，在神面前又如何呢？

有一次，重生派有两位小姊妹，到我家里去。她们去的时候我正忙得很！姊妹又不在家。快晌午了，我说：“你们两个烧饭好不好？”她们说：“好！”又问我吃什么，我说烙饼。她们在家里没有烙过饼，不会做，饼做出来上面是生的，下面却是焦的。喊我吃饭，我一看，问是谁做的？她们不作声了。一个小声说：“你讲，是你做的。”另一个说：“你讲，是你做的。”她们互相推脱：“都怨你！都怨你！”我说：“谁也不能怨。你们都是传福音的，已经十八、九岁的姑娘了，连饼都不会做。有了问题，谁也不肯承认，互相埋怨，怎能同心传福音呢？”连平时的生活都不能料理，还怎样出去传福音？会有好的效果吗？

她们到一个地方传福音，住了一个月。有一天当地教会的老弟兄来找我说：“弟兄啊！你把两个小姑娘领回来吧！”我问：“为什么？”老弟兄说：“光会讲，连手帕都不肯洗；扣子掉了不会缀，叫老太太缀；缀完了，还嫌不好看。这样的传道人我们养不起呀！我们是穷人哪！”我一听真是伤心，把她们叫回来，说：“你们想传道，当福音的使者，连手帕都不会洗，扣子掉了不会缀，可见你们的生活怎么样了。”

我们不能光注意工作，忘记了生命。一个小行动不从生命中对付。一句话、一个小举动，会把我们的工作拆毁掉。一次，几个小姊妹送我到火车站。她们买了几个苹果，叫我在车上吃。拿的时候不当心掉了一个，我就弯腰去拾。没想到一个姊妹过来脚一踢说：“一个苹果没关系，脏了，不要了。”你是皇宫里长大的也不会这样吧！红红的苹果，脏了就不要了。我又跑过去去拾。你怕脏，我不怕脏；你是富贵人家的孩子，我是穷人家的孩子。她说：“叔叔！你怎么这样吝啬，神的恩典大得很！一个苹果有什么关系，扔十个也没有关系。”这是传道的孩子讲的话。我真是伤心：“你们还想传道，回家跟

妈妈好好学习怎样过日子吧！”

我们事奉神真是不简单哪！不要随随便便的。要记得我们是和神同行，是活在神面前，一切所行的都在神面前。

有一年夏天，我带几位青年同工到南方，那里有一个聚会。那一天因我身体不大舒服，感冒发烧，我就没有去领会。我就找了两位同工替我去领聚会，他们就去了。第三天下午，那边的同工来找我：“弟兄！你打发什么传道人到我们中间去了？”我说：“他们不错啊！”他说：“我们害怕死了，这种传道人我们受不了！”我说：“怎么回事？什么地方对不起你们了？”他对我说：“我们那里是农村，家里并没有电扇，因为聚会时人多，天气又热，于是每人发一把扇子。一个同工在上面讲道，另一个同工在旁边一看都在摇扇子，忽然站起来发火了：‘弟兄姊妹！都放下扇子，你们敬拜神来了，热一点怕什么！主为你们流了血，你们不能为主流一点汗吗！’这个弟兄像审判官一样。弟兄姊妹都放下扇子，流着汗听道。一会儿，这个弟兄却自己拿着扇子扇起来。这叫我们怎么听道呢？”我问：“真的吗？”他说：“我能说假话吗？不信你问另一个同工，下次不要让他到我们中间去，我们受不了！他不叫我们扇，却自己扇，他比审判官还厉害！”后来我问这个弟兄：“你是怎么搞的？”他回答说：“我也忘记了。”像这样的事情，真叫人哭笑不得。讲了两天道，却被一把扇子扇光了。这提醒我们：那不是小毛病问题，是生命瘦弱，生命不够丰盛的缘故。

我有一次到徐州去，有一班青年人，半年前我去过，半年之后我又去时，这些青年人大大地改变了。怎样改变的呢？他们都是穿老师所穿的西装的样式，我不是不叫穿西装；学老师走路的样子，说老师说话的声音，就是不把所听的道用在生活上。负责的姊妹说：“这些学生难带，他们要穿好衣服。”为什么呢？老师都穿牛子裤，我们也要穿牛子裤；老师穿的是毛料，我们也要穿毛料；老师吃饭讲究得很，我们也不愿意马马虎虎的，要和老师一样。这样的培训有什么用处呢？还不如不培训。成了贵族式、王宫式了。这样的学生养不起，他们知识有一套，生命却没有受过对付，生活没有被操练过，所以到什么地方，这样不舒服，那样不合适，提出很多要求。

有一次，我接待一位外边的传道人，他是位牧师，做了很多工作。我家里间陋得很！没有席梦思床，他在小床上睡了一夜。天不亮他就睡不着了，我问他：“为什么醒得这么早？”他说：“我睡不着，这一夜我都没有睡好，你的床我睡得不舒服，翻来覆去都是硬的，我睡一夜脊背痛得不得了。”我说：“牧师先生！可惜我们是穷国穷人，所以我们只能信穷福音，富足的福音我们信不来。你想想看，你睡硬板床一晚上都睡不着觉，我们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是这样，你传福音这个苦都不能受，因您信的是富足的福音。”

到吃饭的时候，他见一只苍蝇飞过来，就说：“这饭不能吃了，苍蝇落过了，倒掉吧！”为什么呢？怕染上传染病。讲的知识是不错，但你能不能适应环境。中国人是不讲卫生，食物掉在地上拿起来就吃，却不生病也不拉肚子。城市有钱人家的孩子，食物从桌子上一掉下来，就不能吃了，因为怕生病了。但是我们仔细调查一下，就可知道城市的小孩发病律最高。

还有一次，也是我们到南方去，我带一个弟兄到一个地方，有两百多人聚会，社会各阶层人都有。正在聚会时，有一个初信主的姊妹带着一个小孩子来。小孩子才几个月，她就抱着小孩子坐在门口。不当心小孩子哭了起来。这一哭那位弟兄发了火，动了血气，道也不讲了，把圣经使劲往桌上一放，严厉地说那位姊妹：“你是怎么搞的！聚会带着孩子来，影响我们的聚会，快出去！”

那个姊妹是初信的，她丈夫是干部，她在娘家是最小的女儿，父母宠爱的不得了。结婚之后，丈夫从来不敢碰她一下，这次因聚会在二百多人面前被人大声训责一顿，姊妹受不了，流着眼泪抱着孩子走了，到现在也不信耶稣。她说：“算了吧！孩子哭一声，在众人面前被骂一顿，叫我没脸见人了！他们比阎罗王还凶呢！”真是可惜！她的邻居有三、四个人要信耶稣，她却不叫她们信，到现在还没有信。这个责任谁来负呢？

有一次我乘汽车路过洛阳，车上同行的有好几个肢体。有一位弟兄在我前面坐。他当时没有说话，只是不大高兴的样子。到了洛阳，我们还要到另一个地方去，由于天色很晚，汽车已经不发车了，我们就住在旅馆里面。吃了晚饭，我们在谈话，一位弟兄说：“叔叔！我要求你一件事情。”我问：“什么事情？”想不到他竟然说：“你出面把某某弟兄开除教会。”我说：“是同工犯大罪了？”他说：“他倒没有犯大罪。”我说：“弟兄讲的道理明显违背真理原则了？”他说：“现在还没有。”我说：“既然没有犯大罪，真理原则又没有错误，为什么把他开除呢？”他说：“他不和我们同心，光拖我们的后腿。把他开除算了！”我说：“你为什么叫我开除呢？”他说：“因为你年纪大，你在这地方威信最高，讲话最算数。”我心里气愤得很！大声说：“某某人！你站远一点，想想你的存心是什么存心！”他吓了一跳。

当时服务员在扫地，因我声音太大，她吓得扫帚一扔跑掉了。我当时太生气了，由于不和你同心，他就成为你的累赘了，就要把他开除。你自己还不肯这样做，却借刀杀人叫我做，真是居心叵测。这叫事奉神吗？是传道牧养教会吗？他若牧养教会，恐怕教会七零八落了。这个真实的事情摆在我们眼前，其原因在哪里？是因忽略了生命的律啊！

后来，神把我摆在医院里面，工作非常繁忙。一上班就需要跑着干，到病房、到药房、到手术室。我平均每天八小时上班要跑六十华里的路程。虽然这样忙，没有妨碍我读圣经，没有影响我和主的关系，还抽时间写作。我口袋里装一个小本子，正在工作时，感动来了，我停上半分钟记下来。还常为弟兄姊妹祷告，真是稀奇！我更加靠近主了。

我工作再忙，反而里面不忙；再难，里面不难。有时一天一个人做三个人的工作。同事想早下班，借口走了，叫我帮他做，我又不能推辞，只好帮他干。工作再忙，不影响我和主的交通，我里面平静得很！我才经验到忙不是理由。如果我们的心不在主面前，就是我们外边不忙，整天闲在家中，我们也不想看圣经，是不是？当我们的心向着主的时候、心和主有交通的时候，再忙也不怕忙，反而事情办得越好。我们若不和主同行，到处都是难处；我们和主同行了，处处顺利得很！这样看来，与主同行、和主交通真是有福！

我永远不能忘记在两三年以前，有一天主差遣我到某地方去。我和姊妹同心合意祷告，我里面清楚，我的姊妹也清楚，这次出去是主叫去的。第二天买好车票，正在吃中午饭时，忽然门铃响了，响得很急！我一开门，一位弟兄满头大汗，还未进门就说：“弟兄！你是否要出去？”我说：“是的。”他说：“快放下来，我有百分之百内部消息。公安人员在火车站等你，可能你上不了火车就有危险出现，你自己酌量吧！”他说完就走了。

他一走，我信心软弱了。他有内部消息，他们在火车站等着我。等着我叫我带手铐，我怎能盲冲呢？怎能再往前走呢？我回到屋里，饭也吃不下了。姊妹倒比我安稳，她听见了却不作声，吃完饭洗碗去了。我站起来把包打开，圣经拿出来，衣服拿出来，正拿时姊妹进来：“弟兄！你做什么？”我说：“弟兄刚才讲的话你听见没有？”她说：“我听见了。我问你，你这次出去祷告清楚不清楚？”我说：“我清楚。”她说：“你已经祷告清楚，我也清楚。是谁叫你去的呢？”我说：“神叫我去的。”她说：“既然是神叫你，你还怕什么？怕上不了火车？怕再坐监？怕一坐监我成寡妇了？你儿子当孤儿？你那么多年不在家，我们少一顿饭没有？现在神恩待我们了，你却为自己考虑了。若是神的旨意不清楚，你出门，我也不让你出门。神的旨意清楚了，弟兄！你尽管去吧！若一个礼拜没有消息，我会给你送衣服，不会忘记你的。”

姊妹这一讲，我信心出来了。赶快祷告认罪，把东西再装好。也不拿很多东西了，只拿一本圣经。为什么呢？准备进去坐监。到了火车站东看看西看看：这个人没拿手铐，那个人也没拿手铐。人们都不理我，好象不认识我一样。我大摇大摆的上了火车。往铺上一躺，平平安安到了聚会地方。这次聚会最蒙恩典了，为什么？经过了试炼，神更加动工。三个礼拜之后我回到家里。一开门姊妹便问：“弟兄！你从哪里来？不像是从监狱中出来的。”我说：“不是从监狱来，是刚刚聚会回来。”

是的，神的旨意不清楚，你不要随便乱动。神的旨意清楚了，是水是火不要怕、是刀是枪不要怕，权柄在神手里面。神让你在战场上去世，你在屋里不出门事情也会临到。神要保守你，你在死亡门口，死也不能吞灭你。因我们是神的孩子，有永生在我们里面。只要相信神，听神的话，行神的旨意，不要看环境，不要自己去分析。但有一点要清楚，如果神的旨意不让你做，你自己偏要做，后果是自己要承担的。不但我们不能蒙恩典，也没有见证活出来，主的名还因着我们受亏损，这就太可惜了！

我绝不赞成青年人冒然发热心东跑西跑，但我不是泼冷水的。有一些青年人整天为主发热心学习希腊文，从江苏省跑到东北三省。到了东北，开口就说希腊文怎么讲、原文怎么讲。信徒们根本不懂什么原文、希腊文。结果他们这样一作，把教会作得乱七八糟。长老若不懂希腊文，哪有资格当长老！把人家的长老罢掉了。他们才十七、八岁，有的二十多岁，自以为了不起。后来东方闪电派来了，对他们说：“到我们这里来，我们给你们发工资，给你们找个好老婆帮助你们，给你们买摩托车……。”结果他们摇身一变，成了东方闪电派的干将。这是把希腊文学好的人，到现在还在东方闪电派里。不止一个，还要拉别人去。这些例子摆在我们面前，活生生的教训。我们不能不从属灵方面观察原因，不能光把眼睛放在工作上，我再郑重地说：你若注意工作，有一天你要吃大苦。不信，你等着看。我

不是在打你的兴趣，是把生命的经历摆在你面前。

我在初事奉主时雄心大得很！我要跑遍全世界做个大传道人。若有人叫我去讲道，没有花轿我不去，没有小包车我不去，我要开个礼拜堂，是最好的礼拜堂，只要我一上讲台，叫人都恭敬我，都站起来欢迎我，作个这样的大牧师才有价值。

可是主知道，对我说：“你的心太大了呀！心很大，里面小的不得了。你当囚犯也当不好，还想当传道人？”因此主让我当囚犯去了。一当真当不来，一会儿发怨言：“主啊！我的命苦啊！你把我接去吧！这么多人你不要，你要我来坐监，不大大使用我。”和主闹别扭起来了。

我再闹，主说：“我是神，你是人；你在地上，我在天上。你不敢和队长闹吧！若是闹，打你两个耳光，你就不敢闹了吧！只好老老实实地顺服，叫站着就站着，叫干活就干活。”我说：“我真苦啊！”主说：“你苦还没有苦够，你苦够就不会再向我发怨言了。”真的，到最后我发怨言主也不理我。主的意思是：“我就是不管你，你跑吧！若是跑，人家枪毙你；你不干活、怠工，人家把你关禁闭；你受不了，再不然加你刑，只好老老实实地当犯人。”

当一年囚犯不够，三年、五年、十年的过去了。“主啊！我这个命真是个当囚犯的命，是个当囚犯的料子，别的我不会干。”于是我在神面前老实的多了。别人说：“传道吧！这是神的大使命。”我说：“不要提了。为什么？我是当囚犯的。我这个命是当囚犯的命，囚犯还当不好，还传什么道？”这时候，才真正把雄心大志放下来了。

但是，我也没有传道，因为监狱不能传道。结果当军长的悔改了、当铁路局总监的也悔改了。我没有大讲特讲耶稣基督，只不过在一起生活了几年，也偶然谈几句话，却把他们得着了。后来我才明白，若是在大礼拜堂讲道，几百人都在听，恐怕不一定得着一个灵魂。我在当囚犯不能讲道了，我只从实际生活里面，说一两句话，把一个大经理领悔改了，把一个大军长领悔改了。“主啊！这不是我能做，我是犯人啊！我若不坐监，碰不见他们，我怎能传福音给他们呢？在社会上给军长传福音，你不要想！恐怕他们住的地方，你进也进不去，人家也不会理你。你有什么资格去见军长的面呢？小传道人，滚开好了！”

但是在监狱中，他当囚犯，我也当囚犯。那军长问我：“你是怎么进来的？”我说：“我信耶稣。”他说：“什么罪？”我说：“耶稣没有罪，信耶稣的人也没有罪。”他说：“哎呀！我也听说过信耶稣的事，但你当囚犯怎么还这么高兴呢？”我说：“我当然高兴了。因我又没有犯法，良心平安得很！我是信耶稣的，传耶稣的成了囚犯。”他说：“信耶稣有道理。我当军长还没有快乐。为什么？人生残苦阿！我当军长无辜杀过人，我的良心有亏。”我说：“我良心无亏，我没有杀过人，也没有害过人。”于是他就受了感动，说：“这是什么道理？我愿意听听。”我说：“你愿意听吗？”他说：“我愿意听。”当我把耶稣的事给他谈了之后，他说：“耶稣好得很！我若是早认识耶稣，别说军长，就是总司令我也不干了。”他倒在耶稣的脚下了，诚实地接受了主。

那个皇帝的医生是怎么信主的呢？有一次我生了病，是血吸虫病，发高烧，腿也肿了。他是皇帝的医生，后来在监狱里给犯人当医生。我去找他看病，他就给我打青霉素针。我身体很瘦弱，他没有给我做皮试，就把药打了进去，立刻就有了反应。不到五、六分钟，我的嘴唇发紫，指甲发紫了，他着急的不得了，拿毛巾擦汗，又没有药，没有办法挽救。后来他把自己的箱子打开，有几针救命针，

是偷藏的，留着为自己用的。这时，他没有办法，只好拿出来，要给我打。我说：“医生！你不要打了。”他说：“不打，你活不成。你一死，我可担当不起。我把你看死了，我本来是罪人，再把你看死了，罪上加罪，那要加刑了。”我对他说：“医生！不要紧，你把针收起来吧！我有耶稣，我相信耶稣能救我，我的命还不到死的时候。”他说：“你信耶稣！奇妙，怎么信法？”我说：“我祷告耶稣，耶稣会负我的责任。”他把门一关说：“我在旁边等着你。”这时，我可以开口祷告了。祷告不到五分钟，里面平安了。他的眼睛看着我。祷告之后，烧退下去了，嘴唇不紫了。不到五、六分钟，我坐了起来。他一量体温，一点也不烧了。他手一拍：“大奇事！大奇事！我也成耶稣的门徒了。”就这样，他很诚恳地信了耶稣。要是我不当囚犯，我怎能与皇帝的医生见面呢？传耶稣给他他能信吗？可能他理也不理我。

我说：“主啊！幸亏我是当囚犯的命，若不是当囚犯，还不会传福音呢，这是福气。”主说：“你能当大牧师吗？能当大传道人吗？你不是那个料子。你是当囚犯的料子。老老实实会当囚犯了，我才用你。这一用，把军长领悔改了，把皇帝医生领悔改了，把大旅长、大经理、大老板都领到主面前了。”我说：“主啊！我不懂得什么叫事奉你，原来是这样事奉你。要安于天命，才能在神手里被神用一下。”我们事奉主真不是一件小事。天地万物的主宰叫我们事奉他，还能是小问题吗？

有些人说我的胆量最大了。为什么呢？风声来了，运动来了，当跑还不跑，哪里危险往哪里去。我的儿子对他们说：“我知道爸爸，他胆最小了，我和爸爸在一个房间睡觉，问题一来，他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，只好到主面前哭去了。可是奇怪得很！他哭一会儿，忽然起来不哭了。早晨把包一拿起来就走。主的话没有临到，他比谁都胆小，饭都不肯吃，谁也安慰不了。主的话一来，他什么也不管了。”不是我不管，是我不敢管。主叫我做，我不能不做。我的命算得什么呢？主的工作多伟大啊！他叫我做的，我还怕带手铐、坐监、怕死吗？那我就太不像神的孩子了、太辜负神的恩典了，所以环境拦阻不了神的旨意。

的确，在这些年间我遭遇到的危险多得很！去年，在湖南一个地方，正聚会的时候忽然有四个干部进去了。那天上午的聚会我提前三刻钟结束了。我心里有感动，说：“弟兄姊妹！你们祷告，休息一会儿。”我刚刚到我住的房间里，外边有人说：“这帮人哪里来的？是传法轮功的不是？传经人站出来！”他们看看没有人，又说：“谁传经？你们干什么？”弟兄姊妹们说：“我们是信耶稣的。”来的人说：“现在还信什么耶稣？正在搞法轮功的时候……。”骂了一顿，他们就走了。

我想这一次是百分之百的走不掉了。我住的房间正对着那两个干部，他若一推门，我便走不掉了。我把包收拾好；把笔记本统统掏出来，藏在草垫子里；把皮鞋脱掉，换上布鞋，为了走路方便。结果他们吵了一顿，说：“你们等着，一会儿再找你们算账。”因为是中午，他们饥饿，吃饭去了。

弟兄们看见他们走了，赶紧告诉我，说：“赶快离开。”后边一个门，有一座小山，几十个人把被子收拾好，把地扫干净，把包都藏起来，我们都跑到山上去了。

到下午三点多钟，警车开去了，他们喊：“都出来集合！”结果不见动静。三、四个员警把手铐一拿、把手枪一拿，大声说：“若不听话，出来没有好看的，叫你们吃点苦头。”把门踢开，一个人也没有。家里一个老太太出来问：“你找谁？”他们说：“找里面几十个信耶稣的人，还有传经人。”老太太说：“这里没有人哪！我丈夫早晨出去到现在还没有回来。”他们说：“有人报告说，这里有几十个人。”

老太太说：“你看看，若有，你们抓去好了，我也藏不起来。”结果一个人也没找着。我们都平安地离开了那里。你看神奇不奇妙！

因为神知道，神叫我们去，目的是在一起事奉主的，不是为搞个聚会，不是为搞个查经班。在事奉神的道路上，有没有难处？是有难处的。有了难处，神叫我们在难处里经历到神的奇妙！看见神的旨意，神一定会负我们责任的。我们的命算不得什么？神的旨意太伟大、太重要了！神为他名的缘故，人能把我们怎么样呢？我们不是骄傲、不是自信，是神的大能。我们的神是真神，是活神，在难处中必要负我们的责任，领我们到平安的路上。经过了火窑、经过了狮子坑，才能经历到神真是可信可靠的。

我们若对主没有认识，怎能忠心为主工作？谁看见十字架都害怕，谁想到监狱里坐两天？手铐不是像手镯那样带在手上舒服吧！我是最胆小的人。那一天，一位弟兄搀着我到了山那边，我便发抖起来，路都走不动了。为什么？我忽然想起来，我六、七十岁了，再到监里面，我可受不了。他们苦待我，怎么好呢？怜恤自己起来。这一想，连路也走不成了。

主的恩典若不与我同在，我真是可怜得很！听到主的话时，主啊！我的命算什么？都在你的手里面。你所安排的道路我逃不过，即使我在屋里不出门，你叫我坐监还得坐监。不是主的旨意在监狱门口传道，他们只好默默地听，也不敢碰我。这不是讲空话。

在一九五零年的时候，我被圣灵充满。山上住的是劳改队，我不知道那里是劳改队，我便跑进去传福音，几十个人围着听。正在这时，解放军来了，问我：“你做什么？”我说：“传福音。”解放军说：“什么福音？”我说：“信耶稣。他们是劳动人需要信耶稣。”解放军说：“他们不是劳动人。”我说：“那是什么人？”解放军说：“他们是劳改犯。你不要走了，留下来吧！”我说：“真的吗？好，包给你，你叫我干什么活？”他们问：“你是干什么的？”我说：“我是学生。”他们说：“出去，快走！”把我撵出来了。

那时我没有害怕的感觉，留下来正好可以向他们传福音，因圣灵与我同在。就怕我们对神的旨意不清楚，没有圣灵同在，瞻前顾后。我的名誉受损失怎么办，我的成绩受亏损怎么办，我的家庭受损失怎么办，我的经济受损失怎么办。就是不考虑如何照着神的旨意去行。我们应当转过来，说：“我损失一切应该，只要神的旨意不受损失，我不能不听神的话，我不能不遵行神的旨意。”

我感谢主！主一生给我这个教训，也是主借着我的爸爸教训我说：“孩子！你事奉神千万记住一件事，每件工作能带到审判台前，能向主交账。工作不管大不管小，你只要能向主交账，你尽管做；若不能交账，你当心千万不要随便去做。”

那时我还年轻，我以为爸爸太小看我了。不晓得我有大能力、我有知识、我有学问、我有恩赐，我要做大工作，不然算什么传道人呢？要一举成名。我虽不佩服爸爸的话，但是我却把那些话记在脑子里。经过多少年的搓磨、熬炼，看看这许多年来，这个人什么结果？那个人什么结果？现在里面才苏醒过来，说：事奉神可真不是小问题。我若不看结果，随便乱做，做到最后多可怜！多危险！不但没有成绩，还落在刑罚之下。

我年轻的时候，在开封市读书。在开封南关有个大礼拜堂，能坐两千五百个信徒。这个礼拜堂每

逢聚会坐得满满的，都是青年学生。到礼拜天上午，八点一过，排着队去做礼拜，这一班坐在这边，那一班坐在那边，整整齐齐的，没有人乱跑，没有人乱坐，坐下之后没有人讲话，都安静地听牧师讲道。唱起诗来真好听。年轻人声音好，又懂得乐理。那个牧师整天说：“你看我的信徒好不好？都是青年学生，规规矩矩地，从来没有迟到的，唱诗绝对整齐。”整天夸耀，这还不算。当时有两个牧师在礼拜堂里面作牧养工作，都想争这个位，说：“这是我的工作，你到北边礼拜堂去吧！”最后这个牧师得胜了，整天夸耀。外边人也来学习，还去参观。

是真好，还是假好？是真成绩，还是假成绩？过了几年，开封解放了。不到三个月，我去礼拜堂，两千多青年学生一个也没有了。那一天我数一数，一共只有二十三个人。一看他们都是乡下人，学生没有了。为什么？中国解放了，学生不能守宗教迷信，所以都不去了。这时牧师讲道也没劲了，无精打采的。本来是一小时的讲道，那天只讲二十分钟，没有话讲了，就默默地散会了。

又过了两个月，我发现礼拜堂门口有很多学生，还有老师在门口站着。我想：“教会是又复兴了？”我到礼拜堂，看到牧师在礼拜堂跪着，不是在作祷告，是被批斗了。学生控诉“他是帝国主义走狗，散布宗教迷信，毒害青年。喊口号打倒牧师，叫政府枪毙他。”他跪在那里虔诚地低着头，满面羞愧。

那时我还没有生命经历，对学生们这样做打抱不平。你们怎么敢批斗牧师呢？怎敢这样对待神的仆人呢？过了好多年，我受过熬炼以后，生命里才有一点认识，才明白这一位牧师的工作就是这样，到此结束了。当时他为什么夸耀呢？要争荣誉、争成绩，“学生是我的信徒，多整齐、多好。”真好，假好？没有经过神的考验，都不算数阿！

我们事奉神要有一个存心，就是能不能在神的审判台前交账。当我遭遇试炼时，一些同工讲不合适的话，毁谤我的时候，我的心里也难过得很！但圣灵说：“你为什么自爱自怜？他讲你的话，若对了，你应当谦卑地认罪悔改；若不对，你良心不受控告，那你怕什么呢？你为什么传道？是为将来向主交账。你人生往哪里去呢？谁定你终生？是人的舆论定你终生吗？连世上的法律也不能定你终生，在主的审判台前要定你终生。你是好，是坏；是忠心，还是不忠心；是忠仆，还是恶奴才，要凭主耶稣的一句话定下来，那可可怕得很！”

忽然我里面亮了，“主啊！感谢你，我是事奉你的，不是事奉人的；我是为讨你的喜欢，向你交账的，不是凭人说好与坏的；成功与失败是主定规的，不是人的舆论定规的。”一下子我里面转过来了。我做一些事情，跑一些路，讲一些话是向神而讲、而做、而跑的。有一天我到天上去了，主没有定我的罪，所作的工作主没有责备我，路就没有白跑。主称赞了我，那我真有福了！若是人都称赞我、恭维我属灵、说我大有能力、是个好传道人，主却说：“你是假冒伪善的，是为肚腹的，是为名誉的，是为人前成绩的。”到那时我向谁诉苦！向谁叫冤！只好低着头到黑暗里去，在那里哀哭切齿恨自己了，那才真可怕！

谈起我蒙召的见证，我读完神学之后，回到家乡帮助爸爸在农村传道，我的姐夫也领我在家乡一带传福音。到了一九五一年元旦那天早晨，我在社旗县礼拜堂祷告。正祷告时，主很清楚地对我说：“你要离开本地、本族、父家，往我指示你的地方去。”(创 12:1) 我听见主的话，觉得我能顺服，能接受。回到家里我告诉父亲，父亲祷告之后说：“孩子！这是主给你的引导。”

按当时的环境说，是走不掉的。第一，我刚结婚不久；第二，我的家乡刚解放，土地改革刚刚过去。我爸爸是传道人；我爷爷的地产很多，有几百亩田地，有大油厂、酒厂、粮食行、棉花行，是个大地主。我的妈妈有一天听道，正是讲马太福音十九章少年官问耶稣怎么进天国的事。主说：“你若要进入永生，就当遵守诫命。”……他说：“这一切我都遵守了，还缺少什么呢？”主说：“你若愿意作完全人，可去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”(太 19:17-21)

讲道人当时讲得并不怎么好，可是他自己有活的见证表显出来。他从前是一个大军官，在冯玉祥的手下作师长。一个师长管三个省，甘肃、陕西、河南，他一个人管。他三十六岁时遇见主耶稣的十字架，痛哭认罪悔改，重生得救了。他读圣经读到马太福音十九章，他大受感动。我重生是干什么呢？得永生。在神的国里得永生，我还能在世上当大官吗？还能当大财主吗？他毅然决然的跟从了主。

他就马上把师长的职务辞掉，要为主传福音。他的上司冯玉祥说：“你不要辞职，我也是基督徒，我也信耶稣了。当军长、当师长信耶稣，若劝别人信耶稣的话，谁还不信呢？你看我的部下都是信耶稣的。冯玉祥又说：有一次，我在某个地方，对军人们训话，有很多军人在场。我训话以后，说：我是基督徒，你们愿不愿意跟我当基督徒，信耶稣？愿意信耶稣的举手！军人全部都举起手来，因为总司令相信，谁还不相信呢？我说：你们愿不愿意受洗？军人都说：愿意受洗。我说：你们把帽子脱掉，让牧师给你们施洗。牧师就拿一个洗菜用的喷壶，说：信不信耶稣？信不信耶稣是我的救主？信。我奉耶稣的名给你们施洗吧！就往下喷水，算受过洗了，一下子上千人都受洗了。

冯玉祥说：你看看，这样为耶稣发热心多好得很！把师长辞掉传福音的话，能传几个人信耶稣呢？恐怕你一辈子，也没有这一次多。弟兄说：“冯将军！你是那样信耶稣的，我和你不一样，圣经里面叫我变卖一切，周济穷人，背着十字架为主传福音。”他说：“那太苦了。”弟兄说：“是主叫我这样做的。”他说：“那行不通。”弟兄说：“行通行不通我不管他，我照神的意思行，我要把师长辞掉。”毅然决然地把师长辞掉了。

当时弟兄的财产多得！，当时的军官也不是一个妻子，一个正室，两个妾。他转过来向两个妾痛哭认罪：“我欺负了你们，我对不起你们，我得罪神，也得罪人，现在我向你们认罪，请你们离开我。”两个妾不肯离开他，因有了感情。弟兄说：“你们真不愿意离开我，也要信耶稣，但不是夫妻，是弟兄，是姊妹相称。同时我劝你们把我们的家产都卖掉，统统分给穷人。我们拉着棍去讨饭传福音。”

这一讲，两个妾说：“这样的话我们跟不上去了。”弟兄说：“跟不上去不要紧，我把财产分给你们，赔偿你们的损失。”一个妾信耶稣了，一个妾没有信耶稣。然后这一半财产拿出来，给他原配夫人讲：“我真对不起你，我向你认罪，这么多年我冷落你了。从来不管你，名义上是夫妻，没有和你在一起生活。现在我信了耶稣悔改认罪，也向你认罪。”原配夫人一看：“以前你当官的时候，不要我了，我很恨你。现在你悔改信了耶稣，不要当官了，我们两个人好好过日子吧！过老年吧！财产够我们吃用的。”他说：“不对。你若真的跟随我的话，一起信耶稣。照圣经所说：我们去把家产都卖掉，我们讨饭去。”她说：“讨饭去？你从前不要我的时候，还没有讨饭呢？还供给我生活费用，现在不当官了，恢复了夫妻关系，叫我跟你讨饭去，这个做不到。财产给我，你讨饭去好了。”弟兄说：“好！我愿意讨饭，财产都是你的。”这一半统统给了原配夫人。

果然不错，他就拿一本圣经穿一件破的皮袄，讨饭去了。到甘肃省地方，他的目的不是要讨饭，

而是要传福音。当时他发现，甘肃地方人民生活最苦，现在还是很苦。他一开始讨饭的时候，当地的人发现，这个年轻少壮的人，三十几岁，看样子不像老百姓的样子，怎么来讨饭呢？有见过他的人，说：很像赵师长，看他的长相、走路都像是赵师长，但是他却穿个破皮袄作讨饭的，还劝别人信耶稣。有人说，不是赵师长。有人说，是的，你看多像他。又有人说：赵师长怎么会到这个地步呢？不可能。再看看，脸面像，走路像，讲话的声音也像。这一看看出来了，肯定是赵师长。怎么到这个地步呢？肯定得罪了总司令，总司令把他打下来，说不定过一年半载，还会把他提拔上去，官复原职呢。这一次我们有生财之道了，说：某某人哪！到我家里去，不要讨饭了。大筵席摆起来，欢迎师长来吃。师长！真是我有福，能遇见你了。从前你当师长的时候，见你也是不能的。现在你到我这儿来了，遭难不要紧，将来你官复原职的时候，不要忘记我。弟兄问：“你们信不信耶稣？”他们说：“我们信耶稣，一定都信耶稣。”过了一段时间，看一看他们都是假信，心里面有个勾在里面，不是从心里面相信的。因此弟兄在那里讨饭也讨不成了，就回山东去了。

到山东以后，正遇见有三个弟兄，也在过穷日子。有一个是大地主，是个秀才，不过二十多岁。读圣经读到马太福音十九章 16-22 节时，有一个少年官求生财之道时，耶稣说：“……你若要进入永生，就当遵守诫命。……你若愿意作完全人，可去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少年人听见这话，就忧忧愁愁地走了，因为他的财产很多。”少年官忧愁，我不忧愁，就毅然决然起来，把家产变卖掉分给穷人，跟从了耶稣。这件事轰动了整个山东省。后来他一个人在泰山脚下，搭一个草棚子住下来，读经祷告。吃饭的时候去讨饭，讨来就吃，讨不来就不吃。为了信耶稣，为了救灵魂而付上这样大的代价。

正巧，在济南市有一个中学教师。虽是中学教师，比大学教授的学问还高一点。他也蒙了同样的恩典，毅然决然的把教师辞掉。一个月是五百块银元，统统不要，把存的钱都分给穷人。以后，他也跑到泰山脚下，这两个弟兄一起读经祷告。今天你讨饭，明天我讨饭，讨来以后，两个人一起吃。过了不多久，又有一个人，是一个军阀的团长，他也蒙这个恩典，他们同心合意的在一起事奉主。真是神作的工作。神作工是有时期的，我想你们这一代，神一定也要作同样的工作。

我们这一代快要过去了。算一算象我这样年龄的人，没有几个了。按肉体说：也没有力量再事奉了。就是我大喊着事奉，也没有那个能力了。并且我的亮光也跟不上去，体力跟不上去，站两天累得很！有时腰部也酸得很！也满足不了今天教会的需要。当然是主的工作，是主感动我作的，我也不敢推辞，主会加给力量。但是还是觉得体力不够用，讲的时候忽然这个亮光断掉了，有人干扰了，总是不能把一个中心思想从头到尾的系统地传出来，不知不觉就跑题了，这就是说力量不够了。主耶稣若不回来，我们的时代就要过去了。下边是你们当作工的时代，神怎样作法不知道，神的工作是一代一代往前推进的。很多属灵人讲：四、五十年一个新时代。但愿主从你们当中兴起转移时代的工人，带出新的时代来，这是末后的一个时代，把人带到国度里面去。

这三个弟兄同样蒙这样的恩典，这是神作的工作，他们又不在一起，成份不一样，工作不一样，地区也不一样，他们却受了同样的感动，都放下工作。他们见面后，真是志同道合，情投意合。三个人住在草棚子里，读经祷告，轮流讨饭。讨来多就多吃，讨来少就少吃。

教会听说以后，就请他们去作见证。他们没有读过神学，圣经又不大熟悉。他们是大地主，大军

官，教师，哪里懂得圣经呢？他们不会讲道，大地主哪会讲道呢？大师长怎会讲道呢？圣灵一动工，讲什么呢？讲各人的经历，我怎么跟从主，怎样出来传道。经历一讲，没有人不受感动；讲一次道，很多人复兴了。

那时，我的妈妈就是听这个师长讲道。一听，大受感动。她没有读过书，是个农村妇女。回到家对我爸爸说：“弟兄！你也知道，要跟从主，就要像这位弟兄讲的一样，你去和家里人讲一讲，我们要分家，好把财产卖掉。弟弟们的财产我们不能卖掉。我们这份财产分了之后，把它变卖掉分给穷人，我们背着十字架传福音去。”

我们想想看，这是三十年代的初期，媳妇怎能这样做！爸爸虽然也传道，但是走不上去。对妈妈说：“姊妹！你不要糊涂，这是道理。两千年过来了，没有人实行。牧师也没有这样实行；长老也没有这样实行，我们显什么热心。”妈妈说：“他们不是榜样，耶稣是榜样。给我们讲道的这位弟兄是榜样，人家当师长的都辞掉了官职，你这几亩地却舍不得卖掉？”爸爸说：“我不敢跟父亲讲，我不是创业者，我怎能跟爸爸讲分家呢？分家又不是过好日子的，卖掉分给穷人，爸爸会愿意吗？要是讲，你去讲吧。”旧社会，媳妇见公公，是很胆怯的。但是妈妈跟我的爷爷去说，爷爷一听，大发雷霆：“我信耶稣这么多年，耶稣祝福我，财产越来越多。我不当官，不欺压人，我七百亩地，一千亩地我还要。你信耶稣要卖掉一切，变成穷人。什么耶稣，我不要？你信错了，你疯了。”妈妈越劝，爷爷越发脾气。不但爷爷生气，连两个叔叔也生气，因此就逼迫我的妈妈。

我父亲道理懂得，就是路走不上去。于是就躲起来，住在福音堂里不回家。不愿意看见自己的妻子受逼迫，挨骂挨打。妈妈气的不得了，对爷爷说：“你抢占天父财产，不给穷人吃，不给穷人用，天父要惩罚你。荒你的地，死你的人，烧你的房子。”还经常喊着爷爷的名字这样说他。当时没有人讲我妈妈不是疯子的。所以全家人就当疯子待她。叫叔叔把她关起来，打她，锁在屋里。最后爷爷找两个中医，问他们：“我的媳妇疯了，你们有没有药把她治好？”一个中医说：“我没有治过这病，但药书上有这个病。这种病只有一个办法，我配一副药给她吃。一吃就死掉了。死后三天，我再配一副反醒药，冒险得很！醒不过来就死了；醒过来就清醒了。”爷爷说：“不管怎样，死马当活马医也好，我负责任，你治吧。”

于是中医开了一个药方。我的叔叔，还有我舅舅，把我妈妈抓回去。那是夏天，在院子里把妈妈用布卷起来捆好，把头露出来，怕她跑掉。然后叫三叔叔买毒药。结果附近药店有一种药买不到，只好跑到南阳去买。那时没有汽车，马车也很少，有驴子可以骑一阵子。到南阳一百八十里，一来一回三、四天。妈妈在院子里，由婶婶和姑姑轮流看着她。白天一个人看，夜里一个人看，还喂她吃饭，怕她饿死，怕她跑掉。第三天晚上，是我的姑姑看着我的妈妈，到半夜在打瞌睡，忽然绳子开了，这是天使的工作，妈妈跑掉了。那时我的叔叔已经买到毒药，回到家里，结果没有人了。我的姑姑告诉我：“你的妈妈跑掉了。你爷爷用拐杖打我，打得很重，说我不当心，让她跑掉了。”

就这样妈妈走了，再没有回家。后来也把我偷了出去，一面讨饭，一面传福音。一年多时间，背着我在襄县、宝丰一带传福音。那时我还小，只有二、三岁。以后跑到陕西、黄河那边的候马市。赵师长正在那里传福音。一些小姊妹因不拜祖宗牌位受家人逼迫，到处漂泊。那时的教会并不热心，信耶稣的人也很少。跑出来后没有人同情、没有人谅解她们。她们只盼白天有个地方聚聚会，晚上住窑

洞、山洞、树林里面。东躲西藏，讨饭也不敢公开讨饭，怕她们家里人发现抓回去，真是苦不堪言！

赵师长发现后，这些年轻的孩子为主的缘故受这么多苦。募了一些捐，买一些破房子，是个旧汽车站，把她们收纳去。这时，妈妈也带着我去了，在里面住下来，生活艰苦得很！没有人奉献，弟兄姊妹也没有这个认识，信徒们冷淡得很！光信耶稣发财致富，不懂得奉献的道理，也没有人讲。只好挖野菜过日子，煮一锅野菜，大家喝一点汤，吃一点野菜，每天祷告唱诗赞美神。有时派人出去传福音，之后又回来，就这样过了两年多。

后来日本人侵略中国，到了那地方，把那里包围着，我们都跑不掉了。那时院子里有二、三十个青年姊妹，我的妈妈还不到四十岁。最小的十七岁，只有五、六位弟兄。日本人刚到中国时非常凶残。强奸、烧杀无所不为。二十几位年青姊妹，日本兵能放过吗？日本兵去了两、三趟。弟兄姊妹都同心合意祷告，主保守我们平平安安。一天天晚的时候，三个日本兵进去了，拉着一个姊妹就走。一个老姊妹被圣灵充满，大声喊：“我吩咐你把我的姊妹放下来！撒但退去！”她一喊，日本兵吓的不得了。三个日本兵把姊妹放下来，枪一背跑了。真有权柄！

我是在炕洞里藏着。炕里面是空的，因是热天，快过端午节的时候。日本兵一是污辱妇女，再者是杀小孩。不管是三、五岁的小孩，一旦发现，用刺刀一戳，扔得高高的摔死，他们便哈哈大笑。日本人侵略我们的时候，残忍得很！那里只有我一个小孩，才五岁多。把我藏在炕里面，用席盖住。我听见日本兵说话，就好奇，日本兵怎么样？我看一看。我把席弄开，刚露头被一个日本兵看见了，说：“小孩！小孩！”他们非要我出来不行。我若真出来就没命了。

他们正在叫我出来的时候，爱荣老姊妹忽然站起来：“奉耶稣的名，我们是天父的孩子，你不能随便摸他！不给你就是不给你！你退出去！”这一讲，日本兵看看她的面孔，把刺刀往刀鞘一插，走了。老姊妹回头对我说：“你还敢伸头。”从那时起，我再也不敢把头伸出来了。那真是奇妙！

到天晚的时候，一个姊妹说：“主感动我说：叫我们赶快走。”那时已经走不掉了。前边是公路，后边是个寨子。她们同心合意祷告，都有感动要走。晚饭都没有吃，各人背一条被子，拿几件单衣服，我们从后边一个小门出去，大约四、五分钟到寨子跟前。寨子的河水已经干了，我们四十几个人都跑出去了。

那里留下一个老爷爷看家，后来他告诉我们：我们走了不到半个小时，四十几个日本兵来了。目的是为污辱姊妹、烧房子、杀人、把弟兄都要杀掉，多危险哪！我们已经跑掉了。老爷爷躲在一个磨石下面，不敢出来。日本兵发现没有人，他们就把玻璃窗捣碎，门捣坏，把锅也砸掉，但是没有烧房子。四十几个人大声喊叫一阵子就走了。神奇地保守了我们，没有一人受害。

我的妈妈专心爱主，遵行神的话。她到处传福音，喊着说：“逃出将亡城吧！快信耶稣悔改吧！”但人们都说疯子来啦！没有人听。神的话不真确吗？没有力量吗？那时我的爷爷已经去世了。

一九四三年是荒年，颗粒不收。我们家的地多，六、七百亩地。二十五口人吃饭，凑合着也能过去。谁知第二年是蝗虫，从黄河边飞过来，遮天盖地。中午也需要点灯，不然什么也看不见。蝗虫飞过之后，庄稼全吃光。两年不收成，粮食有点紧张。我家的粮食吃的差不多了。到第三年比蝗虫更厉害，是蝻子来了。蝻子是没长翅膀的蝗虫，在地上一蹦一蹦的，太多太多了！从黄河边又飞过来，一眼望不到边。它们爬过之后，连草根都吃光了！树皮都吃光了！有的人在地里耕田，蝻子来啦！快跑

吧！把牛往地里一拴，跑回家了。等蠕了过去之后，再一看牛，只剩下骨头架子！有人正在路上没来得及躲开，蠕子一来，人都剩下骨头架子！那时一听到蠕子，真打颤！

连续三年没有收成，有地也没有办法生存，只好卖地吃饭。荒年谁还要地呢？官僚地主地，当保长的、镇长的、联保主任的，这些人要地，因他们是靠国家奉禄吃饭的。一般人怎么买地呢？不要钱，只要粮食。最好的地五斤麦子一亩地，次一点的地，只三、四斤麦子就卖了。我们家二十五口人吃饭，不到几个月，地卖光了，油厂、酒厂倒闭了，从此我的家穷了。

我家的很多亲戚，说我妈妈信耶稣信成了疯子，出去后再也没有回来，在战场上被日本兵打死了。地卖掉了，人死掉了。这还不算，后来日本人来了，我们都不敢呆在家里，跑到深山老林里去住。因此这些亲戚朋友都不敢再信耶稣了。

有一天，一个亲戚去世了，要埋在自己的老坟里。我的叔叔和堂哥们埋葬他之后，中午烧点饭吃。那时候，街上已经没有人敢来往行走。家里有锅和粮食，刚刚生着火，一架飞机飞过来，看见下面有烟，一颗炸弹扔下来，正丢在房子上，二叔一条腿炸伤了，其余的亲戚都被炸死，房子也烧光了。

我的妈妈那时候说的话：荒地、烧房子、人死，都应验了。接着又一个大难处来了。一九四八年，我的老家解放了。土地改革很厉害！从前我们七百亩地，还有酒厂、油厂，因此被划为大地主。爷爷去世后，长子顶父亲的名字。我们镇三千多户人家，有六十一户地主统统是死刑。地主家的门是不能关的、箱子也不能锁。家里刚刚烧好饭，民兵们进来就吃，吃完就走。

当时判死刑之后不往监里关，仍住在家里不能跑，也没有地方跑，性命没有保障。有一天，他们说：“明天上午把人交出来，正午拉到寨外枪毙。”怎么交呢？乡政府派民兵敲锣，到谁家门口敲锣，那家就要把人捆好交出来等着去枪毙。头一天通知我的家里，明天上午要交人，叫我的妈妈（我的继母）捆爸爸。妈妈想：“弟兄没有犯法，地是先祖留下来的。他是神的仆人，为神传福音一辈子。我们的感情也不错，我怎能捆他呢？”可是不捆又不行，最后抱定决心我不捆。要死我们一起死，活着也没有什么意思。明天丈夫要死了，这一夜怎能睡呢？要枪毙你，还能睡觉吗？

可是奇怪得很！妈妈告诉我，爸爸和平常一样呼呼大睡，还打呼噜呢！因他心里平安。天亮后，爸爸醒来，对妈妈说：“我肚子饿了，给我烙个饼，做点面汤吧！”妈妈说：“不给你做，吃了也不再消化。”不是不给他做，是没有心做了。再过一会儿，就要被枪毙，哪还有心思做饼呢？妈妈哭了。爸爸平静地说：“感谢主！不吃就不吃。”搬个小凳子，拿着圣经到门口读书去了。妈妈说：“你还有心读圣经？”爸爸说：“感谢主！现在不读什么时候读呢？枪一响，我就读不成了。”他心里很平静！

妈妈对我说：爸爸后半生一直注意和主的交通，内心和主联合。整天没有闲话，有时两天不见他讲一句话，从来没有见

过他发脾气。有一天，我的两个婶婶吵架，叔叔劝不了，奶奶劝不了。正吵得厉害！二婶的孩子跑进来，说：“妈妈！妈妈！不要吵了，大伯伯回来了！”他一说大伯伯回来了，两个婶婶谁也不在争吵，各往各人的房间里去了。

爸爸在枪毙地主的这一天，没有一点害怕。一会儿这边敲锣了，家人哭着把人交出来；一会儿那边敲锣了，又有人被交出去了。妈妈准备好和爸爸一同出去，但是锣声越来越远，后来不响了。难道

忘掉了吗？不可能。一个老太太四十亩地，因为没有人种，就租给佃户种，也成了地主，也被枪毙了。下午两点钟，寨外机枪响了，都被打死了。也没有人敢出去看一看。

晚上快十点钟，一个人跑进来喊：“大嫂，大嫂！”妈妈一看，是乡政府的会计。他是最反对神的人。在“五四”运动时常常带着学生到礼拜堂门口喊：“打倒帝国主义！”这晚上他来，进到屋里说：“大哥！大嫂！我真看到你们的神是真活神哪！耶稣保佑大哥免死了。”他说：昨天下午，不早不晚老队长调走了，又换了个新队长，是个老山东。一上任非常认真，明天要处决人，把案子都拿来，我审查审查。不要放过一个坏人，也不要冤枉一个好人。一查看到大哥的名字，七百多亩地，还有油厂、酒厂，是大地主应当枪毙。他问：“他的仓库在哪里？”没有人讲话。队长说：“怎么不讲话呢？七百多亩地，能没有仓库吗？”有一个人说：“他的地早荒掉了。”队长说：“荒了几年？”那人说：“三年多了。”队长说：“这人有民愤没有？”又一人说：“这人是信耶稣的，人好得很！没有民愤。”队长说：“那为什么划地主枪毙人家呢？这又不合政策。”正拿起笔来想划掉名字。忽然有一人说：“他还有油厂，油厂的资本也不少。”队长说：“油厂多少资本？”那人说：“不晓得。”叫民兵把帐本拿来，他一看就说：“你不会办事情，拿错帐本了。不是他厂的帐本，是另一个名字。”众人都说：“怎么会拿错呢！这里只有一个油厂啊！这个我们还弄不清楚”。

帐本是我表叔叔的名字，原来管账的是我的表叔叔。他二十岁跟着爷爷管这个油厂，荒年时停办了。荒年过后，我爸爸的灵性得以复兴，不再去爱世界。表叔叔又重新把油厂办起来，但是还是我们家的名字。爸爸也不去油厂，不管账也不问。

表叔叔想：“从前是我帮你家办起来的油厂，我并没有分到什么。荒年停了一阵子，现在还是我帮你们办起来。你信耶稣信迷了，也不问厂里的事情。是我一手经办的，这厂应该是我的。所以心一横把父亲的名字改掉，把他的招牌挂了起来，成了他的油厂。”

我的叔叔听说后，就去找我的爸爸：“这个表哥太没有良心，他把厂骗去，写状子告他，这明明是我们的油厂。”爸爸说：“圣经讲，我们有衣有食就当知足，他也辛苦一年多了，他要，就让他拿去吧！”叔叔说：“从前我们有田有地，这厂可以由他拿去，现在我们穷了，就这一个生意，怎么可以呢？”叔叔气的不得了也没有办法。一是叔叔不当家，二是叔叔没有读过书。这里的规矩是：“长子不出状子，告也告不准的。”就这样不了了之地过去了。

新队长一看不是我爸爸的名字，把表叔叔叫了来。他一到办公室，就跪下来磕头：“青天大老爷，高抬贵手吧！”队长说：“你老实交待！”他一五一十的讲了出来。队长听后对他说：“你的话定你自己的罪，这是你的厂，不是李家的厂。”于是把爸爸的名字划掉，他的名字加了上去。

那个会计说：“你们信的耶稣真不错啊！”她从前听过道没有信，这时也信了耶稣。就这样，我父亲平平安安地渡过了难关。后来我们被评为贫下中农，我的叔叔也是贫农。这时我的叔叔说：“哥哥！你真有眼光，灵性真好，我跟你好好信耶稣吧！”倘若油厂要回来，哥哥被枪毙了，弟弟还能有好日子过吗？因此叔叔也发起热心、亲戚朋友、街坊邻居从前不信耶稣的，他们亲眼看到这事，都说：“你的耶稣是活耶稣，我们也要信。”

我父亲灵性好得很！他不注意外面的工作，只注意里面和主的联合。他口才不大好，请别人讲道，他总是用爱心服事，为教会祷告。一九五一年时，我祷告时，主启示我，叫我离开本地、本族、父家。

我对爸爸讲，他说：“孩子！只要是神的话，你就当顺服，尽管凭着信心走吧！”可是，乡政府已经定规，不准我出门。为什么？你们传道人的孩子不允许到外边读书。后来我只管凭着信心往前走。往哪里去呢？没有地方去。凭着主的话走了很多日子，像漂流者一样。

后来神领我来到上海，举目无亲、没有工作、又年轻、教书也得有门路吧！可我谁也不认识。一个人背着行李卷在街上走，“主啊！你叫我来做什么？”我忽然想起来，上海我还认得一个老师。当我找到了老师，他是个英国人，他说：“你来得不巧。早来几天，我还能给你帮帮忙，带你出去。可现在通知来了，是外国人五天之内统统离开上海，我帮不上你的忙了。只不过还有一线希望，就是你可以向政府申请，要求到外国去。你只要把护照拿到手，交给英国领事，你就不用管了。他们会送你到香港，送你到学校。生活问题、居住问题都给你安排好了。”我心里想：这个希望不大，几乎不能成功，只不过安慰安慰我罢了。于是心里极其很难过！这可没有出路了，过了几天他们都走了。

我住在人家的屋檐下，有两三个月之久。晚上把行李摊开睡觉，天亮之前把被子卷好，地扫好便出去了。晚上人家不休息，我是不能摊床的，因为要走路。他们都睡了，我才把床摊开睡觉。早晨都没有起床，我便起来，到马路边走走坐坐。一天吃一个烧饼。大公园不能去，要买票没有钱，到马路边的小花园坐下读圣经。中午饿了，弄点自来水喝一点，烧饼一吃，睡上一觉。下午到附近传福音，老年人占多数，这样过了好几个月。

正在我最艰难的时候，我的申请被批准了，允许我到国外去。心里想：“主啊！我有前途了，这几个月的苦没有白受。”主的话来了说：“你不要去，要留下来。”我说：“留下来，可没有前途了。解放以后还能传福音吗？还有传道人吗？不可能。我在这里又无家可归，没有工作，没有住处，又没有人认识我。”主说：“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。”我里面和主交战：“主啊！我出去不是做官，不是发财，我是读神学，成为神学博士将来好为你传道。”主说：“听命胜于献祭。你会讲道不错，但我不要你，叫你听命留下来。”我说：“那没有前途。”主说：“没有前途你肯顺服吗？你奉献给我了，你不顺服吗？”我说：“我是奉献了。”主说：“奉献后你还当家吗？你不能当家，叫我当家。你把前途放下来，讨饭只好讨饭，你不顺服吗？”后来我只好说：“主啊！我愿意顺服，讨饭就讨饭吧！”于是我把护照退掉。但是“主啊！我到哪里去？我暂时住在一个弟兄家里。他见我住过道太不方便，留我暂住几天。”一夜我祷告：“主啊！我为你的缘故前途放弃，听你的话我断掉了前途，但是我现在怎么办？”

到了晚上十二点钟，忽然感动来了：“你到浦东去传福音。”今天浦东很有名，是个大开发区。那时候浦东并不出名，在黄浦江的东边，是郊区的农村，田地也不多，有一个码头，其上有不少装卸的工人。船来了，工人们卸货、装船。是这样一个不很大的码头。那时我还不知道浦东在哪里！就在地图上找浦东，找遍了也找不到浦东这个国家。我以为浦东是个国家；后来又以为是边疆地区；或许在新疆、内蒙、西藏；或是没有浦东这个地点。急的不得了，一夜没睡觉。

快早晨七点钟，忽然有人敲门，是一位老弟兄来找和我同住的那位弟兄。他是不肯加入三自革新，不肯去礼拜堂讲道，官方就不准他们住在自己的房子里。老弟兄来找他，是因浦东有个姊妹奉献了两间房子，叫他去住的。

我到我的房间继续找我的地图，我的门半开着。他们在客厅沙发上谈话。老弟兄说：“听说礼拜堂

把你撵出来了。”他说：“是的。”老弟兄说：“你往哪里去呢？”他说：“没有地方去。”老弟兄说：“有一个老姊妹盖了两间新房子，本来想办学校的。听说你没有房子住，她受感动愿意奉献出来，叫你去住。”他说：“房子在哪里？”老弟兄说：“在浦东。”我一听浦东两个字，立刻把地图一合，“主啊！这是给我预备的。”

我走出来，但我不开口说话。这是给弟兄预备的房子，我不能先占。弟兄还有家眷。我心里想：“主啊！真是给我预备的，叫他们谈不成。他们问我时，我再讲；若不问我，我不开口，这证明不是给我预备的。”

老弟兄说：“在浦东。”弟兄说：“那远得很哪！我去郊区不要紧，但是我的妻子在这边读护士学校。从这里往浦东去，过江不说，一来一去要六个小时。每天要八小时上班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实在有困难。”老弟兄说：“那么你看谁能去？”他说：“还有另外的弟兄，叫他去。”他一连讲了六个弟兄，都不够合适。他们不讲话了，一直在那里喝茶。

我心里想：“主啊！这是我的地方，他们是拿不去的。”但我不能讲，他们不问我，怎么好开口呢？一会儿，老弟兄对我说：“小弟兄啊！你认识什么人能到浦东去？”我说：“我认识一个弟兄。”那弟兄说：“你只认识我，还认识谁呢？”我说：“我能去。”老弟兄说：“你能去，你有家眷没有？”我说：“没有。”老弟兄说：“你有什么东西？”我说：“一条小被子，一个小竹篮子，什么也没有了。”老弟兄说：“那你怎么生活呢？”我说：“不知道。”老弟兄说：“你不要那么急促，你祷告。若真有房子，我把你带过去。你不要着急，浦东不是好地方，码头工人野蛮得很！这些工人吃、喝、嫖、赌什么都干。暗杀人也是经常有的事，员警也不管，因这是郊野。”我说：“主让我去浦东，我也不明白为什么。”老弟兄说：“你不要肯定，现在我带你到那个姊妹家。你不要讲话，我跟她们讲。她们同意了，说了阿们，那么你再回去，主会负你责任。若她们不愿意，我劝你不要去。”于是我们就去了。

到了老姊妹家里，她和丈夫正等着。一见我们来了，她问：“那个弟兄能不能去？”老弟兄说：“他不能去。”老姊妹说：“房子奉献给主了，这房子谁用呢？”老弟兄很小声音对她说：“这里有一个小弟兄，他能去。”她丈夫一看，这么年轻，才二十多岁，便说：“他去！我可不放心。码头工人野蛮得很！万一出了人命案，我要吃官司的。”

他们三人到房间里去了，老弟兄把经过跟他们讲。姊妹的丈夫还是不放心，因他信主时间不长，对老弟兄说：“你不要先下决定，我们先祷告，看是不是神的旨意。若是神的旨意，神会负责任的。你不要怕，若不是神的旨意，让神拦阻他。”他们三人在房间里面祷告，门没有关，我在客厅跪下祷告。老姊妹一跪下来，不到两分钟，她被圣灵充满了，讲方言，说英语。她一边讲，老弟兄在旁边翻译她的方言：“这事出于我，你们不要忧愁、不要害怕。”我听见了，英语我也懂得一点。我想：“老姊妹像一个不识字的人，英语从哪里学来的这样好？”祷告完了，她的丈夫说：“我们结婚二十多年了，从来没听你讲过英语，今天怎么讲得这么好？你太保守了，从来没有跟我提过。”老弟兄说：“不是的，她讲的是方言。这真是方言。”他丈夫说：“什么方言？”她说：“神感动我说：这事出于我，你们不要怕，不要担心。”

吃过中午饭，就带我去那边看房子。过了黄浦江，又过了几个小河汉子，才到那个地方。原来是两间瓦房。我们进去一看，空荡荡的，连一根稻草也没有。门口是一条小河，夜里一涨潮，水就会漫

到屋里，到天亮水才会退下去。我心里想：“主啊！这叫我怎么住呢？”希奇得很！他们三个人说：“小弟兄！你看可以吧？”我说：“可以。”他们说：“感谢主！神给你预备好房子了，你感谢主吧！”我们祷告后，他们就走了。

我把门一关：“主啊！这叫我怎么住呢？我连买床的钱也没有。一只碗、一双筷子也没有。这里又这样潮湿，我如何住呢？”感谢主！主还会负我责任。这几天是低潮，没有涨潮。我还有几毛钱，于是买了一捆稻草，往地上一铺，早晨把稻草捆起来，放到院子里晒晒，晚上再铺。这样我更无牵无挂，把门一锁，到附近的村庄传福音。

有时一天吃一碗面条、有时一天吃一个块饼或是油条，就这样过了四个半月。有一天老姊妹来看我，说：“你领几个人归主了。”我说：“一个也没有。但是主接我去，我向主要冠冕。”她不相信，说我脸皮厚。四个月没有领一个人归主，还向主要冠冕。可是我里面有把握，主让我来传福音，这是我的职业、是我的生活方式、主发工资、主给我记账、主管我的饭、主会负我的责任的。在那里传了一年半福音，还是没有人信耶稣。

有一天下午，在大桥旁边，我跑累了，坐在桥栏杆上休息。忽然对面来了几个小孩，是十四、五岁。他们是讨饭的小孩，山东人。讨完饭，下午三、四点钟，挎一个小篮子，手里拿一个棍子在跑着完。圣灵说：“向他们传福音。”我说：“怎么传呢？我又没有钱给他们，我的饭还没有吃，也没有馍给他们。”他们走到我跟前了，我说：“小朋友们！你们讨饭？”他们说：“讨饭怎么样？”我说：“讨饱没有？”他说：“讨饱又怎么样？”我说：“累不累？”他们说：“累又怎么样？”我说：“若是你们累，到我家里睡一会儿。”他们说：“你的家在哪里？”我说：“在桥下面，不远，那间新瓦房就是。”他们问：“真的？假的？”我说：“真的。”他们说：“我们不相信，哪有这么好的人？”我说：“若是你们愿意，现在就可以去睡。”其中一个年龄最小的说：“走，我们去看看可以吗？”我说：“可以！我领你们去。”到了我的住所，一看。他们说：“这是你的家？床在哪里？”我说：“稻草就是床。”他们说：“嗯！还不如我们呢！叫我们来睡，走。”他们起来就跑。我大声对他们说：“明天你们累了，来睡。”他们说：“明天再说。”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果然不错，第二天来了三个小孩。他们说：“你不是说了吗？你屋里可以睡觉吗？你这里没有席，你看我们带席来了，比你强一点。我们睡这里好不好？”我说：“你们来睡吧！三个小孩进来睡在他们的席上，我在看圣经。他们说：”你看的什么书？”我说：“你先睡，睡一会儿，我再给你们讲。”他们三个人，有两个睡觉，有一个并不睡，我问他：“你怎么不睡呢？”他也不讲话。过了大约一个小时，他去拍另一个小孩：“你起来，该我睡了。”又过了一会儿，他再拍另一个小孩：“你起来，该我睡了。”什么意思我不知道，后来我才明白。是防备我，怕我暗害他们。两个小孩睡，一个值班。

天晚了，他们起来走了。说：“明天，我们再来。”第二天，来了五、六个小孩，还是如此，有的不睡觉。我问他们：“你们听不听故事？”他们说：“你会说书？”我说：“我不会说书，但我会讲故事。”他们说：“什么故事？”我说：“耶稣的故事。”于是我给他们讲耶稣的故事。到了晚上他们就走了。第三天他们又来，不是五、六个了，而是十几个小孩。过了不到一个月，七、八十个讨饭的人，一到下午都来了。有小孩，有老年人。山东人占多数，因那年山东受水灾。

当时的老百姓不信，讨饭的人信了耶稣。他们是临时的，一到麦天收割时，他们都回家了。其中

有的人真重生得救了，有的人只不过为找一点方便而已。有一家七口人，他们住在碉堡里面。这一家人都受了洗，掰饼纪念主。那时的掰饼聚会，属灵空气真好得很哪！痛哭流泪地认罪；在主的爱里有交通，真是甜蜜得很！祷告唱诗到半夜都不觉得疲倦，有时候到凌晨三、四点钟才结束。虽然只有七、八个人，但真是神的恩典。

又过了不到半年。那是一九五三年过年的时候，神感动我开三天布道会，五百多人信了主。当地教会建立起来了。我们一起查经，聚会。现在那里有十二个聚会点。我虽然不经常去，但很多工人已经复兴起来了。

我讲这段经历是说：若我们听神的话，神会负责任，因神有应许。但我们不是不受熬炼，不是不受考验，也有时会有厉害的考验，这是神看我们能不能站住脚。当时我可以回家种地，但主叫我出来，就是讨饭苦死，我只要为主站住，到了时候，我就能看见神是奇妙的。

早几天在那边聚会，来了一位姊妹，是我的亲表妹。她的哥哥从小也信耶稣。十来岁时，突然得了很厉害的病，是骨癌。妈妈没有办法了，到教会祷告，结果主把他医好了。他的妈妈很热心。他读书之后，参加了革命，把耶稣扔到九霄云外去，跟着解放军打天下。解放以后，留在贵州省遵义市当税务局局长。我劝他不要把耶稣忘记，他回信对我说：“耶稣我早就扔掉了，我要马克思不要耶稣。你还跟耶稣走，你看我现在的的生活，又是大官。若不跟共产党走，我现在当不了官。你现在怎么样呢？耶稣给你什么好处了？弄不好还要成为反革命，要坐牢了。”我无法劝他了。后来我果然成了反革命分子。

他当局长如何呢？文化大革命一开始，造反派一起来，就夺了他的权，让他靠边站，批斗了又批斗。他又是外地人，结果叫他从局长的房子里搬出去，住在桥头边上一个小窝棚里。他的妻子是当地人，当初因他丈夫是当官的，有权有势才嫁给他。现在官被罢了，住在草棚子里，像讨饭的一样，因此就离开了他。三个孩子带走两个，最小的留给他。为什么呢？最小的是个傻瓜。他就这样带一个傻瓜儿子在桥边草棚子过日子。后来过了不多久，生了重病就去世了。他的一生就到此结束了。

我这个被人看成是反革命的人，跟从耶稣到现在还活在人间。不但活在世上，而且还活得很好！耶稣并没有亏待我，我实在不配。一切主为我预备的都是丰丰富富的。主所给我的，超过我所求所想的。从生活上讲、从工作上讲、从名声上讲，我都没有资格到这个地步。

前几年，不知有多少外边的弟兄邀请我去，我说：“我不能去，因主没有叫我去。主把我放在中国，我为中国人传福音都来不及了，哪有时间到外边去！中国教会需要我，这是我顺服主的旨意。”还有人劝我说：“你怎么这样糊涂呢？到外边旅游、访问，回来之后名声又大了，说不定经济也丰富起来，甚至会背一大包袱回来。”我说：“大包袱没有主耶稣的小包袱好，主的恩典够我用的。”后来因为我不去的缘故，产生了两种反应。

一种反应是，这边的政府知道后，他们说：“噢！你是真基督徒，是真传道人。不到外国去，你是爱国的传道人。虽然你不到三自里面去，但你有爱国立场，这样我们谅解你。”另一种反应是，外边的人听说我不肯去，他们说：“这个传道人骨气，是真传道人，大陆受苦也不肯出来。”主反而叫我更蒙恩典，主的名也得了荣耀。

我顺服在神的面前，吃亏了吗？还能没有生活指靠吗？就怕我们不肯走上奉献的路上，瞻前顾后。跟从主我生意怎么办？我吃什么呢？别人楼房盖起来了、摩托车骑上了、小汽车坐上了、我还是两条脚跑路，十一路公共汽车开不动了。我也坐过十一路，比桑塔纳还要跑得快。我头一天在内蒙聚会，第二天晚上飞到南海边上去了。桑塔纳开不到吧！没有神的恩典，我能跑得这么快吗？这是神的奇妙！

在东北坐过一次监，结果政府派干部去了，在市公安厅高级宾馆住了三、四天。这个处长请我吃饭，那个处长请我吃饭，最后把我用飞机载回来了。我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作。“我是犯人哪！以前军级以上的犯人才能坐飞机，我比军长还大吗？我是小传道人哪！为什么呢？是神的恩典。”他们的目的是想利用我，优待我请我吃饭，并且还要送我礼物。我说：“不要你们的礼物！”他们说：“我们跟你做个朋友吧！”我说：“外邦人我没有朋友。”他们说：“你不要顾虑，我们不会害你，是好心的。”我心里说：“不管你如何，耶稣是我的朋友。”最后他们说：“你这个人真不识抬举，我们看得起你，这样优待你，为你花了很多钱。为什么？若你转过来，我们估计中国家庭聚会三分之一都要跟着过来了。”他们是这个目的。

我说：“朋友！你看错了。假如我到三自里面去，我的妻子、儿子也不会来！”他们说：“是真的吗？”我说：“那当然是真的！”他们说：“那我们上当了！”他们后悔了。这当上的好！叫我坐坐飞机；叫我住住高级宾馆；又请我吃饭。是他们上当了吗？这是主的手在其中。主曾对我说：“你顺服我到东北去。”结果我去了，坐了几天监。这监坐得苦不苦？真不苦。坐监换来这样的享受。我再坐两天，我也愿意，但这是不可能了。

我们为主吃点苦，主从来不亏负我们。我一生当中，主很多次的熬炼我，主没有占我的便宜。我受一点苦，他给我一点福份；我受一点试炼，他给我一点恩典。给我的恩典超过我的试炼更多，何止千百倍！

最后我讲一个小见证，有一次我乘火车往远方去传福音。一上火车到了卧铺车厢，我的票是个下铺。我对面一个下铺，我上面两个中铺的人，他们在谈话。言谈之下，我听出来他们是公司的经理出差。我也不理他们。他们说起我来：“哎！这个同志，我看你也像出差人，你在哪里工作？”我说：“我在一个大公司里工作。”他们说：“看你就像是个大财人？什么公司？”我对他们说：“这个公司大得很！全世界都有他的分公司，不论哪一国都有。大城市、小城市都有我们的分公司，甚至农村也有。”他们说：“这么大的公司，到底是什么公司？”我说：“你们没有听说过吗？叫天人合作公司。”他们说：“天人合作公司？我们没有听说过？”我说：“你们住处太不灵通了，这么大的公司你们都没有听说过吗？”他们又问我：“你们出什么产品呢？”我说：“这个公司高贵得很！比太空船还高贵，非常赚钱的很！”他们说：“到底是什么产品呢？”我说：“是制造人灵魂的。”他们说：“什么意思呢？”我说：“你们听说过耶稣没有？”他们说：“你是传耶稣的？”我说：“不错，灵魂宝贵不宝贵呢？全世界不能换一个灵魂吧！你的经营搞了一年，能不能买一个灵魂？所以，我们一笔生意做成了，超过全世界的财产。”他们说：“这样一讲，你比我们高尚得多了。”我说：“是的，我比你们高尚得多，你们也要认识你们的人生哪！”

有一次，三个美国的牧师到了我家。交通之后，我们一同祷告。一跪下来，他们被圣灵感动，（是不是被圣灵感动我不知道）大声喊：“主啊！你打开铜门，砍断铁栓，除去一切人的拦阻，让中华大地大门敞开来。我们好大胆、自由地传扬你的福音！”

他们刚开始祷告时，我想说“阿们！”这个意念一来，里面不大通。嘴巴想说，心里面说不出“阿们”来，我就不说阿们了，只是默默地听他们祷告。到最后让我祷告，我就顺着圣灵的感动祷告说：“主啊！感谢你！这些年来给我们开了一个福音的门，能传扬你的福音。但是，主啊！我们不需要你大大地敞开门，给我们开一个小门就够了。”

我这样一祷告，一个弟兄站起来拍我的肩膀，说：“弟兄！你祷告错了。”我说：“感谢主！我没有祷告错。”他说：“我们叫神大大地给中国教会开门，你却叫开个小门，福音传得太慢了。”我对他们说：“弟兄们哪！你们的心愿很好。从人讲，没有疑问。你们不是为名、不是为利、不是为争权，是为中国的福音广传，救中国人的灵魂，求神大大地开门，把一切拦阻都挪去。但你们可晓得：中国的教会份量太差了！生命太弱了！担当不了你们那一些大传道人。你们美国基督教有多少教派？在一九九一年时，有人统计过，你们有一千三百多派。中华的门还没有大开，你们都想往这儿挤。挤过来干什么呢？我过来建立我的基地，他过来建立他的基地……。名义上是传福音，后边却说：这是我的派别、这是我的会点、这是我所扶持的地方、这是和我一个系统的。中国人的文化低，你们都讲自己是正统派，别人是异端，是错误。那么一千三百多派谁正谁错？我们怎么分辨呢？谁势力大，谁钱财多，谁的书多，谁就是正统派吗？哪一个不想到中国发展一个基地呢？带着钱来了、带著书来了、带着物质来了，叫幼小的中国教会怎能承担呢？若是如此，中国就不是一个福音兴旺的地方，而是各种教派互相打架的地方，甚至异端、摩门教、耶和華见证人会、天父的儿女等等都想来到中国办一个基地。门这么小，摩门教已经传进来了！

我在报纸上看到我们邓县地方早几年就有摩门教；有天父的儿女会。那纯粹是异端，他们传另一本经书。虽然也信耶稣，却不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，也不是我们看的圣经，而是天使传给他们的金叶圣经。他们说是在什么地方埋藏着，是个小箱子，他们挖出来了，里面有金叶片，上面有圣经。这是另一本圣经，叫我们怎么相信呢？他们和我们讲的不一样。第一，他们说多妻没有关系。摩门教教主史密司有数个妻子，生活非常堕落。天父的儿女会中都是一些大学生，这些青年男女用不正当的两性关系来传他们的道，传他们的福音。他们为了叫我们相信他们的道，他们说‘良心问题不是问题，神造良心可以随使用。’那不是和野兽一样，和牲畜一样了吗？这叫中国人怎么相信！别说教会，就是社会也不能容纳！这样的福音能传吗？这是明显的错误。”

为什么这样混乱呢？其根源就是各人的发明，说：“我们是正统信仰。我有这种看法，有这种经历，有特殊启示，有特殊亮光。”这样不但没有把会幕建造起来，没有把教会建造起来，反而把教会搞乱了。当然目前我们还没有那么多混乱现象，但是聚会点各不交通，彼此不接纳，同工不同心，彼此攻击，彼此轻视，没有彼此相爱的心，这已经使教会大受亏损了！

我常记起，在一九七二年冬天，我们十四位弟兄姊妹在白河滩一起掰饼纪念主，还有一位医生受浸，那滋味真是好得很！时间过了这么久，有的同工已经离开世界了，但我永远也不会忘怀那种光景。

有些同工的名字我记不起来了，但那个弟兄的相貌我还记忆优新。那不是记忆的问题，而是生命的感、生命的联系问题，是永远也割不断的。

南方有一个教会，在一九八二年我去的时候，非常复兴，人数也多，属灵空气也好。复兴到什么程度呢？我只讲一件事你们便明白了：有一天晚上，八百多人聚会，房子很宽敞，有一个小讲台。我一上讲台，看到前边坐了一排小孩子，我很不放心。就对负责弟兄说：“弟兄！前面一排坐了六、七个小孩子，你叫他们往后边坐，免得打瞌睡影响聚会。”孩子们有七、八岁的，十几岁的，他们坐在高板凳上，腿还够不着地呢！这是晚上聚会，要到很晚才散会的，三个多小时，他们不打瞌睡吗？一跌下来，影响聚会。若到后边坐，瞌睡了不想听跑出去了，不会影响聚会。老弟兄说：“你讲吧！”我说：“这样不行，孩子们我不放心哪！”这样说了二、三次，他说：“你尽管释放信息吧！”我还有点不放心，只好凭信心讲。一边讲一边看看小孩子们，越讲越有力量。为什么呢？小孩们两手扶着膝盖，头抬着看着我，像个小木偶人一样，直到十点半没有一个瞌睡的。你说这个属灵空气好不好？

过几年我又去了。同样一个聚会，聚会的属灵空气没有了。讲道像打墙壁一样，信息出去丝毫不见动静。本来有两天聚会，头一天晚上我的喉咙就哑了，不能再讲下去。我一了解情况才知道，他们那里的教会分了四个聚会点。不是因为信主的人数增多而分开的，而是彼此闹意见，或说亲弟兄两个闹起意见来了。为什么呢？为了争权柄闹不和，都想自己说了算。

就如弟兄姊妹要建房子，必须问主内的长者。盖几间房子，经过长者祷告之后才能决定。长者若说盖三间，不能盖五间，就得盖三间。还有一个更笑话的事，你若到了他们的村子，他们的门都是朝北。一般家庭的门都是朝南，因有太阳，光线比较好一点，而他们的门全部都是朝北。我问他们：“你们怎么这样盖房子呢？是怕热吗？”他们说：“不是，是主内长者说，他祷告清楚了，我们是属灵的村子，因此房子的门都朝北，不能朝南。”这就成了笑话。还有，凡女孩子的名字都带一个“灵”字。灵春，灵秋……都是带灵字的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的长者说：我们村子是属灵村，因此都要带一个“灵”字。名字全是教会长者起的，自己不能起名字，名字代表一个人，长者有权柄。所以，他们都在争权柄，亲弟兄两个也再相争，几个同工之间也在争权，到最后教会分裂了。

同样的聚会，却没有同样的属灵空气。他们的聚会还有一个规矩，每一个信徒坐在凳子上，两手必须扶着膝盖，头朝前看，不能东张西望，不能交头接耳，宣布了许多纪律，谁不敬虔，就请出去，安静安静。聚会的时候不能大腿翘在二腿上，一翘就麻烦了：“弟兄！你作什么来了？来敬拜神的，就这样敬拜神吗？大腿翘在二腿上像什么样子？站起来！”就开始罚站了。站一段时间后就问：“你懂得了吗？”回答说：“懂得了。”才允许说：“坐下来吧！”

从外表看很敬虔很属灵，其实是人的权柄。最近我又去了一趟，看到他们传道人全部是中山装，我说：“你们都穿中山装？”他们说：“当然穿中山装了。”我说：“为什么呢？”他们说：“神启示老弟兄说：中国人传道穿中国衣服。”我说：“若穿西装怎样呢？”他们说：“对不起！把你拉下讲台，推出门去。”我说：“幸好我有件破中山装，不然若穿西装，你们还把我撵走了！别的教会他们穿西装讲道，神就不听了吗？”他们说：“他们不属灵，我们属灵！”这又成了笑话。

为什么呢？他们把世俗的事情放到属灵的工作上面，将属灵的工作用人的聪明、人的才干、人的

感情去作，怎能蒙神祝福呢？前几天，我见了灵恩派的一位姊妹，我很关心她。我问：“你们的事奉怎么样？”她就对我说：“我们有这个牧区，那个牧区。”我说：“我不是问你们的工作牧区怎么样？是问你和神的关系怎么样？你灵里有亮光没有？和神有交通没有？”她不讲话了。最后她说：“叔叔！我说实话吧！我里面空得很！我里面苦得很！”我说：“你整天带领他们求灵恩，发展你们的牧区，你里面空得很，苦得很！你是怎么传福音的？你的工作做的有价值没有？若没有价值！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却空得很！苦得很！你传什么福音呢？你是在骗人！叫别人平安、喜乐，你里面却苦得很！信耶稣有生命，得永生，而你里面却空得很！你是怎么传的呢？”她说：“我也不晓得怎么回事？”我说：“我不批评你们的灵恩，我说圣灵充满必须有，传道人一定要被圣灵充满。圣灵不充满就没有能力；就没有力量胜过私欲的败坏；就没有能力胜过环境的压力；就不能大胆地传福音。若是讲道理的时候缺少了权柄，祷告主就被圣灵充满，就满有能力地为主传讲福音，这是主耶稣说过的、应许过的。但是你们所讲的灵恩、圣灵充满，我却不赞成。起码说对我自己没有益处。蹦蹦跳跳里面却空得很！这就是稀奇的事情。还有呼喊派的人，他们也是又喊又跳，光求感情的享受。要知道一个人看看电影也有享受；去运动场打打球，似乎也有享受，但那都是魂的东西。”

有一次，一个弟兄开车，我们一起去温州去，他看公路上没有人便超速开车，结果被民警看见罚款五百元。律法也是起规则的作用。神把律法赐给摩西，颁布给以色列人，叫他们知道对神如何存敬畏的心，对人如何行事为人。所以走旷野道路不是没有尺规的，不是没有规则的。圣灵感动、圣灵启示也是有原则的，不超出圣经范围，绝不在圣经之外作超然启示，这是我们都明白的道理。我这一生之中，圣灵的感动有很多次数，圣灵对我说的话也很多，但都是圣经中的话。

当我从医院退下来之后，我自己计画一年之内不出门，安静祷告读经。到了七月份，忽然从青岛来了一个弟兄，这个弟兄并不认识我，没有见过面，只是听到过我的名字。他在祷告当中，主对他说：“你到某城市去，找某人给你们来交通聚会。”他找了三天没有找到。有一天他去看一家亲戚，那一天有一位老姊妹正在她家中。他问亲戚说：“你认识某某弟兄吗？”他亲戚说：“我不认识。”一会儿，又来一个姊妹来看望老姊妹，她们在谈话之中，那姊妹说：“我认识这个弟兄，他在我旁边住。”于是带他找到我。

他一进门就说：“感谢主！弟兄！我找到你了！”我说：“你找我作什么呢？”他说：“圣灵感动启示我，叫你到我们那里去，有几天交通聚会。”我对他说：“第一，我身体生病，这几天正拉肚子。第二，我定意今年是不出门的，我计画读三十遍圣经才出门。”这弟兄说：“那是你的想法，愿你放下来。我给你一天祷告时间，明天我再来找你，神若给你话说，不叫你去，那我不勉强；若没有神的话，你跟我去。”他告诉我住处，起身走了。

当然这一夜我认真祷告：“主啊！是你打发他来的吗？我又不认识他，我们这样奇妙地见面，他叫我去真是出于你吗？”但是我有难处，正拉肚子，没有力气，还是夏天，最炎热的时候。那时乘火车很作难，正是旅游季节；要买船票到青岛需要三证：身份证、介绍信、工作证，真是难得很！但是我也不能依从我的意见，我就祷告主，说：“你真叫我去，你给我话语……。”祷告了一夜，没有话语。天快亮时，主感动我说：“你只管去，他（们都）是我所拣选的器皿……。”我思想这话语，圣经上有

没有呢？好象是有，但我记不清楚了。可能在旧约吧！约书亚，撒母耳记，列王记……，找到以斯拉记也没有找到，到吃早饭时还没有找到。于是我仍按我的平常次序读圣经，读到使徒行传九章十五节：“你只管去，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……。”只是多了两个字：“们都”。他们虽然只有二十几个同工，却设及到二十个县的范围。

我一看到这句话，里面亮了。每一字都是主的话：“你只管去，他们都是我所拣选的器皿。”有了主的感动我只好顺服。但是里面清楚了，外面有没有印证呢？我对主说：“我有个要求，天太热了，我要坐轮船去，真是你的旨意，你给我预备轮船票。我不坐火车，火车票难买，况且那时火车上连水都供应不上，因人太多了！那样二十几个小时我受不了。轮船票虽然更难买，若真是你的旨意，你给我预备轮船票，我绝不坐火车。”

下午那个弟兄又来，我们见了面，交通了我的意思，我想他是外地人，更无法买到轮船票。那位弟兄说：“弟兄！准备好明天下午三点上船。”我说：“真的，假的？别买了假票？”他说：“你坐下来，听我说说买票的过程吧！”

“今天早上我祷告时，主对我说：‘你到轮船码头等退票去。’于是我去到那里一看，人非常多，每人发一个牌子，还得排队。一天只能等十张、八张，发给我的号是第一百五十三号。一天退十张票，也得等半个月。‘主啊！我能不能等上？’可是我心里很平安。退票的窗子还没有开，这时一个人过来用膀子碰我一下说：‘你到哪里去？’我说：‘到青岛。’他说：‘要不要票？’我说：‘要。’那人说：‘先讲好，若要两张一起买，一张我不卖。’刚说完，旁边人听见了。七、八个人围上来说：‘给我们！给我们！我们多给你钱。’谁知那人说：‘我这人讲义气，我们讲好了，他若要，我原价给他，一分不多要！’于是我就买了过来。你看是不是神预备的？”

我一听，从内心说：“主啊！我顺服。”这是一九八五年七月九号的事，我记得很清楚。从那一天到现在，我不能停下来，一直在为主奔跑。

那一次还有个神迹，只有二十几个同工聚会，环境不是很好，藏在一个家里面交通。天气又热，他请三个传道人给他们传信息。他们很有信心，就对三个传道人说：“你们三位弟兄，彼此不要见面，一个人住个房间，不要谈传什么信息，各自凭圣灵的感动，看神怎样行神迹。叫你们传的信息不矛盾，又不冲突。”我们三个人谁也不见面，各人住一个房间。一共是八天聚会，第三天他们作见证，说：“神真是奇妙！弟兄姊妹！你们听到没有？三个神的仆人所传的信息像一个人传的一样，一段接一段，一点没有脱节的地方，这不是神作的事吗？”

圣灵做工作不是没有原则的。我再讲个例子，当我在医院工作的时候，那是一九八零年的时候，有一天上午，正在上班，有位弟兄找我去说：“有人找你。”我到门口一看，有两位弟兄，其中一位元我认识，另一位元我不认识。那位元我不认识的弟兄，有四十几岁，他手一伸，说：“哈利路亚！我见到神的仆人了。神给我有启示，向你宣布，你恭敬地听。神给我有个托付，我们两个人一同到医院传福音。神说：传一个病房，悔改一个病房，今天上午是他们悔改的时候，要传完整个医院，他们统统都悔改了！医院要把牌子拿掉，这是教会聚会的地方了！”

他像是很有把握的样子，我说：“弟兄！传福音我愿意，我真愿意传福音，但上午你不要来，因上

午是查房的时候，妇产科我更不能进去了。”但他说：“主启示我，你没有信心，从现在起若一个灵魂灭亡了，责任在你身上，你负责！”他就走了。

我在想，灵魂灭亡责任在我身上，我担当不起，两、三天我吃不下饭。若他真是受启示传的福音，是要上午传福音，下午就不行了，是有时间性的，到下午就过期作废了。若医院哪个人死亡，灵魂在我身上，我担当不起啊！这个弟兄是受灵感呢？还是有其他原因呢？若说不是灵感，他竟这么大胆的，在门诊会客室里这样说。是我太胆小了吗？我还是疑惑。虽然里面平安，但脑子里还再想，恐怕我真错过了神的机会怎么办？因这时是刚开放，以后有没有传福音的机会也不晓得。

两个月之后，消息传来了，才把我的怀疑思想压下去。还是这位弟兄，一天到了一位姊妹家里，这家只有母女两人。女儿二十岁，这位弟兄已经四十四岁，不但是有妻子的人，还有两个孩子。这天他很早来对老姊妹说：“今天我奉启示而来，神感动我有话给你女儿传达。”母亲很爱主，对女儿说：“你叔叔来有神的旨意对你启示。”女儿便问：“叔叔！你有什么启示？”他说：“神对我说，这个启示是保密的启示，只能让你知道，不能让你妈妈知道。你跟我到公园里去，我向你说明。”妈妈也没有反对，说：“你去吧！”因为他是个传道人，妈妈相信他不会有恶意的。

他就带着小姊妹到公园树林中，手一举说：“我宣布神的启示。神说：‘叫你嫁给我，我们两个人同心传道，跑遍全地球。’”小姊妹说：“叔叔！这话说不过去。你已经有了妻子，还有两个孩子。我才二十岁，你已经四十四岁，这太不象话了！”他说：“神的启示你东顾虑、西顾虑，神就不用你了！把你弃绝掉，我另外找人去！”于是气冲冲地走了。

小姊妹就哭着回到家里。她母亲把前因后果对我说：“弟兄！你看这事对不对呢？”我说：“不对！那不是神的启示，是邪灵的工作！”老姊妹还不敢肯定他是邪灵，说：“弟兄！你不要这样武断哪！他有很多神迹奇事，还见过异像异梦。这一次错了，平常总不会错吧！”我说：“他完全错了！”老姊妹不讲话，起身走了。

他怪我太武断了，但我里面很平安。因他不是圣灵，是邪灵。又过了不到三个月，又有消息传来。他的爸爸说：“他白天到处传福音，整夜不睡觉，像是在写什么东西。天亮了，把写的东西往抽屉里一锁，出去了。整整一个月不睡觉，天天晚上写。我见他整夜灯亮着，写的什么呢？把锁打开，见他写的是《圣经没有启示完的真理》。已经写了四、五百页。什么真理呢？完全是反对现实的话，要推翻现实政权的话。”

爸爸一见，吓坏了，便一把火烧光了。他晚上回来一看，没有东西了。他不问，也不气，第二天照样写。又写了一个月，加上一个密码锁锁上。又写了五、六百页，有没有拿出去宣传不晓得。有一天，整个市召开家庭教会传道人的学习会，通知了我，但我没有去，还有一位老弟兄也没有去，全市只有我们两个人没去。二百多传道人开会，开什么会呢？政府的官员拿出来他所写的《圣经没有启示完的真理》说：“有这个真理吗？我念给你们听听。”他们都害怕死了，全是不合真理的话，这我才确定他是邪灵，不是圣灵。这个人后来没有下落了。

神把我摆在医院工作，头一个月发了工资，四十块零六角。辛辛苦苦一个月，只拿四十块钱。一个人一月的生活费再节省也需三十块钱。我们三口人要吃饭，两个女儿有工作，也有自己的家庭，我

不能要她们的钱吧！我们一个月四十块钱怎么够用呢？就向神发怨言，说：“我顺服你在这里工作，可你不能养活我，人家欺负我。人家拿七十、八十块钱，只给我四十块钱，官方还给我压力，逼我到礼拜堂去：‘主啊！我能走错道路了吗？我为遵行真理竟到这个地步！’”

主说：“你来是要工资的，还是来干工作的？”我说：“主啊！不是。”主说：“你来干什么呢？”我说：“我是听你的话，遵行你的旨意。”主说：“既然是遵行我的旨意，你有钱可以买肉吃；你没有钱，我就给你肉吃，你一百块钱可以过日子，四十块钱就过不去了吗？你二十年来拿一分工资没有？你的姊妹和孩子们挨饿了吗？”我说：“没有。”主说：“为什么没有？”我说：“你的恩典眷顾我。”主说：“你没有工资，我的恩典够你用，工资少了，我就不能眷顾你了吗？”我说：“主啊！是我错了！我不是靠工钱过日子的，我是遵行你的旨意的。”

所以，下个月的工资多少钱，我也不敢数点了，全部交给主。因我是来遵行神旨意的，不是来争工资的。多也好，少也好，即使不给我，我也不去争。我和神算账，不和人算账了。把四十块零六毛钱交给姊妹。姊妹问：“你点过没有？”我说：“没有点。”姊妹说：“你怎么这样糊涂，不点一点呢？少了怎么办呢？”我说：“少了也不再向他们要。”姊妹说：“你可以不点，我在家过日子，你不买米，不买菜，我还得买吧！水电费还得我付吧！”我说：“你也照着主说的方法，信封（工资袋）放在那里，用多少奉主的名拿多少。”姊妹说：“这方法灵不灵？”我说：“灵不灵我不知道，我有感动是这样做。从前没有工资你不是照样过日子？现在反而忧愁起来了。你照从前一样，等于弟兄没有工作，认为他还是在作囚犯的，说不定还得拿一些钱帮帮弟兄的忙呢？那时怎样过，现在还怎样过。”

就这样我们过了五年，信封里的钱从来没有少过，这不是神迹吗？隔壁的邻居六百六十块工资，八口人吃饭，到月底钱用得光光的，还得向我的姊妹借钱。有时借五毛钱，有时借一块钱，有时借三块钱。外邦人好占便宜，只借不还。借了二十多次从来没有还过。姊妹也不要，因为主说：借给别人的不要指望偿还。(路 6:34) 神真负我们的责任。

那时，还是奖金制度。到月底，科室的人一同开会，评奖金。分一、二、三级。一般的人是毛遂自荐，说自己工作如何好。轮到我时，我是基督徒，能说自己好吗？我说：“我和你们一起干活，干得如何，你们都看见了，你们随便评吧！”他们说：“你这个老工人，干活蛮踏实地，老老实实地干活，很好，就是有一点，死干不懂窍门，所以给你三级好不好？”我说：“可以，可以。”但心里难过。你们是什么窍门？水管关一下，电灯拉一下算是有功劳了。你们提前下班，让我替你们干活，到评奖金时，你们却为几块钱争执，怪我死干不动脑筋，我不是冤枉吗！

我对主发怨言，主对我说：“你是要奖金来了，你不是来遵行我的旨意。”主又一次提醒我，我不能为奖金的事心里难过。不管他们三级、二级还是一级，下一次我就不参加评论会了。我不在，又是三级；第三个月也是三级；第四个月还是三级。奖金表报上去后，院长一看，这个老工人老是三级，肯定态度不端正，不好好干活。信仰归信仰，工作归工作，你是基督徒来医院工作，不能和我闹情绪。于是派一位副院长来调查，若真是工作消极，就处分我。

院长也经常跑到科室里去，看看究竟如何！到月底要评奖金时，院长也参加了。我照样出去干活，不参加评选。院长参加评选，他们更是互相吹捧。论到评我时，他们还是老话：“这个老工人情绪不大高，有耶稣在心里，不大满意现实社会，所以干活看着怪老实，但情绪不太好，给他三级已经不错了。”

刚说完，院长将桌子一拍：“我不同意！你们晓得吗？这一个月我真是没有事吗？我常常来科室，是调查他老是三级的原因。若真是工作有问题，我们处分他。可是我一看，才知道你们都没有他干得好，他任劳任怨地干活，你们提前下班，他替你们干活。你们有良心没有？替你们干活还评人家三级，这说不过去！我代表院部，以后他的奖金不让你们评了，你们评得不公平，以后他老是一级！另外，前四个月的奖金全部补上。”

这事我还不晓得，第二天我上班时，医生对我也笑，护士对我也笑，我还是莫名其妙。我到办公室，科长在那里坐着，见我来了说：“你先等会儿上班，先看黑板报去。”我说：“科长！我又犯什么错误了？”他说：“看看就知道了。”我到门口一看，上面写着：“向本院的好人好事学习。”把评奖金的事讲述出来。

从此以后，我在医院出名了，是标准的工人。更希奇的是，有一天我到办公室外扫地，医生、科长、工人们都在谈话。谈什么话呢？是说医院搞不好了，贪污、不负责任的事屡见不鲜。有人说：“要搞好有办法！把院长换掉！是院长领导的不好！”有人说：“那叫谁当院长呢？”叫外科主任当，不行！叫内科主任当，也不行！谈了五、六个人都不满意。忽然有一个人说：“我们院里有一人能当院长。”他们问：“那是谁呀？”那人说：“就是手术室的工人。”我也听见了。主在心里对我说：“孩子！你来当工人亏不亏呀？扫地你就不愿意了！虽然如此，他们怎样看你呢？你比院长还尊贵。你若和他们争奖金，争工资，他们还佩服你吗？”

有一天科长找我，说：“下班之后我们谈谈话好不好？”我说：“我忙得很！以后再说吧！”为什么科长找我？科长找我谈话有什么好事情？总是思想上的问题。他是管政治的，所以，五、六次我都避开他。有一天中午，医生、护士们都在看电影，我正好在办公室里安静地看圣经。刚打开圣经，办公室的门开了，我抬头一看，科长进来了。我想这次我躲不过了，就说：“科长怎么不看电影？”他说：“我哪有心看电影？找机会和你谈谈话，今天好机会到了。”

他坐下来，我就对他说：“我先声明一下：第一、不谈信仰问题。为什么？只有我们两个人，你是科长，若说我向你宣传宗教思想，腐蚀干部，这罪名我担不起。第二、不谈科室人员好坏问题。好与坏，你明白，我不能讲好讲坏。”他说：“你放心，我不谈信仰，也不谈别人好坏。”我说：“那你谈什么呢？”他说：“我看你里面有真东西啊！”我说：“科长！你是老党员，你是唯物主义者。那信看不见，摸不着的，你说是唯心主义。我信的耶稣也看不见，也摸不着，你承认我有真东西，这证明我的唯心主义是真的，唯物主义是假的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你要放弃唯物主义思想，接受我的唯心主义思想吗？”他说：“可不是，可不是！”他马上否认。又说：“但我看来看去，若你没有真东西，你的表现我不理解。科室里都议论，你的工资最低，活最苦。你来已经一、二年了，没有向我打一次申请，没有向我说一个要求，怎样加工资、调工种，但你干活非常开心，你任务完成的比别人都好，认真负责。别人还欺负你，叫你多干活，你都默默地干，一点不和别人争辩。若没有真东西你肯这样做吗？我也做不来。”

他这样一说，我真感谢主。对他说：“科长！我是有真东西，你要不要听听我的真东西？”他说：“当然要听。”我就讲我的得救、重生、被主呼召、为信仰的缘故去坐监……，还没有讲到一半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二十岁入党，今年五十八岁了，在我脑子里基督教是唯心主义，是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，是封建社会的遗毒，你这样的经历我从来没有听到过，这是真信仰！”我说：“不是信仰，而是生命，你

愿不愿意接受？”他说：“当然，你这一讲，我佩服，很愿意信。可我现在不能信，还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：第一、我的房子没有要到；第二、工资没有加上去。若是要到了房子，工资加上去了，我愿意跟着耶稣走！”我对他说：“科长！你还有二年退休是不错，可是生命不在你的掌握之中。今天脱了鞋和袜，明天不知穿不穿？！”他说：“你放心，这两年我加紧锻炼身体，叫身体不生病，到时候强壮地跟着耶稣走。”后来，他退休之后，的确信耶稣了。直到现在八十多岁了，还在崇明岛上为主传道。

过了一年、二年，我在医院里管药库。药库不是好管的，里面有贵重药品、有高级补品、有的医生思想不好，他借名给病人打补针，有时不开条子就拿跑了。拿一针几百块钱，你不记账吗？若记账，帐面是空的，因为钱没有了。有一次从德国进口一部仪器，一九八三年时价值八千块，不到半个月丢了。药库整天亏本，副院长管不好、护士长管不好、科长管不好。有一天院长去找我，我首先说：“我是工人哪！第一、没有权利；第二、没有身份；我又不是党员，只有机要人员才可以管药库，我什么都没有。”院长说：“我们考虑过了，你什么都没有，你什么都行！”我说：“我管不了。”院长说：“你试试看？”他非叫我管不可，院长信任、护士长信任，我只好接下来。

这怎么办呢？医生拿药，我能不给他吗？他不记账拿跑了，我要不回来吧！我就祷告主，说：这不是我的工作，我是遵行你的旨意，你叫我怎么做？我就在门口摆个本子，你来拿药若不写，我替你写上，在几月几号、什么时间、某医生拿什么东西，你若写更好。一个月管下来，一结账医院破天荒没有赔本，收支平衡。因此院长相信了，不叫我在科室工作了，叫我整天坐在药库里。你来拿东西，我忙一会儿；没有人拿药，我就祷告读圣经。

我能做这个吗？别人有权势的、有诡诈手段的做不了。这个老实的基督徒、小百姓能做吗？有圣灵同在，你就有权柄，谁也不敢随便地去拿药。一个月之后，没有人随便去药库拿东西了。只要有神的同在，什么不能作呢？若是神不同在，你靠应付人、应付环境，真是难得很！是不是呢？因为人心比万物都诡诈。

我们若真活在生命的深处，真有福了！基督徒并不难当。有人说：基督徒难得很！难是你活在律法里难，活在条例里难，你没有回到生命里去。若照生命的律而活，说话行事为人人都容易得很！人不能讲的，你能讲；人不懂得，你懂得；圣灵是全能的。我的姊妹没有文化，没有读过书，在关键时刻她真帮我大忙了！

在一九八六年的冬天，有一天下午，我们所在区政府敲锣打鼓到我家中，报喜来了。我不在家，姊妹在家接待他们。十几个人站满了小屋子，负责人说：“今天我们向你报喜，本届区政府选政协委员，整个地区提名三个人，群众只选你爱人一个。”于是众人鼓掌。“你们是信宗教的，所以本区的宗教委员又是你爱人。”众人又拍手鼓掌。“还有三自爱国委员又是你爱人。”

三顶乌纱帽来了，接不接呢？这不是三自教会的人，是政府官员送来的，要是我在家怎么办呢？只有两个选择，第一、我接受下来。我软弱了：谢谢你们！若承担下来，我还能传道吗？第二、我什么也不接受。他们可能说：我们器重你，看得起你，为人民办事，你不识抬举，今后你不要再出门，若出门需要报告请假。这样也不能自由传道了。这不是明摆着的事情吗？就是大学生这个场面恐怕也难以应付。姊妹没有学问，但有敬畏神的心。她心里默默祷告之后对他们说：“你们这样器重我们，我

们真是不配，对国家没有什么贡献，把这样重要的职位给我们，应当接受下来。可是我的弟兄脑子不正常，被你们关了这么多年，他脑子里只有耶稣，什么也不知道了；甚至大米几毛钱一斤他也不知道；饭做好，他不祷告耶稣，连饭也不晓得吃了，你想他能把事情办好吗？你们要他当政协委员，光是讲耶稣行不行呢？”

他们你看我、我看你，都不讲话了。姊妹说：“我看这样吧！谢谢你们高抬我们，我们尽量学习往前赶，然而你们的乌纱帽先拿回去，给其他政治思想好的同志们戴，他们办得好了，你们光荣，他们也受益处，这不是很好吗？他们都哑口无言了。

最后一位领导拿着用报纸包好的七千块钱，对姊妹说：“你丈夫出狱后不申请，也不上诉，我们也无法帮助你们，现在我们决定先给你们一点生活费先用着，以后有需要我们再给你们，至于房子，会马上给你们换房子。”

若是一般的人，这一个试探，恐怕心就动了。姊妹敬畏神，丝毫没有动心。她说：“你们这样照顾我们，真是不好意思，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又没有什么贡献，我看这钱你们拿回去，就算我们对社会主义添上一砖一瓦吧！”他们东看西看，又无话讲了，只好偃旗息鼓收兵走了。到现在也没有再麻烦我们。

在我们中国范围内，这几十年来传真正的福音可以公开吗？可以随便传吗？完全不可能。这几年来稍微开放一点，在“文化革命”期间，没有人敢传福音，连提也不敢提。圣经可以公开拿出来读，拿出来讲吗？更不敢了。要找一个聚会的地方根本是不可能的。我记得一九七二年底，主引导我回到家乡，我本来没有意思回来，我的姐夫给我写信说：“你回来吧！我们这里还有好几位青年人是奉献终身传福音的，你回来帮助帮助他们。”

给我的第一封信我不敢相信，我给姊妹看，姊妹一看说：“你不要信他的话，他想把你骗回去，现在还有人传福音吗？还有人奉献终身吗？这不是笑话吗？根本就不可能。”我没有回去。

过了一段日子，他又写封信给我，催我赶快回来，说：“他们很火热，主很祝福他们的工作，你回来一看就晓得了。”我就祷告，一祷告里面很有感动。再和姊妹商量，姊妹还有点不放心，不叫我回来。我再祷告，若有这样的福音工作，我帮助他们一起做，若没有工作，我再转回来。

那时在我们的城市中，根本看不到福音的工作，不但看不到福音的工作，也看不到信徒生活。我头一次被释放后，回到家中很想和弟兄姊妹见见面，交通交通。有一位原来很同心的姊妹，也不敢到我家来看我，我心里很是忧伤，所以她的家我也不能去，更不能随便看望任何信徒，我很是灰心。有一天我在大街上走，对面过来一位老姊妹，就是那位同心的姊妹，想和她谈谈话。到了跟前她抬头看看我，把脸一扭，到另一边去了。

我好伤心，心里想：是姊妹放弃信仰了吗？是已经否认主了吧！她是真不认识我吗？为什么故意躲着我呢？为什么不敢跟我讲话？后来我才明白，她身后有人跟着，我身后也有人跟着。若我们笑一笑，讲一句话，回去则遭批斗，我也安宁不了。因此她无法跟我讲话。那时是在这种情况下，我怎能不灰心呢？我就祷告主：“主啊！你的福音在这块大地上还有没有前途？如果没有前途了，我求你把我接去吧！”祷告了几天，有一天我在夜里祷告，忽然主叫我看见一个异象：我在爬一座小山，山顶上只

有一棵松树，长得很高。当我从南边上到一半时，回头一看，山坡上密密麻麻跪的都是信徒，他们正在祷告。我没有停下，继续往上爬，到山顶在松树下往北边一看，也有很多人在祷告。更希奇的是，在人群的后边还有我的内弟，也在人群中跪着祷告。我在异象中说：“主啊！这可能不可能？”我想：在‘文化革命’中是不可能的，怎么会有这个现象呢？主说：“在人所不能的，在神却不然。”(太 19:26)后来我跟姊妹讲，姊妹不敢相信地说：“弟兄！是你想得太多了吧！若是想得太多，在睡觉中做梦还可以。”但我是在祷告中主清楚地叫我看见的，这不是我想出来的。我也说：“怎么可能呢？”但神说：“在人所不能的，在神却不然。”

过了不多久，姐夫又给我写一封信，催我赶紧回来。我就借着这个异像又给姊妹交通。姊妹说：“那你回去，但要记住，要谨慎小心！看不行赶快回来，万不要找麻烦！你姐夫是狂热的人，他什么也不管。他不管我还要管哪！你已经十几年不在家，万一再回不来，你儿子还小，才两岁，需要人照料。”后来我就向当局请假，理由是给大女儿看病，因我们是反革命家属，在医院看病没有资格。那时看病先登记成份，一看你是反革命家属，没有权利享受医药待遇。借这个理由带着大女儿和小儿子回到家乡。

我一看果然不错，有五、六位青年弟兄和几位老姊妹，仍然在为主传福音。怎么传呢？白天躲起来，夜里十点以后，找几个弟兄姊妹，到老信徒的家，一起轻声地背圣经，作个见证，讲一点道理。那几个青年人还不会讲道理，连圣经都没有，几个人才有一本小新约圣经，前面没有马太福音，后边没有启示录了，外面用新华字典的外皮包着。他们轮流着看，爱如珍宝，小心隐藏，因怕丢掉了。外边没有人就偷偷地看一看，一有人赶紧放起来。这种情况下福音怎么传呢？可是没有想到，就那样跑来跑去，弟兄姊妹越来越多起来了。

过了一段时间，假期到了，我不得不回去。我把大女儿送回去，还带两位弟兄同时到南方看一看，这是一九七三年的事情。过了一段日子，我又重新回来。这一次我没有请假，偷偷跑回来的。回来在家乡停了半年，主引导我们几位弟兄姊妹，在唐河沙岗一个耶稣家庭里一起生活。我们白天不大走路，常常是天不亮走路，太阳一出来就赶紧躲起来。这半年时间内一共走了十三个县，大概有五个市。半年之后，圣灵开了福音的门，到处都有聚会，信耶稣的人也越来越多起来。不但老信徒刚强地站起来作见证，新信徒也天天加入教会。我就回到我的城市去了。

有一天，有人找我听电话。在没有听电话之前，早晨我祷告的时候，主没有说别的话语，只有一句话：“饼要掰开，玉瓶要打破。”我就明白了前边的路：“主啊！我是一块饼，让你掰吧！我这个小瓶子你给我打破吧！”我刚刚这样祷告不到两遍，有人敲门，叫我去电话亭听电话。我以为是真的，心里很紧张，我就去了。那天下着小雨，我打着一把雨伞，从楼上下来，大女儿在阳台上：“爸爸！你把钥匙留下来。”我说：“听了电话一会儿就回来。”我就走了。一到大门口，迎面来了一个人，穿一身便装，吸着香烟，对着我笑。我在想这个人是谁呢？邻居吧？没有这个邻居；朋友吧？还吸着烟；我没有外邦朋友，到了跟前，他喊我的名字：“你是某某人吧？”我说：“怎么样呢？”他说：“吃过早饭没有？”我说：“吃过了。”他说：“你到哪里去？”我说：“听电话。”他说：“我陪你一起去吧！”我很奇怪！又不认识他，他陪我听电话。我也不理他，两个人并排走。刚到路口时，对面又过来两个人，很快到我跟前，便把我夹在中间。一边一个，后边一个，左边的人掏出手枪对着我左胯，右边的人也掏

出手枪对着我右胯说：“头低下，跟着我们走，见任何熟人不能抬头，若抬头打死你！”三个人拥着我往前走。走了很远，到一个工厂旁边，那里居民很少，有一部黑色的小车，他们叫我上车。我一上车他们就把我摔倒在车上，脚踩住我的脖子，反手带上手铐，开车走了。

平常从我的家到公安局最多一刻钟，但这一天开了将近一个半小时，在街上绕来绕去，我也不明白什么方向，身体有些麻木了。最后从公安局的后门开进去，进到院子里，他们的车停下了，把我从车上拖下来，到审判厅里面。他们问：“你晓得不晓得为什么抓你？”我说：“你们这不算逮捕，是绑架！逮捕我应该有手续，逮捕证叫我查明。没有逮捕证，又不通过合法手续，把我骗出来带到这里，我没有犯法。”那人冷笑说：“合法也好，不合法也好，反正把你逮来啦！我们现在不讲成文法律，人民叫我们做的，我们做了，就是合法的。你现在还没有上诉权，老实一点吧！”我说：“我究竟犯了什么法呢？”他说：“我们以马克思、列宁主义为我们的国策。你相信耶稣，耶稣我们不要，从今以后耶稣在我们中国没有地位，这就是你的罪状，懂不懂？到里面考虑吧！以后再说。”就这样把我关起来了。

一直关到一九七九年底，里外一直八个月不通消息。我穿一件衬衫，一条长裤子，一双布鞋，没有穿袜子，因为是去听电话的，一块手帕也没有。这八个月真是受了很多熬炼、受了很多折磨，耳朵就是那时候聋的。

那天，我从家里出去后，家里的人等了一小时、二小时，直到中午也不见回去吃饭，下午还是没有消息。姊妹感觉不对劲，就和女儿到居委会去问：“他早晨出去听电话，怎么不见回去呢？”他们说：“从来没有叫他来听过电话。”又问到公安局，他们说：“我们替你找一找吧！”这一找八个月没有消息。所以衣服也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

但是感谢主！主还是负我的责任，主也保守了我。经过两年半的时间，我的腿已经不会走路，只能在地上跪着走，起不起来了。他们发公函去，要把我押送回来，在白河滩开公审大会。我们三个年纪大的都是死刑，其他人有二十年的，有十七年的，十五年的，最少是七年的。审批好这个案件，他们看我不能走路，就把我换一个监狱，被关在政治犯的监狱里。

那时正是“四人帮”当权的时候，狱中的生活待遇好一点，可以活动一下，能吃得饱，一个礼拜还吃两顿荤菜。什么意思我不晓得，为何对我优待呢？过了半年，我的健康大大恢复，能够走路了，就把我押送回来，到了南阳监狱。公安处长只跟我谈了六分钟的话，他说：“我欢迎你回来，是我们把你请回来的，再过半个月（快过春节了），我叫你和你的广大教徒见个面，然后你到天堂等他们去，到里面考虑去吧！你的材料比你的圣经还厚上两倍，我们不必再审问你了。”

的，生命在神手里面，神会在我们身上显出神迹奇事的。

我在第二次受试炼的时候，是在文化革命中。我被抓进去，审判官就说：“对于你的案子没有什么可审问的，罪证确凿。在这个时候，你还来传耶稣，跑了13个县，3、4个城市，胆子可真不小。你以为我们好欺负吗？我们的法律就不起作用了吗？所以就判你为死刑。”

于是他们就把布告贴了出去，刚贴出去就撕了下来。过了半年，他们又把布告贴了出去，刚贴了出去就又撕下来。又过了半年，他们第三次把布告贴出去，准备提前执行我。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，执行我的日期还没有到，他们的王位、官职都跨台了，被定为四人帮。神把我的命保存了下来。

到了号房里面，一共有十三个犯人，一个犯人小声说：“又来个同路人。”等武装班长走了之后，

旁边一个人问我：“你杀几个人？”我说：“没有杀人。”他说：“不要难为情，你不杀人怎么会跑到我们的号里面？老实告诉你，我们都是死刑犯，过一段时间都要处决的，谈谈心吧！同路人吗？”我很吃惊：“难道我是死刑犯？这么严重我还不晓得。”果然不错，四、五天后，有两个拉出去枪决了。一个礼拜之后，又有两个也枪决了。不到半年，那十三个犯人都枪决了。号里又换了新犯人，仍是死刑犯。我心里想：“我是死刑犯，又没有宣布我，哪一天枪毙我！又没有给我判决书！是吓唬我的吧！但又不提审我。”

半年中，一共枪毙了三十七个人。有一天，忽然监房的门开了，把其他犯人统统调了出去，把我一个人留在监房里。到下午也没有新犯人调来，晚上也没有犯人来。按监狱的规矩，过夜是不把一个人关在号房里的，怕你搞小动作或自杀。这天把我一个人关在监房，我想今天可能是我最后一个晚上，拉出去枪毙怕有影响，也许在号里面把我解决掉。因此我不管怎样，开始大声祷告：“主啊！你接我灵魂，赦免我的罪。”可是里面不说阿们。到了后半夜，我祷告得没有劲了，趴在地上睡着了。等我一醒来，天已大亮。这一夜他们没有动手，是什么原因呢？我很奇怪。

那一天早晨，炊事员不晓得别的犯人已经调走，他仍然送四个人的饭，我一个人吃了，四年半就吃这一顿饱饭。吃过饭，大概八点多钟，监狱的大门开了。我的窗户正对着监狱的门，我看到一队解放军拿着冲锋枪，排着队闯进来。我想恐怕今天是大镇压，因外面的消息根本不知道。我就祷告主，里面还是很平安。我继续看，后边有四个人拿着手枪，紧跟着有四个人戴着手铐进来了。随后又是四个人拿着手枪。我看他们的态度、服装，这不是老百姓，起码是当干部的，还不是小干部。八支冲锋枪，八支手枪押着他们进来。我心想：这些犯人肯定是高级犯人，往哪个号里关呢？正在看的时候，我的监房门响了，放进来三个人，吩咐好之后，他们走了。

犯人坐下来，我也不理他们。哪晓得和我睡一起的就是当时的地委书记，叫方天才。是“四人帮”提拔起来的，是他把我从上海要回来，要执行死刑的。一九七五年被解回来，准备在白河滩开公审大会，好枪毙我。他万没有想到，会和我住一个号房，和我睡一个床，吃一个桶里的饭。

他先问我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我不理他。又问：“什么案子？哪里人？外地人还是本地人？”我还是不理他。四个半月我们没有讲过一句话。他们进来的第三天，我搬到墙角里睡。这样有一个好处，看守兵看不清我，头伸进来才可以看得见我，我便可以打瞌睡，缝衣服都可以。他们是新犯人，来了应当坐门口才对，看守兵随时可以看到。可是他对我说：“你坐外边，我睡里边。”我心里不在服气：“你是新犯人，我是老犯人。就是皇帝入监也得买犯人的账。我不欺负你，你还要欺负我吗？我不叫你给我洗脚就够好了。”我想摆威风，可是圣灵在里面说：“你是绵羊，不是狼，让他凶一凶吧！”我只好让他睡里面，我坐外边。这就不能打瞌睡了，整天坐着。

四个半月以后，发生一件事情。本来我的家里面过一、二个月要寄一个小包裹来，里面有毛巾、草纸、肥皂、牙膏之类的东西。新的寄来，旧的收回，我的家人非常守规矩。一般寄来后，管理员拆开检查，看有没有违法品，有没有信件。已经有四年多的时间，寄来的包裹也有很多次，但还是要检查。把包裹皮撕掉，目的不叫你知道位址。给你时只能说是我的，否则便不给了。

这天又寄来了包裹，所长、管理员都不在。看守兵看见我的包裹，直接拿到监房来。把监房一开，喊我的名字。平常是不喊名字，因这天包裹上有名字，就不能不喊了。他说：“你的包裹，上海寄来的。”

地委书记先生正在打瞌睡，一听我的名字和上海两个字，忽然跳了起来，到门口把包裹抢过去。他一抢，看守兵说：“不是你的，你给他。”他说：“我一定给他，你放心吧！”我想，他抢我包裹做什么呢？我就没有动，也不要，看他给不给我。想不到他双手拿着包裹看过位址之后，面朝墙喊叫起来：“上帝啊！我服气了！耶稣啊！我服气了，我真正服气了！我实在服气了！……。”他连续这样喊。

旁边两个犯人笑他，我也在笑。我对他们说：“看他发神经病了！”他喊了三、四分钟，脸转过来，指着我说：“就是你呀！”我说：“就是我怎么样？”他说：“你可晓得，原来就是我要杀你的头。你的上帝给你保下来了，我永远杀不掉了。我这个头马克思能不能保，我也不晓得！”

我就问他，这是什么原因？他告诉我，说：“第一次是在一九七五年的国庆日，准备要枪毙你们。“文革”时一年有三次枪毙人的节期，春节、国庆日、劳动节。哪知道七、八月间，我们伏牛山这一带发了大洪水，铁路冲断，公路冲坏，淹了许多村庄，死了很多人。我是地委书记，只好带人救灾，水灾还没有平息下去，已经过了国庆日，这次没有执行。

洪灾过后，我一看案子没有执行，就批示在一九七六年春节一定要执行。那时你正在郑州市监狱关押，还不到春节。在一月八号这天晚上，郑州市晚上发生武斗。为什么武斗呢？因为周恩来去世了。这一夜武斗死了三百多人，这一乱南阳地区也乱了。所以我的案子又不能处理，就放了下来。

到了一九七六年秋，我下决心非要执行你们不可，并且提前执行。地方已经找好了，派人铺平广场，搭好台子，准备开公审大会，趁这个机会叫人不能信耶稣。可是万没有想到，我要提前几天，神也提前行动，政局有了大的变动。九月九号，毛泽东死了。全国掀起了大的变动，把造反派打了下去，我从此被关压起来。你看看！有神，有耶稣啊！若没有耶稣，我完全能杀掉你。我杀的人多得很哪！这样，你的案子撤销了，我被关了起来。我杀不成你了，可是我的问题麻烦了。老板张春桥就被关了起来，判了死刑，我最少也是无期徒刑。”他又说：“张春桥没有眼光哪！他在一九七四年元旦向全国地委级发一道密令，什么密令？用一句话说：在三年至五年内，把中国人民中的神送进博物馆。什么意思？以后找神只能到博物馆参观，没有人再信神了。我们根据他的命令，因此在一九七四年、一九七五年大大地逼迫你们。在一个地方，一晚上就抓了八百多信徒，统统关起来。年长的七十八岁，年幼的只有十三、四岁，可是权柄在神手里。”我接着说：“方先生！你们总理的话说得太大了！还不到三年，耶稣并没有关在博物馆里，而他却不知去了何处？”

那时，我还是不晓得外边的情形如何？到底信仰自由不自由呢？在这样的压力下，谁敢相信神呢？我当初想，像我这样的人是不可能到社会上去，只能在监狱里边生活一辈子，我也很安心地在监狱里面和神交通。到了十二月中旬，就是释放我的那一天，公安局局长问我一句话：“你估计一下，现在外边的信徒是多了，还是少了？”我说：“肯定少了！没有多少人相信耶稣了。”他说：“为什么呢？”我说：“你们逼迫得这么厉害，谁还敢信耶稣？”他哈哈一笑，说：“你把形势估计错了，老实告诉你，我也不隐瞒，你们的信徒不是少了，是大量、大量地增加了！”他一连用了两个大量；我说：“真的吗？”他说：“你出去就晓得了。”

我出来后一看，果然不错，信主的人非常多。我忽然想起神叫我看见的那个异象了。的确，满山都是祷告主的人，这话应验了。从南看，复兴了；从北看，也复兴了。更奇妙的是，过了些年，我那个当法院院长的内弟，官辞掉不做，也信了耶稣。

主还没有使用我之前，我已经拿定心志离开本地、本族、父家，要跟从主。主没有给我安排好的环境；他打断我的前途，不叫我出国学习；叫我留在茫茫的人海中，无亲无友，没有指望。后来我凭着信心租了一间小房子，我试验主能不能负我责任，“若能负我责任，从今以后，我永远跟从主，是穷是富都不回头；若主不能负我生活责任，不能养活我，我传什么道呢？现在没有人认识我，我和父亲也不通信，他也不知道我在哪里。”

我就把行李搬进去，还有旧床、旧炉子、一点煤、柴和盐，是以前房客留下的。搬进去以后，我只有一毛一分钱。那时物价没有上涨，东西很便宜。我拿着钱到街上买了八斤米，买一小条板油，几棵青菜，这是我所有的生活费用。米放在一个小坛子里，那是冬天。有时我一天吃一顿，有时一天吃三顿、六顿，因天气很冷。吃饭之后，有时出去传福音，大多数时间是读圣经、祷告。当时租房是一个月二块六毛钱，最好的猪肉是二毛六一斤，东西非常便宜。租房是先租后付钱，三个月一付。我每天这样过日子，也忘记是初一、是十五了。

有一天早晨，我一算，快三个月了，我的米还没有吃完。于是我看一看，这一看不要紧，一小把米连手心也盖不住了。真是祸不单行，米没有了，房主又来说：“少年人，明天上午九点去交房租，头一次要按时交，以后有困难照顾你，若不按时交，以后我们就不照顾你了。”我说：“明天一定交。”他走后，我就祷告说：“主啊！你听见没有？米没有了，又来催房租。”

这一天我没有吃饭也不饿，没有心思吃饭了。明天交房租，七块八毛钱，我所有的东西卖掉也不值七块八毛钱。这一夜没有睡好，找遍所有的东西没有一毛钱，最后想：“主啊！你不能负我的责任，对不起，我要走了。写了个条子：‘房主！我是信耶稣的，奉耶稣的名租你的房子，到现在耶稣没有给我钱，对不起，我不交房租。’”想开小差跑掉。又想一想：“不能这样做。”把条子撕掉，又祷告主。正祷告时，听见有人敲门。这时已是上午八点钟，我以为是催房租的，不敢去开门。过了一分钟，又敲一遍。连敲三遍，我也不理会。忽听扑嗒一声，一封信掉进来。谁的信呢？我也没有给爸爸写过信，也没有任何朋友、弟兄姊妹也不知道我在这里住？于是我走过去，一看，一个白信封，一个字也没有，手一摸里面有东西。我明白了，是钞票。还没有打开，我想：是别人送错了吧！也许是送邻居的送到我这里来了。我去看看是谁送的信。这时送信的人已经下楼了，我就开门去追问，看见是个小姑娘，她刚走到楼梯下。等我下去后，她已经跑远了。巷子很深，大概有十三、四岁，梳两个短辫，穿一身鸭蛋青外套。我在后边追，出巷子一条马路，上班的人很多，她随着人流跑掉了，我只好回来。

在主面前祷告说：“主啊！不管怎样，这是你所预备的钱。”一面向主认信心软弱的罪，一面感谢主。把信封打开，仍然没有字，只是一些钱。上午顺利地把房租费交还，生活的费用还有多余的。就向主重新奉献，说：“主啊！你真可信可靠，你这个老板不失信。从今以后，我当你的好伙计。”这时候才下决心奉献给主，再苦再难我也不回头了。

我初传道的时候，对爸爸说：“我要凭信心事奉主。”爸爸给我写一封信说：“凭信心事奉主很好，你懂不懂什么叫信心？”按我的想法是：“在生活中没有办法、没有指望、没有收入，没有别人帮助时，只好凭信心依靠主。”爸爸说：“你不要把信心领会错了，不是缸里没有面，钱包里没有一分钱，只好

依靠主了，这不是真信心。而是缸里面很多，抽屉里钱一大堆，你不用它，你不依靠它，你还象穷人一样，那时才是凭信心哪！”

我不理解，爸爸为何这样讲呢？凭信心是没有办法时凭信心，缸里面吃不完，抽屉里钱很多，我要凭信心，凭什么信心呢？饿了，就吃饭；没有钱，拿几块就能用，这不是很好作的事吗？但这不叫信心。而是有粮食摆在旁边，有钱摆在皮夹子里，还从心里说：这不是我的，神叫我用，我就用；神不让我用，钱再多我动也不动它；神叫我吃，我就吃；神不叫我吃，大米堆在屋里，我一粒也不摸它，这叫信心。主耶稣说：“你们要信服神，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，神必听你们。”

“信”上加个“服”字，光有信没有顺服，这个信心不纯粹，不正确。信服在神面前，不是我当家、我打算、我计画，钱很多这不是我的，我只不过是个保管。

一九五四年时，浦东的教会刚建立好之后，我当然不能跟信徒们讲奉献。“你讲信耶稣不要钱，你讲奉献，这不是要钱吗？”我的生活凭信心仰望主，虽然苦一点，主也没有叫我们真正缺乏，主都奇妙地供应了。很多时候是讨饭的养活我们。后来当大礼拜堂里的人听说了，这里有很多人信了耶稣，大牧师很欣赏我，说：“这个年轻人有恩赐，能布道，能发展信徒。”他就请我去那里。我想：“到大礼拜堂总比农村好点吧！比农村有前途。”于是我就答应了他们。

他们把我请去后，说：“因你是年轻人，对你不能太宽达，给你的生活费用很低。当然我也不计较这一点，我还要从生活费中拿出一部分作路费，因要过江，每个月到浦东去两个礼拜，自己拿路费，这样生活更加紧张。那是一个夏天，我从工作地方回来，我的隔壁有一个卖熟肉的店，平时也不大注意它。这天熟肉烧好后，在门口摆着，正好我从门口经过，一闻真香哪！但没有钱买。到了屋里对姊妹说：“刚才路过肉店，闻到肉真香哪！”姊妹说：“你又馋了吧！”我说：“有一点馋，但不敢求主给我预备肉吃，主不给也不敢要。”

第二天一早，我在灵修时，姊妹醒了，闻到有香味。起初以为是隔壁的肉店香味，睁开眼一看，桌上放一大块肉，有两斤多，是烧好的熟肉。姊妹说：“弟兄！你怪保密啊！昨晚你把肉买回来，不跟我讲，怕我偷吃？”我说：“我哪里买肉呢？”姊妹说：“你看！桌上一块肉。”我说：“真的吗？”我跑去一看，果然不错！摸一摸还有点热。也没有人敲门，门也没有开，这是谁拿来的呢？我对姊妹说：“昨天我说肉香，主听见了，给你送来，也不用你烧了，还是热的，感谢主！吃吧！”边吃边感谢主！

我想：“肉是从哪里来的呢？天上掉下来的吗？房子也没有破。”到第二天晚上，我又从农村回来。夏天人们在外边乘凉，熟肉店的老板对伙计说：“这次你不当心，我们亏本了，昨晚一大块肉被猫叨跑了……。”我一听，是猫给我送的肉。天气热，姊妹没有关窗户。可能是猫叨了肉，一有动静，猫跑了。我说：“主啊！你真是爱孩子，我只想想一想，你就给我一大块肉吃。”神能不顾念我们吗？圣经说：“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，不怜恤她所生的儿子，即或有忘记的，我却不忘记你。”(赛 49:15)

我们在信心生活中，若不认识神是真实的，怎能为主作见证呢？我这一生中，有很多这样的神迹奇事。在医院工作时，有一天，我下早班到农村去，聚会完了以后，他们送我回家。我一上车，才发现身上没带钱，这怎么办呢？我下去吧！路太远还要过江；不下车吧！没钱乘车；想和售票员说一声没带钱，明天再给他。正这样想的时候，一名乘客要下车，把我的圣经碰掉了。我去拾圣经时，一看

圣经里夹有六块钱，我很希奇！这本圣经没有离开过我的手，那时圣经很少，怎么会有六块钱呢？六块钱正好买一张月票，我可以一个月不用再买票了。神做的工作真是太奇妙了！

一九八一年政策开放后，有十几位弟兄姊妹办私人事业，请我去当经理、顾问。他们对我说：你一个月去两次就可以，初一来一次，十一来一次，把工作布置一下，你就可以传福音去，一切费用我们负责。不但每月给你发工资，红利我们一起分。三分之一是你的，三分之二是工厂的，这还可以吗？若是营利十万，我可以拿三万多。我们为主的原因，帮助你的福音工作。我就祷告，主说：“你是让人帮助你，还是叫我帮助你？你是作人的仆人，还是作我的仆人？你要发展事业，你找朋友帮忙，没有钱借钱，我是叫你办工厂吗？我是叫你传福音为我作见证的。”我清楚后，对那几位弟兄姊妹说：“对不起！我全时间都奉献给主了，一分一秒都是属于主的，主当我的家，我没有任何权利，拿出两天给您。这两天若一拿出去，就不是只两天了。工作我来分配，我来掌管，我传福音时，恐怕会想：那个车间出问题了吧！要赔本了吧！我的心便被夺去了。我只能专心专意跟从我的主，恐怕都来不及了。祷告读经还来不及，哪还有工夫思想您的账目呢？哪有这样的意思呢？”他们说：“那你就只能艰苦一点。”我说：“艰苦不艰苦在主手里，艰苦一点更应该：主耶稣在世上没有得任何财产，没有任何的支持，有几个弟兄姊妹供应他的生活需用，也不是很多。”我毅然决然地拒绝了。

我有实际经历，叫我知道，也有把握，神能负我的责任；是神打发我的。神若不能顾念我的生活，他就不是神了。为什么我有把握？因为我学过了这个功课。从生活中几十次、上百次经历到神真负我的责任。只要我听他的话，他叫我分毫不差，一粒米也不缺少，一口水也不缺少。

还有一次在上海西郊的一个小教会，请我去传信息，我也经常去。但这一次，主又一次要试验我，我去时只剩下一毛钱，买了过江船票，跑了一段路，勉强到那个地方。主日上午是十一点钟散会。平时散会后，长老、执事请我到他们家里吃饭，可是这一次散会后，他们说：“愿神祝福你，下次再来。”一个个都走了。这可有了麻烦，他们可能忘记我还没有吃饭呢！我回去有七、八十里路程，还要过江。你们请我来了，我怎么回去呢？我不能跟你们讲，我没有一文钱，肚子还饿。看门的弟兄说：“弟兄！我要锁门了，愿神祝福你，下个礼拜再来。”我心想：“下次我不来了，到这个地步你们不管我，还叫我再来呢？”我只好走了。

讲了一个上午，一杯水也没有喝，口里又渴，肚子也饿，心里还埋怨长老、执事没有爱心。跑到下午两点多钟，又饿又累又渴。有一片墙影子，我就坐下来休息一会儿。刚坐下来，过来一个卖西瓜的，一看我穿的西装笔挺，头梳得光光的在休息，便说：“学生！吃不吃西瓜？”我说：“想吃西瓜没有钱。”他说：“你会没有钱？”我说：“真没有钱。”他说：“真没有钱吗？我这个人讲义气，送给你一个吃。”他打开一个西瓜叫我吃，因他想我不会没有钱的。担子一放，看着我吃。我想：“主啊！是他叫我吃的，不是我要的，我感谢你！”等我吃完了，瓜皮一放，他看着我，我没有掏口袋，真的没有钱。他担子一挑：“今天真倒楣，碰到一个吝啬鬼！”起来走了。

不是我吝啬，是我没有钱给他。吃了瓜，也不饥也不渴，就往家赶路。还有二、三十里路，跑到半夜十点多钟，到了江边。我想：“主啊！路我能跑，可是江我过不去啊！我不会游泳，要过江得买船票。没有轮渡，是小划子，能坐六个人，一人五分钱，够一船再划过去。”我在江边等了好久，一个人

也不认识，一个熟人也没有。一船一船开走了，我待在那里，靠着电线杆望着天。我想：姊妹在家等我，早晨出去半夜还不回来？看看表十一点半了，船是整夜都有。这时我把脚在地上搓来搓去，忽然一亮，什么东西？一看是五分硬币。正好是过江的船费，过了江回到家已经是一点多钟。神不能作吗？神没有大作，只是小作，小作已经够了。

神这次为什么熬炼我呢？一方面我是指望人管饭吃，神就是不叫人管我饭吃。是叫我学习信靠神，不靠人的功课。没有钱我不能饱吗？真有信心不吃饭，一样有力量，主会给我更好的灵食。以为长老管我饭吃，可是他们就是不请我，因我指望的是人，所以神造就我，以后我再也不敢指望人了。

我第二次被捕之后，他们提审我，有一件事情，叫我希奇得很！什么事情呢？他们说：“我们已经调查了解过了，有一件事我们很佩服你。你在一个村庄聚会时，有十几个你的同工们，他们吃饺子，你却是和信徒们吃红薯蘸辣椒。”那时，一些人自以为是祭司，祭司高贵得很！好东西给祭司先吃。那时没有面粉，全是红薯粉，很难买到白面，肉更少了。那天晚上，他们说“要吃同心饭。”就弄了几斤白面粉，蒸的是馒头，包的是饺子，烧的是粉条汤，还有一点肉。烧好之后，只有祭司能够吃，不是祭司不能尝。那家里的人在另外一个房间里吃红薯蘸辣椒。他们叫我也吃饺子，我把碗拿起来后，心里不平安，“这是一个神仆人的样子吗？人家烧好了饭，尝也不能尝，是给祭司吃的，真是祭司吗？哪里像祭司？耶稣是祭司，我们能和耶稣相比吗？耶稣也没有这样。”我就把碗放下来，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先吃，我有点事先出去一下。”跑到那个屋子里和他们一起拿红薯蘸辣椒吃。还没有吃两口，他们一家人大哭起来了。哭什么呢？“弟兄啊！我们一年多了，天天接待传道人，没有一个人到我们这儿体恤我们的生活，他们在那边吃鸡蛋、白面馍、饺子，我们吃红薯蘸辣椒还不行呢！你能吃我们这样的饭，我们真受感动阿！”

就这一件事，后来被政府知道了，审判时他们就提出来：“你还算个真传道人。你不是当祭司的、高高在上、享受别人、剥削别人的。这一点我们记你一功。”事虽很小，见证却出去了。

去年，一个青年负责弟兄很热心，到处讲道，带领青年弟兄姊妹聚会，别人收入奉献十分之一，他说这太少了。怪别人不热心，他奉献十分之三。

今年去的时候，他看见我就哭了，因为他跌倒的最快最厉害。他说：“我惭愧啊！”

我说：“你所带领的弟兄姊妹怎么样？”

“还说他们怎么样，我自己都站不住了，你看我忙的这个样子，我不忙的话，我妻子不答应。我的孩子穿衣服没有人家好；人家坐小汽车出门，我还是骑个自行车，推一个带一个；人家住的是二层楼房，三层楼房，我家还是住平房，这个环境我胜不过，所以我的信心被拉下去了。”

“你去年事奉主是为什么？”

他说：“看看别人都热心起来了，我也就为主发热心了。”

我说：“问题就是在这里，你的事奉是外表的，里面没有神的呼召。”

但是也有两三个小弟兄，的确他们生活没有改变，住的是小平房，破自行车骑来骑去，到处传福音。别人讲：“这些弟兄真不荣耀主，假装属灵。”但是他们丝毫不退后。他们说：“我们在世上是寄居

的，我们只能为主而活。让别人去住高楼大厦，让别人去骑摩托车，坐小汽车。我们就是用腿跑路。主的恩典、主的爱把我们征服了，我们不能不跟从他。”

有位弟兄，他妻子有时也和他不同心，哭啊！闹啊！说：“你这样像一个‘游手好闲’的人，你看东邻怎样，西邻怎样，人家也信耶稣，从前比你热心，在教会里的工作比你还要多，现在都不像你这样傻。”

弟兄说：“主让他们那样子，却不叫我那样子，我稍微偏一点正路，主就不放过我。主的管教、主的爱、主的恩典，叫我没办法和他们不分别，我只有穷苦的跟从主。”

他肉身是穷苦了，但是他每逢在弟兄姊妹中间站起来的时候，能力出来了，亮光出来了。弟兄姊妹一听他讲道，里面就觉得解决问题，能解决干渴，能看见亮光。

保罗说：“我们是万物中的渣滓。”如果世人看不见你是渣滓的话，你就不能被神悦纳。真正事奉神的人，世人看见我们是“没有出息的人”、“游手好闲的人”、“不务正业的人”，是万物中的渣滓。

我们知道是十字架的爱吸引了我们，是主呼召了我们，我们不得不跟从主。一个开放地区有许多弟兄开工厂，他们很喜欢请基督徒给他们做工作，因为基督徒老实，不会出大问题。所以什么服装公司、化学公司、食品公司，什么托运行等，他们也来找我，说：“你给我们当经理吧！工资丰厚。”另一个说：“我们不算工资，利润三个月分一次，三分之一是你的，三分之二是我们的。”

但是我说：“我是为着救灵魂而活着，只要能救灵魂，我不要一分工资，光吃吃饭我就愿意给你们干。”

他们笑了说：“弟兄啊！你若整天忙于传福音，救灵魂，还能为我们做什么呢？”

他们又关心我说：“那你的生活怎么办？”“主是我的指望。”

有时官方也来试探我说：“你一家五人住了这间小房子，你若去礼拜堂里讲道，马上就给你房子，工资。”

我说：“谢谢你们的好意，我当初被主呼召跟从主，就存一个愿意吃苦、受穷，走十字架道路的心，我已经终身献给主耶稣基督了，所以我没有办法不听他的活。主来到世上，生在马槽里，请你给我量一量，我这十七个平方的房子能放多少个马槽。”他哈哈一笑说：“没见过你这样的傻瓜。”“我不够傻，我若真是傻瓜，那就真好了。”
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今天很热心，今天很努力的为主工作，有一天试探临到你了，试炼也临到你了，你还能站得住吗？不仅难处是世界的，还有来自教会里面的。跟从主这个道路，难的不是在外边，而是在我们的里边。

如果你今天里面蒙召不清楚，不是主呼召了你，叫你来事奉他，叫你来上他的山，你跑跑就慢了，力气用尽了，看看还有那么高，又累又渴，甚至没有人同情，没有人谅解，没有人帮助，还有很多人批评、论断、攻击你，到那时候你该怎么样？

世界攻击我们，我们说不要紧，主与我们同在。有一天教会里面，同工之间，与你同桌吃饭的人，他们也要用脚踢你，你又该怎么样呢？

前些日子，主叫我遭遇这样的试验。和我同心几十年的一个老同工，我万万没有想到，他用很多的话毁谤我。这些话不仅传遍了一个城市，传遍了全国，还可以说从地球这一边，传到地球那一边。

哎呀！我听过以后，真是伤心到极点了，不但我伤心，我的姊妹更伤心，连孩子们也都伤心了。这时候却使我里面有些灰心了。当灰心的时候，主的话在我里面出来了。

“谁叫你走这条道路的，他是你的同心人吗？他是你的同工，还是我是你的同工？你很冤屈吗？你的本性恐怕比他攻击的话还要坏多了。”这个话一来，我没有话讲了，我说：“主啊！那我愿意忍耐。”

真的忍耐了吗？里面又有一个意念说：“这个老弟兄的家，从今天起，我不会去，我虽不去报复，但也不能原谅。在任何地方碰见，也视若路人。”

这个败坏的“己”一直在作祟，但主在我里面说：“我为什么钉十字架，不就是为了你吗？你还有什么放不下呢？”

里面还是不肯放下，后来我离开家到外边去，每逢祷告的时候，里面没有亮光，原因也清楚，若不顺服还想里面有亮光，那是不可能的，一点点不顺服就不行，真是痛苦的很。后来里面有个感动说：“写一封信去问候他。”

我想：写一封信，这不是叫我向他认罪？我就更和神讲理了：“我一点没有错，是他错了，辱骂我、攻击我。”

主仍然说：“你写封信问候问候他。”“主啊！我不干，他太伤我的心了，我工作也受了损失，你的名也受亏损。”

正在我和神讲理的时候，忽然我收到一封信，一看是那老弟兄的来信，真挚流泪的向我认罪。当我看见这封信的时候，里面亮了：“你不肯先认罪，他先向你认罪，这冠冕被他抢去了，得赏赐得冠冕乃在于顺服。”

“哎呀！主啊！我现在原谅他，爱他，但我也已经失败了，因为这个赏赐被他抢去，他先向我认罪了。”

我里面有亮光，有感动，就应该先写信去问候他，结果我没有顺服，我在主面前痛痛的哭了一场，不是为他而哭，不是为冤屈而哭，乃是为自己的可怜而哭。现在爱他，是本分的爱，而不是得胜的爱。

弟兄姊妹，不要等别人先对你谦卑，你才谦卑；别人爱你，你才爱别人；等别人向你认罪，你才向别人认罪。这是被动的路，不是得胜的路。

弟兄姊妹，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这样的光景啊！要和别人争一个高低吗？

在主给的道路上，有些人物质不在乎，利益不在乎，就是在争“一口气”，一定要叫别人低个头，认个错，只有这样才把弟兄接纳过来。在神看，你这个接纳没有价值，你的饶恕没有价值。因为你已落到弟兄后边了，你比弟兄软弱，那是何等可惜！

我认识一个姊妹，她信了主以后，听见别人说怎么被圣灵充满，圣灵充满怎么怎么好，有能力，说方言。又像先知一样，可以洞察人的心肠肺腑，给人排除疑难。她很渴慕，于是付了很大代价，经常禁食，求圣灵充满她。一俯伏祷告三天五天不起来。

后来，她果然被“圣灵”充满了，有一些特殊的行动表现出来，又跳又蹦，说一种特别的话语，心里面感觉有一种力量，能够看透人的内心，谁去见她她就对他说：“你在想什么，你还有什么隐藏的罪。”这一来，别人都恭维她说：“这真是圣灵的工作，因为她能够看透我的心。”她祷告什么事情，可

以有百分之七八十的应验，所以她就指点人应当怎么怎么行。

有一天，她带一封信给我的妻子，叫我赶快逃，不逃没有平安，她说圣灵叫她看见：叫我吃两个果子，一个是桃子，一个是苹果，一逃（桃）就有平（苹）安，妻子告诉我时，我完全有条件可以离开家。经过祷告，我里面没有力量逃走，我里面还是说：“服在十字架底下，这是正路。”

果然不错，后来我被逮捕了，妻子还埋怨我：“圣灵已经指示你，先知已经指示你，你为什么不逃避，叫我一同跟着你受苦难。”

那个姊妹她也用方言讲出我没有顺服主的旨意，爱妻子、爱儿女，不肯逃，不肯离开家，结果落在患难里面了。当时我也分不出是非来，只有顺服主的旨意慢慢走下去。过了十多年以后，这个姊妹的行动越来越显明，越来越反常。

有一天她祷告后说：“圣灵对我说，外边的不能污秽人，只有里面的才能污秽人，所以我就试一试给你们看。”她是南方人，用马桶大小便，她把马桶举起来，把大小便从头上浇到身上，还用方言一直说：“外边的不能污秽人，里边的才能污秽人。”好像以西结先知表演一样。

她去看一个生肺结核病的人，病人痰很多，她祷告后说：“圣灵告诉我，要我把痰吃下去，你们看，我就不会生病。”她把痰从地上挖起来吃了下去。还有很多反常的举动，毫无意义。到最后当她临终的时候，情况更加可怕，在床上跳动不安，披头散发，昼夜喊叫，七窍冒血，就这样去世了。死了以后，把多少的弟兄姊妹绊倒了。神的名怎能得荣耀呢？

有一次，我在一个山上祷告，下了大雨，我就在一块大石头底下避雨，在那里继续读经祷告，正在祷告的时候，忽然有一股力量催着我说：“赶快出去。”

可是外面还下着大雨，大的不得了，我没有任何防雨东西。但是有一个力量催我出去，那种力量不由我自己，不由我准备，没来得及思想就跑了出来。当我一离开石头，跑出半步远，大石头忽然倒下来了。这时候，我站在雨地里，满心感谢赞美主，里面充满了喜乐、平安、感恩。若我不出去的话，整个人都被砸成了肉浆。

这是圣灵叫我脱离危险患难的，我的里面并不是烦乱不安、并不是很害怕的、难过的，很自然的有一种力量把我催出去了。我想，别人也可能有一点这经历。我的一生中有多少次这样的经历，神知道我的处境太危险，我的理智、心灵够不上神的旨意，觉察不到环境的变化，神用奇特的力量救我脱离这个患难和危险。

前些日子我在一个地方，听到那里一位元传道人的情况，我真为他战惊害怕。他用很多人的方法发展工作，为要叫信徒们都伏在他的权下，不惜用物质去拉拢人的心，叫人都来听他的，这是多么危险哪！他知道他是在事奉神吗？他事奉的是什么样的神？是徇人情的神吗？有一天见主面的时候他怎么交账，多么可怕的“事奉”！事奉神真不是一件小事情。世上的博士有的是，将军有的是，英雄有的是，可是谁能担负神的工作？哪一个被神用的人，不是在神面前恐惧战兢，每时每刻在主面前觉得自己里面空虚，什么都不懂得，什么都没有？前些日子，为着圣经上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和一些疑难问题，我写一封信给一位老弟兄，他已八十七岁了，他是国内一个对圣经很熟悉的人，希伯来文、

希腊文很精通，有几位有名望的传道人都是他培养出来的。很多人邀请他讲道，神学院邀请他教书，他都拒绝了。虽然有儿有女，夫妻二人却过孤单的隐居生活。自己挑水、烧饭，艰苦度日。

他在回信里对我说：“你不要以为我懂得什么，我现在的景况是个‘三无人’哪！第一、我一无所知；第二、我一无所有；第三、我一无所能。我不配帮助任何人，若我懂得一点点的话，其实不如太平洋的一滴水，当你想从我的知识里面明白神话的时候，你要先把你的心对付好，你向神若没有一个正确的心，想从我明白知识教训，我不敢告诉你，恐怕会害了你。”

弟兄姊妹，这一句话你要听一听，要思想一下，可能他是中国十几亿人中仅有的一个明白神话的人，他才这样答复我。若是我的话，我会大笔一挥，这个怎么讲法，那个怎么解释法，表现起来了。

他的这封来信，看第一遍我不懂得，认为老弟兄不肯帮助我，不了解我，我到主面前一思想，我明白了，我说：“主啊！我不配做一个事奉你的人，我不配去请教这位老弟兄。”

你的心里面是不是要渴慕明白神的心意？若只想明白一个道理的话，那错了，道理明白以后，反而害了你，助长你的骄傲、你的自恃、你的自尊，除非转过来要明白神的心意。

有一次，我在河南某地一个乡村聚完会以后，一个姊妹在送我的路上对我说：“叔叔！我要求你一件事情。”我说：“什么事情？”她说：“你为我祷告，求神祝福我。”我说：“姊妹！我一定会为你祷告。我现在就为你祷告，好不好？”她说：“好啊！”我说：“主啊！求你加更重的十字架给这个姊妹，用十字架好好的磨炼她……。”我还没有祷告两三句。”她说：“叔叔！你不要再为我祷告了。我不要十字架，我要的是神的祝福。你这样的祷告，我害怕死了。”我说：“姊妹！没有十字架从哪里得祝福呢？不经过十字架，你想借着罪身的形状来承受神的福份，你承受不了啊！”她说：“还有这样的道理吗？”我说：“是的。我虽然经历的不多，我看到历世历代被神使用的人，都蒙了神的祝福。但蒙祝福以前，都得经过大大的熬炼、重重的破碎，然后才被神使用，把祝福带给别人的。”

很多时候，我们是叫神按着我们的愿望，大大的祝福我们、大大的使用我们。使我们的身体、环境、家庭、工作、口才、恩赐都蒙神的祝福，有大大地改变。好叫人看见我们是一个英雄豪杰，在众人中是一个最伟大的人物，藉此好荣耀神、见证神。这是我们的想法，其实在神看来，我们太愚昧了，不知道神使用人的法则。

一九八零年冬天我回家乡去，在一个地方作工，那时我还没有穿上棉衣服。有一位老姊妹，她曾是我母亲的同工，分别十多年后，她见到我当然很高兴，我走一步，她随一步，非常的疼我，把我看成自己的儿子。可是她的经济也不富余，就去劝说了几位姊妹，拿出钱来做一件新大衣让我穿。那时候我的里面很单纯，光追求神的旨意，什么东西拿到以后先祷告，如果圣灵叫我用，我就收下，圣灵不让我用，不管怎样，即使父亲给我的，我也拒绝。

我说：“姨妈，谁叫你做的？”

她说：“我爱你，我拿你当儿子一样，你妈妈是我很好的同工，我十几年没见你了，看见你没有棉衣，我怎么不心痛你呢？”

我说：“姨妈，你的话不对，你这衣服我不能接受。”

她说：“你这个孩子为什么说话那样骄傲哪？我不配做件衣服给你穿吗？假若我是你妈妈的话，给你做衣服你穿不穿呢？”

我说：“在早几年的时候我一定会穿，现在就是妈妈因着肉体的爱给我做衣服的话，我也叫我的妈妈祷告祷告再说。”

她说：“你这样真是太自命属灵了。”她狠狠的训斥我一顿。

我说：“你放下吧！我祷告以后，如果主叫我明天拿去到街上给讨饭的，我就给他。”

她说：“那随你便好了。”她就很生气的走了。

后来她写信责备我说：“我很伤心，我这样全心全意的爱你，没有任何的目的，为了你妈妈，也是为了主，你的妈妈不在了。我替你做件衣服就不配了吗？你怎么讲如此骄傲的话？你那么属灵？……”说了很多伤心的话。

收到信后，我说：“主啊！是不是我做事太固执了，太骄傲了，叫她这样伤心难过。”

但我祷告以后，里面很平安。觉得说：“是的，我不能随随便便从人情里面接受一样东西，因为我是神的儿子。主知道我冷，他会给我预备，他不预备我冻一冬天也不会受害。”

但是又一想，这样作会把她绊倒了，叫她很难过、伤心，我要好好的写封信向她认罪。但是里面没有感动，圣灵说：“你没有做错，你向她认什么罪呢？”于是我就祷告，把她交给主。

过了好几年，有一天她给我写一封信，她说：“主内的弟兄啊！……”她不喊我侄子了。“今天我写这一封信，第一是向神认罪，第二是向你认罪，这几年来因着那件衣服事情，我心里真是生气不安。现在我才明白了，当时我所做的，的确是在人情里面，并且这件事通过事实证明，我做错了。我没有遵行神的旨意，这一次有很多的对付，把我转变过来了，我再不敢伸出自己的手来帮神的忙，我不经过祷告什么也不敢做。”

本来她是一个没有家庭、没有儿女的人，总想找个依靠、找个安慰。她有个心愿，希望能和我生活在一起，叫我养她的老。我这样一作，给她当头一棒，把她这个愿望打消了。她里面很伤心难过，心想：她的人生没有指望了，任何人都靠不住，连主内弟兄也不同情她。这几年她里面翻来覆去争战的非常厉害，主责备她说：“你是依靠人？还是依靠我呢？既然依靠人，为什么你当初不结婚成家呢？年轻的时候我能看顾你，到年老我就不看顾你了吗？我是不是你的神？”她里面忽然醒悟了，在神面前大哭认罪，从此以后，灵性有了大转机。这虽然是一件小事情，但说明我们事奉神的人一定得绝对。我还能举出许多弟兄姊妹，撇下儿女，父母、妻子奉献为主的传扬福音的见证。起初，这些都是不可能的、人情通不过去的，到头来都有神的权能和神的恩典显出来，见证他们作得对，神负他们的一切责任。

有一次我和一位神的仆人在交通，另外来了一个老人，坐下后首先恭维、奉承我们一番，之后，把皮包拉开，就传安息日会的信仰了：安息日如何对，耶和华怎样吩咐以色列人守安息日，安息日怎么能蒙神悦纳……讲了很多很多，新旧约圣经熟的不得了。他讲的，我们当然不赞成，就按神的话来批驳他，他气的脸都发红了，几乎要跳起来，把手巾扔在地上说：“你们这样不听神的话，你们要受神的咒诅。”我说：“咒诅的不是我们，而是你把咒诅显出来了。你看圣经说：该隐一发怒，脸一变色，

神的咒诅就显出来了。我们并没有发怒，脸也没有红，你看你的脸，红到耳朵后面去了，这不就显明你是被神咒诅了吗？”

为什么呢？他是光说圣经的话，但停留在外面，没有说里面去，结果就自义、骄傲，歪曲圣经，走上异端。

所以神的话语我们必须从灵的里面领会，从生命里面消化，哪一个真正传耶稣的人是脸红脖子粗去劝人信耶稣的？我还没有见过。传福音的使者，是谦卑柔和，满了忍耐，满有慈爱。神的话吃过消化了，生命改变了，才能领人归主。

在两、三年以前，有一天下午，我到银行里去办一些事情。当银行的职员给我开票的时候，旁边也坐着一个职员，他问旁边的一个说：“昨天你干什么去了？我怎么没有看见你？”开票的那个职员说：“我昨天礼拜去了。”我一听很高兴，肯定是个姊妹，并且还能在同事面前公开讲他礼拜去了，信仰肯定不错。我就为她很感谢主。我就想等他开好票，给他谈两句话。票开好了，我说：“姊妹啊！你在那里礼拜呢？”他看着我，好像莫名其妙，说：“你这个人，怎么喊我姊妹，谁是你姊妹呢？我又不认识你。”我说：“你不是信耶稣的吗？”她就很气的说：“谁信你的耶稣啦！我是到庙里烧香去了，我是去拜菩萨去了，没有去拜你的耶稣。”

我听后很惊奇，但没有生气，还是对她说：“菩萨是不能救你的！”我就传福音给他。可是我还没有讲几句，她就说：“你不要再讲了，什么耶稣好，菩萨不好！你说耶稣是真的，菩萨是假的。我有两个邻居都是信耶稣的，整天吵架。他说他是异端，他说他是异端。我们拜菩萨，谁也不说谁是异端，总比你们吵着强。”他这一说，我这传福音的口被闭住了，只好羞愧的拿着我的单子走了。

我有这个经历。大家都知道反对我最利害的那个弟兄，在没有发生争辩以先，他对我说：“叔叔啊！在我们的心里面，除了神就是你啦！”

我说：“弟兄！你这话是从那里出来的？”

他说：“是从内心里面出来的。”

我说：“这是真的吗？”

他说：“真的！而且我要忠心跟从你到底。”

我说：“弟兄啊！可能有一天你要说魔鬼就是我了。”

他说：“我绝对不会，请你放心我！”

说了这话以后还不到八个月，大罪人；大异端的话就传出来了。是谁讲的？就是从他一个人口里讲出来的。

有一天我碰见了，说：“弟兄啊！我是神还是鬼？”他不讲话了。神、鬼从一个人口里出来的，这是什么道理呢？

所以说人是不可靠的，我们不要光看见人这一面，要看见我们的神，我们的主。我们是个奴仆，我们所传的信息是主叫我们传的，人听也好，不听也好，只要是圣灵的工作，到一定的时候自然会生根、发芽、结果的，这是生命的信息。

我有个同学，他受过神学教育，后来在世界上被缠住了。这几年教会开门以后，他里面也很不安说：“我已经奉献给主，已经受过主的教育和栽培，也为主发过热心，这一二十年我落在世界里面，惧怕、胆怯把我捆住了。现在我已年纪大了，看看环境也比较松了，也开放了，我再不出来服事主的话，就没有机会了。但是又算一下年龄还不到退休的时候，那么怎能事奉主呢？”我说：“弟兄啊！不是叫你把工作放掉才能服事主，你今天把你的时间都节余下来，因为你周围有很多人都需要帮助，不少教会需要你栽培。你不要说，‘我工作累的很！有时还要加班，太不清静了，等我退休以后，把时间全都集中起来，专门的事奉主。’”但是这话进不到他心里去。

果然不错，过了一两年，他退休了。可惜再也不能出门了，一天到晚都在家里面忙个不停。有一天，我去看他，一进门我就说：“弟兄啊，你现在可以事奉主了吧！”他看见我，脸一仰说：“唉，我没有力量了，你看我这一摊子。为什么呢？我退休了，妻子讲：‘你没有退休，工作忙的很，我替你分担点家务，现在你退休了，你应该帮我点忙，料理一点家务。’这样一来，我连门也出不去了，早知道这样的话，我情愿不退休就事奉主了，一个礼拜我起码有一天的时间休息，可以奉献为主工作，每天下班又早，完全可以事奉主，而现在我整个人都淹没在家里面了。”我说：“弟兄啊！正是如此，如果那时候开始事奉主了，力量就不会软弱下去，就成习惯了，家庭就不会拉你的后腿了。”

我在受试炼时候，有一个逼迫我们最厉害的大队长，整天骂我们是唯心主义分子；反动透顶的人；坚持上帝创造世界的基督教徒。他说：‘我把你的头发关白，把你的牙齿关掉，你若不放弃信仰，一直不释放你。’这样的一个人，他后来暗中给我说：“某某人哪！你为信仰坐监，是最高尚，最神圣的。”我想这话是从他良心里发出的。

事情是这样的，我在第一次受试炼的时候。有一天下午收工时，队长宣布说：“明天放你们一天假，不再劳动，你们可以休息休息，补补衣服。有钱的话可以到警戒线以内的镇上买点东西。”当然犯人都很高兴。我高兴的是明天有个机会可以偷看一点圣经。这本圣经是我的姊妹接见我的时候，四岁的大女儿偷偷塞给我的小新约。平常没有机会看圣经，因为一被发现，不但被定为现行反革命，还要加刑，重的就被处决掉。所以我藏得很好，不敢拿出来看。偶然半夜别人都睡着时，（灯是整夜不关的）偷偷看一两句，赶紧再藏起来。明天放一天的假，这是太好的机会，找个安静地方，好好把主的话读一读。

吃过早饭，我就到河边上，把一大堆稻草扒了个窝，我就坐在里面看圣经。哪里晓得！罗马书第八章还没有读完，忽然一个警刃跑过来，我吓了一跳。谁有警刃呢？只有干部有警刃。我赶紧把书收起来，还没有收藏好，队长到了跟前，说：“我就知道你干这个来了。”

我想：‘这一次彻底完了。书在我手里面拿着，人证、物证，现实的凭据，还有什么话可讲呢！我就看着他，没有表情，随便你怎么处理吧！’我万万没有想到，他说：“把你的书收藏好。”我很警刃，他竟说，叫我把书收藏好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是真的是假的呢？说假的吧！是他说出来的；说真的吧！队长怎能说这话呢？他整天骂我，说我是唯心主义，反动透顶的人，社会主义不要你们这样的人。我不敢相信他。是我的耳朵听错了吗？我没有听错。我还是没有表情。

他又说：“快把书收藏好。”我就听他的命令，把稻草扒开，把圣经藏在里面。是什么意思我不晓得。他说：“某某人！我告诉你吧！我晓得你为信仰来坐监，是最高尚，是最神圣的。”这是一个反对神的队长讲出来的，是辱骂基督徒的队长讲出来的，我为信仰坐监是高尚的，是神圣的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又说：“以后有什么难处告诉我，我尽量帮助你。”我还是没有表情，因为他的用意我猜不透。他又说：“我再告诉你一个条件，旁边没有任何人，你对我讲你的需要，我尽量说明你。如果有第二个人在，你讲什么需要，我按政策处理你，不帮你的忙。又说：某某人哪！你们基督徒的风格，我们干部赶不上你们。”说了以后，拉着他的狗就走掉了。

我发愣了半天，‘我是作梦吧！不是作梦。是见异像了吗！更不是异像。’我说：“主啊！真没有想到。他是故意讨我的喜欢吗？不可能。他有无神论的信仰，他是一个党员。他能够说：我们为着信仰受着这样的苦难，是最高尚、最神圣的。从哪里看见的呢？我也不晓得。”他无论怎样的说：‘他帮我的忙。’我心中有数。任务再重、再难，我没有说：“队长！照顾我一下吧！我干不了了。”我不敢这样的作，一次也没有找过他，因为神已经顾念了我，我还找他干什么呢？

我在小的时候常生皮肤病，医生给我介绍有一种药膏一抹就好，的确灵的很！这个药膏名字叫‘914’药膏。你们知道这个名字吧？都不知道，因早就过时了。无论什么皮肤病，买一盒914一抹就好，很有效果。为什么叫‘914’药膏呢？后来老师告诉我说：“他是法国人，他发明这个药膏，实验过914次，最后才实验成功，所以传遍了全世界。”他为这个药膏的缘故实验过914次才成功。人只能说这个药膏好的很！要发明这个药膏真是困难的很！需要经过914次实验的失败和痛苦。人不会想到他的痛苦，人会看见成绩，不会看成绩背后所付出的代价。我们在属灵的战场上也是如此。

我在年轻的时候，一直在追求成圣，因为成为圣洁是神的旨意吗！我就多次立志，恨恶自己，用自己的办法苦打自己，还是不能解决实际问题。我还要发脾气，还有怨言，真是痛苦的很！我就找当时的属灵人，像贾玉铭，杨少堂，倪柝声他们，问他们怎么才能成圣，怎么才能得胜。他们就把他们得胜的经验告诉我。我说：“不错，我很赞成。”可是当使用的时候，都用不上，也不适应。后来我才明白，扫罗的盔甲他能穿，我不能穿，我必须穿我自己的战衣。

这时候，我还是不明白怎么成圣，还不死心的去找方法。我就跑到天主教里去找神父；也到修道院里去找院长，他们讲的也都有了一套理论，听起来也都很对。试验来试验去，对于我来说都不适应，真是苦死我了。最后只有来到神面前说：“主啊！我没有办法了。你说必须成为成洁，我却不能得胜。别人得胜的方法对我又没有用处。大概我是个下等料子，不配被你使用，那我活在世上还干什么呢？还有什么价值呢？要么我离开世界；要么你给我得胜的秘诀。今天我不能明白，我到天上问你去。你不叫我去，我找你去，因为我不能得胜。”

第二天早晨天还不亮，我一个人跑到东海边去，要和神呕气。那是海潮落的时候，离海水半里远的地方，我就坐在海滩上说：“神啊！今天得胜的问题，你不给我说清楚，我就不起来了，让海潮把我吞下去，也比活着好。主阿！我是来找你的，我不是自杀，我找不到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！我传福音给别人，我自己里面没有平安；叫别人成圣，我自己却不圣洁，也不能得胜；叫别人依靠你，我自己

却不会依靠你。我不是在骗人吗？”

一会儿工夫，浪潮上来了，“主啊！我不起来。”嘴里讲着不起来，水到我脚前时，我忽然站了起来，“主啊！怎么办？”喊着，喊着，水到了膝盖，就开始往后退，并且跑了起来。“主啊！怎么办？”水到了肚脐，到了胸口，“主啊！我才二十几岁，就这样死了吗？”人的立志是没有用处的。这时，水到了脖子，我没有力量再挣扎下去，就绝望的说：“主啊！你可怜我，我才二十几岁！就这样的死在海里，谁也不知道啊！”我就大声的喊，神就怜悯了我。忽然一个大浪把我推出两丈多远，我就躺在海岸边上，“主啊！怎么办？”

我正在绝望的时候，忽然主的话来了，非常清楚，满有能力的对我说：“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，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。”（罗 8:2）这一节圣经我读过很多遍，也给别人讲过很多遍，不懂得也没有经历。这时忽然亮了，满屋的黑暗被光照亮，黑暗逃避了。噢！得胜的秘诀是生命之律啊！不是叫我猛然跨过失败的台阶，一下子成为得胜、成圣的。而是借着这生命圣灵的律在我里面慢慢的吸引，渐渐的长进起来的啊！

有一次，我们在一个地方聚会，忽然风声传来说：“官方抓人来了。”当地一个教会负责人宣布说：“你们都赶紧跑吧！”说后他就跑了。有一位神的仆人，就是杨叔叔，他本来是在后面坐着，这时候他就搬着凳子到前面坐下来，动也不动，说：“弟兄啊！你走吧！你们还没有走完，我怎么好走呢？都走完以后我再走。”

就这一句话，造就了多少弟兄姊妹！有的走到门口，又转回来不走了。当地的负责人已经跑掉，一看别人都没有跑出来，也转了回来。知道了杨叔叔说的话，就认罪说：“主啊！我太不爱你，逃避十字架，不配作你的仆人，求主赦免我的罪。”都坐下来以后，平平安安，一点事情也没有。实事也真有警车开来，是路过这里，往别处去的。

如果都一盘散沙的乱跑，见证在哪里？就这一个见证、一个动作、一句话，成了教会的榜样，教会也有了路可走。认识神的人都会说，不要按着我们的意思行，要照着神的旨意行。神叫我们如何行，我们就如何行，神会负我们一切的责任。我们若不认识神的作为，就不可能在信徒面前有好的生活行为表现出来。

我蒙恩以后，很少为我的生活祷告过。那时候，在上海浦东住。生活艰苦的很！能够两天吃一顿好一些的饭就不错了。有一次，我的姊妹一个礼拜没吃一顿饱饭，她到乡村地方一个教会去聚会，后来就走不动了。“主啊！我一个礼拜没吃一顿饱饭，也没有钱买个馒头吃吃。”刚祷告完，开始走路时，脚一踢，地上露出五分硬币。正好五分钱一个大馒头。“主啊！这一个馒头不敢多吃，吃完明天就没有了。”于是就把它切成四半，一天吃四分之一的馒头。生活实在艰苦，但靠主的恩典，从来没有为生活发过愁。饿就饿，苦就苦。“主啊！只要是你的旨意，我甘心接受。”

主没有叫我饿着，也没有叫我饿死。主的恩典却越来越丰富、越来越多起来。我才明白：我们若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我们所需用的一切东西，不但给我们，还是加给我们，并且丰丰富富的，上尖下流的赐给我们，这是个事实。

有一次，我到了某地教会，那里有一个传道人，为主坐了七年监。被释放以后，他那里的教会，徒们不同心合意事奉了；讲道也不得释放；虽唱诗歌，灵里不得释放，像水泉被塞着喷不出水来。我同工们：“你们为什么聚会不得释放呢？”弟兄们说：“叔叔！你不晓得，我们的不释放难处在负责的兄身上，他很爱主，为主坐过监，因他坐监成了难处。”我说：“他坐监怎么会成为难处呢。”他们说：“他以为坐监是他的功劳，同工们的看见，他不满意。都得听他的安排。我们稍给他作个建议，他就让你们为主坐过监没有，我为主坐了七年监，你们必须听我的。”

弟兄们！他虽然坐了监，这个监坐得有价值没有价值？他的坐监成个教会中第一块牌子。这样的监有什么好处呢？他虽然为主坐了七年监，也不算背十字架，或说这个十字架背得没有价值，主耶稣不一定承认他背了十字架。

### 一、今日教会当走的道路

记得在两年前，一个作官的人找我谈话，他说：“你们只能在指定的范围内过你们信仰的生活。”当然我很不赞成，因为信仰不是我发明的，而是神给我的启示，是神的救恩，是神给我的引导。于是我对他说：“你们对中国的家庭教会为什么不放心？为什么一定要我们在限定的范围内过信仰生活？你们也明白，信仰是不受任何限制的，信仰是人生中最崇高、最神圣的。谁若限制信仰，他必定会失败。我们家庭教会是不是真信仰呢？”

他说：“你们家庭教会的基督徒，是诚实善良的公民。”我说：“你既然承认我们是诚实善良的公民，却限制我们，究竟是什么原因呢？我不明白，请你告诉我。若是你们说的合乎圣经，我愿按照你们说的去做。”

他笑一笑说：“你们家庭教会究竟有多少信徒？你跑的地方也不少，应该知道吧！”

我说：“朋友！家庭教会信徒是很多，我承认，你也承认，但到底有多少呢？我却不知道。我也不需要知道。为什么呢？因我们并不是为了发展信徒，也不是信徒多了，安排一下组织一下，使教会的势力强盛，我们并没有这样的想法。我们所信的，是根据圣经，是照主的吩咐，把福音传给万民，叫每个人都相信耶稣，不是信基督教，而是信耶稣自己。一个人只要和主耶稣建立了关系，他学会爱耶稣了，我的任务就完成了。他不是我的信徒，也不是我的势力。愿每一个人都信耶稣，这是我们的愿望，不是我们的野心，而是我们的使命和托负。”

他说：“我们总想知道你们的人数有多少？我们很奇怪，你们的人数越来越多，甚至我们无法统计。目前来说，礼拜堂做礼拜的信徒，凡受过洗的人，不管什么地方，都有名册在我们手里。因为凡受过洗的，必然报给牧师，牧师要报给我们。但你们家庭教会的信徒，受洗的人很多，可是我们一个名字也没有。我们大概估计一下，全国的信徒不少于九千万。你晓得我们党员有多少吗？”

我说：“不知道。我从来不关心政治，我只关心信仰。”他说：“老实告诉你，我们的党员只有五千多万。你想想，几十年来，我们拿着枪杆子打来打去，总共只有五千多万。而你们信耶稣的人，去这里一讲，去哪里一讲，九千多万人都跟着你们跑了，我们怎能放心你们呢？各地都成你们的人了。”

我说：“朋友！你完全领会错了，他们都是你们的好公民，哪个基督徒不听你们的话呢？若是你所管辖

的范围人人都信了耶稣，你的官就好作了。不用出办公室，你命令一公布，他们都会听你的话。”他说：“你虽然这样讲，我怎么能相信呢？”我说：“你不信我也没有办法。”

五十年代，一个夏日的早晨，我去看一位姊妹，姊妹有一个小女孩，大概四、五岁。我敲门，她在里面答应。等了有五六分钟，她把门打开。我一看，床迭得整整齐齐，床前摆一个垫子，床上摆一本圣经。我说：“对不起，姊妹，打扰你早晨灵修了。”她说：“没关系，你敲门时，我正在看圣经，还没有看完，所以让你等一会儿。”这时候，在床上的小孩突然说：“叔叔！妈妈撒谎，她刚刚起来。”姊妹非常难堪。

有一次，我在试炼中十分痛苦，几乎受不了，我就对主说：“主啊！你为什么拣选我呢？世上这么多人，有口才的人很多，有学问的人也很多，你却找着我了，叫我来跟从你。没有给我工作，没有给我恩赐，却叫我为你受苦，受逼迫。我十分绝望，死也死不了，活也活不成，你拣选我作什么呢？为什么这样苦待我？”主说：“你真受苦吗？你真冤屈吗？”主把十字架向我显明出来，主说：“我为什么上十字架？为什么流泪、流汗、流血？我有没有说一句冤屈？到底为什么呢？就是为了你。”此时，我的心窍开了，于是我跪下来，向主说：“主啊！我不配，你原谅我，你饶恕我，你是为我的缘故，受这么大的苦，我从来不懂得什么叫十字架，今天我懂得了。我没有苦处，我没有冤屈，人没有欺负我，人没有苦待我，人没有羞辱我。因为我受的苦，你已经替我受了。”

在那些苦难的日子，他们说：“你不是信耶稣吗？叫耶稣救你吧！叫耶稣给你饭吃吧！”我说：“主啊！还有你的名在前边，我还在后边，我算不得什么。主啊！你从粪堆中把我提拔起来，从尘土中把我高举起来，我哪里配呢？然后我就服下来。”心里服下来以后说：“主啊！我没有为你受苦，没有为你受冤屈，没有为你受逼迫，更谈不上为你背十字架。”为什么？因为和你的十字架比起来，我所受的算不得十字架。”主说：赦免他们，赦免谁呢？赦免那些吃过他的饼和鱼，受过他恩惠，听过他讲道的人，也可能是跟从过他的人。他们一同喊：“除掉他！钉他十字架！”若法利赛人和文士这样喊，主还能忍受，因他们本来就反对耶稣，可是群众都这样喊，难道他们是没有吃过主的饼和鱼的人吗？没有跟过他的人吗？他们都在喊：“我受你迷惑了！受你欺骗了！应当除掉你，你的信仰错了！”在这种情形下，主耶稣还说：“父啊！赦免他们吧！”这个爱何等好啊！

我们在受熬炼的时候，在受神对付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如何？我们以为是这个弟兄错了，是那个姊妹错了，有没有看见是我们自己错了呢？不是环境不好，不是别人不好，是我们的心不好；不是家庭不如意，不同心，乃是我们没有服下来。若不看见这个亮光，我说你还没有走十字架的道路，还没有真正背十字架。你没有向主祷告说：“父啊！赦免我的丈夫，赦免我的妻子，赦免我的儿女，赦免我的同工吧！”你的祷告发不出来。主说，你没有摸着十字架，还不算走十字架的道路，不在十字架的里面，罪人就不能受感动，罪人就不能得救。

我讲讲我的小女儿蒙恩的过程。我离开家为主受苦的时候，她才刚刚满月，那正是文革的时候。好些年我不在家，她长大以后，以为这样在社会上，没有地位，人看不起，就怨恨我，因我信耶稣当‘反革命’了，令她没有前途，她整天这样思想。我回到家里，心想孩子们一定会欢喜快乐，爸爸很健康地回来了，会感谢赞美主的。她不但没有感谢的心，而且有怨恨的心。“若没有你这个爸爸，我早在社会上有地位了。”她一见

我祷告，就说：“你还祷告，因你的缘故，我成了‘反革命’的子女。”她把我拉起来，也反对我读圣经。我不能跟她吵，但心里恨她：“你这个孩子这样辜负神的恩典，神叫我平安回来了，你不但不感谢神，反而反对神。神啊！你管教这个孩子吧！她太辜负你的恩典。”

从信仰上讲，她这样反对神，这样的女儿，我不要。她不是我的女儿。没有这个女儿，我还好一点，还可以自由读圣经。我恨她，不愿意见她，她也不愿意见我。在一间房子里住，怎么办呢？她下班见我就生气，把包甩在床上。饭若没有烧好，就不过来。吃完饭，也不帮妈妈做事。怎么办呢？没有办法，于是我就买了一张月票，可以乘一个月的汽车，城市里的公共汽车都可以坐，不需要再买票。下了班，我从起点乘到终点站，然后再换另一趟车，还是从起点到终点站。瞌睡了，在车上打个盹，不到晚上十点钟，我不回家。为什么？女儿还没有睡，我一回家，她会生气。我心里想：“主啊！我为什么这么苦，受这么多熬炼，坐监还不算，到家比坐监还要苦。主啊！你把她接走吧！让她下地狱去吧！我应当上天堂。她一死，我可以唱歌赞美神，弟兄姊妹来，我们可以祷告主，这多好呢？有女儿在家里，我的家像地狱一样。”

我整天这样想，这样的生活还有亮光吗？我还不承认自己的错。好几个月这样的过下去，“主啊！这日子我过不下去了。”自杀吧！当然不能自杀，我是基督徒。苦得没有办法，就祷告主。

主说：“有办法。”我说：“办法在你身上，我的方法用尽了。”主说：“有个方法你还没有用。”我说：“什么方法？”主说：“你懂不懂十字架？你是好人吗？你是属灵人吗？你怎么蒙恩得救的？你怎样认识了我，怎样为我而活着？”主怜悯我，问来问去，叫我看见，“主啊！你的十字架大爱征服了我，你舍命流血把我的罪赦免了，把我的人生改变过来，所以，我才跟从你、事奉你。”

主说：“那么她认识不认识十字架？你埋怨她不肯祷告，不肯听神的话。你跟她讲过十字架的大爱没有？她懂不懂耶稣是什么意思？她认为耶稣是迷信，祷告读经不管家里事情，她懂不懂耶稣爱她？耶稣为她钉十字架她懂不懂？”我对主说：“我没有讲过。”主说：“为什么不讲呢？”我说：“我恨她，我气她，所以讲不出这个道理。她不听我的话，我不肯讲了。”

主又在我里面问我：“那么，你听我的话吗？”我说：“主啊！我也没有听你的话，常常悖逆你，得罪你。”主说：“那么，你对她好吗？”我说：主啊！我没有对她好。我回来已经半年，没有对她说一句安慰的话，从来没有说，你这几年在家里受苦了吧？为爸爸的缘故受难为了吧？主啊！那是我的罪。”主说：“你犯了罪，得罪孩子，怎么办呢？你应当向孩子认罪。”我说：“主啊！这非常难，她是孩子，我是爸爸。她不相信你，我是你的仆人，我若向她认罪，我在家里没有威信了。”主说：“认罪还讲威信？认罪还讲地位？若讲地位，我不到地上来了，不用生在马槽里，我是神的儿子，还没有威信吗？”

主的图画一幕幕显出来，我忍受不住时，向主祷告说：“主啊！是我有罪了。我没有爱心，有恨她的心，有咒诅她的心，这不是你的爱，这不是你的救恩。我愿意向孩子认罪。”

到了晚上，我回去很早，她一看见我，显出生气的样子，吃完饭她坐到旁边去了。我说：“孩子，你过来。”她说：“过来作什么？是受你训吗？我才不受训。”我说：“你坐好。”她说：“不坐。”我说：“我不讲什么话，爸爸今天向你道歉，向你认罪。”她很奇怪：“你讲什么？爸爸，向我认什么罪？你是讽刺我吧！”我说：“不是。爸爸回来半年了，没有体会你的心情，没有说一句安慰的话，你因爸爸的缘故受了很多委屈，因成份关系，社会上人看不起你，教师看不起你，人生没有前途，都怨爸爸，爸爸真对不起你，我没有任何话讲，这半年多一直争吵，都是怨爸爸。孩子，你原谅我吧！”

我一认罪，一流泪的时候，她不说话了。我哭着对她说：“真是爸爸对不起你，伤了你的心，请你原谅我。”我并没有讲耶稣的问题，只讲我对不起她。她站起来说：“爸爸，我也有错。”我还没有传福音给她，她就服下来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她说：“爸爸！你那么专心看你的书，吃饭都在看，这本书这么好，能不能给我看看。”她也愿意看圣经了。“爸爸！这是什么意思？你能不能给我讲讲。”我一唱歌，“她问，爸爸！你唱的是什么歌？这么好听，社会上听不到这样的歌，我也愿意学学。”她的心转过来了。

又过了两个多礼拜，有一天，她到一个同学家里，同学家里的人都是信主的，每个礼拜六晚上家庭聚会，读经祷告。她去了，不好意思离开。于是就坐下来，听同学的父亲谈主的话。正谈到约翰福音第三章重生的问题，她还没听完，就大哭起来。痛哭认罪，两个多小时没有起来。到十点多才爬起来。洗完脸说：“伯伯！我回去了。我要向爸爸妈妈认罪。”

从那天开始，她完全改变了。一下班，将包一放：“妈妈，你休息吧！让我来烧饭，让我来洗衣服。”早晨祷告，她说：“爸爸！我们在一起祷告好不好？让我学学祷告。”这是我亲身经历的真正光景。是环境不好吗？是别人不好吗？若是这样，就永远不能把主的救恩流露出去，也没有真实的见证在人面前。

我认识一位元老的弟兄，他服事主已经六十多年。我问他：“老弟兄！这六十多年的服事，你一定经验丰富吧？能不能把你服事主的秘诀和我交通一下，叫我寻得一个正确的路。”他说：“我没有任何秘诀，没有任何经验，只有三个字，就是十字架。这是我多年来的经历，离开十字架，我们就不知道如何与神发生关系。”这样看来，我们若离开了十字架，生命怎能长进？怎能从生命里经历神的恩典？恐怕用道理、用知识我们就说不清楚。倘若我们追求恩赐，可能很有能力，能医病赶鬼；也能有先知讲道之能，若没有十字架，讲过之后，行过神迹奇事之后，我们里面还是空得很！还是摸不着主。甚至恩赐越大，后来越感到空虚，就倒下去了，这样的人真不少。

我小的时候，有一次，我看到处决一个犯人，他犯了什么罪我不知道。犯人只有二十八岁，被绑着游街，他还大声喊着说：“我不怕死，二十八年后，又是一条好汉。”他能不能转世？肯定不能。那不过是英雄临死时发出的喊声。但是一个有主耶稣基督生命的人，却是不同。他们只能杀身体，却不能杀灵魂。倘若我们为主殉道，我们深信必到主那里得荣耀的冠冕。这是信心，是生命的认识，因主借着十字架把生命显明出来了。但世上的智慧人不能理解，他们怎能理解呢？认为人只有一死，一死就完了。从亚当到现在，除基督之外，谁能胜过死呢？君王、将军、富户、智能人，谁不怕死呢？唯有基督徒能对死付之一笑，为信仰而死，真感谢赞美主！真是荣耀！在临死时没有挣扎，也没有痛苦的感觉。

我曾见过好几位基督徒临死时的情形，包括我的父亲和母亲。他们在临终前，知道自己见主面的时候到了，所以没有挣扎，没有难过。一天早晨，我的父亲坐在门前读圣经，读完一段之后，脸往前一伏，就这样走了。那时，我的姊妹端一碗鸡蛋茶叫他喝，他却没有反应。姊妹对母亲说：“茶快凉了，让爸爸喝完茶后再看圣经。”母亲喊他，还是没有反应，用手一推，他就倒在地上。一摸脉搏，才知道他的灵魂已经平平安安地走了。

他死了之后，隔壁的一位老大伯，从前心里十分刚硬，怎么也不肯信耶稣。当他看到我的父亲就这样走时，临死这样平安，没有痛苦，也没有疾病，十分平安地走了。他想，这怎么可能？谁死之前不挣扎呢？看

来耶稣是真的，因为这个缘故，这位老大伯也信了耶稣。

有一天，我仔细省察自己，一天之内数点一下，在我里面，私心杂念竟有七十多次来袭击我。做梦时它来了，我没有办法。“主啊！它又来扰乱我，主你怜悯我。”一仰望主，它马上就逃跑了，于是就平静了。可是过了一会儿它又来了，我再仰望主，它又逃跑了。一天之内有七十次它来试探我，却没有把我打倒。反而我更加有力量胜过它了。

前年灵恩派中最活跃的同工来找我，我问他：“找我作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我来请你到我们中间去。”我说：“我也不会蹦，不会跳，更不会讲方言，叫我去干什么？”他说：“不是的，你给我们讲讲生命之道。”我说：“为什么呢？”他说：“我们没有路可以走了。”我说：“你们四个轮子跑还没有路吗？我两条腿撵不上你们。”他说：“现在我们不讲方言了。为什么呢？那是个潮流，这一波过去了，蹦不起来了，没有路了。”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没有活在生命里面。当然我没有答应他们，因主的时候还不到。说明他们里面摸不着路，一阵风过去了。

有一次，外边一个传道人到他们当中去了，对他们说：“我这里有五百万元钱，谁肯到新疆传福音，建立一个教会，工资增加五十块。”结果有三十个人报名要去，工作不要了，事业放弃了，去传福音。传了二个月，没有果效，因为没有主的同在。他们想法子说：“谁肯信耶稣，一个月给他八十块。”一下子就有七十多人信了耶稣。这些人不是信耶稣，而是信那八十块钱。没多久，五百万元发完后，因为没有钱的缘故，聚会点上的人，今天少十个，明天少十个，最后没有人聚会了。他们因为没有了聚会点，工资也拿不到手，只好偷偷地回到家乡，最后被人知道，又被公开登载出来。这是基督徒吗？这是传福音的方法吗？那是外边的东西，再热心也没有用处。他们是为金钱，是为组织。我们的事奉却不能如此。

我神学毕业之后，神把我放在南京一个小教会里。我去之后，我的老师说：“我叫你来，是看你太年轻了，没有礼拜堂请你，所以让你来学习学习。我不让你讲道，为什么呢？没有机会。我们一共一百五十个信徒，现在有三个牧师，还有两个长老，所以轮不到你。”我问：“那我干什么呢？”老师说：“师母孩子很多，整天忙得很，你去帮帮师母的忙吧！”我心里想：“我是神学毕业，你却叫我作家务事？”但老师讲了，自己还不好意思，便答应了。我又想：最多十天八天，就会叫我讲道的。结果一个月没有消息，二个月老师也不喊我，礼拜天走礼拜有我的份，上讲台却没有我的份。我心里十分难过，读了好几年神学，老师却叫我抱孩子，做家务。做到哪一天我也不知道。

几个月过去了，我心里埋怨：“我的才干都埋没了，老师！你怎么这样糊涂？你是我的老师，能不知道我的雄心壮志吗？你用这种方法培养我，太糊涂了。”

有一天，我正帮师母烧饭，师母在烧菜。烧火的时候，我还在哭：“我神学毕业，却叫我烧火？”师母看见了，说：“你哭什么？叫你烧火是难为你了吗？不愿烧就不烧。”我说：“师娘，我没有哭，是烟呛的。”刚刚讲完，老师回来了，对我说：“小弟兄，明天礼拜六，在菜园里有个小家庭聚会，我没有时间去，你能不能替我？”我说：“可以。”为什么？不管会大也好，会小也好，总算能讲道了。老师走后，我说：“师娘！”

我明天要去讲道，你得放我半天假，我预备一下。”师娘说：“讲道还要预备？那你去吧！”到了自己房间，打开圣经，找出题目。怎样讲呢？讲什么见证呢？翻参考书，写讲章。第二天，我带着写好的讲章，去参加这个聚会。

到了菜园，我一看，共有十二个信徒，都是菜农。他们文化很低，都是种菜的。我开始讲道，什么题目？第一段是什么意思？第二段是什么意思？讲得很有劲，讲了一个多小时。听的人低着头，眼睛闭着。讲完之后，我坐下来，旁边有一个老姊妹。我问她说：“老姊妹，听得怎么样？”她没精打采地说：“一句也不懂得。”我的心冰冷得很！心想：“我费这么大劲，预备了半天，结果她们一句也不懂得。”这群信徒真是没有程度。但是在我的里面有感觉说：“你讲的什么道？连菜农都听不懂，你还传什么福音？”于是我稍微服下来一点，也不想再上讲台了。我是不行了，我的料子是个烧火的料子，这样一个月又过去了。

一天，老师又来了，说：“小弟兄，明天下午那个小家庭聚会，我没有空，你再替我一次吧！”我说：“老师！我能吗？”老师说：“能。不能就练习练习。”他走了。师娘说：“今天不用你烧火了，去预备吧！”我到屋里跪下祷告：“我预备什么呢？明天我讲什么呢？神哪！我没有话讲，你告诉我吧！”当我真正谦卑下来，倒空自己的时候，主说：“可以讲。”我说：“讲什么呢？”主回答我说：“就把你神学毕业后，来烧火、抱孩子的事讲给他们听听。”我说：“这怎么能讲呢？”主说：“把这个经历讲讲就够了。”我说：“我就试试看吧！如果不行，下次请我，我也不来了。”

于是我就去了，在聚会中我就讲自己如何神学毕业，如何雄心大志，神却不用我。老师叫我帮师娘做家务，我还不甘心……。还没讲完，一个老姊妹便哭起来，原来她和媳妇争执，嫌媳妇家务做的少，自己做的多。她哭着说：“弟兄神学毕业还来洗碗、抱孩子……我算什么，却不能容让媳妇。”她一认罪，其它的姊妹也开始认罪，结果十八个人有八个都哭起来了。这时，我才明白，不是道理能够牧养人，乃是生命经历才能喂养人，我所讲的碰着她的经历了。神怎样对付我，怎样拆毁我里面的东西，她里面也转变了。这是我永远不能忘的经历。

我在年轻的时候，读到民数记时曾发疑问：“像摩西这么大的人物，一点本事也没有，没有自信；一有问题，便向神哭泣，哭上一顿。神说：“你要如此如此的说……。”他便如此的说。用这样的方法带领百姓，这不是太愚笨了吗？你是王子，能没有学问吗？能没有本事吗？不懂历史吗？为何光会到神面前哭呢？”神也愿意叫他哭，一哭，方法就来了。我看了之后，心里很不赞成。因那时我还没有重生，等重生之后，才知道自己太愚昧了。人的智慧和聪明在神的工作上是行不通的。

是的，神要使用一个人，必要先把他的旧造拆毁。拆毁旧造是借着十字架。十字架不是光赦免我们的罪，给我们新生命，这是最初的时候，然后他要在我们身上作拆毁的工作。怎么拆毁呢？各人的细节不同。神也许拆毁我们的雄心大志；拆毁我们要作大传道人的心志；对付我们的私欲；除去我们各人不正确的看法等等，对各人的拆毁各有不同。

一九八九年时，同工们为某些道理发生了误解，他们就开大会控诉我。我听见之后真是伤心：“主啊！这些弟兄我认识，也有交通，我很爱他们，怎么今天这个声音发出来呢？‘打倒某某人，叫他永远不能出门传道，永世不得翻身。’这是红卫兵的口号，传道人竟然也喊出来了。喊的是打倒弟兄，我怎能不伤心呢？”

神哪！你怎么不管呢！怎会有这样的情况临到我呢？”我难过得很！不能胜过临到我的这些事。直到有一天，神对我说：“你觉得冤屈吗？”我说：“我真冤屈。”主说：“他们说错了吗？”我说：“是的。”主说：“真说错了吗？你可晓得，你是什么人？你是义人还是罪人？”我说：“我不敢说。”主说：“那么你不是义人，就是罪人。他们讲的你忍受不下去了，你晓得吗？他们说你的话，与你的罪恶、你的败坏、你的愚昧和可怜相比，连万分之一也没有。”

主的话一来，我里面忽然亮了：“主啊！我不敢说冤屈了，弟兄没有喊错。话语虽说错了，可能心没有错，是为真理而争战。”神晓得我，他赦免我一切的过犯。我还埋怨弟兄、埋怨同工们吗？“主啊！你怜悯他们吧！若他们真喊错了。求你用宝血遮盖他们。让他们在你面前有一个无亏的良心吧！”每逢想到那些声音，“神哪！感谢赞美你！他们不是辱骂我，不是毁谤我，而是提醒我，叫我谨慎小心，谦谦卑卑地事奉你，不能随随便便的把真理讲错了。”我没有叫人靠恩典犯罪，我里面很平安。救恩是有保证的，人可以软弱，但软弱之后要悔改，神也会怜悯他。真正有生命的人，若是犯了罪，神不会不管教他的。

过了几个月，喊口号最响的，控诉我的那个弟兄突然来到我的家。我听到门铃声，姊妹开了门，他却不肯进来。姊妹说：“你进来吧！怎么不敢进来呢？”他说：“恐怕叔叔不接待我。”姊妹说：“你放心吧！叔叔昼夜等待着你。你白天来，白天接待你；夜里来，夜里接待你。他整天为你忧伤难过，眼睛都哭肿了。”他没有话说，只好进来了。

我从楼上下来，看见他就说：“亲爱的弟兄，你回来了。”他流着泪说：“叔叔！你为何这样说呢？我喊你异端，你却喊我亲爱的弟兄，叫我的良心受不了。我错了，向你认罪来了。”我说：“不要向我认罪，弟兄和睦，你应该来到神面前就够了。”我们一同跪下祷告，从此又恢复了交通。

一九九零年冬天，主差遣我去东北，神的旨意很清楚。因此，我就去了。在火车上我祷告主，说：“主阿！东北我从来没有去过，那边教会什么样，我也不了解，信徒生命程度也不清楚，我去给他们讲什么信息呢？神很清楚地说：“不让你讲什么，不让你说什么。”我说：“主啊！你叫我去，却不叫我说，不让我讲，难道让我当哑巴不成？”圣灵说：“我是叫你学习顺服。”我明白了，不叫我讲，不叫我说什么，是要我受苦，我又软弱了。

到了哈尔滨，一看接我的弟兄没有来，我就对神说：“主啊！不是我不去，他没来接我，对不起，我买票回去吧！”刚到售票口，那位接我的弟兄来了，他说：“找了半天，你到哪里去了？”我心想：“这一次完了。”弟兄说：“你不要买票，我替你买票，到聚会地方去。但我先走，你到某地方等我。”我就找个旅馆住下来，三天不出门，也没有心吃饭。服务员说：“你这人怎么不吃饭呢？若身体不好找医生看看。”我说：“没事，我身体很好。”我的里面在交战，我对主说：“地方是找到了，主啊！你不叫我讲，不叫我说，叫我学顺服。这一顺服，说不定又得坐监，就无法再往前走了。”可是能不走吗？三天过去了，同工们都等着聚会。你还不来吗？我闷闷不乐地背个包来到车站，正好弟兄来接我。他说：“我接了两趟，接不到你。你到哪里去了？”我说：“我藏起来了，所以你找不到我。”

能藏得住吗？像约拿还藏不住，我这样能藏得住吗？我们就一起往聚会地方去。聚会地方是在山那边的一个小村子，大约有十八里路。我问：“弟兄，那个地方叫什么名字？”他说：“磨刀石。”一听‘磨刀石’三个字，我的心咚咚直跳，不想再走了。我走的很慢，弟兄说：“你是不是累了？我扶你一把。”我说：“不

用了。”那时我心里想，走得越快，越是早一点受苦。

到了聚会地方，同工们已经到了。我们在屋里商量，决定明天上午开始聚会。我说：“弟兄们哪！明天上午聚会的时候，你们不要让我讲。”他们说：“那怎么能行？我们是叫你来讲道的。”我说：“主不叫我讲，你们先作见证好了。如果我有感动，我就讲；若没有感动，我听你们讲好了。”他们说：“那样可不行。”我们正在争执不下的时候忽然院子里有陌生人讲话：“你们是从哪里来的，这么多人？还用大锅烧饭，都到院子里来！”我说：“弟兄们！还叫我讲吗？”他们都不作声了。不一会儿，一个公安人员进来，说：“你们在这里作什么？出来！都到院子里去。”七、八十个人都站在院子中，公安人员就这样的审查我们多半夜。到了后半夜，把我们都送到监狱里去了。刚进监狱的门，我正一脚门里，一脚门外，忽然主的话对我说：“孩子！放心，我与你同在。”这话一来，我里面满了平安和喜乐。“主啊！我感谢赞美你！你没有忘记我，你叫我顺服，叫我来坐监，你与我同在，真是好得无比，我真是欢喜快乐。不然，我就愁苦了。倘若在东北判我几年，这么远，家人不能来，天这么冷，冻也把我冻死了。”可是主的话一来，我里面平安了。

同在狱中的有一个年轻人，才二十六岁，却已经六次入狱。什么罪呢？他总爱偷别人的东西。他的妈妈是干部，他又很会讲话，他偷一次，被抓一次，结果关几个月，便释放了。释放之后，他还是仍旧犯罪。这是他第六次进监狱。他的家里很富足，却仍然偷窃，这是罪的习性。他问我：“老先生，你犯什么罪了？”我说：“我没有犯法，只因为信耶稣。”我就将耶稣的救恩讲给他听，他听了之后，一夜没有睡好，主的话把他抓住，他就认罪悔改了。天亮了，他起来对我说：“老先生！我犯病了，光想笑，不再忧愁，也不再恨谁了。”我说：“小弟弟！真为你高兴，耶稣救了你，你已经得新生命了。”

吃过早饭，他便大声嚷嚷，要求提审他，说要交待罪行。监狱长说：“我不相信你，你是想逃跑。”他说：“不是的，我已经认识我的罪了。”于是他被提出去。他毫不隐瞒，承认自己的罪。两个多小时之后，他回来了。一进牢门，监狱长说：“你们要向他学习，他想通了，今天他将全部罪都交待出来了，按他所犯的罪，应该加刑，但我们体现‘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’的政策，这次就不定他的罪，今天就释放他。”他欢欢喜喜地出狱了。

他走之后，我在想，到底他是否真的悔改了？是不是又在玩花招，骗审判官呢？我出狱之后，就写信给当地教会的同工，询问这个青年人的消息。他们写信告诉我说：“现在这个年轻人完全转变了，已经愿意跟从主，为主传福音。他自己回到家里之后，还了以前的罪账。曾偷了谁的东西，都还给人家。他曾偷了一个工厂的铜，因还不起人家，就愿意白白作工，以此赏还。那位厂长说：你既然认了罪，也坐了监，就算了吧！以后不要再偷就可以了。他还了七、八天的罪账，然后对他妈妈说：‘妈妈！我要跟从耶稣走，因主耶稣救了我。’”至今，他还在东北传福音。这是真实的见证。

是监狱能改变一个人，还是传福音能改变人？真正传福音的人，是何等的有价值啊！我们不以强权征服人，不以口才说服人，只把主的救恩传给他，把十字架传给他，他的人生就完全改变了。这个年轻人先后被关了六次，罪性并没有改变，可是听到福音，认罪悔改之后，他完全转变过来，不但不再偷，而且偷了谁的东西，还赔赏人家。这种生命的改变难道是假的吗？难道是唯心作用吗？我们作这样工作，能没有价值吗？作真正的传道人比任何人都有价值，比当宰相、当政治家还要有价值。

过了几天，他们提审我，说：“是谁叫你来的？”我说：“耶稣叫我来的。”又问：“哪个耶稣？”我说：“就是我信的耶稣基督。”又问：“他在哪里？”我说：“他在天上，也在我心里。”又说：“叫你来干什么？”我说：“叫我来坐监。”他说：“你这么老实，叫你来坐监？”我说：“因他是主，我是人，我不能不听他的话，我是他的仆人。”他说：“噢！这么老实，怪不得耶稣要你，你太老实了。若是调皮的人，享福可以，坐监却不行，耶稣真找着好人了。”我说：“我不够好。”他又问：“那么，耶稣叫你来坐几个月？坐几年监？”我说：“耶稣还没有告诉我，但我相信有他的时间。他的时候到了，你们不能多关我一天。时候不到，你们也不能少关我一天。”他说：“真的吗？我关你二十年，看耶稣能不能救你？”于是又把我放进监房去了。

我心里想：“他说要关我二十年，他的话算数吗？主啊！你叫我学顺服，叫我来坐监，多少天我也不知道。主啊！是不是不能出去了？”头几天，我在默想圣经，一卷一卷地默想，创世记、出埃及、民数记……。想到小先知书，想了一天，只有十一个小先知，从何西阿到玛拉基书共有几卷书？共有十二卷书。我还读了几年神学，怎会不懂得？可是左思右想只想到十一个。我真是愚昧，却忘记了。只好认罪，“主啊！我太不用功了。”到了第二天早晨，我起来祷告，正祷告的时候，主的话来了：“……约拿在鱼腹里三天三夜。耶和华吩咐鱼，鱼就把约拿吐到旱地上。”（拿 1:17；2:10）这个故事许多人熟悉，可我却把约拿书忘记了。于是我想，也许三天之后，我会得到自由。三天三夜，主啊！感谢赞美你！今天、明天、后天，大后天我就可以离开监狱了。谁知道这是肉体的感觉，为什么？爱自己过到爱主了。

三天过去了，第四天早晨，我大声赞美主，今天我要出狱了。谁知天亮了，一上午喊了六、七个人，却没有人喊我。“主啊！三天半了，你怎么讲话不算数？快到吃中午饭的时候，你误点了吧？”可是主没有回应。到下午四点钟，又喊了几个人，可还是没有我。我又想：“这话不是我想的，若是我想的，整整一天，约拿的事我能想不起来吗？主啊！是你对我说的。约拿三天三夜，现在已经第四天了。主啊！你已误事了。”但主在我里面说：“我从来没有误过你的事情。”我说：“主啊！你今天可是误事了。”主说：“我不会误事。”

我正在和主辩论的时候，忽然牢门响了，一人对我说：“你出来。”我一看，不是审判长提我，而是监狱长提审我，我明白了。这次不但不能出去，而且要倒楣了，为什么？一般监狱长提犯人，要问监狱的情况，这个犯人怎样，那个犯人如何？有没有发牢骚，说怪话。我明白不能讲，为什么？因犯人们知道我被提出去了，犯人若受罚，肯定说我汇报他了，那么我的日子可不好过了，日夜也不得安宁。于是我抱定宗旨决不讲监房的事情，即使你打我，我也不讲。但监狱长坐下来，没有问那些事情，只是问我：“你家里几个孩子？”我说：“三个。”又问：“都有工作了吧？”我说：“是的。”又问：“他们都信耶稣吗？”我说：“是的。”又问：“信耶稣作什么呢？是不是上天堂？”我说：“是的。”又说：“那不是挺好吗！孩子都信，都上天堂。那么这样吧！你准备先上天堂等着他们，然后他们也会去。”

我一听他说这话，心里想：“主啊！这次我不但出不去，还叫我先上天堂，这不是先送我的命吗？主啊！这话是真的吗？这是人讲的话，是监狱长讲的话。”

于是我就问：“所长！这个案子你们如何处理呢？”他叹了口气：“你们信耶稣的人真不知天高地厚，不让你们聚会，你们偏要聚会，闯大祸了，我也帮不上你们的忙。本来聚会也没有坏处，管教你们一下就算了。你呢！这么远跑到这里来，到山沟里来搞聚会，因此，要判你两年劳教，叫你到大兴安岭去。平时那里零下五十度，好好冻冻你。另外你们这些人，有的人判一年，有的是半年，最少是三个月。本来已经处理好了，决定要宣布。真是不巧，你们没有烧好香，耶稣不保佑你们。这时，公安厅来电话，关于你们的案子，不许

地区和县过问，直接有他们来处理你们的案子。你明白吗？省里来直接处理你们的问题，这可不是小问题，说不定判你十年、八年，也许叫你先上天堂去，因你跑那么远到这儿来搞宗教活动。不过，你放心好了，孩子们都信耶稣，你早去等着孩子们，不是更好吗？你到监房里要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。”

所长这样一说，我心里非常的乱，向主说：“主啊！这回我可完了。你说三天，也许三年也不会出去的。大兴安岭冷到零下五十度，我怎么受得了？况且我只穿一件薄棉裤，他们又不会给我棉裤穿。”我十分害怕：“神哪！你熬炼我这么多年，如今却叫我冻死吗？主啊！你怎么这样残忍？跟从你这么苦，我不跟从你了，即使种田我也能过安乐日子。”那时我真是软弱，这样向主发怨言。无论发怨言也好，顺服也好，主不管，主有他的旨意。因为出不去了，所以，我也不想三天三夜了。以前圣经我很熟悉，为什么想不起约拿呢？不管怎样，不想它了。反正过去了，因此也把日子忘了。

神的话能不算数吗？神的话安定在天，一点一划都要应验。人的思想不能理解神的话。我是这样想的，三天一过，我就可以出去了。但神所指的日子，并不是这样。整整过了三个礼拜天，我便出来了。我是主日进去的，到第四个主日的早晨，七点三刻的时候，忽然铁门开了。一个人进来说：“那个老基督徒呢？把你的东西拿着，出来！叫你回上海去了！”我一听，是对我讲的。当然我很高兴，但转念一想，不可能吧？公安厅还没有调查我，还没有判我的刑，就让我走吗？我一听不错，是叫我的名字。于是我把东西拿起来往外走，刚到门口，主的话来了：“约拿三日三夜在鱼腹里。耶和華吩咐鱼，鱼就把约拿吐到旱地上。”忽然我里面亮了，三天三夜，不是我想象中的三天，而是三个主日。如果没有这次经历，我便不认识神就是真神，他的话是永不更改的。

人虽可以定规，若不是神的旨意，人却不能实行，因权柄是在神的手里。另外，神之所以造就我，因我的旧生命没有死透。神熬炼我那么多年，我还是怕死，还怕人生完了。为什么呢？因我还有雄心壮志，想被主大用一番，作大传道人，真是可怜！经过神的熬炼造就，我只能说：“主啊！我不配被你使用，即使你叫我死，也应当，找却不配为你死。倘若你叫我为你受苦，叫我坐一辈子监牢，我更不配。我蒙你那么大的恩典，我为你坐监也不配。”从那时开始，我的心才服下来，说：“我的命算不得什么，神的旨意安定在天，人真是虚空的。”果然，我平平安安的、顺顺利利的、光光荣荣地回到自己的家乡，这是主成就的旨意。

有一次，一个弟兄犯了第七条诫命，就是淫乱的罪。同工们都知道，他们讨论要开除他，公开宣布他。这时正好我去了，我说：“你们把弟兄找来。”当时有六个同工在讨论这个事情，那位犯罪的弟兄来了。我问：“弟兄！你有这个软弱吗？”弟兄说：“是的，我有这个软弱，失败了。”我说：“你是怎么认识的？”弟兄说：“我向主认罪，向我的妻子认罪，向那个姊妹也认罪。若教会看我不应该当同工，公开宣布，我也没有怨言。即使不宣布，我也愿意退出主的圣工，自己省察，至少半年，我在家里多祷告，你们如何决定，我没有任何意见，愿意接受。”

我听他这样诚恳地认罪，就对同工们说：“我建议从现在起，弟兄的问题不要再提了，除了你们六个人之外，不要再宣布出去。他向神已经彻底认罪悔改，向人也有悔改的行动，不应当再用你们的办法。以为自己的团体神圣得了不起，不需要这个，不需要那个了。我劝你们用爱心对待弟兄吧！”

他们也谦卑的接纳了我的建议，就接纳这位弟兄。结果这位弟兄以后成为最爱主、最忠心事奉主的弟兄，直到现在。若当初把他宣布开除了，结果怎么样，不知道。若他灰心就完了，若不服气，另外再拉一些人，

搞一个小聚会，教会就分裂了。分裂容易，合起来就难了。所以我们在处理问题的时候，一定要在生命的里面，不能光凭制度、规矩、道理，这样有时反而把肢体置于死地。

有一次，一个作官的人找我谈话，他说：“我真是不明白，你们是如何传道的？竟发展得如此快。哪里控制的越紧，逼迫的越厉害，信的人反而越多。这是什么道理？我却不明白。”我说：“这个奥秘连我也不能参透，这就是生生不息的生命。你们的压力越大，越是复兴。这不是道理，不是宗教，而是生命。你们不能把生命压下去。若是我们怕背十字架，生命就不能释放出来。若逃避十字架，我们身上就没有真正活的见证。”

是的，我们若不受一些熬炼，不勉强我们背十字架，我们就不愿意背十字架。北方一个老姊妹，对十字架是这样解释的：“十字架，远看真可怕，近看没办法，可是背起来，并没啥。”什么意思？十字架看起来似乎可怕，可是临到我时，不背不行，没有办法。但背起来后并不重，没什么了不起。这是她的经历。她的话真成了属灵格言。甘心乐意背十字架的人，并没有几个，都是勉强的。一勉强不要紧，乐意跟从主；愿意作天国门徒；愿意受逼迫、受辱骂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生命的宝贝。

有一次，我们劳改队的干部宣布：“明天休息一天，你们可以洗洗衣服。”我想：“好机会来了，我也没什么衣服可洗，正好趁此机会悄悄地看看圣经。”这是姊妹暗地里送了一本小圣经给我，不敢叫人发现，若被发现，是要加刑的。我跑到一个麦场中，麦草垛很高，周围没有人，我在那儿看我最心爱的圣经。刚刚开始读，一章还没有读完，突然一只警犬跑过来。此时，我非常害怕，也很紧张，因为必定有干部在后边跟着。于是我匆忙把圣经藏起来，还没有藏好，队长已经到跟前了。我心想：这次肯定要被加刑了。他却微微一笑：“不要怕，把书藏好。今天我告诉你，只有我一人知道。说句实在话，我佩服你们基督徒，你们这些为信仰而坐监的人，是最高尚、最神圣的。外边虽然我们管教你们，但良心里我们是佩服你们基督徒的，你们是因信仰而坐监。”我心里在想：“他是在讥笑我吗？”他又接着说：“你放心！今天没有第二个人看见，只有我一人知道，你把书藏好。若是想看，就偷偷地看，不要叫别人发现。若别人报告了，我不得不处理你，因为政策的缘故。你若有什么难处，告诉我。但是，若有人在跟前，你不要讲，只有我一人时，你告诉我，我一定尽力帮你的忙。”我在想：“这是队长吗？他是不是假基督徒呢？他是党员，为什么他这样对我讲呢？我明白了，他知道我是为什么来受苦。他是从良心里佩服基督徒比他们高尚。为着信仰受苦是神圣的，是高尚的。”

我们作囚犯是很苦，按人看很羞辱，但他们从良心里说：“这是好人，不是坏人。”就地位说：“他是队长，我是犯人，差得太远了。”可是，他却说我比他高尚，因此，为主受苦并不是羞辱，而是荣耀。假若我不来坐监，他也不晓得我的信仰。他们以为信耶稣是迷信，是落后思想，是唯心主义……。我在这里不可能传福音吧？不可能聚会吧？不可能公开祷告，更不可能公开读圣经，只能偷偷地看圣经。若被发现，这就是我的罪名。要加刑、要开批斗会。哪晓得队长会这样说呢？他从良心里说：“我是为义而受苦的，不是因犯罪而受苦的。我比他强、比他高尚。”哪里高尚呢？是生命高尚，不是我的思想高尚。可是生命的实际他却并没有。因有主耶稣与我同在，我不怕坐监。你训我、骂我，我默默无声，也不恨你。你叫我干活，我照样干活，我也不去论断别人是非。他里面有感觉了，这是什么人呢？为什么这样听话？不怨天忧人，不发牢骚，而且高高兴兴地干活。他为什么坐监呢？为信耶稣。若是没有耶稣、没有神，他为何有这样表现呢？他才发现，神真伟大！

文革时期，我第二次为主受苦。在一九七七年三月的一天，我的监房忽然进来三个地方干部，一个是地委书记，一个是教育局长，还有一个是宣传部长。那个教育局长是满脑子的马列主义，到监狱后四天不吃饭。不是他们不给他吃，而是他不肯吃。他想要马列著作，而且以绝食抗争，已绝食四天了。本来这里不准有别的书，只有毛选，连报纸都不准看。他要马列著作怎么可能呢？最后管教干部没有办法，只好给他一套马列著作，共十六卷。他在我右边坐着，书摆在旁边。我不理睬他，因我是不看马列著作的。过了两天，他对我说：“你看这些书吗？”我说：“不看。”他说：“看看吧！开卷有益嘛！”我说：“开你的卷，看你的书没有益处。”我不客气地告诉他，说：“圣经我可以看，但看你马列著作作什么？我是基督徒。”他每天劝我，并且诚恳地说：“这些书是因你的缘故才拿进来的，因队长给我的任务是要叫你能看，你翻一翻好不好？若是不看，我也不能再看了。若没有马列著作，我的生活十分枯燥，饭也吃不下，觉也睡不着。”

我心里再想：我是否可以帮他的忙呢？于是祷告主。主对我说：“凡物都是洁净的，外边的东西并不能污秽里面的。”我明白了。用了两个月的时间，我把十六卷马列著作看了一遍半。我发现其中有圣经的话，这样我可以读到圣经了。从此我们接近了一些，可是他谈的是马列主义，我谈的是圣经。他并不相信圣经，我也不信马列主义。

有一天，吃过中午饭，他坐着自言自语地说：“耶稣真伟大啊！”我说：“你怎么如此说呢？你不是反对耶稣的吗？”他说：“我在想，我当局长的时候，我们地区有许多信耶稣的人，我派了第三批干部下去，想改变这些人，叫他们放弃信仰，可是他们却办不到，没有一个人肯放弃信仰。因此，全都扫兴而回。“信耶稣的人有什么厉害的呢？我就不信压不下去。”于是我就下去蹲点，而且写了保证，若是我不能把他们压下去，局长就不干了。

我就带人下去到各县，抓了许多信耶稣的人，一夜工夫就抓了八百多人。我绞尽脑汁，用尽了办法，几乎把她们要打死，可是他们始终不肯放弃信仰。我转念又想：“她们并不是坏人哪！而且是诚实善良的农民。在困苦的日子，他们的小孩拾一块番薯还要交给生产队。世上哪有这样的人呢？因此，我宁可不作局长，就是去当农民，也不再迫害基督徒了。”

从前，他为了反对信主的人，曾把圣经读了十七遍。弟兄姊妹！你们读了几遍圣经？后来他被贬为副局长，他给我讲了这段过程。然后说：“我们共产主义却没有把人带到这个地步，那些信耶稣的老年人，并没有出过门，宁愿挨打，始终不肯放弃信仰。所以，信耶稣的人真是了不起。耶稣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耶稣有能力。”我告诉他，这就是生命的能力。她们肉体虽然是受了痛苦，但是却不愿否认耶稣，还要信耶稣。这不是教条信仰，不是宗教仪式，乃是生命的变化。她们知道，若今天我否认主，将来我怎能见主的面呢？

那个时候，按人看什么都没有了，没有礼拜堂了，没有聚会地方了，也不能与信主的弟兄姊妹见面，更不能见到传道的人。但是生命在里面，压力越大，生命的力量越强。外边越是逼迫、压榨，越是显出真实的信仰。这不单是信仰，而是还有生命的能力。若经过逼迫患难，怎能认识到他的信仰是真的？怎能使逼迫他们的人发现，这不是道理，不是宗教迷信，更不是唯心主义，而是真实的生命。

后来，这位局长真正悔改信了耶稣。信主之后，主怜悯他，他被释放了。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事情。这说明什么呢？是生命的真实和伟大。

一九五六年，我住在苏州。我的隔壁住了一个大学教授，是基督徒。那年除夕之夜，他走到院子里时，

一不小心，将牙磕掉了一个。按人看来，明天大年初一，今天却把牙磕掉了，这不是太倒楣了吗？可是没有想到，他却说：“真是感谢赞美主，虽然门牙磕掉了，但我并没有送命，还能为主活着，这算不得什么。再者，因我没有门牙了，明天别人请客吃饭，我就不能去，可以逃避虚浮的酒席了。”这是何等不同的认识。

是的，若不经特别的遭遇，怎么证实我们的信仰是真的？不经特别的管教、造就，怎么知道主与我们同在？主什么时候听祷告呢？当我们在患难中的时候，在疾病的时候，没有指望的时候，恳切的求主。这时，主就听我们的恳求，难处就过去了。我们就能为主作见证，主真是奇妙！

好多年以前的一个冬天，我路过一个城市，临时住上一晚，第二天一早还要赶路。这是文化革命末期的时候，白天不敢露面，天亮以前要离开这里。那夜刮了一夜北风。我们几个同工一起走，刚刚出了市，便看到前面黑压压一片人。我很吃惊，天这么冷，又这么早，他们作什么呢？走近一看，原来是他们抢着弄煤，因刮风的缘故，许多煤刮到路上。我正在看的时候，圣灵说：“孩子！你看见没有，他们为一点点煤，尚且这样努力，不怕冷，不怕脏。主基督是至宝，你付什么代价为主？”从那一天起，我看到一个异像，不是外边的异像，是里面的异像。“主啊！我追求你，跟从你，真是不配，因我还不认识你啊！若认识你，无论是什么财富、什么地位、什么学问都愿意丢弃，都看作粪土，竭力向着标杆直跑。而我们却是走一步，东张西望，跑两步，嫌路太难，还要和别人比较。自爱自怜，我们是没有看见这个大的奥秘啊！”

我的一生中，害过许多大的疾病。按人看都是绝症，像脑膜炎、猩红热、恶性痢疾、霍乱恙等，但都没有经过医生的手，全部痊愈了。右手曾长过毒疮，有两位基督徒医生给我医治，当医生挖毒疮的时候，我看的很清楚，骨头成了青色。医生说：“骨头也有毒了，你忍着痛，我用刀子刮毒。”我痛得浑身的汗直流。大概要换十二次药才能完全好。真是没有想到，两个礼拜之后，我去换药，医生说：“哈利路亚！赞美主！主行奇事了。”他看到肉全部长平了。过了不久，这个医生放弃职业，到山东的耶稣家庭，在那里和弟兄姊妹一起过共同的生活，像使徒行传二章一样，整天祷告赞美事奉神。

一九八零年，我出狱后，叫我到礼拜堂去，我不肯去。于是被分到建筑单位工作。我的身体很瘦弱，还是挑石子、沙子、抬水泥板。那是冬天，每天回家，我的棉袄都湿透了。在那种情况下，圣经的亮光却不少。因此，弟兄姊妹！你不要说：“我忙得很！无法读圣经。”那是你的心错了。如果你的心是对的，你越忙，亮光越多。《晨光》这本书就是我在医院最忙的时候写出来的。

有一天，厂长派我们拉水泥板，上午必须拉完。可是工人们磨洋工，已经到十一点一刻了，还有六块没有运去，拉一块需二十分钟左右。厂长发火了，就找了一部大铁车，把剩下的六块全部装上，派二十五名工人，推的推、拉的拉。一名老工人偷懒，便叫我在后边推，可是过一座小桥的时候，却叫我站在中间扶车，正是在车轮旁边。当下坡的时候，一不小心，轮子从我脚上压过去，当时我就晕倒在地。工人们把我抬到医务室，那医生看不能医治，便把我送到医院。一拍片子，脚趾成了肉酱，骨头统统碎了。医生说：即使以后你的脚被医好，也不能再走路了。

那年我已五十岁。医生问：“你怎么作这样的工作呢？”我说：“是上边派我来的。”医生说：“你岁数这么大，身体也不行，为什么派你作这样的工作呢？等你好了之后，我建议厂长不叫你干这种活，叫你到办公室去，作抄写的工作。另外叫他们给你做一个不锈钢的拐杖。”医生先给我开了三个月假期。两个礼拜之后，

我去换药。医生解开纱布一看，就叫再去拍片子。拿回片子，医生再看，很是惊奇！他详细地问我，最后又问：“你有什么‘心眼’没有？”原来他的口音不同，是问我有什么信仰没有？我说：“我是基督徒。”他说：“怪不得，只有你们信耶稣的人才有这个奇迹出现。第一张片子上已经没有脚指头了，而另一张片子上肉全部长出来了。两个礼拜就长好是不可能的，真是奇迹！你给我讲讲耶稣吧！我要信耶稣。”他真的诚恳地信了，并保留片子要为耶稣作见证。

若是不懂得神的大能，就会问：为什么神叫我有这样的遭遇？外邦人也会讥笑：“你到礼拜堂去多好呢！一个月讲四次道，工资也比现在拿的多，为何干这样的活呢？”但是我晓得有主的美意在其中。若不然，我怎能经历这样的神迹呢！神用他的十字架压在我身上，叫我认识神的大能。我一生中经历这一切的事，不是我的信心好，而是因我软弱，神的十字架压在我身上，叫我经历各样的难处。当时我也埋怨主说：“主啊！为什么苦待我？你拣选我作什么？”神说：“我叫你经历十字架的大能，叫你看见，你身上成就的不是你的能力，不是你的信心好，不是因你虔诚，是我的十字架成就在你身上了，好证明我是又真又活的神。”

我第二次在狱中时，审判员问我：“你还信不信耶稣？”我说：“我当然要信。”审判员说：“耶稣在哪里？”我说：“耶稣在天上，也在我心里。”审判员说：“你是唯心主义，你是造谣撞骗。”我对他说：“你要不要听？”他就允许我说见证。当我讲见证的时候，有两个人记录，我一直讲了三天半。结果把我关起来，有两年半没有提审我。

之后又提审我，到了法庭，那个审判我的人不问话，一个劲地吸烟。我有点急了，便问：“朋友！你已经两年半没有提审我了。”他气乎乎地说：“我们调查你的案子去了，并不是吃闲饭的。”我说：“你们调查之后，得个什么结论？我是造谣撞骗吗？你可以判我的刑。”吸了几口烟，他突然一拍桌子：“你是个怪人！”我说：“不是怪人，而是奇人。这是神的奇妙，你不相信吗？”他不作声了。最后说：“无论怎样，若你一天不放弃信仰，一天就不释放你。若是早晨你说放弃信仰，中午就释放你。”我对他说：“朋友！我相信是神叫我来坐监的，是神叫你关我的，倘若神的时候一到，你不但要释放我，而且要请我出去。神的时候不到，你也不会释放我。”他说：“噢！你的口气还不小，叫我请你出去。你是什么人呀？是国务院的亲戚吗？等着吧！”到了牢房，我想，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？可是我里面很平安，圣灵并没有责备我。神事先启示我的时间到了，我还不晓得。

记得我第一次被囚的时候，头一天晚上，一到监房，我祷告时，主的话对我说：“你必受患难十日。”这是启示录二章对士每拿教会讲的话。我一听，心里很高兴：“主啊！感谢赞美你！只有短短的十天。”我是一九六零年九月十七日进去的，我想到二十七号就可以出来了。这十天饿不死我，一天打我一顿也打不死我。熬完了这十天，我就可以出去了。所以这十天我一点不忧愁。

第十天到了，我很早就醒了：“主啊！赞美你！今天可以出狱了。”监狱长喊了一个又一个，上午喊了七、八个人也没有我。“主啊！是你把我忘记了？”圣灵说：“神从来不会忘记你。”已经十一点了，怎么会没有我呢？圣灵说：“你不要急，等着吧！”下午又喊了几个人，还是没有我。正在和神交涉的时候，忽然铁门开了，一个大包袱扔进来，有衣服、被子、脸盆等。我一看，便知道短时间是不会出去的。可能一百天也不会出去的。同号的犯人劝我说：“想开点，不要紧，保重身体。”

我靠着墙坐下来，心里想：“主阿！怎么回事？你是骗我吗？我自己并没有想过十天可以出狱，清清楚楚是圣灵说的话。怎会有这样的结局呢？”晚上也睡不着觉，更不用说顺服主了。第二天早晨没有心吃饭，连中午饭也不想吃了。三天之后，非常饥饿，只好吃了。心里还埋怨主失信了。人真是可怜！过几天吃饭还得感谢主，不然，吃下去也不舒服。

日子一天天的过去，这十天的话早就忘掉，不再想它了。直到第九年春节时，劳改队要奖励一些表现好的人，这次不是用物质奖励，而是给半个月的探亲假，回家过春节，与家人团圆。真是令人兴奋，因我已九年没有回家了。

回到已久未视的家乡，姊妹非常高兴地对我说：“今年阳历五月，我祷告的时候，主清楚地说：‘明年这时候，你弟兄必回来，还像从前一样，过凭信心事奉的生活。’”我不加思索地说：“姊妹！你错了，这不是主对你说的话，这是你的感觉。”姊妹说：“不是感觉，真是主对我这样说。”姊妹仍然坚持。我说：“你也不看看，这是什么时候，是文化革命最高潮的时候，我能回来吗？还要凭信心事奉神？怎么可能？恐怕连信徒也不敢彼此见面。圣经都完全丰收，哪里还有聚会！肯定是你自己想的，不要放在心上。”姊妹说：“弟兄！真是主对我说的话，信不信由你。”

假期满后，我回到劳改队。心里想到姊妹对我说的话是根本不可能的。六月到了，我祷告主：“是你的话，你应验。若不是你的话，求你叫姊妹忘掉吧！免得她心里难过。”

六月二十八号的晚上，正在吃晚饭，一狱卒来叫我到队部去。他这一喊，我没有心再吃饭了，就到一个安静的地方默默祷告：“主啊！我犯什么错了，为何叫我到队部去呢？平时若去那里，只有两个原因，一是你犯错误了，老实交待；二是别人说你坏话，你去有个交待。这次我并没有犯错误，又没有得罪其它犯人。最少八、九年了，我们在一起都互相谅解。”虽然不明白为什么叫去，但心里很平安。到了那里，只有队长一人，他叫我拿把折椅坐下。按照那里的规矩，犯人是不可以下来的，没有资格坐。只能立正站好听话，年纪大一点的，搬个土坯坐下来，便算照顾你了。

可是这一次队长很温柔地说：“拿把椅子坐下来。”我只好顺服，可还是有些担心。他说：“恭喜你！”他这样讲，我更加害怕了。心想：“他讲这话是什么意思呢？若是枪毙我，看样子又不像。”他拿出一张纸说：“看到没有。”我看到是上海公检法总局的公函，写着关于我的案子，叫当地撤销我的原案，正式迁移成为上海市民，叫我回上海。

我看了半天，几乎不敢相信。我并没有放弃信仰，为何会如此呢？队长说：“这是不是大喜呢？这里被改造的人有十三个是作过县长的，四个是作过区长的，他们却没有这样的好结局，你以上海市民的身份回去，是最光荣了。从现在起，你不是犯人了，你的案子撤销了。以后喊我老王，不要喊队长了。你明天早晨到民政局办迁移证。”我拿着证明出来，我还以为是在做梦。忽然想起姊妹对我说的话，那一夜我兴奋得不知如何赞美才好，整夜也没有入睡。

第二天我到民政局办迁移证，有三十华里。天下着小雨，我边走边感谢主。办好回来的路上，有一个草棚子，里面没有人。于是我进去祷告，一跪下来，圣灵说：“孩子！我让你羞辱地来，荣耀地去。”我说：“我来的时候是带着刑具来的，回去时会派马车送我吗？不可能。干部调任，还不一定派马车呢？我是犯人，还能派马车送我？”

当我回到农场吃晚饭时，队长又来了，叫我晚上开会发言。这下子可麻烦了，说什么呢？按当时看，必

须得称赞当局一番，承认放弃自己的信仰才可以。在文革中若不这样讲怎么可能呢？我若说感谢赞美耶稣，他能叫我回家吗？并且非把我打个半死不可。我心里越想难处越大，于是晚饭也没有吃，到里边去祷告。不是赞美主，而是在埋怨主：“主啊！我并没有说要回去。当犯人已经习惯了，犯人也尊重我。我是个小官（管理食堂），干部也谅解我、饭也能吃饱、也不用干重活，这多舒服。你叫我回去，这一来，叫我致词。若说感谢赞美主耶稣，不但出不去，还可能打个半死。主啊！你为什么开我玩笑呢？”

我无论怎样埋怨主，神还是忍耐，并没有责备我。我几乎想自杀躲过这一关。神就是要试炼我的信心。信心生出来，是要经过交战的。这时，窗外的大会已经开始了。五百多个犯人已经集合好，干部们也来了。场长说：“今天是特别大会，欢送某某人离开农场，因他表现好，以前他是个顽固的唯心主义者，迷信上帝、迷信耶稣。他现在想通了，放弃他的唯心主义思想，所以，我们叫他回家去……。”

我听到这里更加害怕，我哪里放弃信仰了？我并没有改造好啊？等一会叫我汇报思想转变过程，这不是更难了吗？我若不撒谎，后果可想而知。我又祷告主：“主啊！怎么办呢？”圣灵在里面说：“我不是不能救你，你的心若不转变，我就不能施行拯救。”眼看就轮到我发言了。

这时，我心里想：“主啊！我不再和你交战了，胳膊拧不过大腿，像雅各在雅博渡口和神摔跤一样。你是神，我是人，我没有办法，只好听你的话。你的爱感化我，我愿意听你的话。他们若是让我上去发言，第一句话我便讲：“感谢赞美我的主耶稣。”即使他们打我，关禁我、加我刑，我也在所不惜。”心定下来后，里面很平安，也不再和神交战，脑子里也不再胡思乱想了。

这时，队里的一个指导员在讲话，说到我愿意放弃唯心主义的观点，是他费尽心力把我改造过来的，夸耀自己一番。此时已到了晚上十点三刻。队长是管生产的，那时正是大忙季节，天不亮就要起来插秧，怕时间太晚，影响犯人明早起来干活，叫指导员少讲点，哪知他又讲了一刻钟。最后说：“叫他上来汇报思想转变过程，你们要向他学习。”我正准备站起来要说：“感谢赞美我的主耶稣，我并没有放弃信仰。”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，队长说：“本来是叫他上来汇报思想的，可是明天要大干，怕影响你们睡觉，他和你们相处的日子也不短了，你们都了解他，要向他学习才有前途，散会！”一说散会，我的眼泪像泉源一样流下来，“主啊！我怎会这样没有信心？求主饶恕我的埋怨。”

人们都走了，我心里惭愧自己没有信心，又赞美我的主。我刚刚回到自己的房间，就有三十一个平时要好的犯人进来了，都是来给我送行的。我是暗中把福音传给他们的，他们都是社会上有地位的人。其中一人是宣统皇帝的医生，还有当军长的，还有当旅长、当团长的，还有一名是上海银行的总经理。我虽然个别跟他们谈过福音，但并没有完全公开的讲。恐怕有人汇报，要加刑。今天我要走了，等我走了之后，也许永远没有机会见面了。他们若不清楚福音，灭亡了，我有责任。他们是常常和我接近，是最要好的朋友，有心里话也和我讲的人。可是这时我怎么敢讲呢？又软弱了。但圣灵责备我说：“你应当把福音讲清楚。”可我却想：若我一讲清楚，恐怕走不成了。我求主给我凭据，若这些人敢有人问我，我才讲。

刚刚祷告完，主也体恤我的软弱，上海财经学院的总会计师，是个基督徒，但一直隐藏自己，从来不敢公开。这时，他说：“朋友们！我们在一起好几年的交情，他今天要走了，各位都知道他这个人很诚实、忠厚，他之所以有这么好的结局，以上海市民的身份回去，真是太光荣了！为何我们没有这样的结局呢？是什么道理呢？一定有原因。”他这样一提，半天没人讲话，忽然那个军长说：“某某人哪！你提这个问题，心里有数，你先把你的意思谈谈，看我们想的是不是一样。”那位会计师说：“我看他没有一点条件，没有什么政

治背景，也没有后台，学问也不比我们高，在社会上又没有地位，只因他信耶稣，上帝保佑他有这样的好机会，你们看是不是如此？”这样一讲，那三十个人都说：“不错，我们也这样想，因他是信耶稣的，是为耶稣来坐监的。时候到了，耶稣就会把他领出去。”

我一听很吃惊，他们能够这样说已经很不容易。我说：“朋友们！你们说的不错，你们知道我是为信耶稣来的，现在时候到了，我该出去了。我与你们相处这么多年，从未公开谈福音内容，这是我对你们的亏欠，我不敢讲，怕你们汇报。今天我不再顾虑这些，我要对你们讲为何要信耶稣？信了有什么好处。我先声明，你们谁愿汇报立功，我绝不埋怨你……”军长说：“谁若汇报老李，天打五雷轰。”他们说：“我们也要信耶稣。”我说：“既然你们要信耶稣，那么我们一同跪下祷告。”于是就领他们作祷告。祷告之后，已是夜里一点多钟了。我说：“若以后还有机会见面，感谢主！若没有机会见面，我们在天上见面。”

大家散后，我又想起圣灵对我说的话：“叫我羞辱地来，荣耀地去。”他们会派马车送我吗？我整理好东西，快凌晨四点了。忽然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，果然一个马车夫来了，问我的家俱在哪里？我说只有一个行李卷，一只旧木箱。他问：“你是什么干部？”我说：“我是犯人。”车夫说：“是犯人？厂长怎会夜里打电话叫我来送你上船？我赶马车十二年，还从来没有这样的事？”我说：“你会不会听错了？”车夫说：“绝不会。”正在这时，又有人喊：“某某人，在哪里？”又来了一名车夫。我说：“我的东西少，劝他们回去一个，可是两人谁也不肯回去。”我便叫他们猜拳头，一个人猜对了，那一个就不情愿地回去了。

我望着满天星斗，心里又是感激主，又惭愧。离江边有十八里，路上那车夫忽然问：“你的根子可不细啊！”我说：“什么根子？”车夫说：“上海公检法你一定有亲戚吧？”我说：“我谁也不认识。”车夫说：“那么北京的哪位部长是你的亲戚？”我说：“我一个也不认识。”车夫说：“不可能，若没有根子，哪会有这样好结局？你是犯人，为你开欢送会，还派马车来送你，你肯定有粗根子。”忽然我想：这正好是给他传福音的好机会，就说：“有一点小根子。”他问：“是不是上海公检法里的？”我说：“他们够不上。”他说：“那么一定是北京哪个部长是你的亲戚？”我说：“部长还小点。”他说：“国务院周总理是你的亲戚？”我说：“还是小一点。”他说：“那么你一定毛泽东的亲戚？”我问他：“你知道老天爷吗？”他说：“老天爷谁不信呢？刮风下雨他都管着。你问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我说：“你可晓得我是老天爷的儿子？”他一听，朝我直看了半天：“噢，我晓得了，你是神仙下凡了。”我说：“不是神仙下凡了。”

趁这个机会我就给他讲起福音来。“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道成肉身，成为人的样子，作成了救赎大功……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”我慎重的讲，他很用心的听。马车赶得很慢，他一边赶马车，一边听。天亮了，我们到了河边。他下来把马鞭往泥里一插，说：“像我这样的人能不能信耶稣？”我说：“当然能，只要你愿意。”他说：“我要信耶稣，求耶稣赦免我的罪，你给我施洗好不好？”他承认自己的罪，于是在江水中，我奉主的名给他施了洗。他从水里上来，刚刚换好衣服，正好船到了，他送我上了船。

我扶着船舷望着天，心情难以平静，“主啊！你真是太爱我了，你的恩典太大了，我真不配！”正在祷告，忽然主的话来了：“你必受患难十日。”这声音与十年前主对我说的话一模一样。这时，我里面亮了，原来不是十天，而是十年哪！一九六零年到一九七零年正好十年。神真是奇妙！神的话永不失信，只是我们的忍耐不够。年日是在神的手中，人再软弱失败，也不能改变神的旨意。

神定的日子，谁也不能更改。我本来在上海的户口已经取消了，为何又叫我回到上海呢？因有神的手在

里面。一九七零年，正是林彪当权，在上海的九类人都要离开。地、富、反、坏、右、资、黑、臭老九，还有一种我忘记了。凡是这些人的家属也不能在上海住，要下放到农村去。我的家属是‘反革命的家属’，能住在上海吗？根本不可能。首当其冲的下放就是我们。家里的姊妹只好服从，有一些东西卖掉，因为下放到农村这些东西就用不上了。正准备上车的时候，区委会的主任看到姊妹十分平静，很奇怪！就问：“你下放有什么难处没有？”这时主感动姊妹说：“大难处没有，小难处有一点。我们应当响应号召，到农村去接受改造，建设社会主义。可是我一个妇女，带着三个小孩子，最小的儿子才几个月。若到农村，万一小孩子饿死了，对毛主席他老人家可不好交待。”她这样一说，主任一听，觉得这妇女思想不错，就叫她停下来等候上级安排。区委主任请示上级，就把我从劳改队要回来，然后下放到农村去，可以养活这一家人。那时，工农阶级清白，若下放一个劳改释放犯，农业社也不要。所以他们无法下放，只好把我案子撤销，不再是犯人，然后以上海市民的身份下放农村，接受改造。

这正成全了神的旨意，因我的缘故，神可以叫政策变动，若没有这个政策，我如何能到上海？队长曾说：“杀人犯可以放，就是不放你们这些唯心主义分子，因你们到社会上没有益处。”但权柄在神手里，神的时候到了，他们不得不放。

神为了一个小小的百姓，神叫国家的政策大转变，我所认识的人之中，只有我一个是这样的情形，是否还有别人，我却不晓得。神说十年到了，在人看来根本不可能释放我，但神说可能。神有智能有大能。君王算什么？君王的心在神的手中，像陇沟的水一样随意流转。只要我们行得合乎神的旨意，就不要看环境，神会改变环境，成全他的旨意，叫我们蒙恩典。这样作才有见证。不是我们能为主作什么见证，只要我们照着神所命定的旨意行了，叫别人看见这个人身上有神。若没有神，他不会有这样的好结果，也不会这样的过来。若神不叫我留在上海市，我回到上海市能留下来吗？居委主任一看我的迁移证，便叫我等待。

神曾对姊妹说：“我们要过凭信心事奉神的生活。”神的话能改变吗？回到家里，等他们给我户口。后来才知道他们把我的户口烧毁了，就没有户口了。他们通知安徽省蒙城县乡村一个生产队长来，接我们这几十家人到那里去受改造。

有一天，接我的那个干部来到我家里，她看到我的姊妹面黄肌瘦，又看到我的大女儿的手是畸形（因关节炎的缘故），不能干活，而小女儿前几天跳皮一不小心摔断了胳膊，正打着石膏，还有最小的儿子在怀里抱着。她看到这种情形，什么也没有说，起来走了。四天之后，我到街上买东西，碰到居委主任，她问我：“你还信不信耶稣？”我说：“当然信。”她说：“耶稣不保佑你们，甚至下放人家都不要你们。我们说：“五年的生活费用由我们给，他们还是不肯要你们。”你们没有粮票，没有工作，叫耶稣养活你们吧！”她气冲冲地走了。

我对主说：“主啊！你的旨意我不晓得，是你叫我回来的，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呢？我们只有仰望你，我相信你不会叫我们挨饿，甚至我们的身体更加健壮。”神的话兑现了，神的话应验了。若谁说没有神，我们就是神的见证人。

神的奇妙，人真是想不到，这叫十字架的大能。十字架的奥秘是神的智慧，我们测不透，我们太愚笨了。像一只小蚂蚁怎能明白人的作为一样，我们也无法明白神奇妙的作为。神为了我们的生命，甚至调动天地万物为我们效力，神的爱是何等地大！神用十字架救我们，太奇妙了！

五十年代，有一天，我在街上走，看到有十几个人围着一个外国人，正在讲什么。我也好奇，就去听一听。原来这个老外肚子饿了，要找一个饭店吃饭。别人给他指了几个饭店，他都摇头不肯去。其中一人问：“你肚子饿了，我们给你说了几个饭店，你为何不去呢？中国人的饭很好吃。”他却说：“你们不知道我的身份，我是某使馆的领事，我是代表我的国家，所以，吃饭也不是随便的。我若随便到一个地方吃饭，总统知道了，要把我召回去。为什么？因我羞辱我的国家了。”

我一听，当时里面很有感触，“主啊！我是你的代表，天国大使在地上住。我能随便行事吗？一举一动是代表天国，不能羞辱神的名。”神是那样尊贵荣耀，打发我们去作天国代表，我们还求自己的利益吗？虽然人没有看见，但天使看见了，神都晓得，有一天要和我们算账的。我们要明白自己的身份是何等尊贵。我总是说：一个真正的福音使者，比总理的身份高贵得多！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还怕什么呢？还忧愁什么呢？我们不要自卑，应当看到自己是一个有无比价值的人，是神的使者。

有一天，一个做官的到我的家里问我：“有没有天堂？”我说：“有。”他说：“在哪里？”我说：“你不配看见。”他又问：“信耶稣作什么？”我说：“信耶稣上天堂。你即使枪毙我，我也不害怕，因我到天堂去了。你若不信耶稣，将来百分之百要下地狱。”他问我：“真的吗？”我说：“千真万确。”他说：“我才四十八岁，你可以替我在耶稣面前讲好话，宽容我十二年，等我退休不当干部时，我再信耶稣。”我说：“朋友！生命不在你手中，你不能将生命留住，今天脱了鞋和袜，不知明天穿不穿。”后来我再没有见过他。他知道将来有天堂地狱，有神的审判，怎会不害怕呢？

这些年来，我许多次碰到试炼。有时被包围着，眼看无法走掉，可是到天亮时平安无事，一个公安人员也没有。一打听才知道，原来他们正要抓我们的时候，突然有大案发生，他们都撤回了。神把网撕破，我们逃脱了，这是神的奇妙。

还有一次，我去一个山区聚会，在路上火车晚点一个多小时。下了火车，到山区的汽车已经没有了。还有七、八十里路程，我们只好住在旅馆。第二天一早，我们坐头班车到了那里，一下汽车，有个人架着我就跑。我一看，原来是弟兄。他说：“昨天晚上出了事，十二名同工都被抓走了。”原来他们在窑洞里聚会，有人告密，公安局来了人。他们站在窑洞门口，（窑洞只有一个门）叫人都出来。弟兄姊妹都不出去，僵持了有五个小时。后来公安人员说：“只要负责人出来，其它人可以无事。”于是同工们讨论，决定十二名同工都出去。但叫公安人员保证，把信徒都放走。

最后这十二名同工都被抓获，要往县监狱里送。可是县监狱里都是社会犯人，全都住满了。暂且把他们安排在旅馆住一晚，等第二天处理一些犯人，再把他们送进去。可是旅馆老板一看是犯人，无论如何也不接纳，恐怕影响他的生意。临时又找旅馆，在路上公安人员说：“只要你们不跑，可以把你们的绳子解开。到了旅馆，就说你们是作临时工的，天晚了，临时住一晚，明天还要干活。”

到了一个旅馆，十二个人被安排在一个大房间住。公安人员也准备住下来，看着他们。老板问：“这些人是不是临时工？”公安人员连忙说：“是！这些人不认识路，叫我们给他们领路。”老板说：“县城这么小，还不认得路？我认得路，那你们就不用管了。若你们公安人员一住，别人就不肯来住了。把他们交给我好了。明天早晨，我把他们喊起来，送到你们那里。”

公安人员走后，弟兄们这一夜当然不睡，他们祷告主。祷告到半夜，主对一位老弟兄说：“小子们！你们平平安安地回去吧。”他告诉弟兄们，十二位弟兄又祷告，都觉得很平安。这已是凌晨四点，正是冬天，非常寒冷。他们对老板说：“我们要上工去了。”老板说：“你们临时工真是要钱不要命，天这么冷，还不到四点你们要上工，我不起来开门，钥匙在门那儿放着，你们自己开门吧！”他们找着钥匙，开门一看，外边一个人也没有。于是他们平安地回到窑洞，弟兄姊妹同心合意的祷告，感谢赞美主！祷告出来的能力何其大！甚至窑洞的土都往下落，圣灵大大地充满我们。

有一天晚上，我的姑妈带我到一个地方聚会，离聚会地方大约有五里路。晚上没有月亮，不敢打手电筒，看不见。姑妈说：“你不要动，等我拉一下你的裤角，你就开始讲道。”我用很小的声音讲，甚至地上掉根针都能听得到。究竟有几个人听道，我也不晓得。但听到乡下人粗重的呼吸声，便知道人不少。聚会完了，我忽然想起抗日战争时老师曾教我们，看日本兵过公路，趴在地上，无论天多黑，人走路时会带出一点点的光线，能看到人的腿走路。于是我偷偷地跑到门口，趴在下边看有多少人。结果我大吃一惊，竟然有二百多弟兄姊妹。那是在不自由的时候啊！开放之后，这些弟兄姊妹成为福音的力量，到处为主传福音，教会怎能不复兴呢？福音是不怕压力的。

还有一位弟兄很好笑，请我到 he 家里为他祷告，他说：“我现在大学毕业了，是读法律系的，请你为我祷告，叫我分到市级法院工作，这样才有前途。”我很忧愁地说：“弟兄！这样的祷告耶稣不听。”他说：“耶稣不是会祝福我们吗？”我说：“耶稣是祝福灵性长进，不是祝福你升官发财。你若叫我祷告也可以，我求主叫你谦谦卑卑作个老百姓。”他说：“那样我不干。”他不高兴地把我送走了。

过了十几年，我又遇见他，我问：“弟兄！你作法院院长了吧？”他说：“没有，现在我被下放到农村二、三年了，作一名农村的办事员。”我继续问：“那你没有祷告主吗？”他说：“我祷告主不听。”我说：“感谢主！还是主不听好。”他说：“弟兄！现在我明白了，当初你若为我祷告，主若是真叫我作了法官，恐怕今天我早把信仰丢弃了。现在虽在农村，我却常常祷告主。如今就是请我当检察长，我也不愿意作了。为什么？我信耶稣，那不是我当走的路。”

早些年，我在一个很有名的接待家庭里住，他住的是楼房。这位弟兄的父母很爱主，有一个儿子，一个女儿。后来他的儿子到了美国，女儿去了澳大利亚。他们说：“等我们老了之后，这房子奉献给主，为主所用。”后来他们被主接去，于是我和另外两个老姊妹住在那里。可是没过几年，有一天，忽然他们的儿子从美国来了一封信，说：“叔叔！很对不起，我的父母把房子奉献给神了，可是我到美国之后，处处用钱，没有钱便不能过日子，我的钱不太够用。我的父母把一座洋房奉献给神太多了，能否把房子卖掉，拿出十分之一给你们用？若嫌少，奉献十分之二也可以……。”

我拿着信给两位老姊妹看，我们马上给他回信说：“弟兄！房子你卖掉吧！十分之一不用给我们，美国礼拜堂的牧师多得很，你奉献给美国好了，我们很快就搬出去。”于是他把房子卖掉了。第二年他又来一封信说：“请你们为我祷告，求主赦免我的愚昧，去年我把房子卖掉后，叫你们搬出去，我用这钱做生意，结果却赔了加倍……。”他的孩子嫌奉献的太多了，真是太愚昧啊！

神是宇宙万物的神，缺少什么呢？神也不用他的房子，他赚到钱了吗？反而赔的更多。许多人和神算账，真是愚昧！

许多人问我：“师母是那个神学毕业的？”我说：“比我强得多，家庭神学毕业。”她没有读过书，因她父亲的传统观念，重男轻女，我们的结合是与我的父亲有关。因我的祖父是大地主，家里有几百亩田地，还有油厂、酒厂、棉花行。那时我的母亲被圣灵充满，热心爱主，劝父亲把地分开。分开作什么？把我们的这份产业统统卖掉，周济穷人，然后传福音，这是二十年代末期的事。怎么可能？父亲不同意，爷爷坚决反对，就叫叔叔逼迫妈妈。于是妈妈从家里逃了出去，妈妈背着我一边讨饭，一边传福音。后来一连三个饥荒年，我们家里渐渐穷了。

解放后，接着就是土地改革，四十亩以上的地主统统枪毙。因神的怜悯和保守，父亲却平安地渡过了那些年日，其它的人都被机枪打死了。那天晚上，乡政府的会计来了，他就是我姊妹的父亲，是最反对信耶稣的人，他是在“五四运动”时领学生喊口号反对神的人。

这次土地改革，父亲脱离了死亡，他亲眼目睹耶稣真是又真又活的神，从此也愿意相信耶稣。不久，就把他的大女儿许配给我。那时，我还在外地读书，父亲写信告诉我，他的女儿不识字。我听了之后，心里埋怨父亲，我一直在外边读书，而父亲却这样安排了我的婚姻。将来我若作传道的，她怎能帮助我呢？但父亲在信中说：“我经过祷告之后，知道是主的旨意，你不要拣选外边，这位姊妹很好。况且姊妹的母亲很爱主，她会帮助你工作的。”虽然我那时还不信，但我还是听父亲的活。心里还在埋怨父亲：“毁了我一生的前途。”我勉强顺服父亲，这一顺服，主真是恩待了我。

几十年走过来，众弟兄姊妹都看见，姊妹的确是我的帮助。我事奉神，神一直保守我、拯救我，离不开姊妹的祷告。若没有她的祷告，我恐怕早就落在恶人的网罗中。若不是她为我祷告，也许我软弱、失败、跌倒了。她每天为我祷告，我并不知道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的一个侄女到我家里住，与她睡一张床。侄女告诉我：“叔叔！阿姨真是关心你，她每天晚上十二点还不睡觉，早上也不吃饭，为你祷告。我问：‘阿姨你怎么晚上不睡觉，早晨不吃饭，身体要累垮的？’她说：‘你叔叔出去传福音还没有回来，求主看顾他，他不平安回来，我就不能安心睡觉，他不平安回来，我就不能安心吃饭。’”听侄女这样一说：我觉得真是亏欠姊妹。每当我平安到家，她的心才放下来。不但如此，她也借着祷告，帮助弟兄姊妹解决灵性上的问题。一九八六年，借着神赐给姊妹的智能，救我脱离了大的试探，不然，以后的事奉就受影响了。诚实地说：若没有姊妹在家里帮助我，我怎能安心的事奉主？怎能毫无后顾之忧的事奉主？

我的大女儿患关节炎病，当然应当给她好好治疗，我也很爱女儿。她从小很听我的活，并且四岁之前，整天在我身边。记得一九六零年春天，那时物质很缺乏，买糖也要凭票。我带她去郊区玩，一些农村的小孩也在哪里玩，她拿出糖来吃。农村更是穷困，看见她在吃糖，很是羡慕。

小孩子问她：“你怎么会有糖吃？”她跑过来：“爸爸，他们都在看我吃糖。”我说：“那你分给他们一块吧！”她很听话，把糖分给小朋友。不一会儿，糖分光了。于是她哭起来：“爸爸，我没有糖了，都分光了。”我说：“孩子！不要紧，天父会还你的。”她说：“天父能还我糖吃吗？”我说：“会的。”

中午我背着她回去，因和一些人谈道，回去的较晚。刚一进门，姊妹就埋怨：“你怎么回来的这么晚？”

你不饿，孩子也会饿，另外还有弟兄来等你，人家不好意思吃饭，结果走了。”我就帮姊妹烧饭，忽然女儿跑过来：“爸爸，天父真好，真的还我糖了！”我说：“哪里有糖？”她说：“你看，桌子上有一包糖。”我一看果然不错，姊妹说：是弟兄拿来的。女儿说：“天父真好，下次我还分给他们。”因此，她养成了慷慨的好习惯。我很喜欢大女儿，希望她长大后，好好爱主，成为像盖恩夫人一样的人。

文革时，我不在家，她在读中学，因我是反革命的缘故，学校歧视她，叫她挖防空洞，任务完不成，不准回家。她只好听老师的话，经常很晚才回来，妈妈也没有办法。有一天，夜里十一点多，孩子还没有回来。妈妈真着急，去找老师。老师却说不知道。后来别人说：可能在挖防空洞，是不是在那里睡着了？姊妹跑去一看，她果然在那里。她发高烧，额头滚烫滚烫的，于是妈妈把她背回家。防空洞里潮湿阴冷，孩子又发烧，结果她落下关节炎的毛病，手指已经变形。等我出狱后，看见她成了这个样子，心里很难过。我祷告主，不管怎样，孩子是为了你的缘故，也是因我的缘故，求主医治孩子，姊妹也禁食祷告。主对我说：“我所作的，你如今不知道，后来必明白。”于是我不敢再祷告了。

“主啊！你所作的，我今天不知道，将来我必明白。”可是五年过去了，十年过去了，二十年过去了，女儿的病还是没有好。不但没有好，反而一天天加重了。我心里很难过，“主啊！为什么你不听我的祷告？你曾说后来必明白，到什么时候呢？二十年过来了，她的病还没有好。她已经四十五岁了。”前些日子，和女儿在一起时，我说：“我真不明白神怎样待你？”她却说：“爸爸！你岂能代替神吗？神定的旨意谁能更改呢？”这句话提醒了我的心。我说：“主啊！是我错了。我祷告错了，是照你的意思减轻她的病，我以为她健康是荣耀你，但你知道她的人生，你不听我祷告是你的主权，我没有主权。我把愿望告诉你，你听祷告，是你的荣耀；你不听祷告，是你的旨意，我只有顺服，不能勉强你。”

许多时候，我们的祷告是为成全自己的愿望，主若不垂听，我们就软弱、就发怨言，甚至冷淡下去，这能叫奉献的人生吗？我发觉没有真正把孩子奉献，我的奉献是有条件的，是让她更健康，有好的前途，在人前有荣誉，这是我的奉献。神说：“我不照你的意思，主权在我手里。你把孩子奉献给我了，你把人生、家庭奉献给我了，怎样安排你的家庭，如何安排你的孩子，主权在我手里。我让她生病，这是我的主权，为什么要这样作？你不要问。到天上时，你就会明白。”

我年轻的时候，求神迹，求主给我医病的恩赐。我还有理由说：我不是为自己，是为人解除疾病的痛苦，不但福音容易传，我的名也出去了。后来主提醒我：“孩子！你是在犯罪。你向我要医病的恩赐，却不懂我的心意。叫那人生病，是对他有益处。你若医治他，他又去犯罪。他得了病，不敢再去犯罪，也许他会谨慎小心了。你却糊里糊涂的把他治好了，他一好，又去犯罪了。你不是帮他犯罪吗？你不懂得我的旨意。我用疾病是要熬炼他，造就他，你却不知道。”所以，神没有把医病的恩赐给我。

有一年我到温州去，教会很复兴，却是外边的热闹。给他们讲道并不困难，讲完之后下讲台很困难，为什么？没有休息时间。这边讲完道，还没有坐下来，他们都过来了：“弟兄！为我祷告；弟兄！为我按手；弟兄！到我家去，我的孩子有病……。”我正在吃饭，一位弟兄说：“赶紧到我家里去，有急事。”我急忙吃饭，问他什么事？他说：“我的女儿明天要出国，你为她祷告一下，好叫她顺利到法国。”我问：“护照办好好了吗？”他说：“没有，但上海有一只船要去法国，女孩子十六万，男孩二十万，我已经把钱给人家了。他们明天来带我的女儿，你为我祷告，叫他们不要失信，求主保佑我女儿平安到法国。”

我知道了这个情况以后，我便对他说：“弟兄姊妹，我很对不起你们，我报告一件事，你们不要生气，不要见怪，我没有医病的恩赐，也没有祝福的恩赐，我不能为你们接手。你若觉得接手可以，说不定我接手之后，小病成大病，大病就很危险了。”这样一来，下讲台我非常轻松，没有人再找我接手了。

有一次，我生了病，头痛得很！身体十分难受，几乎不能祷告，跪下也不行，心里烦乱不安。总觉得不对劲，不是从神来的病。若是神熬炼我，我里面应当平静。可是这次我跪不下来，心里烦躁得很！忽然我明白了，这是撒但的攻击。主的话告诉我：“在这样情况下，你不要祷告了，要用权柄抵挡它。”我跳起来说：“撒但，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抵挡你，你不能扰乱我，这病离开我吧！”希奇得很！果然我经历到了。喊了三声之后，头不再痛，心里也不再乱，温度也降下去了。感谢赞美主！我学了个新功课。

撒但为什么攻击我呢？因前面有工作要我作，它扰乱我，叫我里面软弱。下午就有弟兄从远处来叫我去，主说：“你去吧！”若身体软弱就去不成了，因此说这是撒但的干扰。所以我们应当察验清楚，难处临到，先省察是什么原因？“主阿！若是我得罪你，是你的管教，我只能悔改。”我们若肯真心悔改，这个难处很快就会过去，疾病也会好了。

我有很多次这样的经历。我得罪了神，神要管教我，我若悔改，神会把病拿去，这容易得很！可世人看来，难得很！在基督徒身上，一点不难，是正常现象。难处必定有，难处大压不倒我们。神熬炼我们，我们不求解脱，等着神的时候来到，到了时候，必然会蒙恩典。

记得五十年代初，有一个教会，我们三百多人在一起聚会。因初信的人很多，也没有同工帮助我。所以每个主日上午，由我讲道。有一个礼拜六的下午，我把讲道的题目预备好，结果主日的早晨，喉咙嘶哑不能出声，舌头也肿了。就对我的姊妹说：“今天怎么办呢？”姊妹为我祷告，还是不见轻。眼看到了聚会时间，弟兄姊妹都已经到齐。我想：既然不能说话，就让弟兄姊妹祷告唱诗吧！刚唱了一首诗，忽然有人来了，大声说：“你们这么多人在这里作什么？经过我们许可没有？”

原来是当地的一个镇长来了，说：“这里谁负责？”这些都是初信的弟兄姊妹，也不懂得，指着我便说：“他是我们的负责人。”他又问：“你是负责人吗？”我没有讲话。又问：“你是什么时候来的？谁让你来的？”我还是没有讲话。又气愤的说：“难道你是哑巴？”我点点头。他皱着眉头：“原来碰上个哑巴。”他就起来走了。

弟兄姊妹赞美主的奇妙，感谢主保守我们脱离了难处。上午散会后，我们下午还有聚会。那正是夏天，我因不舒服，只喝点水，中午就休息了。睡完午觉醒来，我完全好了。下午弟兄姊妹忧愁说：“你不能讲道怎么办呢？”我说：“已经好了。”肉身的父母还爱他的儿女，何况万灵之父呢？他岂能不关心我们吗？可是我们有没有服在神的权下？

有一次聚会回来很晚，已是夜里二点半钟，所以很疲劳就睡了。第二天是早班，我醒来一看，离我上班还有十八分钟。从家里到医院上班，乘电车有九站路，平时至少要三十五或四十分钟才能到。因路上车多，就是早上车少，也要二十五分钟左右才能到。现在只剩十八分钟，怎能来得及呢？我照样祷告，心里很平安。一边走一边在路上与主交通，上了车看看表，还剩十六分钟，这次肯定要迟到了。靠着主的恩典，我上班五年来，没有迟到一次。在车上我仍然默默祷告，若迟到了，主阿！你的名不得荣耀。

我心里很平静，与主交通，头一站停下来，大概有半分钟，到第二站时，司机不知怎的，忘记停车了。这是正上班的时候，若不停车，别人怎能不发怨言！其中有二个北方乘客脾气暴躁，便骂司机。司机非常恼火，结果一站也不再停，满车的人都骂他。非常奇怪！医院离终点站还有两站，到了医院门口，突然车停下来了。我下车到医院办公室，离上班时间还有半分钟。这是偶然的吗？我们若真与主交通好了，主不能改变环境吗？问题是我们与主的交通怎么样？

以前我口才很差，曾写信给姑妈说：“我要奉献作传道人……。”姑妈说：“你若是能做传道人，太阳从西边出来！”什么意思？我没有口才，是个结巴舌。这样能传道吗？可是神呼召了我，我到山上经常练习，还是不行。后来当圣灵充满我的时候，忽然变了。那时，我在杭州读书，老师派我去布道，平时我不说话，老师故意难为我。老师说：“明天晚上有一个布道会，今天派你去。”我说：“老师！我不行哪！”老师说：“不行也得去。”我说：“可是我不会讲话。”老师说：“不会讲就不讲好了。”老师非叫我去，我真是作难。我跑到教室里痛痛哭了一场：“主啊！我怎么讲呢？我有话讲不清楚……。”可是里面很平安。从那时候起开始对外布道，请别人来听福音。当兵的、教师、工人、商人，什么人都有。

我上了讲台跪下来祷告。以前布道传福音时，顶多简单做个祷告就可以了。我没有办法，只好祷告主。祷告之后，就讲浪子回家的故事。讲完后，我问：“愿意信耶稣的，请举手。”结果三十六个人举手决志，愿意信耶稣。回去老师说：“你有布道恩赐，因此我就派你去了。”我说：“老师，你不晓得我快苦死了，吓死了！”以后我才明白，是圣灵与我同在。每逢事奉神的时候，上讲台之前，我祷告主：“若是你不与我同在，我仍旧是结巴舌，不会讲话。”

有一次，一位姊妹对我说：叔叔！你到我家给我丈夫传传福音吧！我说：你信主几年了？她说：三年多。后来我一问她丈夫，她丈夫说：我从来没有听过她给我讲过耶稣，我多少次问她跑出去干什么？她总是支吾我几句，并且半夜不回来，我很生气，所以整天吵架。今天我一听信耶稣这样好，她若早一点给我讲明白的话，我早信了主。我说：姊妹啊！你亏欠不亏欠？是他的心硬，还是因为你不传福音呢？你已信主三年多，夫妻二人，没有把福音传给他，他是死人，你是活人，你和死人过了三年多，你心里不难过吗？你不害怕吗？为什么你还说他心硬呢？

我青年时，的确蒙了恩典，但是仍常常陷在错误里面，想多明白一些道理，于是把知识当成了道理，拼命的追求知识，看很多属灵书籍。属灵书籍是应当看的，我却是不在生命里面看，光在头脑里看。看来看去，知识是有了，结果知识的增多却压制了生命，不管说话行事，都以知识为标准。遇到问题总是“某一书上是怎么讲法、某一牧师是怎么说法……。”灵里面却失去了感觉。当碰着大试炼和十字架的对付时，知识用不上了，知识不能成为能力。不要误会，不是知识不需要，而是不能只存在头脑里。知识要服在生命感觉之下，化成生命的能力。否则知识就成了分别善恶树，知识叫我们看见这个“是”，那个“非”，这个“不对”、那个“对”……反使灵里面昏暗了。

我幼年的时候，我的父亲在农村里是个传道的。我总感觉不是滋味。要当传道人，就要到大城市

大礼拜堂里去，这才光荣，有地位，很受人尊重。在农村里面就几十个老太太、老先生和他们在一起唱诗歌、讲圣经、作见证，这有什么意思呢？所以我有个野心：将来如果我是个传道的，我先要当大官。当了官以后，在我的管辖之内，我下个命令，大家都得信耶稣，谁不信就不行。将礼拜堂盖的大大的，传道人的工资多多的，叫他们好好享受，也叫别人羡慕传道人的职份，都愿意传福音，福音不就很快传开了吗？后来虽然蒙了恩典，知道这种思想是错误的，但是在以后的事奉中还有很多的看法是不正确的。例如用自己的智慧来做神的工作，帮神的忙，结果正显出自己的愚昧和无知。

在早些年，我遇见一位老姊妹，她很爱主。她有一个外甥。她的外甥不肯信主，不是因为怕环境不好而不肯信主，而是信神以后不愿意跟从主。这位老姊妹多次用各种方法劝他、用爱心关怀他，他就是不肯承认跟从主。过了好多年以后，老姊妹忽然听说他读神学去了，心中非常高兴，以为他真的悔改蒙了恩典，并且奉献为神工作去了。就托人给她外甥写了封信，说：“我很高兴，要庆贺你蒙大恩典了。你能改变人生观，去读神学，为神工作，我真是欢喜快乐，请你放假就到我家来，我要好好地款待你。”

她的外甥放假后，就到她家里来了。老姊妹预备了很多好的菜馐，款待这位蒙恩的外甥。吃饭前很习惯的是要谢饭祷告的，可是她外甥不祷告，说不会祷告。老姊妹很吃惊，已经读了一年多神学，怎么不会祷告呢？她外甥说：“向谁祷告？”老姊妹更是吃惊了，他竟然提出这样的问题。就对她外甥说：“你读了一年多的神学，向谁祷告还不知道吗？”他外甥说：“外婆！你完全想错了，你以为我读神学是相信神，是为神效力吗？不是的。我看看当今的世界，三百六十行都不如我的意，只有做传道人才能合我的口味。我想神学毕业后，拿到文凭，就可以派我到地方的礼拜堂去讲道了。一个礼拜我顶多讲两三次道，个别的时候只讲一次就可以了。我预备好一篇讲稿，讲完后一下讲台就没事了。我可以有很多的时间来做我自己的事情，并且工资也不低，比当工人好，比教书好。所以我才愿意报名读神学，做传道人。”他外婆听了这一番话以后，又生气，又难过，没想到竟有这样的想法出现。

几个月前，一个作官的人找我谈话，这次谈话不是出于恶意，而是善意的谈话。他说：“你会讲道吗？”我说：“我不会讲道，只是别人邀请我，我不能不去。”他又说：“那你肯定会讲两句了。”我说：“我不会讲道，只是和弟兄姊妹谈点经历和见证。”他又问：“那你是怎么学的讲道？在哪里学的？是神学院教给你的吗？”我说：“不是的。”他又问：“那是谁教你的呢？”

我回答说：“是你们教给我的讲道方法。”他说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我说：“是你们无神论者教给我的。”他说：“你这是说笑话吗！我们是无神论者，你是有神的，我们会教你做传道人讲道吗？”我说：“就是你们教的，你们要是不教我，我还不会呢！”他说：“我们是怎么教你的？”

我说：“在我没有被你们囚禁以前，我只是信耶稣、传耶稣。当你们监禁我以后，失去了人身自由，一年又一年，一次又一次。在里面没有自由，吃饭吃不饱；生病了没有医药治疗；动不动还要被你们殴打。”他就插嘴说：“那是‘四人帮’的事。”我接着说：“不管是四人帮也好，五人帮也好，在这些难处中没有信徒帮助我，没有亲人安慰我，我只能祷告我所信的主，把这一切告诉给主。在那

种急难中，我的祷告、我的信仰不再是理论的，而变成现实的了。我靠着我的神胜过了饥饿、疾病；胜过了你们的羞辱、殴打，使我真知道我的信仰不是假的，而是真的；我所信的耶稣不是教主，真是救主！不是高高在上而不可攀，而是天天与我同在，所以我渐渐的认识了耶稣真是我的救主，理论的信仰变成了我的实际经历了。我就把我所经历的告诉给我的弟兄姊妹，我是如何从苦难中走出来的；如何从死亡中走出来；如何从你们的逼迫中走出来。这个经历谁不愿意听呢？”

我又接着说：“这不正是你们教给我的吗？你们若不是这样压榨我，我怎么认识我的耶稣呢？我没有这样的真实经历，怎么把这经历告诉弟兄姊妹说：“耶稣决不会骗你的，你的人生不是绝望的、不是羞辱的，主不会丢弃你的。这不是空话，是我的经历。”那个作官的把头一低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那些人真是愚蠢啊！”

我们若不经过些试炼，我们的信仰怎能变成真实的？我们对主没有亲自经历，怎么对别人说：“我们要依靠主、顺服主，主是可信可靠，又真又活的神，我们当向神悔改，听从主的话，不要灰心丧气，主决不会忘记我们的。”

我从神学院毕业以后，神就开始造就我。神就借着一个老师叫我到他的教会里去。那间教会里共有一百五十个信徒，有三个牧师，两个长老。当时我很年轻，那个老师说：“小弟兄！你来这儿，不能讲道，因为这里已经有三个牧师，两个长老。你可以到后面师娘那里帮帮她的忙，我的孩子多，有时弟兄姊妹来吃饭，忙不过来，你就帮着烧烧饭，照顾一下孩子。”我说：“可以。”

我原以为这是临时的活，结果十天、二十天、一个月、两个月的过去了，我心里就难过起来说：“主啊！我是神学院毕业的，读了那么多神学，到这儿来烧火、洗衣服、洗碗、抱孩子，太亏我的料了。若是这样的过下去，我的神学知识就忘光了，还传什么道呢？”里面一直是服不下来。圣灵就感动我说：“神学知识忘光不要紧，对我的呼召不忘记就可以了。”

过了很长时间，有一天老师说：“小弟兄！明天是礼拜六，菜农那里有一个家庭聚会，我没有时间去，你替我去一次吧！”我说：“好！可以！”我为什么要答应呢？因为总算有机会讲道了。虽然这么长时间我没有讲过道，但这是家庭小聚会不要紧，只要能讲道就行。于是我就对师娘说：“今天下午我不能帮你的忙了，老师叫我去讲道，我要预备预备。”师娘说：“去吧！”

第二天，我拿着已经预备好的题目就去了。那里一共有十二个信徒，全是菜农，没有什么文化。我就开始给他们讲道，从大的题目，到这题目的内容，分为第一段、第二段，……。又用比喻、例子，讲了大半天，累得满头大汗。又看看听道的老姊妹们漫不经心，满不在乎。我就问他们听道后的感觉怎么样！他们说：“你讲的太深，我们都听不懂。”我真是大大的卸气，一边埋怨这些信徒的领受力这么迟钝；一边又埋怨老师让我烧火烧得太多了，把我的时间都浪费掉了。虽然这些事在心里一直在咕嘟，还得到师娘那里去烧火、洗碗、领孩子。

又过了两个星期，老师又说：“我明天又要忙了，没有时间，你再去替我领一次聚会吧！”虽然我答应下来，但心里害怕。上次人家都不欢迎，这次会有好的结果吗？我就祷告主说：“主啊！怎么办呢？我讲什么道理呢？”主说：“不要你讲道，你就把你的经历讲一讲。”我说：“主阿！从神学院毕业以来，洗衣服、烧火、看孩子，这就算道理吗？”主说：“你就这样讲吧！试试看。”我只好去了。

这次聚会我只好把我的经历讲出来。真是奇怪！还没有讲完，我就听见有个老姊妹哭了起来，为

什么呢？她说：“神啊！求你饶恕我吧！媳妇、儿子让我帮忙抱孩子、烧火，我都不服气。这位弟兄神学毕业了，还来烧饭，领孩子，我算什么人呢？我回去以后要好好服事我的儿子、媳妇。”接着又有五、六个姊妹也哭了起来，开始向神认罪悔改。这时我才明白，真正经历出来的才是道，把这生命的经历讲出去，这才叫传道啊！

有一天，我去看望一位姊妹，她很难过，只是一直吐苦水，说一些很难过的事情。我说：“你所遭遇这一切的事都是神安排的，你只要能把这些苦接受下来，消化掉了，就必蒙大恩典。”神所安排的器皿不同，他是窑匠，我们是泥土。我们不能说：“主阿！你把我作成一個尊贵的器皿放在客厅里。”主说：“不！我要把你作成一個卑贱的器皿踩在脚底下。”我们能说不可以吗？当我们肯服下来的时候，在神看来，在神的整个计画中，我们是不可少的一环。因为不可能没有痰盂吧！不可能没有地毯吧！神所安排的就是如此。

教会身体的搭配也是如此，不管是怎样的一個肢体，都是在一个身体上。不管神安排我们的是怎样一個卑微的工作，在神看都是不可少的，只要我们肯服下来就成了别人的益处。我们不能用各人的工作情况来分高低，只能各人靠着守住自己的地位，整个神的计画就成全了。

有一次，我到一個弟兄家里去，他屋里摆一个象牙雕刻的船。这个船很精细，船上各样的制造都有，特别雕刻的船舱，船舱里还有人，有小桌子、小茶杯。我问他：“这一个象牙是怎样变成艺术品的？”他说：“这个象牙雕成这个样子，我费了七年的时间，我的心思都花在这上面了。睡觉时还想着它，吃饭时也想着它，有空就想着怎样雕刻它，惟恐把一個地方雕错了。稍微不小心，把窗棂雕刻断了，这个窗就不象样子了，我很精细的雕刻它。”

当时，圣灵在我里面说：“你这无知的孩子，你的雄心很大，热心很强，做什么就叫我欣赏你，叫世人欣赏你。你是属天的，属我的。你本来是什么样子，你能把我的圣洁代表出来吗？能把我的公义、慈爱、怜悯代表出来吗？”我不得不服下来说：“主啊！我不象你的样子，你不能欣赏我，你若欣赏我，会灰心摇头，因为我是个朽木不可雕了。”但是，感谢赞美主！主仍然还把我摆在他的手里，对我还是不灰心的在我身上作他自己的工作。

有一次我在工作上失败了，就灰心丧气的来到神面前说：“神啊！你为什么拣选我？你为什么不帮助我。我一心想为你工作，也把我的人生都奉献给你了，我不惧怕死亡、不惧怕痛苦、也不惧怕贫穷，你是不是在捉弄我呢？”神说：“你是谁啊？”我说：“我是你所呼召的人。”神说：“我捉弄你干什么？你有才干、你很伟大、你会见证我、又会向世人传扬我，叫世人归向我、你有口才、有渊博的知识、又能够把星星摘下来，把地球翻过来。”我说：“主啊！这一切我都不能。”主说：“既然不可能，你为什么自爱自怜？为什么说不能为我工作，我不帮助你呢？”

我在神的光照之下，就扑倒了下來，说：“主啊！饶恕孩子的愚昧吧！我的本性就是如此。我若没有失败，才真是一个反常的现象。因我是一个罪中生、在罪中長的人。大卫说：‘他的罪比头发还要多。’那么我的罪比海里的尘沙还要多。”

当我受到人的攻击时，我就埋怨你说：“他们这样攻击我，我太冤屈了。”主说：“你真的冤屈吗？你是个义人吗？你是个善人吗？在你生命里面有多少成份是有价值的？是能够带到天上去的？”我说：“一点也没有。”主说：“你知道你的罪有多少吗？”我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主说：“他们所知道你的罪和错误不过是说一说，有一样、两样、三样、四样……。数都能数过来的。可是你本性里的可怜、错误、败坏，恐怕连你自己都数不过来，说不定有千样、万样。别人只知道一样，你就冤枉死了。”我说：“哎呀！是的。主啊！我不冤枉了。甚至世人都指着我说：‘你是大罪人，应当灭亡。’我也不冤枉了，因为我的罪多得无法数过来阿！”

我是一个最不争气的人，偶尔被神使用一次，路都不会走了。不知道抬左脚好，还是抬右脚好；是仰着头好，还是低着头好，感到自己已经被神使用了。等到被神一光照，才知道自己真是可怜到极点了。只有把头低下来，说：“主啊！我不敢了。”只好弯着腰走路，最好不要被人看见。这样神的恩典才能在我们身上稍微流露一点；神的手在我们身上按一下，我们才能勉强站起来、才能承受神的托付、才能明白神的奥秘、才能向列国发出神的声音来。

我们若不经造就，谁能被神使用呢？没有被神碰过、没有被神打过、没有被神破碎过、没有被神剥夺过、拆毁过，还想为神大发热心、还想一堂讲道就有三千人、五千人悔改。我想这是不可能的。许多青年工人们失败的主要原因，大部分都是在这一点上。

几年前，我到南方去布道，我见到一位比我年轻的弟兄，他对我说：“叔叔！为我感谢主。”我问：“为什么事情感谢主呢？”他说：“神大大地祝福了我。”我说：“神是怎样祝福你的？”他很夸耀的说：“神大大地使用了我，我手下已经有二十五万信徒。”我说：“弟兄！我为那二十五万信徒欢喜快乐，但是为你感到可惜！”他说：“你可惜什么呢？”我说：“你生不逢时啊！出生的太晚了。”他说：“怎么太晚了？”我说：“你若是早生两千年，神一定不用保罗，而要用你了，因保罗没有你有本事，他还没有二十万信徒。神也可能不用彼得那个渔夫，因彼得没有你伟大，传几年道就有二十五万信徒，神能不用你吗？”他脸红了。我又说：“弟兄！我不是泼你冷水，你如果带二十五万信徒的话，恐怕你要和魔鬼作伴去了。因为那些信徒是你的信徒，而不是主耶稣的信徒了，你不是犯叛徒的罪了吗？”他说：“这么可怕呀？”我说：“求主光照你吧！”

我实在感谢主！主没有放弃这个小弟兄。过了三年，我又见到了他。我说：“弟兄！二十五万增加到几万了？三十万了吧？”他笑了，说：“没有了，只有三百人了。”我说：“怎么搞的？你这当将军的，神给你二十五万兵打仗，就剩三百人了。”他说：“我不配。”他服下来了。感谢主！主没有放弃他。他开始在神面前受造就、受对付了。他也乐意接受神的造就和对付，直到现在他还被神使用着。

有一个小弟兄，他很会讲道，很有口才，讲起道来满头大汗，也不停止的讲。那里的人都喜欢他，他自己心里也很高兴。有一次，我和他到一个小饭馆去吃饭，饭馆里坐了很多外邦人，我们也坐下来吃饭。我说：“弟兄！我们就各人祷告吧！”他就首先开始祷告，我还没有准备好，他就吃起饭来了。我说：“你祷告过了吗？”他说：“我祷告过了。”我问：“你是怎么祷告的？”他压低声音说：“阿

门！”我说：“这算什么祷告呢？”他说：“这儿都是不信的人，我要祷告出声不是很难为情吗？”我说：“弟兄！你讲道怎么不怕难为情呢？你在众人面前连谢饭都不敢，把手一摸脸，轻轻说声‘阿门’就算完了。主看见难过不难过？你是主的仆人，主大大地使用你，你却在众人面前连谢饭都不敢。”他很惭愧地说：“叔叔！我真是得罪神了。”我说：“你不要先学讲道了，应该先尊贵主的名字。当俯在神面前说：主阿！我是你的仆人，因你拣选了我，我应当传扬你的福音。”

一九七一年的时候，我第一次回到家里面。我的内弟是一个从年轻时就学习马列主义的。他当时是一个法院的副院长，但他很爱他的姐姐。我因信仰受试炼被打成了反革命，他的姐姐就是反革命家属。我回家后，他专门请了一星期的假到我的家里来，要劝我放弃唯心主义，接受唯物主义；放弃我对基督的信仰，接受马列主义。这当然是不可能的。他每逢对我讲马列主义，我就对他讲圣经。彼此讲了一个星期，他也没有把我变成马列主义者，我也没有把他变成基督徒。

最后一天晚上，他的姐姐说：买点菜给她弟弟送行。吃饭时，他说：“哥哥！不要那么糊涂了，你这个样子是死路一条。神是没有的，耶稣是历史伪造的，哪里有那么好的人？”我说：“兄弟啊！你不要那么执迷不悟了，灵魂宝贵啊。”因话不投机，就没有什么话可说的了。

快吃完饭时，他又说：“耶稣虽是伪造出来的，但是我看看大伯（我的父亲）的行事为人真是很好，周围三千五百户人家，从老到小没有说他不好的。如果有神，我大伯就是神的化身；如果有耶稣，我大伯就是耶稣的化身。”我说：“兄弟！你父亲是干部，有政治思想，怎么没有说你爸爸好的呢？你说我的父亲是神的化身，是耶稣的化身，那你说有没有神，有没有耶稣呢？”他不讲话了。

从我们的谈话中我得到了一点亮光，因为我的父亲是一个里面顺服主的人，平素不多讲话，整个街坊没有说他不好的，他的行为是众人公认的。在文革时，批斗牛鬼蛇神的红卫兵到我家里去，想把他拉出去批斗。我父亲还是安静的坐在屋里读圣经。红卫兵站在我家的门口说：“李大爷！上级差我们来，到你屋里进行检查，请你出来戴高帽子。”我父亲看看他们说：“可以，可以，非常好。”就要准备站起来，他们说：“你不要起来了。”他们说了这话就起来跑掉了，也不再叫我的父亲上街游斗了，也不再抄我的家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李大爷太好了，抄他的家良心上也说不过去。

正在运动高潮的时候，我的父亲被主接去了。他没有生病，也没有别的原因。有一天的早晨，他在灵修以后，脸往圣经上一伏，灵魂就走了。那时我不在家，我的姊妹在家管理埋葬的事。那时正在运动高潮，特别是历史上有问题的人，谁还敢出来送殡呢？没有想到，那天有四百多个弟兄姊妹来送殡。正走在路上的时候，红卫兵上前来问：“这是哪家的人死了，在这个时候还有那么多人来送殡？”有人告诉他们以后，红卫兵们也跟着送行的队伍上坟地去了。

弟兄姊妹们一看，红卫兵也跟着来了，怎么办？同工们就祷告主，最后决定说：不管他们有什么目的，我们只管照着神的心意作，神一定会负责任的，到了坟地后再说吧！到了坟地，弟兄姊妹们还是照样唱诗、祷告，赞美主，一切都非常顺利。最后正要封土的时候，红卫兵说：“你们不要怕！我们来是给李老大伯送殡来了。”说了就跑掉了。

这在人看，不就成了一个大笑话吗！从中也叫我们看见神那奇妙的作为，神为了他自己名的缘故保守了他的儿女们。直到今天还有人说：“你爸爸的灵真了不起啊！把红卫兵都吸去了。”

我的父亲没有什么恩赐，也没有口才讲道，也没有作什么大的工作，更没有轰轰烈烈的事业。他的影响力为什么那么的大，几十年后的今天，不少人想起我的父亲就说：“他真是个好人，他真是把路走对了，摸着主的心意了。”

有一个弟兄是我父亲培养出来的，现在他已经有五十多岁了。他对我说，他年轻的时候事奉主，教会里面有两个工人，本来很同心，后来不同心了，整天争争吵吵，闹得不可开交，弟兄姊妹们也没法解开他们之间的问题。后来这个弟兄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到街上去，见见李大伯，让他评评理去。”两个人就去了。

他们去的时候，在八里地的路程上，谁也不服气谁，都在指责对方的错。到了家门口，我父亲正在家里，就问他们说：“请你们坐下来，是为哪一件事情来的？”他们就坐了下来。我父亲又问：“你们有什么理由就讲讲吧！”两个人一直讲了三个半小时，我父亲一句话也没讲，只是默默地为他们祷告。他们讲完后，我父亲说：“我们一起跪下来祷告吧！”祷告还不到十分钟，两个人都一同哭起来了。刚开始跪下的时候，因为彼此不同心，就背对背地跪下来。结果他们哭着哭着，两个人的背就转过来了，脸对脸跪着。又哭了一会儿，两个人就抱在一起大哭起来，说：“弟兄！原谅我吧！不是你错，是我错了。”另一个弟兄也说：“弟兄！原谅我吧！不是你错，是我错了。”

哭了一场后，我父亲说：“问题解决了把？”他们说：“问题解决了。”都说自己对不起弟兄，都说自己错了，两个人拉着手欢欢喜喜地回去了。

南方有一个县，我曾去过，真是受感动，受造就，一唱诗，一祷告，就把我的心融化掉了，教会真是大蒙恩典。有一天，在一个地方聚会，大约有五六百信徒，是在晚上聚会。下午七点钟开始，要到九点半或是十点钟才能散会。

我走上讲台，前面有一排长板凳，坐了五、六个小朋友，大约八、九岁到十一、二岁的样子。我有点顾虑，就对负责的弟兄说：“叫小朋友到后面坐吧！”这个弟兄说：“你不用担心，只管释放信息吧！”我是在想，小孩子坐在前面，板凳没有靠背，一开讲就要二个多小时，他们能不打瞌睡吗？一旦掉下来，又容易摔伤，又影响聚会，很不合适。

弟兄说：“你尽管释放信息吧！”我说了两、三遍，他们也不听我的。我想这么安排多不好啊！我没有办法，只好讲了。我真没有想到，我越讲里面的力量越大，这几个小朋友没有一个打瞌睡的，手扶着膝盖，头抬着，眼睛瞪着，一直到十点半才结束。

一结束，我首先问两个小朋友说：“你们累不累？”他们说：“不累。”我的心真受感动！我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。这是因为他们的教会同心合意；同工们也同心合意。每个月有一次同工祷告聚会。那真是个祷告聚会，凡去参加祷告聚会的，不会祷告的也会祷告了，因为那个聚会的属灵空气非常浓厚。都是争先恐后的祷告，也都是先为神的事祷告；为国家祷告；为领导人得救祷告；为神的旨意通行祷告；为远方的祷告和弟兄姊妹祷告；为别人祷告，都是在顾念别人，所以神就特别的祝福他们，使那个县内有四分之一左右的人都信了耶稣。

后来，那里的教会因道理问题起了分争，分门别类的事到处出现。有一次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，他们有一个同工陪着我，途中他叫我下车到他们哪里去。我说：“我不敢到你们哪里去，你们中间

有那么多分争，同工们又都认识我。假如我到你们这里来，不到他们那里去，他们就不得安慰。”于是他也就不再勉强我了。

又停了一会儿，我正在打瞌睡，他说：“弟兄！到站了，赶快下车。”我就随着他下了车。一看，不是我所要去的目的地。他说：“走吧！跟着我走。”我只好去了。在他们那里给同工们只有一晚上的交通聚会，由于不敢多停，第二天一早我就回家去了。

我刚刚到家，还不到半个小时，门铃就响了。开开门一看，却是他那个对立派的一个弟兄来了。开口就说：“弟兄！我们的神是公平的。”他一说这话，我心里就明白他的意思了，于是我说：“你到里面来讲。”他说：“你去看望他们，不来看望我们。我问你！他们的对在哪里？我们是错在哪里？你给我们指出来，我们好悔改。”我说：“弟兄！我不敢那样行，也不敢这样说。”我只该把前后的经过给他讲清楚。他才说：“你既有这个理由，我可以原谅你，不然，我就不能原谅你了。”你们看一看，这工作难不难！

今年春天的时候，他们另外一个聚会点的弟兄，一天到我家里六趟，要求叫我去，我也不敢去。他向我保证说：“保证你如何如何，不让任何人知道，不举行大聚会，只聚一个晚上的聚会就可以了。”我就动了怜悯的心肠去了。

我就照着他的要求，在那里聚了一个晚上的同工会，第二天天一亮我就走了。过了不到一个礼拜，消息就传来，说：“你不走正确的道路，你去看望他们，不去看望我们。我看你倾向了异端。”我说：“倾向了哪个异端？”他说：“你去看他们，不去看我们，他们是异端，你和他们来往，你不就是异端吗？”我真是很为难，就算我是异端，不走道路的吧！我真是没有办法，你们看难不难。

我们都是神的儿女，都是事奉神的人，竟出现这样的状况，这是为什么呢？都是没有经过十字架；没有看见教会是主的，不是我的；工作是神的，不是我的；都没有服在神的手下，结果弄得教会四分五裂，信徒无所适从。

我从监狱里刚出来的时候，官方不让我出去传福音，就把我安排在医院里工作。每月的工资只四十元零六角，我就拿回家交给姊妹花用。她问：“多少钱？”我说：“我没有数点。”她说：“你怎么这么糊涂，也不点一点，要是少了，也好跟他们要。你把钱给我，你又不是开仓库的，叫我去买米、买盐、买油，钱用完了，怎么办？”我说：“你不要算着用，要用就用，到用时候奉主的名去拿，需要五角拿五角，需要一元拿一元，拿完了就不拿了。”她说：“你这话可靠不可靠？”我说：“你试试看，真不可靠，就再想办法好了。”

她很顺服，就这样的去用，这样一用真是很灵。第一个月没有拿完；下一个月还没有拿完。有时候，她故意买点肉吃，多拿两元钱，结果到时候还是够用的。少拿够用，多拿也是够用，总是用不完。更稀奇的是，我们隔壁的邻居，他一家八口人，有六个孩子，一个月是六百六十元的工资。他们工资的零头也比我们多。快到月底的时候，他们跑到我家里说：“大嫂！我的钱用完了，借给我五角钱好不好？借给我一元钱好不好？”有时还要借我们三元钱。我们只有四十多元钱，他还要来借去三元，说：“对不起！上个月借你们的钱还没有给您，这个月我们的钱又用完了，再借给我们二元，下次开工资时再还给你们。就这样下一次，下一次的……，从来没有还过，几十次也不止。我的姊妹说起

来挺生气的，但是一祷告，主说：“借给别人，不要指望偿还。”主不叫我们要，我们只好不要。虽然不向他们要，我们就向主要。“主啊！你借给我。我是你的孩子，你要负我的责任。我不叫他还，你要还给我。”主听我们的祷告，主就真的还给我们，这真不是人所想象出来的。五年的时间，每个月就是那四十元六角钱，我们却宽宽余余的、平平安安的过来了。

在那些年间，受工作的限制，我不能向更多的人传福音，光阴就这样的浪费掉了。因此我常常在主面前哭：“主啊！你真不要我了吗？我这样的过下去，人生有什么价值？有什么意义？不但不能为你作见证，就这样白白地每天扫扫地，抬抬病人，服事病人，这就是我的人生价值吗？”但也没有办法，只好这样做。每天一面工作，一面和主交通。

真是没有想到，就在这样的情况下，神的名被传出去了。有一天一个科长对我说：“有空我们谈谈好不好？”我说：“科长！我忙得很！没有空，以后再说吧！”他好几次的这样对我说。我没有答应他的原因，是在我想，他找我谈心，没有别的好事情。那是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，科长找工人谈心，就是谈谈思想怎么样。可能他要问我说：“从前因为你的信仰，受了那么多的苦，太不上算了，转变转变吧！转变了就给你转正；再增加一点工资；或者谈谈你科室里哪个人好、哪个人坏；谁的思想好，谁的思想不好，请你告诉我，可以立一个功。”我已经立了心愿，在他们面前，绝不谈这些问题。再者，科长不会谈信仰问题吧？他若叫我谈信仰问题我就不谈，所以我一直避开他。就这样，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。

有一天，吃过中午饭，别人都看电影去了，我在办公室里坐着，因那里安静，可以休息。我就拿出圣经想看一看。刚刚打开圣经还没有看，办公室的门开了。一看，科长来了。他说：“今天可有个好机会，碰到你了。”我心里说：“主啊！这一次可麻烦了，避不开他了。”我就回答他说：“你怎么不去看电影？”他说：“我哪里有心思去看电影，我就想和你谈谈心。”我说：“科长！谈心可以，我先声明我的态度。”他说：“什么态度？”我说：“第一，不谈信仰。”他说：“你放心！不问你的信仰。”我说：“第二，不谈科室人员的好坏。”他说：“我不想问你这些。你是老实人，别人的好坏我会了解的。”我问：“那你谈什么呢？”他指着我说：“我看你里面有真东西。”我问：“科长！你这句话我不理解，你是个共产党员，你是唯物论者。以你的观点，看得见摸得着的才是真东西；看不见、摸不着的是虚空的。我们信的神是耶稣，根本看不见，摸不着，你说我们是唯心论者，是不是？科长！你的观点改变了，是不是？你不相信唯物论了，是不是？”

他说：“我当然没有放弃。”我问：“那你怎么说我里面有真东西呢？”他说：“我不管你的信仰问题，你若没有真东西，对你的表现，我无法理解。科室里有几个工人，还有护士、医生、麻醉师，你和他们都不一样。你的工作最苦，别的工人还欺负你。你的工资又最低，但你没有一天是忧愁的。你从来没有跟我讲过工作太苦了；也没有提过工资太低了，总是那么安安静静地、快快乐乐地上班干活，从来不迟到早退。别人都跑回家了，你还在办公室里，不到下班时间就是不走。你的这种表现，若没有真东西，谁能这样做呢？”

我说：“是的。科长！我是有真东西。如果不真，我也不能这样做。是什么真东西，要不要听呢？”他说：“当然要听。”我说：“你想要听，必须向我保证说，我不是来跟你干部传宗教信仰的。”他说：“一定不说，我保证不讲，一切责任都是我的。”

我说：“好吧！你说我信的耶稣是空的，基督教是迷信，是迷信思想，是落后思想，这是你的看法。我是从小跟着父母信耶稣的，是家庭传统信仰。这信仰并没有改变我的人生，并不能说我的人生真有意义、有价值。后来我遇见了耶稣，重生得救，认罪悔改，我的人生才有了改变。在主爱激励下，把我的人生奉献给耶稣。为着耶稣的缘故，一次又一次的遭受苦难，经受试炼，就越认识我所信的耶稣是真的。我不灰心，我不认为跟着耶稣倒楣了，我更加欢喜快乐，到现在还是如此。为着耶稣的缘故，我这样做。我扫地不是为你扫的，是为耶稣扫的；抬病人不是为医院抬的，是为耶稣抬的；我一切都是为了耶稣的缘故。你说我的表现好，就是这个原因。”

我还没有谈完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明白了！我二十四岁入党，今年五十八岁了。在我脑子里面，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、是封建落后、迷信思想，这是我的认识。但是今天听你这一谈，我第一次明白什么叫基督教了。不是落后，不是封建迷信，更不是外国的侵略，而是生命的变化啊！”我说：“没错，你愿不愿意相信呢？”他说：“我真想信呢。”我说：“那我们祷告吧！”他说：“慢着，再过两年再信。”他的意思是等到退休以后，生活满足了，工资加多了，房子也分好了。我说：“生命不是在你的掌管之中。”他说：“两年短得很！这两年我一定为耶稣多出力，过两年好作耶稣的门徒。”当时他还没有表示相信耶稣。可是后来果然照着他所说的，这边退休，那边就说：“我当基督徒了。”他是长江口上一个岛上的人，他在那里已经为主传道好多年了。

我谈这个过程是什么意思呢？目的是叫我们认定，我们所作的是为主而做的。凡为主而作的，主能不负责任吗？医院没有给我一百元、二百元的工资，没有叫我的家富富裕裕的，但是主却负了我家的责任；医院没有叫我的工作更舒服一点，位置更高一点，但是主却与我同在；我的地位低、工资少，并没有影响我在人面前的人生价值。

后来有一段时间，他们给我起了一个外号：“院长来了，院长来了。”他们喊我院长，我知道我是一个小工人，是一个扫地的清洁工人，算什么呢？

就在那个时候，医院中人人都是不自觉，就是领导也是贪污多占，多要少干，没有办法搞得不好。因此都在议论说：“医院要想搞好，只有换个院长才可以。”应该换给谁呢？换给这个医生不行，换给那个医生也不行。有人说：“有一个人行，就是那个手术室的工人，他若当院长一定行。”这是他们所议论的。但是我知道我实在不会也不行，更没有那个资格，所以只给了一个‘院长’外号。弄得我真是不好意思。

我自己也有许多这样的经历，也有许多这样的难处，别人都不肯做，但上级派下来非叫我做不行，我虽然不会做，也不想接受，但没有自由只好顺服。比方说，在犯人当中，食堂工作是最难搞的。因为都吃不饱，有的偷、有的抢。不但犯人是这样，干部也想占光。当过节杀猪的时候，或是有好米的时候，他们就会说：“给我弄二斤。”管理伙食的人又不能不给他们，所以食堂的工作最难处理。但是凡在食堂里工作的人都可以吃饱饭。

因为在他们中间，包括干部和犯人都是不信耶稣的，凡是管理伙食的人都是昧着良心吃阿！喝阿！只管当天肚子园，所以一直就搞不好，甚至当区长的干部都搞不好食堂工作。有一天，队长就来找到我说：“你去搞食堂工作吧！”我说：“队长！你加我的刑，我也不去作那工作。我情愿吃不饱，

饿一点也不要紧。因我是基督徒，那个活我干不来。干那个工作要有打手，否则别人偷或抢的时候怎么办呢？不但要会打，对上级要会拍马屁、对下级要会欺压，还要养几条狼狗帮着做打手才行，这样的事基督徒做不来。”

队长说：“那你可以不做那样的事。”我说：“若没有打手，怎么能做得了呢？他们若偷、抢，我就看着让他们拿去吗？所以，我不干。”队长说：“别人想干，还捞不着呢！但叫你干你还不干！”我说：“我能在大田里劳动就可以了，我没有那个才干。”队长好几次的劝我，我都没有答应去干那工作。

有一天晚上，场长把我找去了。我一进门，他摆出一副很凶的样子，说：“站好！我问你，你是什么身份？”我说：“我是犯人。”他又问：“我是什么身份？”我说：“你是场长。”他说：“你懂得身份还可以，犯人对场长的第一条纪律是什么？背一背。”我说：“绝对服从。”他说：“好了，够了！你明天到食堂报到，干得好，有奖励。干不好，要处罚你。这是命令，要绝对服从。”

场长比队长官衔高得多，他既命令，就得顺从。那一夜，我在主面前大哭：“主啊！我在什么地方得罪你了？加给我这样的难处，你把我的灵魂接去吧！我不要吃饱，因为那工作太难了，是要犯罪的。若不巴结上级，工作非常难做，对犯人若公平对待那是不可能的，但是命令下来了，不能不去，我只好去了。”

那时，是阴历十一月底，天气很冷。虽然天气很冷，可是我去了还不到三天，从头到脚就出了一身痲子。你们都知道，唯有夏天温度高才出痲子的，我从来没见过冬天出痲子的，因为一到开饭的时候，就像打仗一样。我就害怕得没有办法，只好借着祷告胜过那个环境。

还有一次，队长派两个小组到田里把玉米杆砍下来。按平时的规矩是不准犯人用绳子的，但由于是砍玉米杆，只好一个小组用一条绳子。砍好后，一个组里只许一个人往家里背。那一个组背完就下班，背不完就加班。

过了一会，其中一个组跑过来说：“组长！我们的绳子没有了。”队长说：“绳子弄哪里去了？”他们说：“被另一个组抢去了。”队长说：“是谁抢的？”他们说：“是某某人。”

我一听，吓了一跳，原来是被一个被判为无期徒刑的人抢去了。这人是个杀人犯，他的性情是天不怕，地不怕，当然连队长也不怕了。反正已经被判为无期徒刑，打死一个够本，打死两个赚一个。那天他抢去绳子，是为想早下班。这种人队长也怕他，不敢向他去要，所以这一组只好等着，直到很晚了，也不能下班。

因此他们就来找我，我一听，这个难处很大，我怎么敢惹他呢？但是责任在我身上，我若不管这一组就没有绳子，工作就没有办法完成，队长还要训斥我。我就说：“你们先回去吧！”他们走后，我就拼命的祷告，一直祷告到里面通了，心灵得了释放，我就去了。

我去的时候，正好遇见那个人，他已经捆好两大捆，就要背着走。我说：“某某！你暂切停一下，我问你，你们组几条绳子？”他一听就懂了我的意思，赶紧就解开一捆，把绳子一扔，说：“给你们的。”那个组就很高兴的工作去了。

事后我就倾心的向主说：“主啊！你凡事都能做啊！我就是有一千个难处、一万个难处，只要我与你的交通好了，难处就不是难处了。队长说：“你这个人真了不起啊！在他们中间有这么大的威信，他连我都不怕，却是怕你。”他能怕我吗？我老实得像个绵羊。他连老虎、狮子都不怕，能怕绵羊吗？

但是要知道，我虽软弱得像个绵羊，但我的里面有万王之王在里面住啊！

我的一生中，经历了很多这样的奇事，这并不意味着唯有我好，而是主与我同在。只要祷告通了，那就是主在作事情，就是主叫我做的，我就不再和别人相争。说实在的，我并不想当什么组长，也没有想过在食堂里做事能吃得饱，因为我是神的儿子，我怕得罪神，我要照神的旨意来做人。

现在我用几个见证来证实这恩膏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一九六七年，文化大革命正是高潮的时候，我虽在不自由的地方，也避免不了这一场浩劫。有一天，正在地里劳动，突然队长跑去吹哨子，“停止生产，立即集合，不许东跑西跑。”

集合以后，排着队上了操场。操场的周围站着解放军，手拿着冲锋枪。大家都是心惊胆战，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日子。指导员宣布：“大家拉开距离站好，然后就地蹲下，两手扶着膝盖，头抬起来，不准动，不准交头接耳。现在要根据上级指示，对你们这些人进行人身搜查。理由是有人私藏反动证件，不肯上交；还有人私藏反动宗教经典，这是现行反革命活动。”

听说要进行这样的搜查，我感到脑子里‘轰’地一声，不知如何才好。因为在这五百多犯人里面只有两个基督徒，我是其中的一个，另一个弟兄没有圣经，只有我有一本圣经。那是我的小女儿来看我时，偷偷塞给我的。我不敢公开看，把圣经藏在枕头里面。白天没有机会看，晚上寝室里的灯是整夜开着的，有解放军走来走去的查看，等别人睡着后，我在帐子里偷偷地看。

我的蚊帐不是用纱布做的，是用旧的厚布单做的。蚊帐一年四季都挂着，为的是在帐子里面可以做点小活动。如祷告、和神交通。夜里别人都睡着了，我把圣经拿出来看一看，天一亮就放起来。这样有八个月的时间，没有被人发现。我很谨慎，因为一旦被人发现，不但圣经会被烧掉，我也会被加刑的。

今天集合要搜查反动宗教的书籍，这是在诈我吗？不象。一旦被搜查出来，就会罪加一等，而且还必须在大会上交代。我里面祷告主，就是被搜查出来，立下心志也决不交代。“我认为圣经不是反动的；圣经没有叫我当反革命；而是教我更爱人民、更爱同胞、为罪人祷告，甚至为反对我的人祷告；圣经没有让我做反动的的事情；圣经不是反动书籍。我若把圣经交出来，罪在我身上；不是我交的，是搜出来的，那就不是我的问题了，我的良心就无愧。”

但是又一想，“若是圣经被搜出来，我会有什么结局呢？戴手拷、关禁闭、挨苦打，一定还会加刑。”我心里很是难过：“主啊！怎么办呢？”头脑里越想越害怕，“已经过了六、七年了，还没受过刑罚。这几年老老实实在地劳动生产，还受到不少称赞，今天为了这本圣经，我可能会成为罪人中的罪人、犯人中的犯人。”脑子里一直在翻腾，没有办法躲过这一关。也不能到宿舍里把圣经拿出来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一个一个地进行搜查着，我心里惊慌害怕的时候，一祷告，心里很平安。但头脑里还在思想，“这一天若过不去，挨打是什么样子，刑具是什么样子，会加几年刑呢？是五年还是十年？”站在我后面的人是当过海军的，他用小棒在地上写道：“不要怕，主保佑。”我一看，心里就说：“主啊！求你伸冤吧！说明是这个人汇报我了。我们在一起睡觉，我待他很好。他的活干不完，我替他干；他的饭不够吃，我把我的饭给他吃。我如此体恤他，他却在背后汇报我。到这个时候，他还做好人，劝我不

要怕，主保佑。待一会儿，我若被捆起来，他就会笑话我活该了。”我求主伸冤，里面很平安，也不理那个人。

过了一会儿，他又写道：“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。”这又增加了我的思想：“马列著作里面没有这句话，毛选里面也没有这句话，只有圣经里面有。是不是他看过我的圣经了？我没有发现过他看我的圣经。他怎么会写出这句话呢？他不信耶稣，而且是个党员！由此看来，肯定是他汇报我了。”我又求主替我伸冤，里面还是没有反应。我想：“主啊！我不伸冤就是了。”

过了一会儿，他又开始写了：“两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？”他一写，我就得思想：“这是哪里话呢？这百分之百是圣经上的话。他能写出来，肯定是看过我的圣经了。看就看吧！汇报我干什么呢？是为了立功吗？”我心里非常生气。我心里说：“主啊！替我伸冤。”但是心里面还是平平安安。

搜查临到了我身上，搜查的人没有喊我，却把他喊出去了，这就更加使我认定是他汇报我了。他若把圣经拿出来，我赖也赖不掉了。他一出去，我心里说：“主啊！你看见了没有。”里面有个声音说：“我早看见了。”我问：“主阿！你看见什么了？”里面有个声音说：“他不是你的仇敌，是你的朋友。”我说：“我不相信。”

搜查还在进行中，查完了衣服，还要把自己的被子、行李拿出来，进行搜查。队长和指导员就到我的宿舍里去。当我又往宿舍里走时，里面没有惧怕了，也没有怀疑了，只有完全的平安。

到了关键时刻，肉体用不上了；老生命、老我也不能翻腾了。新生命一出来，是绝对的平安。我坦然自若地到了宿舍里面。他们问：“你的床铺呢？”我说：“这是我的床铺。”正准备进行搜查时，忽然一个电话兵来说：“指导员！你的电话。”指导员说：“等一会儿，把这个检查完了再说。”电话兵说：“是场长打来的，场长发脾气了。”指导员一听顶头上司发脾气了，就对队长说：“严格搜查。”就接电话去了。

我很平静地在那里站着。指导员一走，队长就接续搜查。队长是管生产的，不管政治思想，因我是基督徒，老老实实的干活，任务完成的又好，所以他很喜欢我。他又不相信我有反动书籍，就问我说：“你有反动书籍吗？”我说：“队长！我没有。”队长说：“圣经不是反动的，我相信你没有。指导员说你反动书籍。你的东西呢？”我说：“在这儿。”队长说：“抱出去。”他叫我抱走，不用检查了。“主啊！感谢你，救我脱离了这个难处。”

我抱着枕头和被子刚刚出门口，指导员回来了，说：“站住。”我说：“主啊！我真是太苦了。你早不救，晚不救，这时候想救也救不了啦！书在枕头里面，枕头在被子里包着，想走也走不掉了。”指导员问队长：“东西呢？”队长说：“什么东西？”指导员说：“反动宗教书籍。”队长说：“你说的这个犯人很老实，没有反动书籍。”指导员说：“把被子放下来。”我说：“主啊！这一放就完了。”

指导员一脚就把被子踢开了。踢开后，我一看，不是我的枕头，是那个海军的枕头。“他的枕头怎么会在我这里？我不知道。”他们把枕头一撕两半，里面露出一个棉袄，这是海军的棉袄。指导员问：“你怎么有这棉袄？”我说：“枕头太低了，我是借他的棉袄当枕头。”他就相信了。他检查了好长时间，没有查到书籍，就恨恨的看着我。我看到枕头里没有书，也就更胆大了，我也瞪着眼看他，看了半天。他说：“滚出去。”我说：“主啊！我感谢你，饶恕我控告海军的错误。”

我刚刚走了没几步，那个海军跑过来说：“他们检查过了吧！来，我帮你拿被子。”他接过被子时说：“书在我这里。”他是怎样换的枕头，我不知道。我知道他是个侦察兵，因为犯了错误被关在这里。这个难处神就借着他把问题解决了。

在人看这一个难处是逃脱不了的，但是里面的恩膏说：“不要紧，平平安安的。”其实际也真像恩膏膏过一样，非常平静。按我的头脑判断是别人汇报我、陷害我，心里面却平静没有反应。我若会顺服，就不会着急，也不会发出那种控告的祷告，更不会把别人的好心当作坏心了。我的圣经若真被搜去，我就会恨他一辈子了。就会想：“我对你这么好，你竟然这样出卖我。”在这件事上，我就是得胜了，一想起他来，还会恨他，这是因为不会顺服恩膏教训的原因。

在文革期间，我被关了好几年。审问的人问我：“你还信不信耶稣？”我说：“我当然信耶稣了。”又问：“你信的神在哪里？”我说：“神就在我心里面。”又说：“你是在讲唯心主义的话。”我说：“我一点也不唯心，我是唯实论者，是实实在在的。”

接着我就讲给他们听，我的人生是怎样改变的；我是怎样奉献给耶稣的；是怎样奉耶稣差遣的……。我一直的讲，他们就记录下来。到最后他们问：“你讲的是真的吗？”我说：“是真的！有时间，有地点，有人证，有物证。”又问：“还有没有了？”我说：“有！”他们说：“你先吃饭去，下午再讲。”

到了下午，我还接着讲。他们有两、三个人作记录。他们说：“先提醒你，你讲的越多，你的罪状就越重。因你在造谣撞骗。”我不管他们说什么，这是个机会我只管讲。我讲了一整天还没有讲完，让我第二天接着讲。第二天我又讲了一天。他们问：“还有吗？”我说：“还有。”他们就又叫我讲了一天。一共讲了三天半。最后他们说：“你等着吧！从严处理你。你想给我们宣教吗？我们不相信你那一套。我们要去调查了解你，若不符合事实就定你的罪。”从那一天起，一直关了我两年半，再没有提审我。

两年半以后，又把我提了出去，只有一个人来提我。到了法庭，他在上面坐着，我在下面站着。他不讲话，只在那儿吸烟。吸了两只半烟，我等急了，就说：“朋友！两年半没有提审我了。”他说：“我们知道。这两年半调查你的材料去了。调查以后得出什么结论呢？我们共产党人不隐瞒自己的观点，你讲的百分之八十七是事实，还有百分之十三不知道什么原因。”他说完这句话以后，又吸了一口烟，把桌子一拍，说：“你是个坏人。”我说：“朋友！我不是坏人，我是奇人。”他说：“你冒充旗人，你填的表是汉族，你怎么冒充少数民族呢？”我说：“不是那个旗帜的‘旗’，是奇妙的‘奇’。你不信有神，你说我是撒谎，你调查后，承认我说的有百分之八十七是事实，你可以判我死刑。这不是观点问题，是事实经历的问题。”他恼羞成怒的说：“到里面去反省，一天不放弃你的信仰，就不会释放你的。”我说：“现在不是时候，到了时候，你得请我出去呢！”

到了一九七九年底，有一天，忽然喊我到办公室去，那里坐着所长和审判长，还是当初不肯释放我的那个审判长。他突然站起来，拿着一张纸说：“我代表党中央对你进行宣布：无罪释放。”我说：“朋友！几年前你说过，我若不放弃我的信仰，你就要把我关到头发白。我说不是时候，到了时候，你要请我出去。你说用枪请我出去。今天你不是用枪请我出去，而是用手请我出去。谁的话算数呢？”

最后他们给我买了车票，把我送上车回家的。

我常对我的孩子说：“你们真重生以后，爸爸就放心了。你们就是到了天涯海角，也不怕你们堕落，更不怕你们失败。你们也不可能失败，因为你们有主了，我还担心什么呢？你们若没有重生，没有得救，恐怕你们到社会上去受不了试炼，还会失败。你们真正重生得救后，有了主的生命，我就放心了。你们和主有了交通，到什么地方去，我也不担心你们了。你们不和我在一起，主会保佑你们。你们若有失败，我可以勉励你们、劝勉你们，你们不回转，我也不勉强你们。”

我在初蒙召的时候，拼命的传福音，后来又受了神学的教育，立志要做一个大传道人。要会讲道，要一鸣惊人，要讲一堂道下来就有三千人、五千人悔改。这个渴慕的心迫切的很！所以我更拼命的传，只要有人愿意信主耶稣，我就不惜任何代价，花了很多时间东跑西奔。在我所住的那个地方，几乎所有的村庄我都跑遍了，但是果效在哪里！真的果效在哪里！我在南京市里也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传福音，单张也不知道发了多少，也可能起到一点作用，但在我的印像中只救了半个灵魂。

怎么叫半个灵魂呢？有一天我在一个小布道所传福音，有七、八十人来听福音。讲完以后，我说：“你们谁愿意信耶稣，可以举手表示。”他们把头一低，半天没有一个人举手。我说：“大家不好意思举手，只要愿意相信，不举手也可以。不愿意相信主耶稣的可以慢慢的走，谁若愿意相信可以留下来我们再谈谈话。”我的眼睛渴望的看着门口，一个一个的都出去走了。出去一个人我的心就跳一下，像网里的鱼都漏掉一样难受。到最后竟没有一个人留下来。我真灰心！我累的满头大汗，他们没有一个人受感动。可是我又一看，见有一个人在墙角蹲着，两手捂住面孔。我心里想：“真感谢主！还有一条小鱼啊！”我走过去说：“朋友！你愿不愿意信耶稣？”他说：“你讲的很好，我也愿意信耶稣，可是我两天没有吃饭了，我妻子和孩子还在路边等着呢？我没有办法给他们饭吃怎么办。”

他这一讲，我就要表现我的热心和爱心，就领他到我的宿舍里。那时我也没有钱，只有一件大衣，我就让他把那件大衣拿去，对他说：“你去把衣服卖掉去买一些大米，叫你的妻子和孩子过生活。”他抱起来就跑掉了，从此以后再没有消息，也没有回应，到现在他得救没得救我也不知道。所以我称他为半个灵魂。可怜的很啊！

昨天有一个弟兄讲了一句很忠恳的话，说：“教会中的信徒根本没有问题，走遍天下都没有问题，问题乃在工人身上。”真是这样光景。从古到今，教会的分裂不是信徒的问题，而是工人分裂的啊！

在解放初期的时候，我记得有一次我坐火车，碰见一位女同志在看圣经。我就说：“姊妹阿！你是信耶稣的？”她就热切的说：“唉呀！弟兄！你也信主？很好，很好！”于是我就坐在她旁边问她说：“你在哪里聚会呀？”她说：我是在“信义会”里聚会。你在那里聚会呢？我说：“我是住在某某街……。”我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她就说“哎呀！那里是“内地会”的礼拜堂呀！”我说：“信义会和内地会还不是一样吗？”她说：“那可不一样。我们“信义会”是在马丁路德改革宗教时就建立起来的，你们“内地会”晚的很！晚有好几百年，我们是老教会，你们是小教会，和我们差得远了。你们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说了一大套。”结果爱心也没有了，也不热心的和我谈话了。这不是信徒的问题，这是工人的教

导出了问题。

我年轻时候在一个地方传福音，那里大部分的信徒都是我领归主的，所以信徒都听我的话。当地的一个老传道人就开始对我说：“小弟兄阿！你还年轻，以后办事情你得听我的。”我说：“我没有来这里以前，你根本就不传道，一直在谋社会职业。我来传了福音使教会复兴起来了，你却叫我听你的，那不行。”结果我们就争执起来，因为我服不下来，就找借口，并且到某个城市里面找大属灵人讲理由，回来后就对那个传道人说：“某某牧师给我讲过了，教会应当怎么怎么样作。”我就用这些话压他，当然他也不服气：认为你这一个二十几岁的毛孩子懂得什么！“这是我的地盘，你给我走。”他要撵我走，我就问信徒们说：你们是跟我还是跟他呢？有的跟我，有的跟他，于是教会就分开了。

从此以后，我还是再讲道，讲道与讲道就不一样了。虽然也讲真理，其中却加上许多攻击他来维护自己的成份；祷告也是一样，虽苦苦的哀求，圣灵也不动工，这一来，越维护越糟糕，里面越没有能力，信徒越不得造就。过了一段时候，神怜悯了我，把我拿开摆在一个熬炼当中，才算把这个风波息了下来。

解放前我在开封市读中学，那里有一个礼拜堂叫“红杨楼”。是开封最大的礼拜堂。有二千五百个座位。每逢礼拜天都是坐的满满的。教堂的牧师整天把大拇指伸出来说：“你看我的信徒，成千上万，并且都是青年人。（中学生）”因为解放前是教会办的学校，学生们必须读圣经课，目的是要把圣经知识灌输给青年人。学生若在他们学校里读书，学费比其它学校低。但有一点，你必须读圣经课，并且礼拜天必须作礼拜。若不作礼拜，到时候考试就不及格；毕业时考试的成绩再好，也不发给你毕业文凭，因为你这一课不及格。因此到礼拜天上午都到礼拜堂去作礼拜。若不听老师的话，考试时还要扣分数，所以在作礼拜时，或是唱诗时都是整整齐齐的。牧师就认为他事奉的上算，合上神的心意了。

我虽在那里上学，也不知道他这样作是好、是不好；是对是不对，老师讲道时都是专心的听，也没有一个人反抗他的。后来全国解放了。解放四个月以后，有一天我又到礼拜堂里去作礼拜，全礼拜堂里只有廿三个老太太，年轻人一个也没有了。又过了两个月，礼拜堂里又坐满了人，干什么呢？开控诉会的。年轻的学生们都回来控诉牧师，说：“牧师用洋教骗了我们，我们上当了……。”牧师蹲在地上被人随意指控咒骂。后来礼拜堂就被政府没收掉了。

我小的时候，父亲天天告诉我说：你上学不要不读圣经。诗篇、箴言要天天读。这不是单要学会处事，主要是对我们灵里有很大的益处，能培养我们的灵生命。也可以说，诗歌是一本灵交的书。和神的交通以赞美式的交通，这样可以帮助我们和神有亲密的来往。

在我们受苦难的时候；在绝望的时候；在失败的时候，怎么样认罪、怎么样哀求神，用古圣贤他们里面的那一种情绪来启发我们：怎样仆倒在地、怎样向神哀求、怎样把苦难告诉神、让神搭救我们。在神的拯救中向神发出赞美和歌颂。

有一次一个弟兄对我说：“弟兄啊！我现在讲道的观点改变了。”我说：“你什么观点改变了？”他

说：“人啊！没有原罪，都是人自己犯的罪。”我说：“谁给你说的？”他说：“我看了一个牧师写的一本书，书里面说人没有原罪。从前我信错了，人家是有名的牧师，说人没有原罪，还会错吗！”我说：“圣经怎么讲？圣经说：*“人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”*（罗3:23）这句话怎么解释？圣经说：*“世上没有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；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的。都是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无用；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”*（罗3:10-12）这话你读过没有？”他眼一瞪说：“圣经中还有这话？我还没有看到过。”

圣经的话算数呢？还是参考书算数呢？当然圣经是我们信仰的依据。若单单以参考书为依据的话，你要走弯路啊！你要走错路啊！再好的参考书他不过是参考书，我们看参考书好像听讲道一样。一个人再会讲道，不过是讲道，是一个参考，那不是主耶稣。而是帮助你，提醒你，纠正你，叫你更爱主，更顺服圣灵，叫你从主自己有领受，这就对了。

有一次，在一个审判我的人面前，他说：“你是一个基督教徒。”我说：“我不是一个基督教徒。”

他说：“你为什么不敢承认你是基督教徒呢？”

我说：“原来我就不是一个基督教徒，现在我还不是一个基督教徒。因为我信的不是基督教，而我相信的是基督耶稣自己。”

他说：“基督教与基督有什么区别呢？”

我说：“这个分别大的很，是原则性的分别。给你讲，你也不明白，也不能够理解。”

是的，各位同工！各位弟兄姊妹！我们今天事奉神，如果不从基督教里面脱离出来、不从宗教里面脱离出来，就不能认识基督，就没有办法活在基督耶稣里面。那么我们的事奉永远不能达到神的面前，也不能使人得着生命的果效。

为什么读圣经？拿我的小儿子说吧！我说：“你要好好的读圣经，圣经能引导你走上正路。”他说：“爸爸！我一定好好的读。”过了两天，我问他：“你读了几章圣经？”他说：“爸爸，我对不起你，这两天我忙的很，没有读。我也真是想读，可是太疲惫，我晚上看书太疲乏，早晨起不来，你原谅我这一次，我明天补上去。”

那时我的小儿子还没有重生，不是里面生命的需要催促他读圣经，是因为爸爸要求他读圣经，他才读圣经。因此他在读圣经时没有摸着神的灵，没有神的灵从他里面发动出来。读的时候，虽读了很多，只把知识读出来了，把道理读出来了，里面还是黑暗，没有亮光。按他所读的知识，别人听一听也很对，也很好，但是从生命里面没有发生果效，不能引人更亲近神，不能引人敬拜神。

你有这个经历吗？当你重生的时候，是凭什么呢？是凭着你在主的十字架面前祈求说：“主耶稣啊！我感谢你，你为我钉十字架流出你的宝血来，赦免了我的罪，在此我接受你的救恩。”就在这刹那之间，里面有了新的感觉，人生不一样了，认罪前后完全是两个人了。从前也喊主耶稣，但非常干涩。从前也喊天父，但里面一点没有感应，勉强的很，是个宗教的喊法，是基督教徒的声音，因为里面没有生命。

当我们真正谦卑诚实的认罪在十字架面前时，里面就有了变化。当我们喊一句“天父啊！”时，里

面就感觉亲密的很。喊一句“主耶稣啊！”真比儿子喊妈妈时还要舒服。这就是生命的感觉，就是得救，就是重生。

然而会满口“主啊！”“神啊！”的人，都能得救吗？青年时候，神给我安排一个地方受神学教育。学校中有三、四十位同学，其中一位同学，他在我隔壁房间里住，文化程度比我高，社会地位比我高，经济条件比我更好。每次考试时，成绩并不是很差，都在前几名。但是有一件事情，我总感觉他和神的关系不正常。当然他也祷告，也读圣经，有时候还领礼拜。但他祷告喊天父的时候，我里面一点不能说“阿们”，一点没有感应，犹如别人的孩子喊我的爸爸一样，我和他没有共鸣之感。若是我的弟弟叫爸爸，我就能发出共鸣，因为我们是同一位父亲。但是我不敢确定他没重生、他没生命。因为他也是读神学的，成绩还很好，老师也称赞，那怎么会不重生，不得救呢？我想自己是不是骄傲了。当时别人也看不出来什么，还有许多人称赞他。礼拜六，常有人来请他明天去讲道。后来我住的那城市解放了，不到三个月，他忽然提出来“我要退学”。（按学校规矩，不毕业，若无特殊情况，是不允许退学的。）他还有一年就毕业了，又没有什么原因，成绩又不错，当然校方不答应。他就借此出壁报，辱骂老师，毁谤校方，闹的很利害，到最后校方只好让他走了。

平时我们都在一个大房间里住，相处又不错，故他走时，我们还送他到大门口，他说：“以后你们若要看我的话，在礼拜六的下午去某日报社里去看我。我在那里等着你们，因我的一个表哥在报社里工作。”我们就信以为真，下个礼拜六下午我们几个同学一起去看他。到报社一问这个人，值班的人就讲：“你们等一等，我去请示一下，若同意接见的話，你们才可进去。”

我们听了觉得很奇怪，弄不懂是怎么一回事，过一会值班人来了说：“可以！”很恭敬的把我们送到楼上去。见到那“同学”，他说：“这就是我的办公室。”我们忽然明白过来。但他还遮掩说：“我讲错了，这是我表哥的办公室，我暂时借用一下。”办公室其他的人都恭敬的和他讲话，回答什么话都是“是”。他说：“今天我忙的很，只能和你们谈十分钟。以后你们再来谈。”

我们一看也就不愿意逗留就走了。他没有送我们，唯有警卫员把我们送至门口，向我们敬礼，说再会！

回来后我们都在想：这个人到底是什么人物啊！上个礼拜还在一起吃饭、谈话、睡觉、祷告、唱诗、读圣经、作见证，而今天却成为这样的大人物了！不管如何他和我们没有关系了。时间又过半年，有一天我看到一张校报，头一篇文章题目是《神学院的真面目》，再往下看，作者竟是我那位“同学”。当然他是从政治角度，用马列主义观点把神学院批判的一无是处。什么“是帝国主义的工具，是文化侵略，是人民思想的鸦片制造场所”等等。

这人是传道人吗？是神学生吗？是得救重生过的吗？当然不是的。这说明了他是没有经过宝血的，外边的模仿不能使他成为神的儿女。他进神学院，是中国鼎鼎有名的某大牧师保送进去的，于是校方就不问青红皂白，肯定他是一个很属灵的好学生，有清楚蒙召经历的，就什么也不问了。结果是个这样的废品。当初我们同学对他有疑问，但谁也不敢提出来，这就说明了人凭着传统习惯作工的危险性了。

有一天，一个从外边来的姊妹，用报纸包着一大包钱，对我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心，爱你们中国受苦

的教会，给你们拿去。”

我说：“姊妹！我为你感谢主，你爱中国教会，你这一颗奉献的心，主不能不纪念你。”

她说：“弟兄啊！我还有一个愿望和你交通一下。”

我说：“有什么愿望呢？”

她说：“我希望你把你所知道的所有家庭聚会点都写下来；家庭聚会点的负责人、传道人的名字也写下来给我。”

我说：“你要它干什么呢？”

她说：“我好了解他们，为他们祷告，为他们募捐。”

我说：“姊妹！你是这个意思吗？”

她说：“我是这个愿望？”

我说：“那么请你把这个“包”拿回去，一分也不要留下来，我们不需要你这个东西。”

她说：“为什么呢？”

我说：“你这一包钱，复兴不了弟兄姊妹的心灵，救活不了农村贫穷传道的弟兄姊妹。我们是背着十字架传福音的，不是我们传福音，去得你那几个钱；你给我们几个钱，我们去传福音，你到外面再夸耀夸耀我们，再宣传一番，下一次再给我们十万、八万元，改善改善我们的生活。这个我们「不需要」。”

有一次我到一個地方去，有一个弟兄对我说：“叔叔啊！你应该为我感谢主！”

我说：“为那些事感谢呢？你把具体情况告诉我。”

他说：“现在我的手下已经有二十五万信徒了。”

我就笑了，说：“弟兄啊！我真为你感谢主！可惜你生不逢时啊！”

他说：“怎么生不逢时？”

我说：“可惜你生的太晚了。你若提前生到世上，生在保罗的时代，神就要大用你啦！不会用保罗的。因为你能有二十万信徒，保罗却没有，所以说，你生的太晚了。”

他笑了说：“那怎么可能呢？”

我说：“那你怎么说，现在你的手下有二十五万信徒呢？”

他把他的工作建立在这个基础上，按人看，真是有成就，也真付了相当大的力量，不能说没有工作。我不能论断他怎么样，我只知道我不敢有那么大的雄心，甚至说，我连两个信徒也不敢带，因为我连自己的家也带不好，我还敢有那样大的计画吗！主叫我传，我就能传。我就是传也不是为叫别人都佩服我、都跟着我走、都拥护我、都称赞我。我也没有这个料子，我也不敢这样作。我就是作，是主救了我的命，我应该为主做见证；主赐给我这么大的恩典、这么样的爱我，我因主爱的激励，以报恩的心态，把我所蒙的恩典告诉给人，讲给弟兄姊妹。主是怎么的造就我、引导我、我是怎样的离开罪恶，走到生命道路上的。我把这个经历告诉给弟兄姊妹，其它的问题我不管了。人听不听，能不能接受，那是神的事情。我只照我所能做的，把主见证出去就够了。

有一件事情很使我受感动，就是我们三十七个人一同被关进监牢中的那一次。到了第三天，忽然又送进来一个人，众人都因这一个人笑话他说：“你这个信耶稣的，信到了这个地步，还有自己报名来坐监的，没有见过。”

原因是这样，这个弟兄那天聚会去的晚了，当他去的时候，我们已经被抓了起来，他就大哭着说：“主啊！我怎么来这么晚？这次坐监为什么没有我的份呢？……。”所以他第三天就跑到公安局，报名要坐监。人家问他说：“你发神经病了？”他说：“我没有发神经病，我来蒙福来了。”人家说：“你坐监是蒙福的吗？没有你的份，算了，你回家去吧！”他说：“我不回去，他们在这里坐监，我也要尝尝这个滋味，蒙蒙这样的大福。”他在那里要求了半天，也挨了几个耳光，还是一直要求要坐监，他们就把他送了进去。他就大声赞美主说：“耶稣啊！我感谢你，你带领我也跟上来了，我没有掉队啊！”后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被释放了。

这个弟兄姓孙，直到现在他一直蒙神祝福。当我听见他的讲解和对主的认识后，里面很受感动，我就对主说：“主啊！我的弟兄们面临苦难就这样的勇敢，我还能自爱自怜吗？他能够跟上来报名坐监，并说：“耶稣啊！我跟上队了。”我还能在队伍里面往后退缩吗？”

是的，当我们有一天跟也跟不上去的时候，后悔也来不及了，所以趁着还有今日应当赶上去，背着十字架跟从主啊！但是跟从主不是光坐监的问题，还有在家庭中学的功课；在同事当中学的功课；在弟兄姊妹中间学的功课；在同工中间学的功课等等，若不用心学的话，有一天会掉队的，一掉队再想追上去就要付大的代价了。

我记得有一次，一个审判我的人讲：“某某人哪！你谈一谈，你到底对你这个信神的思想怎么看法，还信上帝吗？还信耶稣基督吗？”我就慷慨答复他说：“当然相信。”他说：“你怎么这样顽固的很哪！吃这么多苦，受这么多教育，你思想怎么一点也不转变呢？”这时，他的台子上面正好摆了一个白面馒头，我就对他说：“朋友！你拿一个黑馒头，和这一个白面馒头放在一起，由我自己选择，看我吃哪一个？”他说：“你吃那一个。”我说：“我当然要吃白馒头，因为白的总比黑的好吃。同样，我的信仰，不是说你教育教育，你压迫压迫，折磨折磨，我就不敢再相信耶稣了，我认为耶稣比你这黑馒头好得多，又香又甜又好吃。我不能吃黑的，我要吃白的，这是我的自由权，我要选择这一个。不经过折磨时，我不觉得耶稣与我同在。怎么样安慰我、保守我、看顾我，经过苦难以后我才认为说：耶稣比你们所说的福气好上千万倍，我不要名、不要利、不要金钱，不要你们来保护。因为耶稣与我同在，我心满足了，我怎么能把耶稣放弃，接受你们的虚空思想呢？”

当主救我脱离世务缠累的时候，有好几次，撒但的试探临到我。就是有几个弟兄开个化学品公司，要请我去当经理，每月给我工资三百元，若不够用再加给一点，或者同等分红也可以。只要你替我们管管账，支配一下工作就可以了。就这样一直缠着我，差不多三五天跑一趟。当时我不在家，我的姊妹答复他们说：“肢体们哪！他是从小被父母奉献过的，他自己也已经说奉献为主一辈子，主也用好多年熬炼他，他对世界，可以说一点心思、兴趣也没有了，你们不要再找他了”。他们说：“你们的活很紧张，我们只叫他一个礼拜去一次两次就可以了。我们不但可以同心事奉主，也尽了我们的爱心。”

姊妹说：“神已经定了，我们不能超过神的旨意之外，我们享不好世福，一享世福我们就不会爱主，不会祷告了。”

我真是感谢主，姊妹代替了我的心，也超过了我的心意。后来我给他们去信说：“我现在顺服主的旨意，专心传福音就来不及了，那里还有工夫去管账、安排工作呢？尽我一切的力量，连一分钟都不浪费，还感觉到时间不够用，谢谢你们的好意。”这样才把他们拒绝掉。

有一次，一个有权的人对我讲：“你要听我的话，到我们所许可的地方去过你的信仰生活。”

我说：“在信仰方面要听神的话，不是听你的话。”

他说：“你懂不懂罗马书十三章？”

我说：“不是很懂，你懂得吧！”他说：“我会背下来，今天我要吩咐你，不是干涉你的信仰，而是帮助你的信仰。”

我说：“为什么呢？”他说：“圣经中记载说，我不是空空的佩剑，我有权柄。”

我说：“什么权柄？”他说：“是你的神给我的权柄，你要服从我，不服从我就是不服从神，若不听我的话，你的信仰就有了问题。”

我说：“真的吗？圣经你还不够了解，我承认权柄是神给你的，神不许可你什么也不能作。”他说：“就是神许可叫我来管你的。”

我说：“管我什么呢？”他说：“神许可叫你听我的话，叫你到礼拜堂里去过你的信仰生活。”

我说：“你错了，你再读读圣经，在什么事上可以干涉我，什么时候可以管我呢？”他说：“我不懂，你读读看。”

我说：“神是这样说的，‘作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，乃是叫作恶的惧怕。’我问你，我信耶稣、传耶稣，是行善、是作恶？我没有讲叫人不听政府的话，没有叫人作恶、偷人家……反而信了耶稣之后，偷的人不偷了；不和睦的人和睦了……我这样作是善事、是恶事？”他说：“这当然是好事。”

我说：“既然是好事，你就干涉不住我，你用错了权柄，虽然是神给你的权柄，你却越过了神的范围，因此我听神的，不听你的。”他说：“你胆这么大呀！我有权，你若不听，我就把你关起来；再不行，我就判你刑；若再反对的话，我可以杀你的头。”

我说：“真的吗？你真杀我的头，我可以诚心的谢谢你。”他说：“为什么呢？你是不是神经错乱了。”

我说：“不是。一点没有错乱，因为你一杀我，我能百分之百的到神那里去得冠冕；你若不杀我，我可能还会犯罪，就没有把握到神那里得奖赏，因为失败了。”

他说：“哎！你这个人真没有办法。”

我说：“不但你没有办法我，我也没有办法我呀！不是我要信靠耶稣，而是里面的力量催着我，他的生命要求我不得不跟从他。我和宗教的人在一起，事奉不了神，找不到神。他们也唱诗、也祷告、也讲道、也讲神，但圣经一合就没有神了。我却不行，我每走一步，神就不离开我，一个错的意念，神就不允许我再思想；到什么地方我都要事奉神，也能事奉神。”

一次几位弟兄姊妹乘火车去一个地方，一位姊妹向旅客传福音，当时有七、八个人信了。到了一

站，因一位老姨信了主，我们帮助他下车，另一位弟兄顺便拿了两块钱说：“老奶奶，你不要再跑路，这两块钱你雇个车子吧！”老奶奶说：“我不要钱。”弟兄说：“你祷告主，这是耶稣给你预备的钱。”这位弟兄平时很吝啬，但他看灵魂得救了，他的心就止不住要拿出两块钱给他。将心门一打开，没有自私观念了，两块钱虽不算什么，但爱心却显了出来。因为她得救信了耶稣，里面高兴非常。

有一次我在火车上，在我后面有一个人说：他到‘昌乐蓝宝石矿’里去采购宝石。因为那矿石没有经过更深的加工，本地价格很便宜，他们卖出时每块只五十一元，到上海经过技术员一磨一搓，就可卖到壹佰八十几元。当我听的时候，我里面得了个启迪说：主啊！是的，我们都是宝石，但是若不经你的修造、搓磨的话，虽然也是宝石，就是值几个钱，不过是块石头，有什么了不起？所以主对彼得说：你叫西门吗？你应叫矶法。什么意思呢？经过搓磨造就以后才坚固了。神若不造就我们的话，我们是块没有用的石头，在旷野里面只会绊人的脚，妨碍旁人走路。经过神造就以后，可作房子的根基。所以圣城新耶路撒冷是十二使徒作根基。

有不少老年基督徒，他们里面真清楚的很。有一位老姊妹，终身事奉主，在八四年的时候，我的姊妹去看他。住两天后就要走时，这位老姊妹说：“姊妹啊！你再和我住一天吧！”我的姊妹以为他很孤单，就说：“姑姑啊！我和你再住三天好不好？”她说：“不要，和我住一天就可以了。”我的姊妹说：“我陪你三天也不要紧，家里面没有什么事情。”她说：“不需要，我只要一天就够了。”

她的里面很清楚，我的姊妹还不知道，还以为她不好意思。所以就住了下来，睡在一个床上。到早晨三点半的时候，老姊妹说：“姊妹、姊妹，你快起来。”我的姊妹说：“你想要什么？想喝水吗？”她说：“不是的，我要先走了，你要好好爱主，在天父那里我等着你。”我的姊妹说：“你讲什么话，你讲梦话吧！”。她说：“姊妹再会啦！要好好爱主，不要懒惰睡觉”。这一讲，我的姊妹被惊醒，坐起来一看，她眼睛已经闭住了，已经走啦！哎呀！我的姊妹真受感动，从那时起我的姊妹的灵性有了很大的转机。

有一次我见到一个青年人，前几年非常热心，为主工作不辞劳苦、不分昼夜。忽然他的名字不听了。后来我去见他，问他说：“弟兄啊！你这一年多干什么啦？”他说：“我什么也没干。”我问：“你为什么就不事奉神？是不是不愿再事奉神了？高兴了就事奉，不高兴就不事奉，倘若神不高兴救你怎么办？”他说：“我讲道神也不同在，也没有什么题目，信徒对我也不尊敬，所以我不高兴再作下去。”我说：“你在家里干什么呢？”他说：“我什么也不干，只做几碗饭吃吃。”我说：“弟兄啊！你当初不是叫神大用你吗？作大布道家吗？讲道来奋兴教会吗？你这个性格怎么叫主用你呢？你怎么知道主不用你？主刚刚把你放在工作里面，你的品格还没有经过操练，你的灵性还不老练，就能被神用了吗？”

经过交通，他在神面前低头认罪说：“主啊！我对不起你，我太轻视你了。”后来他就有了大转变。

我的继母，在她年老的时候非常爱主。她特别有赶鬼的恩赐，她赶鬼不像别人那样把魔鬼捆起来，然后奉主的名打，以致把魔鬼打出去。而她却不是那样。她每次赶鬼，都是心平气和的说：“魔鬼，我告诉你，耶稣的孩子来了，鬼你快出去，否则，别怪我对不起你，我是奉耶稣的名来的，你赶快走，走了没事情，你不走的话，我给你算账。”结果就把鬼赶了出去。她根本就不费那么大的力气，因为她懂得：不是我有本事叫鬼怕我，而是我奉了耶稣的名，我是代表天国权柄的大臣，这个牌子不得了，天国的使臣来了，他可不害怕吗？

她认识了这一点，不是我祷告的恳切不恳切，而是耶稣的名子太尊贵了。

从前上海有一位为主殉道的神的仆人，有一天我去看望他的妻子，那天他妻子正要把她丈夫留下来的烂的背心扔到垃圾箱里去。我说：你不要扔，送给我吧！她就送给我。回来后，我就把它补一补，到现在我还穿着。我这样作，没有别的意思，是为要提醒、鼓励我自己。因神的仆人忠心的把路走完了。（他在法场上的时候，眼望着天，安然自在的满了平安，满面红光，自己从车上走下来，一点不胆怯的为主殉道了。）他的举动太感动我、激励我了。所以我要穿着他的背心，晚上脱的时候就想到了神的仆人；早晨穿的时候也想到了他，使我能够。像他那样忠心跟主到底，那我就有福了。

前几年，为着教仪的问题，有人说我是异端。有一天，一位定我异端的弟兄到我家里来，我问他：“弟兄，你来了，你有什么事吗？”他说：“我是来向你认罪的。我对你说的话太厉害，你伤不伤心？”我说：“不伤心，你说我是异端，我说你是弟兄。”他在门口站着没有进屋里来，我姊妹说：“你进来吧！”他说：“恐怕你们不接纳我。”我姊妹说：“弟兄啊！你白天来，接纳你；你半夜来，也照样接接纳；你虽然离弃我们，但我们不能离弃你。从那一天后，我常常为你流泪。为你的缘故，我的眼肿了好多天，不是我能够作，我认为我不敢把你弃绝掉；即或是你错了，我认为你仍是神所爱的人，我虽不能把你挽回过来，但我也不能叫主惩罚你，因为那不是神的心。”他就流着泪说：“你饶恕我吧！”我说：“没有任何权利不饶恕你，我若不饶恕你，我没办法向神交待，因为主时常的饶恕我，我岂能不饶恕我的肢体吗？”我们就在主面前一同跪下来祷告了。

有一次，一位作官的人找着一位弟兄说：“我命令你到某某礼拜堂报到。”这个弟兄说：“我不去。”他说：“为什么不去呢？”这个弟兄就说：“我和他们的信仰不同。”他说：“我不讲你们的信仰问题，在我的地盘上面，你是传道人，我就要管你这传道者，所以我命令你去。”这位弟兄说：“你的命令我不能接受。”他说：“你敢不接受，我定你的罪，把你关起来。你再顽抗不接受的话，我判你刑；甚至我可以杀你的头。”他这样一讲，这个弟兄说：“我谢谢你，如果你杀我的头，我真感谢不尽的了。”他说：“你为什么这样作呢？”这个弟兄说：“如果你因这个缘故把我杀了，我就能百分之百的到耶稣那里去得冠冕。”他说：“你这个人，真对你没有办法。”弟兄说：“不但你没有办法，我自己也没有办法，我是为了信仰”。

有一次我乘坐到温州去，在我旁边睡着一个人，我就给他传福音。我一叫他信耶稣，他说：“我去年信耶稣，今年不信了。”我说：“什么原因呢？”他说：“去年我去作生意，主耶稣保护我赚了钱。今年耶稣却不保护我，一点钱也没赚，所以我不信耶稣了。”你看可怜不可怜，因为他不懂得主耶稣的恩典。

我记得在早几年前，我带着我的姊妹和孩子，在主复活节的那天到了南方的一座小山上。那个山是天主教的圣山，因为山上有大的天主教礼拜堂，根据天主教徒说，那个天主教堂是最灵验的，经常看见马利亚的显现。因此在复活节这一天，各地方的天主教徒都到这山上朝拜圣母。

我一方面出于好奇，另一方面好给孩子一个更深的印象，让他们对主有更深入的认识。所以就在这一天，我们去参观天主教徒怎么样在他们的圣山上敬拜他们的神。从属灵方面讲，当然没有什么属灵的意义；但从他们的表现、实事方面却叫我受很大的感动。

那座山不算太高，从山下到山上不过有几百米的样子，他们在山上修了一条路，起名叫“苦路”。为什么叫苦路呢？就是从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开始，一直到山顶上，每隔几步就有一个小石坎，好像小牌位一样，上面画了耶稣的像，他怎么样被捉拿、怎么样被捆绑、怎么样被殴打、怎么样被审问，这样一步一步的到山顶，共有十五步道路。

他们的教徒来到之后，就从第一步开始跪下来，瞻仰他们的图画，在那里流泪哀哭，一直跪着哭到山顶上。所以，那一天的山上充满了天主教徒哭的声音，当然有一种人是外表的哭，有的人则是忧伤。

那一天我发现有一家人，共七口，作父亲的带着全家人从第一步往上走，每到一个像面前就痛痛的哭，大声的哭，不但他哭，他的全家人都哭，一个小女孩才七八岁也在那里哭。他们不是为了别的哭，乃是看见耶稣受苦了。他们当然是外边的形式，但他们却把我的心哭开了：他们这样一个守外边形式的人，还这样的爱耶稣，还这样的认真，从山下一直跪到山顶上。

我给孩子们讲：“孩子们哪！你们看见没有，他们是守外边的宗教，尚且这么真诚，我们敬拜我们的神就该怎样？你们还以为爸爸影响你们、连累你们了。今天你们看见没有？这些天主教徒们，他们也是有文化的，从他们文质彬彬的样了看来，他们不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，他们还对他们所拜的神这么认真。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认真呢？因他们想到：耶稣受苦是为他们而受的，被鞭打、被捆绑都是为了他们，所以他们不能不触景生情。”

我的小儿子那一次深受感动，人生起了变化。那时他还没有重生，但他的心倾向主了。过了不多久，他在一个农村教会里聚会的时候，被圣灵光照，认罪悔改而得生命了，以后生命就慢慢地长大。

在我重生以前，我整天埋怨，埋怨传道人、埋怨神学生没有爱心，为什么呢？他们的衣服不肯分给我，老师不肯照顾我。这根本不像基督徒，总希望他们多给我一点好处。当主的恩典抓住我的时候，不过半天的时间，我的人生改变了，我里面所感觉的，不是我的需要，是别人的需要。当我碰见一个老大娘时就拉住他说：“老大娘，你听过福音没有？耶稣爱你，你信耶稣吧！”当他不信的时候，我就大

哭，痛痛的哭，他没有办法了，就说：“我信、我信。”就这样的情况，领了几十个人归主。

早几年，山东有一班弟兄姊妹很热心，他们要恢复二、三十年代耶稣家庭的那一种生活，但是环境不许可，政府多次的去把他们赶散，他们又聚集在一起。他们为什么要这样作呢？因为他们的带领人得了启示，热心得很，唱的歌也是“某某人就是我们的引路人，他要带我们进天国，甚至说：他是我们的救星。”你们看看，已经到了何等的地步，他们的热心不是拥护主耶稣，不是遵行神的旨意，而是拥护某某人的。

有一次他们的会友对我说：“我们的某叔叔带信想见见你。”我说：“他见我干什么呢？”他说：“要指示你当走的路，你们跑得太慢了，他要带着人们一同往天国里跑。”我说：“我现在还不会走路，我若会走路了，我一定去找他给我指指路。”